欽定
四庫全書
薈要
子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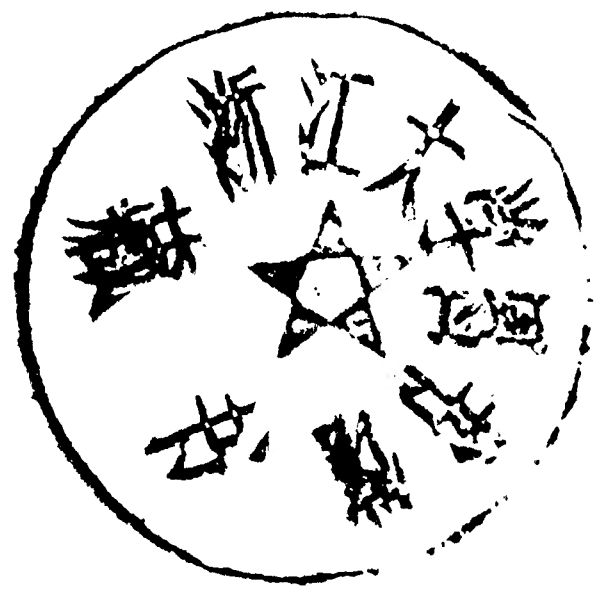
乾隆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第七册

Z121.5
CH1
57

吉林人民出版社



ZJU001016165

欽定四庫全書卷五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

理氣二

天文

日月

無盈闕人看得有盈闕蓋晦日則月與日相疊了至初三方漸漸離開去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見則其光方圓 以下論日月

問月本無光受日而有光季通云日在地中月行天上所以光者以日氣從地四旁周圍空處迸出故月受其光先生曰若不如此月何緣受得日光方合朔時日在上月在下則月面向天者有光向地者無光故人不見及至望時月面向人者有光向天者無光故見其圓滿若至弦時所謂近一遠三只合有許多光又云月常有一半光月似水日照之則水面光倒射壁上乃月照也

歷家之說謂日光以望時遥奪月光故月食日月交會
曰為月掩則日食然聖人不言月蝕日而以有食為
文者闕於所不見
日食是為月所掩月食是與日爭敵月饒日些子方好
無食
日月食皆是陰陽氣衰緻廟朝曾下詔書言此定數不
足為災異古人皆不曉歷之故
楊子雲云月未望則載魄於西既望則終魄於東其遡
於日乎先生舉此問學者是如何衆人引諸家注語
古注解載作始魄作光温公改魄作朏先生云皆非是　皆不合久之乃曰只曉
得箇載字便都曉得載者如加載之載如老子云載
營魄左氏云從之載正是這箇載字諸家都亂說只
有古注解云月未望則光始生於西面以漸東滿既
望則光消虧於西面以漸東盡此兩句略通而未盡
此兩句盡在其遡於日乎一句上蓋以日為主月之
光也日載之光之終也日終之載猶加載之載又訓上如

今人上光上
采色之上　蓋初一二間時日落於酉月是時同在
彼至初八九日落在酉則月已在午至十五日相對
日落於酉而月在卯此未望而載魄於西蓋月在東
日則在西日載之光也及日與月相去愈遠則光漸
消而魄生少間月與日相蹉過日却在東月却在西
故光漸至東盡則魄漸復也當改古注云日加魄於
西面以漸東滿日復魄於西面以漸東盡其載也日
載之其終也日終之皆繫於日又說終魄皆繫於日也
拘肆皆繫於上之人猶月之載魄終皆繫於日也
故曰其遡於日乎其載其終皆向日也温公云當改
載魄之魄作朏都是曉楊子雲說不得故欲如此改
老子所謂載營魄便是如此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
一便是魄抱便是載蓋以火養水也魄是水以火載
之營字恐是熒字光也古字或通用不可知或人解
作經營之營亦得次日又云昨夜說終魄於東終字
亦未是昨夜解終作復言光漸消而復其魄也　蓋終魄亦是日光加魄

於東而終之也（以上語類六條）

問日月陰陽之精氣向時所問殊覺草草所謂終古不易與光景常新者其判別如何非以今日已昳之光復為來日將升之光固可略見大化無息而不資於已散之氣也然竊嘗觀之日月虧食隨所食分數則光沒而魄存則是魄常在而光有聚散也所謂魄者在天豈有形質耶或乃氣之所聚而所謂終古不易者耶曰日月之說沈存中筆談中說得好日食時亦之光然日光猶未上故天欲明時一霎時暗

莫要說水星蓋水星貼著日行故半月日見夜明多是星月早日欲上未上之際已先鑠退了星月星有隨地其光燭天而散者有變為石者

分野之說始見於春秋時而詳於漢志然今左傳所載大火辰星之說又却只因其國之先曾主二星之祀而已是時又未有所謂趙魏晉者然後來占星者又却多驗殊不可曉

問星辰有形質否曰無只是氣之精英凝聚者或云如燈花否曰然

安卿問北辰曰北辰是那中間無星處這些子不動是

天之樞紐北辰無星緣是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箇
記認故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這是天之樞紐
如那門笋子樣又似箇輪藏心藏在外面動這裏面
心都不動義剛問極星動不動曰極星也動只是他
近那辰後雖動而不覺如那射糖盤子樣那北辰便
是中心樁子極星便是近樁底點子雖也隨那盤子
轉却近那樁子轉得不覺令人以管去窺那極星見
其動来動去只在管裏面不動出去向来人說北極
便是此辰皆只說北極不動至本朝人方去推得是
又一說那空無星處皆謂之辰康節說日月星辰自是
四件辰是一件天上分為十二段即十二辰以上語類十一條

天度　歷法附

天有三百六十度只是天行得過處為度天之過處便
是日之退處日月會為辰

天道與日月五星皆是左旋天道日一周天而常過一
度日亦日一周天起度端終度端故比天道常不及
一度月行不及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今人却云月
行速日行遲此錯說也但歷家以右旋為說取其易
見日月之度耳
天行至健一日一夜一周天必差過一度日一日一夜
一周恰好月却不及十三度有奇只是天行極速日
稍遲一度月又遲十三度有奇耳因舉陳元湊云只
似在圓地上走一人過急一步一人差不及一步又
一人甚緩差數步也天行只管差過故歷法亦只管
差堯時昏旦星中於午月令差於未漢晉以来又差
今比堯時似差及四分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
却在斗

辰天壤也每一辰各有幾度謂如日月宿於角幾度即
所宿處為辰
日月所會是為辰注云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為辰十

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玄枵之類是也然此特在天之位耳若以地而言之則南面而立其前後左右亦有四方十二辰之位焉但在地之位一定不易而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天之鶉火加於地之午位或問天道左旋自東而西日月右行則何如曰橫渠說乃與地合而得天運之正耳

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遠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比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進二度則日為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不盡比天為退了十三度有奇進數為順天而右退數為逆天而右歷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故謂之右行且日日行遲月行

速

問天道左旋日月星辰右轉曰自疏家有此說人皆守定某看天上日月星不曾右轉只是隨天轉天行健這箇物事極是轉得速且如今日日與月星都在這度上明日旋一轉天却過了一度日遲些便欠了一度月又遲些又欠了十三度如歲星須一轉爭了三十度要看歷數子細只是璇璣玉衡疏中載王蕃渾天說一段極精密便是說一箇現成天地了其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殼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為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

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也

問或以為天是一日一周日則不及一度非天過一度也曰此說不是若以為天是一日一周則四時中星如何解不同更是如此則日日一般却如何紀歲把甚麼時節做定限若以為天不過而日不及一度則趲來趲去將次午時便打三更矣因取禮記月令疏指其中說早晚不同及更行一度兩處曰此說得甚分明其他歷書都不如此說蓋非不曉但習而不察更不去子細檢點而今若就天裏看時只是行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若把天外來說則是一日過了一度蔡季通嘗有言論日月則在天裏論天則在太虛空裏若去太虛空裏觀那天自是日月滾得不在舊時處了又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天體日月皆從角起天亦從角起日則一日運一周依舊只到那角上天則一周了又過角些子日日累上去則一年便與日會蔡仲默天說亦云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日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

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
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
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有九歲七閏則氣
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此說也分明

問周天之度是自然之數是強分曰天左旋一晝一夜
行一周而又過了一度以其行過處一日作一度三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方是一周只將南北表看
今日恁時看時有甚星在表邊明日恁時看這星又
差遠或別是一星了

問同度同道曰天有黃道有赤道天正如一圓匣相似
赤道是那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一半在赤
道之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
却是將天橫分為許多度數會時是日月在那黃道
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厮撞著望時是月與日正相
向如一箇在子一箇在午皆同一度謂如月在畢十
一度日亦在畢十一度雖同此一度却南北相向日

所以蝕於朔者月常在下既是相會被月
在下面遮了日故日蝕望時月蝕固是陰敵與陽敵
然歷家又謂之暗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暗到望時
恰當著其中暗處故月蝕

或言嵩山本不當天之中為是天形欹側遂當其中耳
曰嵩山不是天之中乃是地之中黃道赤道皆在嵩
山之南南極北極天之樞紐只是此處不動如磨臍
然此是天之中至極處如人之臍帶也

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諸家是如此
說橫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極是
只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或曰此亦易見如
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
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
曰然但如此則歷家逆字皆著改做順字退字皆著
改做進字

天文有半邊在上面須有半邊在下面

有一常見不隱者為天之蓋有一常隱不見者為天之底

叔器問天有幾道曰據歷家說有五道而今且將黃赤道說赤道正在天之中如合子縫模樣黃道是在那赤道之間

天一日周地一遭更過一度日即至其所趕不上一度月不及十三度天一日過一度至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則及日矣與日一般是為一期

天最健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之健次於天一日恰好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但比天為退一度月比日大故緩比天為退十三度有奇但歷家只算所退之度却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法故有日月五星右行之說其實非右行也橫渠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最好書疏璣衡禮疏星回於天漢志天體沈括渾儀議皆可參考

天左旋日月亦左旋但天行過一度日只在此當卯而卯當午而午某看得如此後來得禮記說暗與之合晉天文志論得亦好多是李淳風為之日月隨天左旋急者反是緩歷數謂日月星所經歷之數

如橫渠說較順五星亦順行歷家謂之緩者反是急問日是陽如何反行得遲如月曰正是月行得遲問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曰歷家是將他退底度數為進底度數天至健故日常不及他一度月又遲故不及天十三度有奇且如月生於西一夜一夜漸漸向東便可見月退處問如此說則是日比天行遲了一度月比天行遲了十三度有奇但歷家若如此說則算著那相去處度數多今只以其相近處言故易算閏季通云西域有九執歷却是順算天日月星皆是左旋只有遲速天行較急一日一夜繞地一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又進過一度日行稍遲一日一夜繞地恰一周而於天為退一度

至一年方與天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年一周天月行又遲一日一夜繞地不能匝而於天常退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至二十九日半強恰與天相值在恰好處是謂一月一周天月只是受日光月質常圓不曾缺如圓毬只有一面受日光望日日在酉月在卯正相對受光為盛天積氣上面勁只中間空為日月來往地在天中不甚大四邊空有時月在天中央日在地中央則光從四旁上受於月其中昏暗便是地影望以後日與月行便差背向一畔相去漸漸遠其受光面不正至朔行又相遇日與月正緊相合日便蝕無光月或從上過或從下過亦不受光星亦是受日光但小耳北辰中央一星甚小謝氏謂天之機亦略有意但不似天之樞較切

歷家言天左旋日月星辰右行非也其實天左旋日月星辰亦皆左旋但天之行疾如日天一日一周更攙過一度日一日一周恰無贏縮以月受日光為可見

渾儀可取蓋天不可用試令主蓋天者做一樣子如何做只似箇雨傘不知如何與地相附著若渾天須做得箇渾天來

有能說蓋天者欲令作一蓋天儀不知可否或云似傘樣如此則四旁須有漏風處故不若渾天之可為儀也以上語類二十四條

璣衡之制若不能作水輪則姑亦如此可矣要之以衡窺璣仰占天象之實自是一器而令人所作小渾象

自是一器不當并作一說也元祐之制極精然其書
亦有不備乃最是緊切處必是造者秘此一節不欲
盡以告人耳 荅江德功

天經之說今日所論乃中其病然亦未盡彼論之失正
坐以天形為可低昂反覆耳不知天形一定其間隨
人所望固有少不同處而其南北高下自有定位政
使人能入於彈圓之下以望之南極雖高而北極之
在北方只有更高於南極決不至反入地下而移過
南方也蓋圖雖古所創然終不似天體軌若一大圓
象鑽穴為星而虛其當隱之規以為甕口乃設短軸
於北極之外以綴而運之又設短柱於南極之北以
承甕口遂自甕口設四柱小梯以入其中而於梯末
架空北入以為地平使可仰窺而不失渾體耶古人
未有此法著其說以示後人亦不為無補也 荅蔡伯靜

天經已領其論撰詳悉亦甚不易但回互蓋天頗費力
只是舊年一般見識不欲惡著古今一箇人耳其心
則固深知渾蓋之是非也然則孰若據實而論之省
詞說乎 荅蔡伯靜

星室之說俟更詳看但云天繞地左旋一日一周此句
下恐欠一兩字說地處却似亦說得有病蓋天繞地
一周了更過一度日之繞地比天雖退然却一日只
一周而無餘也 荅蔡仲默

問天有黃赤二道沈存中云非天實有之特歷家設色
以計日月之行耳夫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史家又謂
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
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而九如此即
日月之行其道各異況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
長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月行則春東從青
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日月之行
其不同道又如此然每月合朔不知何以同度而會
於所會之辰又有或蝕或不蝕及其行或高而出黃
道之上或低而出黃道之下或相近而偪或差遠而

不相值則皆不蝕如何曰日月道之說所引皆是日之南北雖不同然皆隨黃道而行耳月道雖不同然亦常隨黃道而出其旁耳其合朔時日月同在一度而遠三如日在午則月或在卯或在酉之類是也故其望日則日月極遠而相對其上下弦則日月近一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蝕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則不蝕此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自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內燭在外而扇不能掩燭以此推之大略可見此說在雖近而扇亦不能掩燭或秉燭者在內而執扇者在外則詩十月之交篇孔疏說得甚詳李迂仲引證亦博可并檢看當得其說

答廖子晦　以下論歷法

太史公歷書是說太初然却是頡頏四分歷劉歆作三統歷唐一行大衍歷最詳備五代王朴司天考亦簡嚴然一行王朴之歷皆止用之二三年即差王朴歷是七百二十加去蔡季通所用却依康節三百六十之數以下論歷法

今之造歷者無定法只是趕趁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因言古之鐘律紐算寸分豪釐絲忽皆有定法如今合符契皆自然而然莫知所起古之聖人其思之如是之巧然皆非私意撰為之也意古之歷書亦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亡矣三代而下造歷者紛紛莫有定議愈精愈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也蔡季通嘗言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遲速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為天之所運則其踈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乎我此虛寬之大數縱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季通言非是天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歷者其為數窄狹而不足以包之爾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
月有大小朔不得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置閏
中氣只在本月若趲得中氣在月盡後月便當置閏
歷法蔡季通說當先論天行次及七政此亦未善要當
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一定
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
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
或說歷四廢日曰只是言相勝者春是庚辛日秋是甲
乙日温公潛虛亦是此意
問歷所以數差古今豈無人考得精者曰便是無人考
得精細而不易所以數差若考得精密有箇定數永
不會差伊川說康節歷不會差或問康節何以不造
歷曰他安肯為此古人歷法疎闊而差少今歷愈密
而愈差因以兩手量卓邊云且如這許多闊分作四
段被他界限閣便有差不過只在一段界限之內縱
使極差出第二三段亦只在此四界之內所以容易
推測便有差容易見今之歷法於這四界內分作八
界內又分作十六界界限愈密則差數愈遠何故以
界限愈密而踰越多也其差則一而古今歷法疎密
不同故爾看來都只是不曾推得定只是移來湊合
天之運行所以當年合得不差明後年便差元不曾
推得天運定只是旋將歷去合那天之行不及則添
些過則減些以合之所以一二年又差如唐一行大
衍歷當時最謂精密只一二年後便差只有季通說
得好當初造歷便合并天運所躔之度都算在裏幾
年後躔幾分幾年後躔幾度將這躔數都算做正數
直推到盡頭如此庶幾歷可以正而不差今人都不
曾得箇大統正只管說天之運行有差造歷以求合
乎天而歷愈差元不知天如何會有差自是天運行
合當如此此說極是不知當初因甚不曾算在裏但
堯舜以來歷至漢都喪失了不可攷緣如今是這大
總紀不正所以都無是處蔡季通算得康節歷康節

歷十二萬九千六百分大故密今歷家所用只是萬分歷萬分歷已自是多了他如何肯用十二萬分只是今之歷家又說季通底用不得不知如何又曰一行大衍歷比以前歷他只是做得箇頭勢大敷衍得閏其實差數只一般正如百貫錢脩一料藥與十文脩一料藥其不能治病一也

問歷法何以推月之大小曰只是以每月二十九日半九百四十分日之二十九計之觀其合朔為如何前月大則後月初二日月生明前月小則後月初三日月生明

先在先生處見一書先立春次驚蟄次雨水次春分次穀雨次清明云漢歷也

子升問人言金人歷與中國歷差一日是否曰只如子正四刻方屬今日子初自屬昨日今人繞交了子時便喚做今日如此亦便差一日

歷數微眇如今下漏一般漏管稍澀則必後天稍闊則必先天稍闊則必後天稍澀則必先天

陳得一統元歷紹興七八年間作又云局中暗用紀元歷以統元為名

先生嘗言數家有大小陽九道夫問果爾則有國有家者何貴乎脩治曰在我者過得他一二分便足以勝之

以上語類十三條

脩歷事若下手須更商量蓋但測驗即人皆可為或須改造則恐不免一出亦非今日一時事也

答蔡季通

晷景製作甚精三儀有王伯照侍郎所定官歷刻漏圖一編亦與此同歷象之學自是一家若欲窮理亦不可以不講然亦須大者先立然後及之則亦不至難曉而無不通矣

答曾無疑○以上文集二條

黃道之差始自春分秋分赤道所交月道之差始自交朔交中黃道所交日出入赤道二十四度月出入黃道六度黃道一周退前所交六十分度之一是謂歲差月道一周退前所交一度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

分度之四萬三千五百三杪半積二萬一千九百一
十五年而歲差周積二百二十一月及分一千七百
五十三而交道周矣此一條出經濟文衡

地理　潮汐附

蔡伯靖曰山本同而末異水本異而末同
問先生前日言水隨山行何以驗之曰外面底水在山
下中間底水在脊上行因以指為喻曰外面底水在
指縫中行中間底水在指頭上行又曰山下有水今
冀都是正天地中間好箇風水山脈從雲中發來雲中
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龍門西河自
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於海前面一條黃河環繞右
畔是華山聳立為虎自華來至中為嵩山是為前案
遂過去為泰山聳於左是為龍淮南諸山是第二重
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為第三四重案

上黨即今潞州春秋赤狄潞氏即其地也以其地極高
與天為黨故曰上黨太行山之極高處平陽晉
州蒲坂山之盡頭堯舜之所都也河東河北諸州如
太原晉陽等處皆在山之兩邊窠中山極高闊伊川云太行千里一堀石山後是忻代諸州泰山却是太行之虎山又
問平陽蒲坂自堯舜後何故無人建都曰其地磽瘠
不生物人民朴陋儉嗇故惟堯舜能都之後世侈泰
如何都得
或問天下之山西北最高曰然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
以至嵩山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嶓冢漢水之北
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
支以盡乎江浙閩廣
江西山皆是五嶺贛上來自南而北故皆逆閩中却是
自北而南故皆順
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來
水多北流故江浙冬寒夏熱
仙霞嶺在信州分水之右其脊脈發去為臨安又發去

為建康

荊襄山川平曠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氣象為東南交會處耆舊人物多最好卜居但有變則正是兵交之衝東南論都所以必要都建康者以建康正諸方水道所湊一望則諸要害地都在面前有相應處臨安如入屋角房中坐視外面殊不相應武昌亦不及建康然今之武昌非昔之武昌吳都武昌乃今武昌縣地勢迫窄只恃前一水為險耳鄂州正今之武昌亦是好形勢上可以通關陝中可以向許洛下可以通山東及淮北而已

若臨安進只可通得山東自西南貫梁山泊迤邐入因看劉樞家中原圖黃河却自梁山泊迤邐入淮来神宗時河北流故北人盛今却南来故其勢亦衰又曰神宗時行淤田策行得甚力差官去監那箇水也是肥只是未嘗其利先有衝頽廬舍之患潘子善問如何可治河決之患曰漢人之策令兩旁不立城邑不置民居存留些地步與他不與他爭放教他寬教他水散漫或流從這邊或流從那邊不似而今作堤去圩他元帝時募善治河決者當時集衆議以此說為善

問岷山之分支何以見曰只是以水驗之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於岷山岷山夾江兩圩而行那邊一支去為隴他本云那邊一支去為江北許多去處這邊一支為湖南又一支為建康又一支為兩浙而餘氣為福建二廣

問本朝建國何故不都關中曰前代所以都關中者以黃河左右旋繞所謂臨不測之淵是也近東獨有函谷關一路通山東故可據以為險又關中之山皆自蜀漢而來至長安而盡他錄作關中之山皆自西而東若橫山之險乃山之極高處橫山皆黃石山不生草木本朝則自橫山以北盡為西夏所有山河之固與吾共之反據高以臨我是頃在南康兩年其地宜在彭蠡九江東陵敷淺原之間以不可都也以上語類十三條

而攷其山川形勢之實殊不相應因考諸說疑鼂氏九江東陵之說以為洞庭巴陵者為可信蓋江流自澧而東即至洞庭而巴陵又在洞庭之東也若謂九江即今江州之地即其下少東便合彭蠡之口不應言至東陵然後東迤北會於滙也」白氏所論敷淺原者亦有理而未盡蓋詳經文敷淺原合是衡山東北一支盡處疑即今廬阜但無明文可攷耳德安縣敷陽山正在廬山之西南故謂之敷陽非以其地即為敷淺原也若如舊說正以敷陽為敷淺原則此山甚小又非山脈盡處若遂如鼂氏之說以為江入海處則合是今京口所過之水又不但九江而已也若以衡山東北盡處而言即為廬阜無疑蓋自岷山東南至衡山又自衡山東北而至此則九江之原出於此三山之北者皆合於洞庭而注於岷江故自衡山而至此者必過九江也此以地勢攷之妥謂如此（答程泰之）

禹迹圖云是用長安舊本翻刻然東南諸水例皆踈略頃年又見一蜀士說蜀中嘉州以西諸水亦多不合今其顯然者如蜀江至瀘州東南乃分派南流東折逕二廣自番禺以入海以理勢度之豈應有此必是兩水南北分流而摹刻者誤連合之遂使其北入江者反為逆流耳然柳子厚詩亦言牂牁南下水如湯則二廣之水源計必距蜀江不遠但不知的自何州而分為南北耳（答李季章）

問齊地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史記索隱曰按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為太公受封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其說如何曰穆陵在密州之西無棣是今棣州更考地志可見索隱恐非（答吳伯豐）

漢志不知湖漢即是彭蠡而曰源出雩都至彭蠡入江此為大謬恐彥和亦不能正也九江之說今亦只可大概而言恐當時地入三苗禹亦不能細考若論小水則湖南尚有蒸瀟之屬況兼無湖北諸水上流其數

不止於九若實計入湖之水只是湘沅澧之屬三四而已又不能及九也漢水未入江之前彭蠡未瀦此亦未是江流甚大漢水入之未必能有所增益也 叔重 荅董

或云程邑在雍州之東二十里王季所居又引蘇黃門詩說周之程邑漢扶風安陵縣也予按雍州之境東自西河西距黑水延袤數千里不知所謂州東二十里者自何處計此里數若指豐鎬而言則經傳初不明言其為雍州治所又按漢志安陵在長安北四十里不應言東又按皇矣之詩此詩乃是文王克密之後所作亦不得為王季所居也然意此語必有自來但州字當是衍文耳所謂雍者乃扶風之雍縣其地亦在長安之北計與安陵相去不遠故得引以相明唯王季之云恐別有所據然亦未知其與詩說孰為得失也 偶讀記

上虞餘姚二邑皆以舜名而上虞村落又有虢百官俗傳百官牛羊之處也或謂四旁多舜事迹疑其子孫

葬之地不知其何故也 偶讀記

孟子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此但作文取其字數以足對偶而云耳若以水路之實論之便有不通而亦初無所害於理也說者見其不通便欲強為之說然亦徒為穿鑿而卒不能使之通也如沈存中引李習之來南録云自淮沿流至於高郵乃泝於江因謂淮泗入江乃禹之舊迹故道宛然但今江淮已深不能至高郵耳此說甚似其實非也按禹貢淮水出桐柏會泗沂以入於海故以小江而列於四瀆正以其能

專達於海耳若如此說則禹貢當云南入於江不應言東入於海而淮亦不得為瀆矣且習之沿泝二字似亦未當蓋古今往來淮南只行邗溝運河皆築埭置閘儲閉潮汐以通漕運非流水也若使當時自有禹迹故道可通舟楫則不須更開運河矣故自淮至高郵不得為沿自高郵以入江不得為泝而習之又有自淮順潮入浦之言則是入運河時偶隨淮潮而入有似於沿意其過高郵後又迎江潮而出故復有似於泝而察之不審致此謬誤令人以是而說孟子是以誤而益誤也（今按朱南錄中無此語未詳其故）近世又有立說以為淮泗本不入江當洪水橫流之時排退淮泗然後能決汝漢以入江此說尤巧而尤不通蓋汝水入淮泗水亦入淮三水合而為一若排退淮泗則汝水亦見排退而愈不得入江矣漢水自嶓冢過襄陽南流至漢陽軍乃入於江淮自桐栢東流會汝水泗水以入於海淮漢之間自有大山自唐鄧光黃以下至于潛霍地勢隔蔡雖使淮泗橫流亦與江漢不相干涉不待排退二水而後漢得入江也大抵孟子之言只是行文之失無害於義理不必曲為之說閒費心力也（偶讀記）

潘水集云同州韓城縣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於山硤間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窅然奔放怒氣噴風聲如萬雷廟像豕首而冕服舊傳鯀入羽淵化為黃熊又云鯀為玄熊熊首類豕肖像以此而廟乃稱禹甚非也然鄉人不敢以豕肉薦必致神怒大風發屋拔木百里被害舊說禹鑿龍門而不詳言其所以鑿誦說相傳但謂因舊修闕去其齟齬以決水勢而已今詳此說則謂受降以東至於龍門皆是禹所新鑿若果如此則禹未鑿時河之故道不知却在何處而李氏所說又何所攷

也記漘水集二事

又云邢恕奏乞下熙河路打造船五百隻於黃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住熙河路漕使李復奏竊知邢恕欲用此船載兵順流而下取興州契勘會州之西小河鹹水其闊不及一丈深止於一二尺豈能藏船黃河過會州入韋精山石硤險窄自上乘流直下高數十尺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為六七道散流謂之南山逆流數十里方再合逆溜水淺灘不勝舟載此聲若出必為夏國侮笑事遂寢邢恕之策果如李復之言可謂妄矣然禹貢所言雍州貢賦之路亦曰浮於積石至於龍門西河會於渭汭則古來此處河道固通舟楫如恕策矣復之言乃如此

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東按地理志浙江出新安黟縣南蠻中東入縣令錢塘浙江是也在閩西北入海餘暨南餘暨南屬會稽為永興縣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彭澤今彭蠡也在潯陽彭澤縣一曰天子鄣右出

山海經第十三卷按山海經唯此數卷所記頗得古今山川形勢之實而無荒誕譎怪之詞然諸經皆莫之考而其他卷謬悠之說則往往誦而傳之雖陶公不免也此數語者又為得今江浙形勢之實但經中浙字漢志注中作淛蓋字之誤石林已嘗辨之更檢注中龜中字羅端良所著歙浦志乃作率山未知孰是廬江得名不知何義其入江處西有大山亦以廬名說者便謂即是三天子都此固非是然其名之相因則似不無說也都一作鄣亦未詳其孰是但廬江出丹楊郡陵陽縣而其旁縣有以鄣名則疑作鄣為

頃在湖南見說溪洞蠻猺略有四種曰獠曰犵曰伶而其最輕捷者曰猫近年數出剽掠為邊患者多此種也豈三苗氏之遺民乎古字少而多通用然則所謂三苗者亦當正作猫字耳詹元善說苗民之國三徙其都初在今之筠州次在今之興國軍皆在深山之

中人不可入而已亦難出最後在今之武昌縣則據
江山之險可以四出為寇而人不得而近之矣記三
番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
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又曰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
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入于海又曰岷山之陽至
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此皆禹貢之文也古今
讀者皆以為是既出於聖人之手則固不容復有訛
謬萬世之下但當尊信誦習傳之無窮亦無以覈其
事實是否為也是以為之說者不過隨文解義以就
章句如說九江則曰江過尋陽派別為九或曰有小
江九北來注之說彭蠡則曰漢水所匯而江水亦往
會焉說北江中江則曰漢既匯而出為北江江既會
而出為中江也說九江則但指今日江州治所以當
之說敷淺原則但以為漢歷陵縣之傅昜山在今日
為江州之德安縣而已如是而言姑為誦說則可矣

若以山川形勢之實攷之吾恐其說有所不通而不
能使人無所疑也若曰派別為九則江流上下洲渚
不一令所計以為九者若必首尾短長均布若一則
橫斷一節縱別為九一水之間當有一洲九江之間
沙水相間乃為十有七道於地將無所容若曰參差
取之不必齊一則又不知斷自何許而數其九也況
洲渚出沒其勢不常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後乃復生
一洲是豈可以為地理之定名乎此不可通之妄說
也若曰旁計橫入小江之數則自岷山以東至入海
處不知其當為幾千百江矣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
且經文言九江孔殷正以見其吐吞壯盛浩無津涯
之勢決非尋常分派小江之可當又繼此而後及夫
沱潛雲夢則又見其決非今日江州甚遠之下流此
又可以證前二說者為不可通之妄說也若曰漢水
匯為彭蠡而江水亦往會焉則彭蠡之為澤也實在
大江之南自今江州湖口縣南跨南康軍饒州之境

以接於隆興府之北瀦漫數十百里其源則東自饒
歙信州建昌軍南自贛州南安軍西自袁筠以至隆
興分寧諸邑方數千里之水皆會而歸焉北過南康
楊瀾左里則兩岸漸迫山麓而湖面稍狹遂東北流
以趨湖口而入於江矣然以地勢北高而南下故其
入於江也反為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卻而自豬以
為是瀰漫數十百里之大澤是則彭蠡之所以為彭
蠡者初非有所仰於江漢之匯而後成也不唯無所
仰於江漢而衆流之積日遏日高勢亦不復容江漢
之來入矣又況漢水自漢陽軍大別山下南流入江
則其水與江混而為一至此已七百餘里矣今謂其
至此而後一先一後以入於彭蠡既匯之後又復循
次而出以為二江則其入也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漢
水而先行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江水而後會其出也
何以識其為昔日之漢水而今分以之北何以識其
為昔日之江水而今分以居中耶且以方言之則宜
曰南會而不應曰北會以實計之則湖口之東今但
見其為一江而不見其分流然則所謂漢水匯為彭
澤而江水亦往會焉者亦不可通之妄說也此一說
者既無一之不窮於是味別洲別之論出焉而終亦
不免於窮也蓋曰味別則不知凡禹之所為過門不
入胼手胝足而不以為病者為欲大濟天下昏墊之
民使得平土而居以衣且食焉而遂其生耶抑如陸羽
張又新輩但欲較計豪分於齒頰間以為茗飲一時
之快也嗚呼彼以是而為說者亦可謂童騃不思之
甚矣且河之所會漆沮涇渭伊洛瀍澗支川尤多而
初無味別之說濟之所經或潛或見或止或流其變
不一而初無味別之說何獨至此而辨之若是悉耶
此又可見其為不通之妄說也若曰洲別則又九江
之鑿吾既辨於前矣若果如此則漢水入江之後便
須常有一洲介於其間以為江漢之別而湖口入匯
之處又當各分為二以為出入之辨而後可也今皆

無之而湖口橫度之處予常過之但見舟北為大江之濁流舟南為彭蠡之清漲而已蓋彭蠡之水雖限於江而不得洩然及其既平則亦因其可行之隙而又未嘗不相持以東也惡睹所謂中江北江之別乎此又可見其為不通之妄說也若曰古之九江即今之江州古之敷淺原即今之德安縣則漢九江郡本在江北而今所謂江州者實武昌郡之柴桑縣後以江北之尋陽非柴桑而立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故江南得有尋陽之名後又因尋陽而改為江州實非古九江地也又況經言過九江至於東陵而後會於彭蠡則自今江州城下至湖口縣才四十里不知東陵的在何處何所表異而其志之繁密促數乃如此又曰過九江至於敷淺原則已自江州順流東下湖口又復泝流南上彭蠡百有餘里而後至焉亦何說哉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至於今之所謂敷淺原者為山甚小而庳不足以有所表見而其全體正脈遂起而為廬阜則甚高且大以盡乎大江彭蠡之交而所以識夫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者惟是乃為宜耳今皆反之則吾恐其山川之名古今或異而傳者未必得其真也凡此差舛其類不一讀而不思思而不攷者既昏憒鹵莽而無足言矣其間亦有心知其誤而口不敢言乃反為之遷就穿鑿以蓋其失者則其巧愈甚而其謬愈彰使有識之士讀之愈疑而愈不敢信唯國初胡秘監旦近世鼂詹事說之皆以九江為洞庭則其援證皆極精博而莆田鄭樵漁仲獨謂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於海十三字為衍文亦為得之予既目睹彭蠡有原兩江不分之實又參之以此三說者而深以事理情勢求之然後果得其所以誤也蓋洪水之患唯河為甚而兗州乃其下流水曲而流緩地平而土疎故河之患於此為尤甚是以作治之功十有三載然後同於諸州竊計當時惟此等處事急民困勢重役煩禹乃親涖而身督之不可

一日而舍去若梁雍荆揚地偏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則分遣官屬往而視之其亦可也況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氏之所居當是之時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方負其險阻頑不即工則官屬之往者固未必遽敢深入其境是以但見彭蠡之為澤而不知其源之甚遠而且多但見洞庭下流之巳為江而不知其中流之嘗為澤而甚廣也以此致誤宜無足怪若其用字之同異則經之凡例亦自可攷顧讀者未深思耳今但刪去東匯北江之衍字而正以洞庭為九江更以經之凡例通之則過九江至於東陵者言導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橫截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也是漢水過三澨之例也過九江至於敷淺原者言導岷陽之山而導山之人至於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路以至乎敷淺原也是導岍岐荆山而逾於河以盡常碣之例也以是觀之則經之文意不亦既明矣乎若更以他書攷之則山海經云廬江出三天子都本注云一作鄀今按丹鄀其得名蓋以此則作鄀為是　入江彭澤西本注云彭澤今彭蠡也在鄱陽彭澤縣　漢志亦云廬江北入江蓋陵陽者丹楊之屬縣今寧國府旌德縣有陵陽山而三天子都乃在巖饒之境疑與陵陽脫背相直故廬江者得出其東南而西流北折以為鄱餘二水遂以會於彭蠡而入於江也及其入江則廬山屹立乎其西南而江之北岸即為郡之南境疑江與山蓋相因以得名而郡境雖在江北亦以其南直此江此山而名之也然則彭蠡安得為無原而必待漢匯江會而成哉漢志豫章為郡領縣十八其彭蠡縣下注云禹貢彭蠡澤在西其餘則言水入湖漢者八鄱陽鄱水餘干餘水艾修水淦水南城盱水建成男水宜春南水南壄彭水入大江者一贛豫章水而湖漢一水則又自雩都東至彭澤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也按今地勢彭蠡既與江通而豫章諸水不由彭蠡別無入江之路則湖漢者即是彭蠡而其所受衆水之原又不止於廬江而已也以此而觀

則山海經之言猶有未盡且其曰入江彭澤西者本謂逕彭蠡縣之西而入江耳而語意不明遂若析江與澤各為一水而一東一西以入江者此亦其立言之疵也漢志又自不知湖漢之即為彭蠡而兩言之又不知入大江者亦必豬於彭蠡而別為一例又不知湖漢之為湖正以其澤名之而復無以漢稱則又承禹貢之誤而弗深考也至於雩都之水則但見其為一郡衆流之最遠者而遂推為湖漢之源以主其名則又不知湖漢之名初非一水必自隆興以北衆水皆會豬為大澤然後可以名之非雩都一水所可得而專也至如鄭漁仲氏漢水衍文之說固善矣而其下文江水東迤北會於滙東為中江入於海之數言似亦可疑而彼猶未能盡正也嗚呼禹貢所載者九州之山川吾之足跡未能遍乎荆揚而見其所可疑者已如此不知耳目見聞之所不及所可疑者又當幾何是固不可得而知矣至於經之凡例本自明白而諸儒乃有過為新奇之說以亂之者若論導山而逾於河而以為導岍岐荆山之脈使之度河以為壺口諸山之類則亦不待聞見之及而知其謬矣夫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莫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脈絡之所自來若今論葬法者之所言也若必窮其實以山脈言之則亦自有可言而尤足以見其說之謬者蓋河北諸山本根脊脈皆自代北寰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為桑乾道幽冀以入於海其西一支為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為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為雷首又次一支乃為太行又次一支乃為常山其間各隔沁潞諸川不相連屬豈自岍岐跨河東度而反為是諸山哉若過九江至於敷淺原亦有襲其謬者以為衡山之脈東度而來則以見聞所及

而知其必不然也蓋岷山之脈其一支為衡山者已盡於九江之西其一支南而東度桂嶺者則包湘原而北徑潭衡之境以盡於廬阜其一支又南而東度大庾者則包彭蠡之原以北至乎建康其一支則又東包浙江之原而北其首以盡於會稽南其尾以盡乎閩越也豈衡山之脈能度九江而其度也又直為數淺原而已哉又有欲以揚州之三江即為荆州之中江北江而猶病其闕一乃顧彭蠡之餘波適未有號則姑使之潛冒南江之名以足之且又自謂聖經書法之妙非他人之所及是亦極巧而且新矣然自湖口而下江本無二安得有三且於下文之震澤又懸隔遼夐而不相屬也則又安能曲說而強附之哉

問諸吳人震澤下流實有三江以入於海彼既以目驗之恐其說之必可信而於今尚可攷也因并論之

以俟来者有以質焉九江彭蠡辨

武夷君之名著自漢世祀以乾魚不知果何神也今建

寧府崇安縣南二十餘里有山名武夷相傳即神所宅峰巒巖壑秀拔奇偉清溪九曲流出其間兩崖絶壁人迹所不到處往往有枯查插石罅間以度舟船棺柩之屬柩中遺骸外列陶器尚皆未壞頗疑前世道阻未通川壅未決時夷落所居而漢祀者即其君長蓋亦避世之士生為衆所臣服沒而傳以為仙也

今山之羣峰最高且正者猶以大王為號半頂有小丘焉豈即君之居耶武夷圖序○以上文集十三條

潮之遲速大小自有常舊見明州人說月加子午則潮長自有此理沈存中筆談說亦如此以下論潮汐○語類

潮汐之說余襄公言之尤詳大抵天地之間東西為緯南北為經故子午卯酉為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為節耳以氣之消息言之則子者陰之極而陽之始午者陽之極而陰之始卯為陽中酉為陰中也谷張欽之○文集

附余襄公安道曰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

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而天左轉一日一周臨於西極故月臨卯西則水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繫於月何以知其然乎夫晝夜之運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而晦復緩一晝潮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合咎不盡盈虛消息一之於月陰陽之所以分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

雷電　風雨雪霰霜露

問雷電程子曰只是氣相摩軋是否曰然或以為有神物曰氣聚則須有然繞過便散如雷斧之類亦是氣聚而成者但已有渣滓便散不得此亦屬成之者性張子云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即此理

雷　以下論雷電也

雷如今之爆杖蓋鬱積之極而迸散者也

十月雷鳴曰恐發動了陽氣所以大雪為豐年之兆者雪非豐年蓋為凝結得陽氣在地來年發達生長萬物

雷雖只是氣但有氣便有形如蝦蟆本只是薄雨為日所照成影然亦有形能吸水吸酒人家有此或為妖或為祥　以上語類四條

風只如天相似不住旋轉今此處無風蓋或旋在那邊或旋在上面都不可知如夏多南風冬多北風此亦可見　以下論風雨雪霰霜露

霜只是露結成雪只是雨結成古人說露是星月之氣不然今高山頂上雖晴亦無露露只是自下蒸上人言極西高山上亦無雨雪

高山無霜露却有雪某嘗登雲谷晨起穿林薄中並無露水沾衣但見煙雲在下茫然如大洋海衆山僅露峰尖煙雲環繞往來山如移動天下之奇觀也或問高山無霜露其理如何曰上面氣漸清風漸緊雖微有霧氣都吹散了所以不結若雪則只是雨遇寒而凝故高寒處雪先結也

雪花所以必六出者蓋只是霰下被猛風拍開故成六出如人攔一圈爛泥於地泥必趯開成棱瓣也又六者陰數太陰玄精石亦六棱蓋天地自然之數

問龍行雨之說曰龍水物也其出而與陽氣交蒸故能成雨但尋常雨自是陰陽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為也密雲不雨尚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洩處方能有雨橫渠正蒙論風雷雲雨之說最分曉

虹非能止雨也而雨氣至是已薄亦是日色射散雨氣了

問龍行雨如何曰不是龍口中吐出只是龍行時便有雨隨之劉禹錫亦嘗言有人在一高山上見山下雷神龍鬼之類行雨此等之類無限實要見得破

問康節云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此說是否曰想且是以大小推排匹配去問伊川云露是金之氣曰露自是有清肅底氣象古語云露結為霜今觀之誠然伊川云不然不知何故蓋露與霜之氣不同露能滋物霜能殺物也雪霜亦有異霜則殺物雪不能殺物也雨與露亦不同雨氣昏露氣清氣蒸而為雨如飯甑蓋之其氣蒸鬱而汗下牀滿氣蒸而為露如飯甑蓋不蓋其氣散而不收露與露亦有異露氣肅而霧氣昏也

橫渠云陽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相持而下為雨蓋陽氣輕陰氣重故陽氣為陰氣壓墜而下也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而升陰氣正升忽遇陽氣則助之飛騰而上為雲也陰氣凝聚陽

在内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氣伏於陰氣之内不得出故爆開而為雷也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陰氣凝結於内陽氣欲入不得故旋繞其外不已而為風至吹散陰氣盡乃已也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曀霾戾氣飛竄之類曀霾黄霧之類皆陰陽邪惡不正之氣所以霓水穢濁或青黑色

因言丘墓中棺木能番動皆是風吹蓋風在地中氣聚出地面又散了以上語類十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秦在寅

欽定四庫全書卷五十一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鬼神

總論

問鬼神曰鬼神事自是第二著那箇無形影是難理會底未消去理會且就日用緊切處做工夫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說盡了此便是合理會底理會得將閒鬼神自有見處若合理會底不理會只管去理會沒緊要底將閒都沒理會了

義剛將鬼神問目呈畢先生曰此事自是第二著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說盡了今且須去理會眼前事那箇鬼神事無形無影莫要枉費心力理會得那箇來時將久我著實處皆不曉得所謂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這箇皆是面前事做得一件便是一件如易便自難理會了而今只據我恁地推測不知是與不是亦須逐一去看然到極處不過只是這箇

或問鬼神有無曰此豈卒乍可說便說公亦豈能信得及須於衆理看得漸明則此惑自解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人且理會合當理會底事其理會未得底且推向一邊待日用常行處理會得透則鬼神之理將自見得乃所以為知也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意亦如此

天下大底事自有箇大底根本小底事亦自有箇緊切處若見得天下亦無甚事如鬼神之事聖賢說得甚分明只將禮熟讀便見二程初不說無鬼神但無而為神死為鬼豈不是界分

今世俗所謂鬼神耳古來聖人所制祭祀皆是他見得天地之理如此

神伸也鬼屈也如風雨雷電初發時神也及至風止雨過雷住電息則鬼也

鬼神不過陰陽消長而已亭毒化育風雨晦冥皆是在人則精是魄魄者鬼之盛也氣是魂魂者神之盛也精氣聚而為物何物無鬼神遊魂為變魂遊則魄

之降可知

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才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如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才動必應也

問鬼神便只是此氣否曰又是這氣裏面神靈相似

問先生說鬼神自有界分如何曰如日為神夜為鬼生叔器問先生前說日為神夜為鬼所以鬼夜出如何曰間有然者亦不能皆然夜屬陰且如妖鳥皆陰類皆是夜鳴

雨風露雷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此是白日公平正直之鬼神若所謂有嘯於梁觸於宵此則所謂不正邪暗或有或無或去或來或聚或散者又有所謂禱之而應祈之而獲此亦所謂鬼神同一理也世間萬事皆此理但精粗小大之不同又曰以功用謂之

鬼神即此便見

鬼神死生之理定不如釋家所云世俗所見然又有其事昭昭不可以理推者此等處且莫要理會

因說神怪事曰人心平鋪著便好若做弄便有鬼怪出來

理有明未盡處如何得意誠且如鬼神事今是有是無

因說張仲隆曾至金沙隄見巨人迹此是如何楊謂冊子說并人傳說皆不可信須是親見楊平昔見冊子上并人說得滿頭滿耳只是都不曾自見先生曰只是公不曾見畢竟其理如何南軒亦只是硬不信有時戲說一二如禹鼎鑄魑魅魍魎之屬便是有這物深山大澤是彼所居處人往占之豈不為祟邵先生語程先生世間有一般不有不無底人馬程難之謂鞍轡之類何處得如邵意則是亦以為有之又南劍鄧德喻嘗為一人言嘗至餘杭大滌山中嘗有龍骨人往來取之未入山洞見一陣青煙出少頃一陣火出少頃一龍出一鬼隨後大段盡人事見得破方是不然不信中有一點疑在終不得又如前生後生死復為人之說亦須要見得破

因論薛士龍家見鬼曰世之信鬼神者皆謂實有在天地間其不信者斷然以為無鬼然却又有真箇見者鄭景望遂以薛氏所見為實理不知此特虹霓之類

耳

如起風做雨震雷閃電花生花結非有神而何自不察耳才見說鬼神事便以為怪世間自有箇道理如此不可謂無特非造化之正耳此為得陰陽不正之氣不須驚惑所以夫子不語怪以其明有此事特不語耳南軒說無便不是

問在天地為鬼神在人為魂魄否曰死則謂之鬼神是恁地模樣則謂之精氣天地公共底謂之鬼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一氣即陰陽運行

之氣至則皆至去則皆去之謂也二氣謂陰陽對時各有所屬如氣之呼吸者為魂魂即神也而屬乎陽耳目鼻口之類為魄魄即鬼也而屬乎陰精氣為物之反皆屬陰是鬼日自午以前是神午以後是鬼月自初三以後是神十六以後是鬼童伯羽問日月對言之日是神月是鬼否曰亦是草木方發生來是神彫殘衰落是鬼人自少至壯是神衰老是鬼鼻息呼是神吸是鬼淳舉程子所謂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曰天地造化皆是鬼神古人所以祭風伯雨師問風雷鼓動是神收斂處是鬼否曰是魄屬鬼氣屬神如析木煙出是神滋潤底性是魄人之語言動作是氣屬神精血是魄屬鬼發用處皆屬陽是神氣定處皆屬陰是魄知識處是神記事處是魄人初生時氣多魄少後来魄漸盛到老魄又少所以耳聾目昏精力不強記事不足其今覺陽有餘而陰不足事多記不得小兒無記性亦是魄不足好戲不定疊亦是魄不足

或問顏子死而不亡之說先生既非之矣然聖人制祭
祀之禮所以事鬼神者恐不止謂但有此理須有實
事曰若是見理明者自能知之明道所謂若以為無
古人因甚如此說若以為有又恐賢問其尋其說甚
當
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鬼神如陰陽屈伸往
來消長有粗迹可見者以妙用謂之神是忽然如此
皆不可測忽然而來忽然而去忽然在這裏忽然在
那裏

鉄問陽主伸陰主屈鬼神陰陽之靈不過指一氣之屈
伸往來者而言耳天地之間陰陽合散何物不有所
以錯綜看得曰固是今且說大界限則周禮言天曰
神地曰祇人曰鬼三者皆有神而天獨曰神者以其
常常流動不息故專以神言之若人亦自有神但在
人身上則謂之神散則謂之鬼耳鬼是散而靜了更
無形故曰往而不反又問子思只舉齊明盛服以下
數語發明體物而不可遺之驗只是舉神之著者而
言何以不言鬼曰鬼是散而靜更無形故不必言神
是發見此是鬼之神如人祖考氣散為鬼矣子孫精
誠以格之則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非鬼之
神耶
問聖人凡言鬼神皆只是以理之屈伸者言也至言鬼
神禍福凶吉等事亦只是以理言蓋人與鬼神天地
同此一理而理則無有不善人能順理則吉逆理則

凶其於禍福亦然豈謂天地鬼神一一下降於人哉
如書稱天道福善禍淫易言鬼神害盈而福謙亦只
是這意思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
孔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鬼骨肉斃於下陰為野土
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百物之精神之著
也昭既歸土此則不問其曰氣曰精曰昭明又似有
物矣既只是理則安得有所謂氣與昭明者哉及觀

禮運論祭祀則曰以嘉魂魄是謂合莫注謂莫無也又曰上通無莫此說又似與祭義不合曰如子所論是無鬼神也鬼神固是以理言然亦不可謂無氣所以先王祭祀或以燔燎或以鬱鬯以其有氣故以類求之爾至如禍福吉凶之事則子言是也

問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曰只這數句便要理會明便如何說禮樂幽便如何說鬼神須知樂便屬神禮便屬鬼他此語落著主在鬼神因指甘蔗曰甘香氣便喚做神其漿汁便喚做鬼直卿曰向讀中庸所謂誠之不可揜處竊疑謂鬼神為陰陽屈伸則是形而下者若中庸之言則是形而上者矣曰今也且只就形而下者說來但只是他皆是實理處發見故未有此氣便有此理既有此理必有此氣

唐傑問近思録既載鬼神者造化之迹又載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似乎重了曰造化之迹是日月星辰風雨之屬二氣良能是屈伸往來之理

世間有鬼神馮依言語者蓋屬見之未可全不信本卷何以曰師巫降言無此理又好談鬼神者假使實有聞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外書却言不信神怪不可被猛撞出來後如何處置先生曰神怪之說若猶未能自明鮮有不惑者學者惟當以正自守而窮理之有無久久當自見得讀書講明義理到此橫渠言至之謂神反之謂鬼固是然雷風山澤亦有神等處雖有不同姑闕其疑以俟他日未晚也

今之廟貌亦謂之神亦以方伸之氣為言爾此處要錯綜周徧而觀之伸中有屈屈中有伸便看此意伸中有屈如人有睨是也屈中有伸如鬼而有靈是也問神之伸也其情狀可得而知者鬼之歸也如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依人而行之類便是其情狀否曰鬼神即一樣如何恁地看曰至之謂神如雨露風雷人物動植之類其情狀可得而知反之謂鬼則無形狀之可求故有此問曰祖考來格便是神之伸

也這般處橫渠有數說說得好又說得極密某所以教公多記取前輩語記得多自是通貫又舉橫渠語曰以博物洽聞之學以稽窮天地之思須是恁地方得

橫渠云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發於心達於氣天地與吾身共只是一團物事所謂鬼神者只是自家氣自家心下思慮繞動這氣即散於外自然有所感通

問橫渠物怪神姦書先生提出守之不失一句曰且要守那定底如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此是鬼神定說又如孔子說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敬鬼神而遠之等語皆是定底其他變處如未曉得且當守此定底如前晚說怪便是變處

問上蔡云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為智事此者為仁上兩句只是說伸而為神歸而為鬼底意思曰是如此問事此者為仁只是說能事鬼神者必極其誠敬以感格之所以為仁否曰然

叔器問上蔡說鬼神云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初看此二句與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一般而先生前夜言上蔡之語未穩如何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便是合有底我若誠則有之不誠則無之道有便有道無便無便是合有底當有合無底當無上蔡而今都說得顛倒了合當道合有底從而有之則有合無底自是無了便從而無之今却只說道有便有道無便無則不可

上蔡言鬼神我要有便有（以天地祖考之類）要無便無以非其鬼而祭之者你氣一正而行則彼氣皆散矣（以上語類三十四條）

問鬼神之理某向嘗蒙指示大意云氣之來者為神往者為鬼天地曰神曰祇氣之來者也人曰鬼氣之往者也此說與張子所謂物之始生氣日至而滋息物

生既盈氣日返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之意同近見兄長所著中庸說亦引此然張子所謂物者如易大傳言精氣為物之物爾若通言萬物則上四句乃汎言凡物聚散始終之理如此而下四句始正言鬼神也精氣為物嚮亦嘗與季通講此渠云精氣為物者氣聚而為人也游魂為變者氣散而為鬼神也此說如何更望詳賜批教曰易大傳所謂物張子所論物皆指萬物而言但其所以為此物者皆陰陽之聚散耳故鬼神之德體物而不可遺也所謂氣散而為鬼神者非是　答程允夫

問程子曰鬼神者天地之妙用造化之迹也　凡氣之往來聚散無非天地之用而鬼神尤其妙者也然既已動於氣見於用矣是形而下者也故曰造化之迹　呂氏

曰萬物之生莫不有是氣氣也者神之盛也莫不有是氣之言格物誠意之方天道性命之說以至文為制度之間名器事物之小莫非示人以始終幽明之理蓋已無所不備若於此講究分明而心得之則仰觀俯

察於天地鬼神之故不待外求而自足矣

滋息物生既盈氣日返而游散乃汎言萬物聚散始終之理如此而鬼神者亦物之一爾但其德在物之中為尤盛故為物之體而莫有能遺之者人亦物之一也其斂散終始亦二氣之屈伸往來與鬼神同故呂氏曰人亦鬼神之會耳然則非特人也凡天地之間禽獸草木之聚散始終其理皆如此也其理一而其得於氣者有隱顯偏正厚薄之不同茲其所以有鬼神人物之異與　謝氏曰鬼神是天地妙用流行充塞觸目皆是欲其有則有欲其無則無　鬼神氣也人心之動亦氣也以氣感氣故能相為有無呂氏曰鬼神固流天地之間無所不在雖寂然不動然因感而必通即此意也　曰詳此兩段皆是人物鬼神各

為一物是殆見廟中泥塑鬼神耳呂氏所謂人亦鬼神之會者甚精更詳細推之若來書云夫子罕言之者正為民不可使知恐聞之而生惑其謂聖人於死生鬼神雖不切切言之然於六經

察洞然其無所疑矣豈聞之而反有所惑耶但人自不學故聖人不能使之必知耳非有所祕而不言也今乃反謂聖人祕而不言宜其惑於異說而不知所止也　答吳公濟

来書云幽明之故死生之說晝夜之道初無二理明之於幽生之於死猶晝之於夜也鬼神之情狀見乎幽者為不可誣則輪回因果之說有不可非者謂上智不在此域可也謂必無是理不可也某竊謂幽明死生晝夜固無二理然須是明於大本而究其所自来然後知其實無二矣鬼神者造化之迹　伊川語　乃彌縫牽合而反為有二矣鬼神之為何物所以溺於輪回因果之二氣之良能也　橫渠語　不但見乎幽而已以為專見乎幽似此未識鬼神之為何物所以溺於輪回因果之說也　幽則有鬼神者對禮樂而言之大抵未嘗熟究聖人六經之旨而遽欲以所得於外學者籠罩臆度言之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至又謂不可謂無此理特上智不在此域此尤害理蓋不知此理是合有耶合無耶以為不可謂必無是理則是合有也合有則盈天地之間皆是此理無空闕處而上智之人獨不與焉不知又向甚處安身立命若是合無則凡此所謂不可無之理乃衆生之妄見而非真諦也此其與聖人之心大相遠矣而曰聖人無兩心吾不信也　答吳公濟

来書云夫子專言人事生理而佛氏則無人鬼生死而言之其有說焉不知生死人鬼若以為一乎為二乎若以為一則專言人事生理者其於死與鬼神固已兼之矣不待兼之而後兼也若須別作一頭項窮究曉會則是始終幽明却有間隔矣鬼神者造化之迹只看太極兩儀乾父坤母體性之本然還有此間隔否耶　答廖子晦

来書疑著生死鬼神之說此無可說只緣有箇私字分了界至故放不下耳除了此字只看太極兩儀乾父坤母體性之本然還有此間隔否耶問張子神與性乃氣所固有之語似主氣而言却恐學者疑性出於氣而不悟理先於氣語似未瑩未審然

否上蔡之說或問以為善竊疑石氏所集其言有及於理之變者如自家要有便有要無便無始得又似以心起滅不問有無之正理上蔡之意必不如是某因致死不仁致生不智之訓思之恐宗廟祭祀不致死之也葬埋壇墠不致生之也理之有者聖人制禮使人誠意以感通其間曲折精微莫非仁智之盡若理所無者聖人不道也至於理之變者竊謂皆氣之所為而皆因於人雖復多端似可以次第而曉所謂天地之妙用豈非造化陰陽之理人心精神之聚上下感化之所自與曰此論甚善但張子語不記子細然論鬼神則氣為近未至處有先於理之嫌也上蔡論語為政卒篇論鬼神甚詳大概亦如來諭恐可參

攷也 答黃商伯

來書所問鬼神二事古人誠實於此處直是見得幽明一致如在其上下左右非心知其不然而姑為是言以設教也後世說設教二字甚害事如温公之學問雖一本於誠而其排釋氏亦曰吾欲扶教耳此只是看道理不透非獨欺人而并以自欺此大學之序所以必始於格物以致其知也 答鄭子上

問鬼神之所以幽顯上蔡云動而不已其神乎滯而有迹其鬼乎燔謂鬼雖為屈久而必散似無滯留於迹之理曰神顯而鬼幽上蔡滯而有迹之語誠如所論其他大概亦是如此然夫子所以答季路之問者又所當思也 答李敬子

鬼神二字或以一氣消息而言或以二氣陰陽而言說處雖不同然其理則一而已矣人以為神便是致生之以為不神便是致死之然此兩句獨看却有病須連上文看可與不可兩字方見道理實處不是私意造作若不然即是應觀法界性一切惟心造矣 答王子合

鬼神之理聖人蓋難言之謂真有一物固不可謂非真有一物亦不可若未能曉然見得且闕之可也 答董叔重

○以上文集十一條

論在人鬼神

問生死鬼神之理 明作録云問鬼神生死雖知得是一理然未見得端的曰精氣為物游魂為變便是生死底道理未達曰精氣凝則為人散則為鬼又問精氣凝時此理便附在氣上否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有理而後有氣雖是一時都有畢竟以理為主人得之以有生為氣濁者為質 明作録云清者屬陽濁者屬陰知覺運動陽之為也形體 明作録作骨肉皮毛 陰之為也氣曰魂體曰魄高誘淮南子注曰魂者陽之神魄者陰之神所謂神者以其主乎形氣也人所以生精氣聚也人只有許多氣須有箇盡時 明作録云盡家所謂陰陽不升降是也 盡則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而死矣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也下體漸冷所謂魄降也此所以有生必有死有始必有終也夫聚散者氣也若理則只泊在氣上初不是凝結自為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然人死雖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是他子孫畢竟只是一氣所以有感通之理然已散者不復聚釋氏却謂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間常只是許多人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必無是理至如伯有為厲伊川謂別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當盡而強死自是能為厲子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問伊川言鬼神造化之迹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然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忽聞鬼嘯鬼火之屬則便以為怪不知此亦造化之迹但不是正理故為怪異如家語云山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羵羊皆是氣之雜揉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專以為無則不可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也有時忽然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但既非理之常便謂之怪孔子所以不語學者亦未須理會也

釋氏謂人死為鬼鬼復為人如此則天地間只是許多人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都廢却無是理也曰然則羊叔子識環之事非耶曰史傳此等事極多要之不足信便有也不是正理

僩問魂氣則能既屈而伸若祭祀來格是也若魄既死恐不能復伸矣曰也能伸蓋他來則俱來如祭祀報魂報魄求之四方上下便是皆有感格之理用之問游魂為變聖愚皆一否曰然

用之云人之禱天地山川是以我之有感彼之有子孫之祭先祖是以我之有感他之無曰神祇之氣常屈伸而不已人鬼之氣則消散而無餘矣其消散亦有久速之異人有不伏其死者所以既死而此氣不散為妖為怪如人之凶死及僧道既死多不散（僧道務養精神所以凝聚不散）若聖賢則安於死豈有不散而為神怪者乎

如黃帝堯舜不聞其既死而為靈怪也嘗見輔漢卿說某人死其氣溫溫然熏蒸滿室數日不散是他氣盛所以如此劉元城死時風雷轟於正寢雲霧晦冥少頃辨色而公已端坐薨矣他是什麼樣氣魄用之曰莫是元城忠誠感動天地之氣否曰只是元城之氣自散爾他養得此氣剛大所以散時如此祭義云其氣發揚於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此數句說盡了人死時其魂氣發揚於上昭明是人死時自有一般光景焄蒿即前所云溫溫之氣悽愴是一般肅然之氣令人悽愴如漢武帝時神君來則風肅然是也此皆萬物之精既死而散也

問其氣發揚於上何謂也曰人氣本騰上這下面盡則只管騰上去如火之煙這下面新盡則煙只管騰上去淳云終久必消了曰然且就這一身看自會問鬼神便是精氣魂魄如何曰是如何得恁地虛空之中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得恁地這忽然有風有雨忽然有雷有電這是如何得恁地這都是陰陽相感都是鬼神看得到這裏見一身只是

箇軀殼在這裏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所以夜來說道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思量來只是一箇道理

因言魂魄鬼神之說曰只今在人便自一半是神一半是鬼了但未死以前則神為主已死之後則鬼為主縱橫在這裏以屈伸往來之氣言之則來者為神去者為鬼以人身言之則氣為神而精為鬼然其屈伸往來也各以漸

問魂魄曰氣質是實底魂魄是半虛半實底鬼神是虛分數多實分數少底

先儒言口鼻之噓吸為魂耳目之聰明為魄也只說得大概却更有箇母子這便是坎離水火煖氣便是魂冷氣便是魄魂便是精之神魄便是氣之神會思量計度底便是魂會記當去底便是魄又曰見於目而明耳而聰者是魄之用老氏云載營魄營是晶瑩之義魄是一箇晶光堅凝物事釋氏之地水火風其說

云人之死也風火先散則不能為祟蓋魂先散而魄尚存只是消磨未盡少間自塌了若地水先散而風火尚遲則能為祟蓋魂氣猶存爾又曰無魂則魄不能以自存今人多思慮役役魂都與魄相離了老氏便只要守得相合所謂致虛極守靜篤全然守在這裏不得動又曰專氣致柔不是守字却是專字便只是專在此全不放出氣便細若放些子出便粗了也

人生初間是先有氣既成形是魄在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既有形後方有精神知覺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數句說得好

或問氣之出入者為魂耳目之聰明為魄然則魄中復有魂魂中復有魄耶曰精氣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身之中則鼻之知臭口之知味非魄乎耳目之中皆噓吸聰明乃其發而易見者耳然既周流充滿於一身之中皆有煖氣非魂乎推之遍體莫不皆然佛書論四大處似亦祖述此意問先生嘗言體魄自是二物然則魂

氣亦為兩物耶曰將魂氣細推之亦有精粗但其為精粗也甚微非若體魄之懸殊耳問以目言之目之輪體也睛之明魄也耳則何如曰竅即體也聰即魄也又問月魄之魄豈只指其光而言之而其輪則體耶曰月不可以體言只有魂魄耳月魄即其全體而光處乃其魂之發也

魂屬木魄屬金所以說三魂七魄是金木之數也

問黃寺丞云氣散而非無泳切謂人稟得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到死後其氣雖散只反本還原去曰不須如此說若說無便是索性無了惟其可以感格得來故只說得散要之散也是無了問燈焰衝上漸漸無去要之不可謂之無只是其氣散在此一室之內曰只是他有子孫在便是不可謂之無

死而氣散泯然無迹者是其常道理恁地有托生者是偶然聚得氣不散又怎生去湊著那生氣便再生然非其常也伊川云左傳伯有之為厲又別是一理言非死生之常理也

先祖問先生所荅崧卿書云云如伊川又云伯有為厲人說神仙一代說一項漢世說甚安期生至唐以來則不見說了又說鍾離權呂洞賓而今又不見說了看得來他也只是養得分外壽考然終久亦散了

問伯有之事別是一理人之所以病而終盡則其氣散矣或遭刑或忽然而死者氣猶聚而未散然亦終於一散釋道所以自私其身者便死時亦只是留其身不得終是不甘心死銜寃憤者亦然故其氣皆不散

問游魂為變間有為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游字是
漸漸散若是為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散故
鬱結而成妖孽若是厄氣病死底人這氣消耗盡了
方死豈復更鬱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亦散
如今打麪做糊中間自有成小塊核不散底久之漸
漸也自會散

萇弘死三年而化為碧此所謂魄也如虎咸之類弘以
忠死故其氣凝結如此

鬼神憑依言語乃是依憑人之精神以發問伊川說金
山事如何曰乃此婢子想出問令人家多有怪者曰
此乃魑魅魍魎之為建州有一士人行遇一人只有
一脚問其人家安在與之同行見一脚者入其人家
數日其家果死一子

論及巫人治鬼而鬼亦效巫人所為以敵之者曰後世
人心姦詐之氣做得鬼也姦巧
厚之問人死為禽獸恐無此理然親見永春人家有子

耳上有豬毛及豬皮如何曰此不足怪向見籍溪供
事一兵胷前有豬毛睡時作豬鳴此只是稟得豬氣
前夜因漢卿說箇修養人死時氣衝突知得焄蒿之意
親切謂其氣襲人知得悽愴之意分明漢武李夫人
祠云其風肅然令鄉村有衆戶還賽祭享時或有肅
然如陣風俗呼為旋風者即此意也因及修養且言
萇弘死藏其血於地三年化為碧此亦是漢卿所說
虎威之類賀孫云應人物之死其魄降於地皆如此

但或散或微不似此等之精悍所謂伯有用物精多
則魂魄強是也曰亦是此物稟得魄最盛又如今醫
者定魄藥多用虎睛助魂藥多用龍骨魄屬金金西
方主肺與魄虎是陰屬之最強者故其魄最盛魂屬
木木東方主肝與魂龍是陽屬之最盛者故其魂最
強龍能駕雲飛騰便是與氣合虎嘯則風生便是與
魄合雖是物之最強盛然皆墮於一偏惟人獨得其
全便無這般磊磈因言古時所傳安期生之徒皆是

有之也是被他煉得氣清皮膚之內肉骨皆已融化為氣其氣又極其輕清所以有飛昇脫化之說然久之漸漸消磨亦漸盡了渡江以前說甚呂洞賓鍾離權如今亦不見了因言鬼火皆是未散之物如馬血人戰鬬而死被兵之地皆有之某人夜行淮甸間忽見明滅之火橫過來當路頭其人頗勇直衝過去見其皆似人形髣髴如廟社泥塑未裝飾者亦未散之氣不足畏宰我問鬼神一章最精密包括得盡亦是當時弟子記錄得好

因又說老子載營魄昨日見溫公解得揚子載魄沒理會因疑其解老子亦必曉不得及看果然但注云載營魄闕只有此四字而已頗濵解云神載魄而行言魄是箇沈滯之物須以神去載他令他外舉其說云聖人則以魄隨神而動衆人則神役於魄據他只於此間如此強解得若以解揚子則解不得矣又解魄做物只此一句便錯耳目之精明者為魄如何解做物得又以一為神亦非一正指魄言神抱魄火抱水也溫公全不理會修養之學所以不曉頗濵一生去理會修養之術以今觀之全曉不得都說錯了河上公固是胡說如王弼也全解錯了王弼解載作處魄作所居言常處於所居也更是胡說據頗濵解老子全不曉得老子大意他解神載魄而行便是箇剛強外舉底意思老子之意正不如此只是要柔伏退步耳觀他這一章盡說柔底意思云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老子一書意思都是如此他只要退步不與你爭如一箇人叫嗥跳躑我這裏只是不做聲只管退步少間叫嗥跳躑者自然而屈而我之柔伏應自有餘老子心最毒其所以不與人爭者乃所以深爭之也其設心措意都是如此閒時他只是如此柔伏遇著那剛強底人他便是如此待你張子房亦是如此如云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又云以無為取天下

這裏便是他無狀處據此便是他柔之發用功效處
又楚詞也用載營魄字其實與潁濱解老子同若楚
詞恐或可如此說以此說老子便都差了
魄盛則耳目聰明能記憶所以老人多昏耳聵記事
不得便是魄衰而少也老子云載營魄是以魂守魄
蓋魂熱而魄冷魂動而魄靜能以魂守魄則魂以所
守而亦靜魄以魂而有生意魂之熱而生涼魄之冷
而生煖惟二者不相離故其陽不燥其陰不滯而得
其和矣不然則魂愈動而魄愈靜魂愈熱而魄愈冷
二者相離則不得其和而死矣又云水一也火二也
以魄載魂以二守一則水火固濟而不相離所以能
永年也養生家說盡千言萬語說龍說虎說鉛說汞
說坎說離其術止是如此而已故云載魄抱一能勿
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今之道家只是馳騖於
外安識所謂載魄守一能勿離乎康節云老子得易
之體孟子得易之用康節之學意思微似莊老或曰

老子以其不能發用否曰老子只是要收藏不放散
問人死時這知覺便散否曰不是散是盡了氣盡則知
覺亦盡
橫渠說形潰反原以為人生得此箇物事既死此箇物
事却復歸大原去又別從裏面抽出來生人如一塊
黃泥既把來做箇彈子了却依前歸一塊裏面去又
做箇彈子出來伊川便說是不必以既屈之氣為方
伸之氣若以聖人精氣為物游魂為變之語觀之則
伊川之說為是蓋人死則氣散其生也又是從大原
裏面發出來以上語類二十六條
問鬼神魂魄就一身而總言之不外乎陰陽二氣而已
然既謂之鬼神又謂之魂魄何耶瑯竊謂以其屈伸
往來而言故謂之鬼神以其靈而有知有覺而言故
謂之魂魄或者乃謂屈伸往來不足以言鬼神蓋合
而言之則一氣之往來屈伸者是也分而言之則神
者陽之靈鬼者陰之靈也以其可合而言可分而言

故謂之鬼神以其可分而言不可合而言故謂之魂魄或又執南軒陽魂為神陰魄為鬼之說乃謂鬼神魂魄不容更有分別瑯竊謂如中庸或問雖曰一氣為陰伸者為陽往者為陰來者為陰而所謂陽之靈者亦不過指屈伸往來而為言也曰鬼神通天地間一氣而言魂魄主於人身而言方氣之伸精魄固具然神為主及氣之屈魂氣雖存然鬼為主氣盡則魄降而純於鬼矣故人死曰鬼南軒說不記首尾云何然只據二句亦不得為無別矣荅梁文叔

問魂者其氣也氣散魂游而無不之所謂無不之者已屈之氣尚有在於天地之間耶抑否也然氣聚則生氣盡則死何者為游魂玩游之一字謂其即便消散又似未盡也體魄藏於地恐指成質而言如月魄以無光明者言謂耳目之聰明為魄有所未曉合耳目之聰明而言則魂不離魄聰明即氣之運乃是魂也失其耳目之聰明而言則魂去魄存恐難以耳目聰明命之為魄也曰程子曰魂氣歸於天消散之意游魂亦是此意蓋離是體魄則無所不之而消散矣雖未必皆即消散要必終歸於消散也魂魄之分更當熟究陰陽之分體魄自是二物魄之降乎地猶今人言眼光落地云爾體即所謂精氣為物蓋必合精與氣然後能成物也荅呂子約

問先生所謂非實有長存不滅之氣魄者又須知其未始不長存爾廖子晦見此謂長存不滅乃以天地間公共之氣體言之淳恐只是上蔡所謂祖考精神即自家精神之意耳王子合以為二說只是一意若非公共底則安有是精神耶不審何從曰上蔡說是荅陳安卿

幽滯之魄終歸於盡以此論伯有為厲之事則可矣然
亦須無魂魄而言不可專指幽陰也若論魂魄之正
則便只是陰陽原非他物若天地之陰陽無窮則人
物之魂魄無盡所以誠意所格有感必通尤不得專
以陰滯未散終歸於盡為說矣 答王子合

既生魄陽曰魂謂纔有魄便有魂自初受胞胎時已俱
足矣不可言漸有所知然後為魂也 答董叔重

魂氣之說近之但便謂魂為知則又未可大抵氣中自
有箇精靈底物即所謂魂耳 答楊子順

問死生一理也死而為鬼猶生而為人也但有去來幽
顯之異耳如一晝一夜晦明雖異而天理未嘗變也
曰死者去而不來其不變者只是理非有一物常在
而不變也更思之 答程允夫

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
未為非但不知為此說者以天地為主耶以我為主
耶若以天地為主則此性即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
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
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為主則只是於自
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目
為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
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之說性命之理哉
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
而稍諱之却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若滉漾
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
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
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
為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
煩以此問子晦渠必有說却以見諭 答連嵩卿

問德明平日鄙見未免以我為主蓋天地人物統體只
是一性生有此性死豈遽亡之夫水有所激與所礙
則成洄正如二機闔闢不已妙合而成人物夫水固
水也洄亦不得不謂之水特其形則洄滅則還復是

本水也人物之生雖一形具一性及氣散而滅還復統體是一而已豈復分別是人是物之性所未嘗者正惟祭享一事推之未行若以為果饗耶神不歆非類大有界限與統體還一之說不相似若曰饗與不饗蓋不必問但報本之道不得不然而詩書却明言神嗜飲食祖考來格之類則又極似有饗之者竊謂人雖死無知覺知覺之原仍在此以誠感彼以類應若謂盡無知覺之原只是一片太虛寂則似斷滅無復實然之理亦恐未安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則智愚於此亦各不同故人不同於鳥獸草木愚不同於聖雖以為公共道理然人須全而歸之然後足以安吾之死不然則人何用求至賢聖何用與天地相似倒行逆施均於一死而不害其為人是直與鳥獸禽魚俱壞懵不知其所存也曰死生之論向來奉荅所諭知生事人之問已發其端而近荅嵩卿書論之尤詳意明者一讀當已洞然無疑矣而來書之諭尚復如此雖其連類引義若無津涯然尋其大指則皆不出前此兩書所論之中也豈未嘗深以鄙說思之而直以舊聞為主乎既承不鄙又不得不有以奉報幸試思之蓋賢者之見所以不能無失者正坐以我為主以覺為性爾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以反身而誠蓋謂盡其所得乎己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得我之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為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不為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漚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又豈有類之可言耶然氣之已散者既化而

無有矣其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焄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粗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成形則此性遂為吾有雖死而猶不滅截然自為一物藏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自開闢以來積至於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是又安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洪爐人物生生無少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太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為而然者與異端為死生事大不知死生之說故不能不駭於死生之變蘇氏反謂由駭之而不知其說失其指矣窮理者原其始之所

作一道理求也但恐固守舊說不肯如此下功則拙者雖復多言亦終無所補耳（答廖子晦）

日月寒暑晦明可言反復死無復生之理今在一例推說恐墮於釋氏輪迴之論（答徐彦章）

蘇氏曰人所以不知死生之說者駭之耳原始反終使之了然而不駭也愚謂人不窮理故不知死生之說不知死生之變蘇氏反謂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理則可以無愧而死耳非以為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然後吾之不斷

自出則知其所以生反其終之所於歸則知其所以死夫如是凡所以順生而安死者蓋有道矣豈徒以了然不駭為奇哉蘇氏於原始反終言之甚略無以知其所謂然以不駭云者驗之知其溺於坐亡立化去來自在之說以為奇而於聖人之意則昧矣 蘇氏易解

辨

蘇氏曰物鬼也變神也鬼常與體魄俱故謂之物神無適而不可故謂之變精氣為魄魄魄為鬼志氣為魂魂為神故禮曰體魄則降志氣在上鄭子產曰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古之達者已知此矣一人而有二知無是道也然而有魄者有魂者何也衆人之志不出於飲食男女之間與凡養生之資其資厚者其氣強其資約者其氣微故氣勝志而為魄聖賢則不然以志一氣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雖祿之天下窮至匹夫無所損益也故志勝氣而為魂衆人之死為鬼而聖人為神非有二致也志之所在者異也愚謂精聚則魄聚氣聚則魂聚是以為人物之體至於精竭魄降則氣散魂游而無不之矣降者屈而無形故謂之鬼游者伸而不測故謂之神人物皆然非有聖愚之異也孔子荅宰我之問言之詳矣蘇氏蓋不攷諸此而失之子產之言是或一道而非此之謂也 蘇氏易解

辨

六經記載聖賢之行事備矣而於死生之際無述焉蓋以是為常事也獨論語檀弓記曾子寢疾時事為詳而其言不過保身謹禮與語學者以持守之方而已於是足以見聖賢之學其所貴重乃在於此非若浮屠氏之不察於理而徒以坐亡立脫為奇也然自學者言之則死生亦大矣非其平日見善明信道篤深潛厚養力行而無間夫亦孰能至此而不亂哉 跋鄭景元

論祭祀祖考神祇

問鬼神以祭祀而言天地山川之屬分明是一氣流通

而兼以理言之人之先祖則大概以理為主而亦兼以氣昵言之若上古聖賢則只是專以理言之否曰有是理必有是氣不可分說都是理都是氣問上古聖賢所謂氣者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若祖考精神則畢竟是自家精神否曰祖考亦只是此公共之氣此身在天地間便是理與氣凝聚底天子統攝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關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是虛氣與我不相干如諸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關便不能相通聖賢道在萬世功在萬世今行聖賢之道傳聖賢之心便是負荷這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如釋奠列許多籩豆設許多禮儀不成是無此姑謾為之人家子孫負荷祖宗許多基業此心便與祖考之心相通祭義所謂春禘秋嘗者亦以春陽來則神亦來秋陽退則神亦退故於是時而設祭初間聖人亦只是略為禮以達吾之誠意後來遂加詳密

周問何故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曰此又別氣之清明者為神如日月星辰之類是也此變化不可測祇本示字以有迹之可示山河草木是也比天象又差著至人則死為鬼矣又問既曰往為鬼何故謂祖考來格曰此以感而言所謂來格亦略有些神底意思以我之精神感彼之精神蓋謂此也祭祀之禮全是如此且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皆是自家精神抵當得他過方能感召得他來如諸侯祭天地大夫祭山川便沒意思了

陳後之問祖宗是天地間一箇統氣因子孫祭享而聚散曰這便是上蔡所謂若要有時便有若要無時便無是皆由乎人矣鬼神是本有底物事祖宗亦只是同此一氣但有箇總腦處子孫這身在此祖宗之氣便在此他是有箇血脈貫通所以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只為這氣不相關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雖不是我祖宗然天子者天下之主

諸侯者山川之主大夫者五祀之主我主得他便是他氣又總統在我身上如此便有箇相關處

問人之死也不知魂魄便散否曰固是散又問子孫祭祀却有感格者如何曰畢竟子孫是祖先之氣他氣雖散他根却在這裏盡其誠敬則亦能呼召得他氣聚在此如水波樣後水非前水後波非前波然却通只是一水波子孫之氣與祖考之氣亦是如此他那箇當下自散了然他根却在這裏根既在此又却能引聚得他那氣在此此事難說只要人自看得問下武詩三后在天先生解云在天言其既沒而精神上合於天此是如何曰便是又有此理用之云恐只是此理上合於天耳曰既有此理便有此氣或曰想是聖人稟得清明純粹之氣故其死也其氣上合於天曰也是如此這事又微妙難說要人自看得世間道理有正當易見者又有變化無常不可窺測者如此方看得這箇道理活又如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如今若說文王真箇在上帝之左右真箇有箇上帝如世間所塑之像固不可然聖人如此說便是有此理如周公金縢中乃立壇墠一節分明是對鬼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於天以旦代某之身此一段先儒都解錯了只有晁以道說得好他解丕子之責如史傳中責其侍子之責蓋云上帝責三王之侍子侍子指武王也上帝責其來服事左右故周公乞代其死云以旦代某之身言三王若有侍子之責於天則不如以我代之我多才多藝能事上帝武王不若我多才多藝不能事鬼神不如且留他在世上定你之子孫與四方之民文意如此伊川却疑周公不應自說多才多藝不是如此他止是要代武王之死爾用之問先生答廖子晦書云氣之已散者既化而無有矣而根於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問根於理而日生者浩然而無窮此是說天地氣化之氣否曰此氣

只一般周禮所謂天神地示人鬼雖有三樣其實只一般若說有子孫底引得他氣來則不成無子孫底他氣便絕無了他血氣雖不流傳他那箇亦是浩然日生無窮如禮書諸侯因國之祭祭其國之無主後者如齊太公封於齊便用祭甚爽鳩氏季前逢伯陵蒲姑氏之屬蓋他先主此國來禮合祭他然聖人制禮惟繼其國者則合祭之非在其國者便不當祭便是理合如此道理合如此便有此氣如衛侯夢康叔云相奪予饗蓋衛後都帝丘夏后相亦都帝丘則都其國自合當祭不祭宜其如此又如晉侯夢黃熊入寢門以為鯀之神亦是此類不成說有子孫底方有感格之理便使其無子孫其氣亦未嘗亡也如今祭他便有些 池作此 氣要之勾芒他更是遠然既合當祭他便有些 池作此 氣要之通天地人只是這一氣所以說洋洋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虛空偪塞無非此理自要人看得活難以言曉也所以明道答人鬼神之問云要與賢說無何

故聖人却說有要與賢說有賢又來問其討說只說到這裏要人自看得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而今且去理會緊要道理少間看得道理通時自然曉得上蔡所說已是煞分曉了

問鬼神恐有兩樣天地之間二氣氤氳無非鬼神祭祀交感是以有感有人死為鬼祭祀交感是以有感無曰是所以道天神人鬼神便是氣之伸此是常在底鬼便是氣之屈便是已散了底然以精神去合他又合得在問不交感時常在否曰若不感而常有則是有餒鬼矣

問子孫祭祀盡其誠意以聚祖考精神不知是合他魂魄只是感格其魂氣曰煮蕭祭脂所以報氣灌用鬱鬯所以招魄便是合他所謂合鬼與神教之至也又問不知常常恁地只是祭祀時恁地曰但有子孫之氣在則他便在然不是祭祀時如何得他聚

問死者魂氣既散而立主以主之亦須聚得些子氣在

這裏否曰古人自始死弔魂復魄立重設主便是常要接續他些子精神在這裏古者爨龜用牲血便是覺見那龜久後不靈了又用些子生氣去接續他史記上龜策傳占春將雞子就上面開卦便也是將生氣去接他便是爨龜之意又曰古人立尸也是將生人生氣去接他

子善問鬼神范氏解祭如在云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虛空中無非氣死者既不可得而求矣子孫盡其誠敬則祖考即應其誠還是虛空之氣自應吾之誠還是氣只是吾身之氣曰只是自家之氣蓋祖考之氣與己連續

問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却如何曰亦只是此往來屈伸之氣古人到祭祀處便是招呼得來如天地山川先祖皆不可以形求却是以此誠意求之其氣便聚又問祖先已死以何而求曰其氣亦自在只是以我之氣承接其氣才致精神以求之便來格便有來底道理古人於祭祀處極重直是要求得之商人求諸陽

便先作樂發散在此之陽氣以求之周人求諸陰便焚燎鬱鬯以陰靜去求之（以上語類九條）

問鬼神之義來教云只思上蔡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一句則可見其苗脈矣必大嘗因書以問正淳正淳答云祖考是有底人便是有此理為子孫者能以祖考之遺體致其誠敬以饗之則所謂來格者蓋真有此理也然必大嘗讀太極圖義有云人物之始以

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是知人物在天地間其生生不窮者固理也其聚而生散而死者則氣也有是理則有是氣氣聚於此則其理亦命於此今所謂氣者既已化而無有矣則所謂理者抑於何而寓耶然吾之此身即祖考之遺體祖考之所具以為祖考者蓋具於我而未嘗亡也是其魂升魄降雖已化而無有然理之根於彼者既無止息氣之具於我者復無間斷

吾能致精竭誠以求之此氣既純一而無所雜則此理自昭著而不可揜此其苗脈之較然可睹者也上蔡云三日齋七日戒求諸陰陽上下只是要集自家精神蓋我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在我者既集即是祖考之來格也然古人於祭祀必立之尸其義精甚蓋又是因祖考遺體以凝聚祖考之氣氣與質合則其散者庶乎復聚此教之至也故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必大前書所疑今日之來格者非前日之發揚於上者固非是矣而正淳之說言理而不及氣若於存亡聚散之故察之不密則所謂以類而為感應者益滉漾而不可識矣敢再此仰瀆尊聽欲望更賜一言以釋所惑大抵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中亦說得正當詳悉大抵人之氣傳於子孫猶木之氣傳於實也此實之傳不泯則其生木雖枯毀無餘而氣之在此者猶自若也此等處但就實事上推之反復玩味自見意味真實深長推說太多恐反成汨

伯豐

謝氏致生致死之說亦是且借此字以明當祭與不當祭之意致生之者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是也致死之者如絕地天通廢撤淫祀之類是也若於所當祭者疑其有又疑其無則誠意不至矣是不得不致生之也於所不當祭者疑其無又疑其有則不能無恐懼畏怯矣是不得不致死之也此意與檀弓論

明器處自不相害　答王子合○以上文集二條

雜論祭祀鬼神

南軒拆廟次第亦未到此須是使民知信未悄無疑始得不然民倚神為主拆了轉使民信向怨望舊有一邑泥塑一大佛一方尊信之後被一無狀宗子斷其首民聚哭之頸上泥木出舍利泥木豈有此物只是人心所致

或云鄉間有李三者死而為厲鄉曲凡有祭祀佛事必

設此人一分或設黃籙大醮不曾設他一分齋食盡為所汚後因為人放爆杖焚其所依之樹自是遂絶曰是他枉死氣未散被爆杖驚散了設醮請天地山川神祇却被小鬼汚却以此見設醮無此理也

問祭天地山川而用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心之誠耶抑真有氣来格也曰若道無物来享時自家祭甚底肅然在上令人奉承敬畏是甚物若道真有雲車擁從而来又妄誕

說鬼神舉明道有無之說因斷之曰有若是無時古人不如是求七日戒三日齋或求諸陽或求諸陰須是見得有如天子祭天地定是有箇天有箇地諸侯祭境内名山大川定是有箇名山大川大夫祭五祀定是有箇門行户竈中霤今廟宇有靈底亦是山川之氣脈聚處久之被人掘鑿損壞於是不復有靈亦是這些氣過了

長孺因說祭孔子不當以塑像只當用木主曰向日白鹿洞欲塑孔子像於殿某謂不必但置一空殿臨時設席祭之不然只塑孔子坐於地下則可用籩豆簋簠今塑像高高在上而設器皿於地甚無義理

風俗尚鬼如新安等處朝夕如在鬼窟某一番歸鄉里有所謂五通廟最靈怪衆人棒擁謂禍福立見居民繞出門便帶紙片入廟祈祝而後行士人之過者必以名紙稱門生某人謁廟某初還被宗人煎迫令去不往是夜會族人往官司打酒有灰乍飲遂動臟腑終夜次日又偶有一蛇在堦旁衆人鬨然以為不謁廟之故某告以臟腑是食物不著鬬他甚事莫枉了五通中有某人是向學之人亦来勸往云亦是從衆某告以從衆何為不意公亦有此語某幸歸此去祖墓甚近若能為禍福請即葬某於祖墓之旁甚便又云人做州郡須去淫祠若繫敕額者則未可輕去

因說路當可向年十歲道人授以符印父兄知之取而焚之後来又自有漢卿云後来也疎脫先生曰人只

了得每日與鬼做頭底是何如此無心得則鬼神服若是此心洞然無些子私累鬼神如何不服

問道理有正則有邪有是則有非鬼神之事亦然世間有不正之鬼神謂其無此理則不可曰老子謂以道涖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修明則此等不正之氣都消鑠了

先生每見人說世俗神廟可怪事必問其處形勢如何或問今人聚數百人去祭廟必有些影響是如何曰衆心輻湊處這些便熱

廣云人心聚處便有神故古人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亦是此理曰固是但古人之意正故其神亦正後世人心先不正了故所感無由得正因言古人祭山川只是設壇位以祭之祭時便有祭了便無故不褻瀆後世却先立箇廟貌如此所以反致惑亂人心倖求非望無所不至廣因言今日淫祠之非禮與釋氏之所以能服鬼神之類曰人心苟正表裏洞達無纖豪私意可以對越上帝則鬼神焉得不服故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又曰一心定而鬼神服

問如淫祠自有靈應如何便會無曰昔一僧要破地獄人教他念破地獄咒徧無討這咒處一僧與云遍觀法界性四句便是或云只是一切惟心造曰然

或問世有廟食之神縣歷數百年又何理也曰浸久亦能散昔守南康緣久旱不免遍禱於神忽到一廟但有三間弊屋狼籍之甚彼人言三五十年前其靈如響因有人來而帷中有神與之言者昔之靈如彼今之靈如此亦自可見（以上語類十三條）

細看前書諸說謝氏之言大概得之若以本文上下考之即誠不免有病乃若其意則所謂致生之者即是人以為神致死之者即是人以為不神之意耳天神地祇人鬼只是一理亦只是一氣中庸所云未嘗分別人鬼不在內也人鬼固是終歸於盡然誠意所格便如在其上下左右豈可謂祀典所載不謂是耶奇

怪不測皆人心自為之固是如此然亦須辨得是合有合無若都不分別則又只是一切惟心造之說而古今小說所載鬼怪事皆為有實矣此又不可不察

答王子合

鬼神固不謂淫祀然淫祀之鬼神既不當其位未能除去則亦當敬而遠之耳

答李堯卿○以上文集二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錄監生臣秦在亶

欽定四庫全書卷五十二

御纂朱子全書要 子部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臣 王杰詳校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二

道統一

聖賢諸儒總論

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箇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孔子後若無箇孟子也未有分曉孟子後數千載乃始得程先生兄弟發明此理今看來漢唐以下諸儒說道理見在史策者便直是說夢只有箇韓文公依稀說得略似耳

今且須看孔孟程張四家文字方始講究得著實其他諸子不能無過差也以上語類二條

恭唯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大成允屬元聖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維顏曾氏傳得其宗遠思及輿益以光大自時厥後口耳失真千有餘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後人如夜復旦某以凡陋少

蒙義方中靡常師晚逢有道載鑽載仰雖未有聞賴天之靈幸無失墜逮茲退老同好鼎來落此一丘羣居伊始探原推本敢昧厥初眞以告虔尚其昭格陟降庭止惠我光明傳之方來永永無數 滄洲精舍告先聖文

甚矣道之難明而易晦也自堯舜以至於孔孟上下二千餘年之間蓋亦屢明而屢晦自孟氏以至於周程則其晦者千五百年而其明者不能以百歲也程氏既沒誦說滿門而傳之不能無失其不流而為老子釋氏者幾希矣然世亦莫之悟也 邵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夫孟子之所傳者何哉曰仁義而已矣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何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如斯而已矣然則所謂仁義者又豈外乎此心哉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閒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則為得其傳耳雖窮天地亙萬世而其心之所同然若合符節由是而出宰制萬物酬酢萬變莫非此心之妙用而其時措之宜又不必同也故堯舜與賢而禹與子湯放桀文王事殷武王殺受孔子作春秋以冀衰周孟子說諸侯以行王道皆未嘗同也又何害其相傳之一道而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亦不過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本心之所同然者耳李氏以蘇張孫吳班焉蓋不足以窺孟子之藩籬而妄議之也 讀余隱之尊孟辨

道在目前初無隱蔽而衆人沈溺牖擾不自知覺是以聖人因其所見道體之實發之言語文字之閒以開悟天下與來世其言丁寧反復明白切至唯恐人之不解了也豈有故為不盡之言以愚學者之耳目必俟其單傳密付而後可以得之哉但患學者未嘗虛

心靜慮優柔反復以味其立言之意而妄以已意輕為之說是以不知其味而妄意乎言外之別傳耳汪苔叔耕○以上文集四條

孔子　顏曾思孟　孔門弟子

夫子度量極大與堯同門弟子中如某人輩皆不點檢他如堯容四凶在朝相似以下論孔子

或問孔子當衰周時可以有為否曰聖人無有不可為之事只恐權柄不入手苟若得權柄在手則兵隨印轉將逐符行近溫左氏傳見定哀時煞有可做底事問固是聖人無不可為之事聖人有不可為之時否曰便是聖人無不可為之時若時節變了聖人又自處之不同又問孔子當衰周豈不知時君必不能用已曰聖人却無此心豈有逆料人君能用我與否到得後來說吾不復夢見周公與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時聖人亦自知其不可為矣但不知此等話是幾時說據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時

至不可處便止如今時節臺諫固不可做州縣也自做得到得居位守職却教自家枉道廢法雖一簿尉也做不得便著去位

問自孔子後何故無聖人曰公且看三代而下那件不薄文章字畫亦可見只緣氣日薄因問康節一元開物閉物之說是否曰有此理不易他窺測至此以上語類

四條

問顏子之學莫是先於性情上著工夫否曰然凡人為

學亦須先於性情上著工夫非獨於性情上著工夫
行步坐立亦當著工夫 以下論顏曾思孟
或問顏子比湯如何曰顏子只據見在事業未必及湯
使其成就則湯又不得比顏子前輩說禹與顏子雖
是同道禹比顏子又粗些顏子比孟子則孟子當粗
看磨棱合縫猶未有盡處若看諸葛亮只看他大體
正當細看不得
問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
是未粹要索學以充之此莫是才具有異曰然孟子
覺有動蕩底意思
孔門只一箇顏子合下天資純粹到曾子便過於剛與
孟子相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有脚根底
人定立不住
邵漢臣問顏淵仲弓不同曰聖人之德自是無不備其
次則自是易得不備如顏子已是煞周全了只比之
聖人更有些未完如仲弓則偏於淳篤而少顏子剛
明之意若其他弟子未見得只如曾子則大抵偏於
剛毅這終是有立脚處所以其他諸子皆無傳惟曾
子獨得其傳到子思也恁地剛毅孟子也恁地剛毅
惟是有這般人方始湊合得著惟是這剛毅等人方
始立得定子思別無可攷只孟子所稱如操使者出
諸大門之外北面再拜稽首而不受如云事之云乎
豈曰友之云乎之類這是甚麼樣剛毅
曾子父子相反參合下不曾見得只從日用間應事接
物上積累做去及至透徹那小處都是自家底了點
當下見得甚高做處却又欠闕如一座大屋只見廳
堂大槩裏面房室元不曾經歷所以衷考其行而有
不掩卒歸於狂
曾子本是魯拙後來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規矩定其
教人有法所以有傳若子貢則甚敏見得易然又雜
往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規矩故其後無傳
孔門弟子如子貢後來見識煞高然終不及曾子如一

唯之傳此是大體畢竟他落脚下手立得定壁立萬仞觀其言如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可以託六尺之孤士不可以不弘毅之類故後來有子思孟子其傳永遠孟子氣象尤可見

孟子比之孔門原憲謹守必不似他然他不足以及人不足以任道孟子便擔當得事

孟子不甚細膩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看來人全是資質韓退之云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偏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此說甚好看來資質定了其為學也只就他資質所尚處添得些小好而已所以學貴公聽並觀求一箇是當處不貴徒執己自用今觀孔子諸弟子只除了曾顏之外其他說話便皆有病程子諸門人上蔡有上蔡之病龜山有龜山之病和靖有和靖之病無有無病者或問也是後來做工夫不到故如此曰也是合下見得不周偏差了又曰而今假令親見聖人說話盡傳得聖人之言不差一字若不得聖人之心依舊差了何況猶不得其言若能得聖人之心則雖言語各別不害其為同如曾子說話比之孔子又自不同子思傳曾子之學比之曾子其言語亦自不同孟子比之子思又自不同然自孔子以後得孔子之心者惟曾子子思孟子而已後來非無能言之士如揚子雲法言模倣論語王仲淹中說亦模倣論語言愈似而去道愈遠直至程子方略明得四五十年為得聖人之心然一傳之門人則已皆失其真矣　以上語類十一條

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以一事言蓋聖人全體大用無不一一於顏子身上發見也　答張元德

曾子之為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為主故其真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孰能之　答周舜弼

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為大是以從之遊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為謹厚脩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疎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曾子　後　劉子澄所編）

曾子受季孫之賜無可緣飾只得做不是所以後來須要易了方死只如此看多少直截若謂因仍習俗非曾子之為然則向所謂黽勉周旋者又豈得為曾子之為耶要之一等是錯了不若只如此看猶不失為仁者易辭之過也（答王子合）

孟子之稱孔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而孔子之自言曰無可無不可又曰我待價者也今以夫子之事觀之則斯言皆非虛語矣孟子學孔子而得其傳焉其去齊之果而出晝之遲皆天理之自然而未嘗有豪髮私心也非知其所傳者何事則何足以語是哉（讀余隱之尊孟辯）

問橫渠言孟子不得已而用潛龍也顏子潛龍勿用者也必大觀橫渠嘗曰學者貴識時顏子陋巷自樂以孔子在焉若孟子時既無人豈可不以道自任以此論之則在孟子非當潛者矣而此乃以為不得已而用者豈橫渠猶以孟子為行未成者與曰孟子以時言之固不當潛然以學言之則恐猶有且合向裏進步處橫渠此言極有味也（答吳伯豐）

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答張敬夫○以上文集七條）

子貢俊敏子夏謹嚴孔子門人自曾顏而下惟二子後來想大故長進（以下論孔門弟子）

問孔門學者如子張全然務外不知如何地學却如此只是他資質是箇務外底人所以終身只是這意思子路是箇好勇底人終身只是說出那勇底話而今學者閒時都會說道理當如何只是臨事時依前只

是他那本來底面目出來都不如那閒時所說者
子張是箇務外底人子游是箇高簡虛曠不屑細務底
人子夏是箇謹守規矩嚴毅底人因觀荀子論三子
之賤儒亦是此意蓋其末流必至是也 以上語類三條

易箕結纓未須論優劣但看古人謹於禮法不以死生
之變易其所守如此便使人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
而得天下不為之心此是緊要處子路仕衛之失前
輩論之多矣然子路却是見不到非知其非義而苟
為也 答連嵩卿

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之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為
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如何世間許多紛紛擾
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嘗入得他胷次耶若此
等處放不下更說甚克己復禮直是無交涉也 答楊子順

惟三代之前帝王之興率在中土以故德行道藝之教
其行於近者著而人之觀感服習以入焉者深若夫
句吳之墟則在虞夏五服是為要荒之外爰自太伯

採藥荊蠻始得其民而端委以臨之然亦僅沒其身
而虞仲之後相傳累世乃能有以自通於上國其俗
蓋亦樸鄙而不文矣公生其間乃獨能悅周公仲尼
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
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攷其話言
類皆簡易疎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
詆於子夏然要為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皆有
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攷其行事則武城之政
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為先務其視有勇足民
之效蓋有不足為者至使聖師為之莞爾而笑則其
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
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黙有以相契者以故近
世論者意其為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
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 平江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記○以上文集三條

周子

問周子是從上面先見得曰也未見得是恁地否但是
周先生天資高想見下面工夫也不大故費力而今
學者須是從下學理會若下學而不上達也不成箇
學問須是尋到頂頭却從上貫下來
季通云濂溪之學精慤深密
周子看得這理熟縱橫妙用只是這數箇字都括盡了
周子從理處看邵子從數處看都只是這理砥曰畢
竟理較精粹曰從理上看則用處大數自是細碎

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絶則以為宜業過人見其
有山林之志則以為襟懷洒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之這老子所見如此宜其生
其學者惟程大中獨知之
兩程子也 以上語類四條
先生博學力行聞道甚蚤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為政精
密嚴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
南安時年少不為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
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與為友且
使二子往受學焉及為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
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
而歎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
得為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
程公二子即所謂洺南二先生也南安獄有囚法不
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苛刻吏無敢相可否
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
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亦感悟

因得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喜曰
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
違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為憂實以汚善政為恥也在
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
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為使者人或譖先生
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
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為乃悟執其
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

以教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絶島人跡所不至者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寃澤物為已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為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幼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終始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餐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為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

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峰下潔清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黃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其言云濂溪先生

事實記

道之在天下者未嘗亡惟其託於人者或絶或續故其行於世者有明有晦是皆天命之所為非人智力之所能及也夫天高地下而二氣五行紛綸錯糅升降

往來於其間其造化發育品物散殊莫不各有固然之理而最其大者則仁義禮智之性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倫是已是其周流充塞無所虧閒夫豈以古今治亂為存亡者哉然氣之運也則有醇漓判合之不齊人之稟也則有清濁昏明之或異是以道之所以託於人而行於世者惟天所畀乃得與焉決非巧智果敢之私所能億度而强探也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

嘗不推之於天聖人於此其不我欺也審矣若濂溪先生者其天之所畀而得乎斯道之傳者與不然何其絶之久而續之易晦之甚而明之亟也蓋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有宋聖祖受命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然後氣之淸者醇判者合淸明之稟得以全付乎人而先生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

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 江州重建濂溪先生書堂記

蒙諭及二程之於濂溪亦若橫渠之於范文正耳先覺相傳之秘非後學所能窺測誦其詩讀其書則周范之造詣固殊而程張之契悟亦異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是口傳心受的當親切處後來二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若橫渠之於文正則異於是蓋當時粗發其端而已受學乃先生自言此豈自誣者耶大抵近世諸公知濂溪甚淺如呂氏童蒙訓記其嘗著通書而曰用意高遠夫通書太極之說所以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豈用意而為

之又何高下遠近之可道哉 與汪尚書○以上文集三條

太極圖只是一箇實理一以貫之 以上論周子書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四象八卦皆有形狀至於太極有何形狀故周子曰無極而太極蓋云無此形狀而有此道理耳

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非謂太極之上別有無極也但言太極非有物耳如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故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既言無極則不復別舉太極也若如今說則此處豈不欠一太極字耶

無極是有理而無形如性何嘗有形太極是五行陰陽之理皆有不是空底物事若是空時如釋氏說性相似又曰釋氏只見得箇皮殼裏面許多道理他却不見他皆以君臣父子為幻妄

無極而太極不是太極之外別有無極無中自有此理又不可將無極便做太極無極而太極此而字輕無次序故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動即太極之動靜即

太極之靜動而後生陽靜而後生陰生此陰陽之氣謂之動而生靜而生則有漸次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動而靜靜而動闔闢往來更無休息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兩儀是天地與畫卦兩儀意思又別動靜如晝夜陰陽如東西南北分從四方去一動一靜以時言分陰分陽以位言

問太極莫便是性否曰然此是理也問此理在天地間則為陰陽而生五行以化生萬物在人則為動靜而生五常以應萬事曰動則此理行此動中之太極也靜則此理存此靜中之太極也

問太極動然後生陽則是以動為主曰纔動便生陽不是動了而後生這箇只得且從動上說起其實此之所以動又生於靜上面之靜又生於動此理只循環生去動靜無端陰陽無始

周子謂五殊二實二本則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大小有定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氣二氣又只是一

理自上推而下來只是此一箇理萬物分之以為體

萬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然總又只是一箇理此理處處皆渾淪如一粒粟生為苗苗便生花花便結實又成粟還復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箇箇完全又將這百粒去種又各成百粒生生只管不已初間只是這一粒分去物物各有理總只是一箇理曰鳶飛魚躍皆理之流行發見處否曰固是然此段更須將前後文通看

或問太極圖之說曰以人身言之呼吸之氣便是陰陽軀體血肉便是五行其性便是理又曰其氣便是春夏秋冬其物便是金木水火土其理便是仁義禮智

信

某許多說話是太極中說已盡太極便是性動靜陰陽是心金木水火土是仁義禮智信化生萬物是萬事又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此數句甚妙是氣與理合而成性也

問無極而太極先生謂此五字添減一字不得而周子言無極之真却又不言太極曰無極之真已該得太極在其中真字便是太極又問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靜極復動則動復生陽靜復生陰不知分陰陽以立兩儀在靜極復動之前為復在後曰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則陰陽分而兩儀立矣靜極復動以後所以明混闢不窮之妙

氣化是當初一箇人無種後自生出來底形生却是有此一箇人後乃生生不窮底

形既生矣形體陰之為也神發知矣神知陽之為也蓋陰主翕凡斂聚成就者陰為之也陽主闢凡發暢揮散者陽為之也

問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曰天地之性是理也才到有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之性於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得其秀而最靈乃氣質以後事

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如何曰禮智說得猶寬中正則切而實矣且謂之禮尚或有不中節處若謂之中則無過不及無非禮之禮乃節文恰好處也謂之智尚或有正不正若謂之正則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實也

問處之也正裁之也義處與裁字二義頗相近曰然處是居之裁是就此事上裁度又曰處字作居字即分曉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曰本無先後此四字配金木水火而言中有禮底道理正有智底道理如乾之元亨利貞元即仁亨即中利即義貞即正皆是此理至於主靜是以正與義為體中與仁為用聖人只是主靜自有動底道理譬如人說話也須是先沈默然後可以說話蓋沈默中便有箇言語底意思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此四物常在這裏流轉然常靠著箇靜做主若無夜則做得晝不分曉若無冬則做得春夏不長茂如人終日應接却歸來這裏空處少

歇便精神較健如生物而無冬只管一向生去元氣也會竭了中仁是動正義是靜通書都是恁地說如云禮先而樂後

問中正仁義而主靜中仁是動正義是靜如先生解曰非此心無欲而靜則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今於此心寂然無欲而靜處欲見所謂正義者何以見曰只理之定體便是又曰只是那一箇定理在此中截然不相侵犯雖然就其中又各有動靜如惻隱是動仁便是靜羞惡是動義便是靜

問又言無欲故靜何也曰欲動情勝則不能靜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正是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只管靜去遂與事物不相交涉却說箇敬云敬則自虛靜須是如此做工夫

太極圖首尾相因脈絡貫通首言陰陽變化之原其後即以人所稟受明之自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所謂最靈純粹至善之性也是所謂太極也形生神發則陽動陰靜之為也五性感動則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之性也善惡分則成男成女之象也萬事出

林問太極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南軒解與先生解不同如何曰南軒說不然恐其偶思未到周子太極之書如易六十四卦一一有定理豪髮不差自首至尾只不出陰陽二端而已始處是生生之初終處是已定之理始有處說生已定處說死死則不復變動矣因舉張乖崖說斷公事以為未判底事皆屬陽已判之事皆屬陰以為不可改變通書無非發明此二端之理

問先生謂程子不以太極圖授門人蓋以未有能受之者然而孔門亦未嘗以此語顏曾是如何曰焉知其不曾說曰觀顏曾做工夫處只是切己做將去曰此亦何嘗不切已皆非在外乃我所固有也曰然此恐徒長人億度料想之見曰理會不得者固如此若理會得者莫非在我便可受用何億度之有

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而今看他說這物事這機關一下撥轉後卒乍攔他不住聖人所以一日二日萬幾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只是大化恁地流行隨得是便好隨得不是便喝他不住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夭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所以

昨日說西銘都相穿透周子留下太極圖若無通書却教人如何曉得故太極圖得通書而始明

直卿云通書便可上接語孟曰比語孟較分曉精深結構得密語孟說得較闊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此統言一箇流行本源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之流行出來各自有箇安頓處如為人也是這箇誠為物也是這箇誠故曰誠斯立焉譬如水其出只一源及其流出來千派萬別也只是這箇水

冕問舉一陰一陽之謂道以下三句是證上文否曰固是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句通證誠之源大哉乾元至誠斯立焉二節繼之者善也又證誠之源一節成之者性證誠斯立焉一節

問濂溪論性自氣稟言却是上面已說太極誠不妨如孔子說性相近習相遠不成是不識如荀揚便不可

曰然他已說純粹至善

直卿問利貞誠之復如先生注下言復如伏藏先生曰復只是回來這箇是周先生添這一句孔子只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這箇物事流行到這裏來這裏住著却又復從這裏做起又曰如母子相似未生

之時毋無氣不能生其子既生之後子自是子毋自是毋又曰如樹上開一花結一子未到利貞處尚是運下面氣去蔭他及他到利貞處自不用養又問自一念之萌以至於事之得其所是一事之元亨利貞先生應之曰他又自這裏做起所謂生生之謂易也是恁地又記曰氣行到這裏住著便立在這裏既立在這裏則又從這裏做起

誠下一章言太極之在人者

問誠五常之本同此實理於其中又分此五者之用曰然

問果而確果者陽決確者陰守曰此只是一事而首尾相應果而不確即無所守確而不果則無決二者不可偏廢猶陰陽不可相無也

誠無為誠實理也無為猶寂然不動也實理該貫動靜而其本體則無為也幾善惡幾者動之微動則有為而善惡形矣誠無為則善而已動而有為則有善有惡

曾問誠無為幾善惡曰誠是實理無所作為便是天命之謂性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幾者動之微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孟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是也德者有此五者而已仁義禮智信者德之體曰愛曰宜曰理曰通曰守者德之用

濂溪言誠無為幾善惡才誠便行其所無事而幾有善惡之分於此之時宜當窮察識得是非其初有豪忽之微至其窮察之久漸見充越之大天然有箇道理開裂在那裏此幾微之決善惡之分也若於此分明則物格而知至知至而意誠意誠而心正身脩而家齊國治天下平如激湍水自已不得如田單火牛自止不住

或舉季通語通書誠無為幾善惡與太極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

二說似乎相背既曰無為矣如何又却有善惡之幾恐是周子失照管處如何曰當寂然不動時便是誠無為有感而動即有善惡幾是動處大凡人性不能不動但要頻放得是於其所動處頻放得是時便是德愛曰仁宜曰義頻放得不是時便一切反是人性豈有不動但須於中分得天理人欲方是

或問有陰陽便有善惡曰陰陽五行皆善又曰陰陽之理皆善又曰合下只有善惡是後一截事又曰豎起看皆善橫看後一截方有惡又曰有善惡理却皆善德愛曰仁 至 守曰信德者人之得於身者也愛宜理通守者德之用仁義禮智信者德之體理謂有條理通謂通達守謂確實此三句就人身而言誠性也幾情也德兼性情而言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是就聖人性分上說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言其發也微妙而不可見其充也周徧而不可窮發字充字就人看如性焉安焉之謂聖人性分上說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言其發也微妙而不可見其充也周徧而不可窮發字充字就人看如性

周不可窮之謂神是他人見其不可測耳

問性者獨得於天如何言聖人獨得曰此言聖人合下清明完具無所虧欠此是聖人所獨得者此對了復字說復者已失而反其初便與聖人獨得處不同安字對了執字說執是執持安是自然大率周子之言秤等得輕重極是合宜因問周子之學是自得於心還有所傳授否曰也須有所傳授渠是陸詵塔溫公涑水記聞載陸詵事是箇篤實長厚底人

爲安爲執爲復爲皆是人如此微不可見周不可窮却是理如此神只是聖之事非聖外又有一箇神別是箇地位也

問通書言神者五其義同否曰當隨所在看曰神只是以妙言之否曰是且說感而遂通者神也橫渠謂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因指造化而言曰忽然在這裏又忽然在那裏便是神曰在人言之則如何曰知覺便是神觸其手則手知痛觸其足則足知痛便是神神

應故妙

幾善惡言衆人者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也言聖人豪
釐發動處此理無不見寂然不動者誠也至其微動
處即是幾幾在誠神之間

幾雖已感却是方感之初通則直到末梢皆是通也如
推其極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亦只是通也幾
却只在起頭一些子

通書多說幾太極圖上却無此意曰五性感動動而未
分者便是

安卿問誠神幾學者當從何入曰隨處做工夫誠是存
主處發用處是神幾是決擇處然緊要處在幾

動而正曰道言動而必正為道否則非也用而和曰德
德有熟而不契力之意

問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曰此性便是言氣質之性四
者之中去却兩件剛惡柔惡却又剛柔二善中擇中
而主焉

正淳問通書注中字處引允執厥中曰此只是無過不
及之中書傳中所言皆如此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
中一處是以體言到中庸字亦非專言體便有無過
不及之意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此兩句只是一項事
知恥是由內心以生聞過是得之於外人須知恥方
能過而改故恥為重

問無思本也思通用也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不知聖
人是有思耶無思耶曰無思而無不通是聖人必思
而後無不通是睿時舉云聖人寂然不動是無思才
感便通特應之耳曰聖人也不是塊然由人撥後方
動如莊子云推而行曳而止之類只是才思便通不
待大故地思索耳

幾是事之端緒有端緒方有討頭處這方是用得思
問聖希天若論聖人自是與天相似了得非聖人未嘗
自以為聖雖已至聖處而猶戒謹恐懼未嘗頃刻忘

所法則否曰不消如此說天自是天人自是人終是如何得似天自是用法天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無非法天者大事大法天小事小法天

寶問志伊尹之學顏子之學所謂志者便是志於行道否曰志伊尹之所志不是志於私大抵古人之學本是欲行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凡所以治國平天下者無一不理會但方處畝畝之時不敢言必於用耳及三聘幡然便向如此做去此是堯舜事業看二典之書堯舜所以卷舒作用直如此熟因說耿守向曾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此非專為用舍行藏凡所謂治國平天下之具惟夫子顏子有之用之則抱持而往不用則卷而懷之曰某不敢如此說若如此說即是孔顏胷次全無些洒落底氣象只是學得許多骨董將去治天下又如巢山說伊尹樂堯舜之道只是出作入息飢食渴飲而已即是伊尹在莘郊時全無些能解及至伐夏救民逐旋叫喚起來皆說得一邊事今世又有一般人只道飽食煖衣無外慕便如此涵養去亦不是須是一一理會去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志固是要立得大然其中又自有先後緩急之序致廣大而盡精微若曰未到伊尹田地做未得不成塊然喫飯都不思量天下之事若是凡州郡所行事有不可人意或百姓遭酷虐自家寧不惻然動心若是朝夕憂慮以天下國家為念又那裏教你恁地來或曰聖賢憂世之志樂天之誠蓋有並行而不相悖者如此方得曰然便是怕人倒向一邊去今人若不塊然不以天下為志便又切切然理會不干己事如世間一樣學問專理會典故世務便是如此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合下學便是學此事既曰欲明明德於天下不成只恁地空說裏面有幾多工夫

問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曰此說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

而生陰靜極復動此自有箇神在其間不屬陰不屬陽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且如晝動夜靜在晝間神不與之俱動在夜間神不與之俱靜神又自是神却變得晝夜晝夜却變不得神神妙萬物如說水陰根陽火陽根陰已是有形象底是說粗底了又曰靜者為主故以蒙艮終云

問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此理如何曰譬之晝夜晝固是屬動然動却來管那神不得夜固是屬靜靜亦來管那神不得蓋神之為物自是超然於形器之表貫動靜而言其體常如是而已矣

混兮闢兮混言太極闢言為陰陽五行以後故末句曰其無窮兮言既闢之後為陰陽五行為萬物無窮盡也

通書論樂意極可觀首尾有條理只是淡與不淡和與不和

問通書注云而其制作之妙真有以得乎聲氣之元不知而今尚可尋究否曰今所爭秖是黃鐘一宮耳遠裏高則都高這裏低則都低蓋難得其中耳問胡安定樂如何曰亦是一家

問伊川云為士必志於聖人周子乃云一為要一者無欲也何如曰若注釋古聖賢之書恐認當時聖賢之意不親切或有悞處此書乃周子自著不應有差一者無欲一便是無欲今試看無欲之時心豈不一又問比主一之敬如何曰無欲之與敬二字分明要之千頭萬緒此章之言甚為緊切學者不可不知

持敬頗似費力不如無欲撇脫人只為有欲此心便於其中故其動也無非從天理流出無一豪私欲撓之靜虛是體動直是用曰也是如此靜虛易看動直難看靜虛只是伊川云中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是也若物來奪之則實實則暗暗則塞動直只是其動也更無所礙若少有私欲便礙便曲要恁地做又

不要倚地做便自有窒礙便不是直曲則私私則狹問聖學章一者是表裏俱一純徹無二少有纖豪私欲便二矣內一則靜虛外一則動直而明通公溥則又無時不一也一者此心渾然太極之體無欲者心體粹然無極之真靜虛者體之未發豁然絕無一物之累陰之性也動直者用之流行坦然由中道而出陽之情也明屬火通屬木公屬金溥屬水明通則靜極而動陰生陽也公溥則動極而靜陽生陰也而無欲者又所以貫動靜明通公溥而統於一則終始表裏一太極也不審是否曰只四象分得未是此界兩邊說明屬靜邊通屬動邊公屬動邊溥屬靜邊明是負屬水通是元屬木公是亨屬火溥是利屬金只倚地循環去明是萬物收斂醒定在這裏通是萬物初發達公是萬物疑盛溥是秋來萬物溥徧成遂各自分去所謂各正性命曰在人言之則如何曰明是曉得事物通是透徹無窒礙公是正無偏陂溥是溥徧萬事便各有箇理去直卿曰通者明之極溥者公之極曰亦是

彰言道之顯微言道之隱匪靈弗瑩言彰與微須靈乃能了然照見無滯礙也此三句是言理別一本靈作虛義短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此三句言性二氣五行以下並言命實是實理

厥彰厥微只是說理有大小精粗如人事中自有難曉底道理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理甚顯然若陰陽性命鬼神往來則不亦微乎

鄭問理性命章何以下分字曰不是割成片去只如月映萬川相似

萬一各正小大有定言萬箇是一箇一箇是萬箇蓋體統是一太極然又一物各具一太極所謂萬一各正

猶言各正性命也

晏問五殊二實一段先生說了又云中庸如天之無不覆幬地之無不持載止是一箇大底包在中間又有

四時錯行日月代明自有細小去處道並行而不相悖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並行並育便是那天地覆載不相悖不相害便是那錯行代明底小德川流是說小細底大德敦化是那大底大底包小底小底分大底千五百年間不知人如何讀這箇都似不理會得這道理又云一實萬分萬一各正便是理一分殊處問理性命章注云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為體故萬物各有一太極如此則是太極有分裂乎曰本只是一太極而萬物各有稟受又自各全具一太極如天只一而已及散在江湖則隨處而見不可謂月已分也

問顏子能化而齊齊亦一之意

杜夯問濂溪言道至貴者不一而足曰周先生是見世却富貴貧賤之念方能齊齊不一而足曰周先生是見世間愚輩為外物所搖動如墮在火坑中不忍見他故如是說不一世人心不在殼子裏如發狂相似只是自不覺

問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反之可也曰是說天下之勢如秦至始皇強大六國便不可敵東漢之末宦官權重便不可除紹興初只斬陳少陽便成江左之勢極重則反之也難識其重之機而反之則易

文所以載道一章之大意輪輮飾而人弗庸徒飾也言有載道之文而人弗用也況虛車乎此不載道之文也自篤其實至行而不遠是輪輮飾而人庸之者也自不賢者至強之不從也是弗庸者也自不知務道德至藝而已虛車也

或問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曰夫子之道如天惟顏子盡得之夫子許多大意思盡在顏子身上發見譬如天地生一瑞物即此物上盡可以見天地純粹之氣謂之發者乃亦足以發之發不必待顏子言然後謂之發也

精謂心之精微也蘊謂德所蘊蓄也

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易本未有許多道理因此卦遂將許多道理搭在上面所謂因卦以發者也

問聖人之精聖人之蘊曰精是精微之意蘊是包許多道理又問伏羲始畫而其蘊亦已發見於此否曰謂之已具於此則可謂之已發見於此則不可方其初畫也未有乾四德意思到孔子始推出來然文王孔子雖能推出意思而其道理亦不出伏羲始畫之中故謂之蘊蘊如衣敝縕袍之縕是包得在裏面饒錄云方

其初畫出來未有今易中許多事到文王孔子足得出來而其理亦不外乎始畫精是聖人本意蘊是偏旁帶來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卦以發底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聖人本意底如文王繫辭等孔子之言皆是因而發底不可一例作重看

乾乾不息者體日往月來寒往暑來者用有體則有用有用則有體不可分先後說

第一句言乾乾不息第二句言損第三句言益者蓋以解第一句若要不息須著去忿慾而有所遷改中乾之用其善是其字疑是莫字蓋與下兩句相對若只是其字則無義理說不通

問此章前面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自脩底事後面忽說動者何故曰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時審之方無凶悔吝所

以再說箇動

問止非為也為不止矣何謂也曰止便不作為作為便不是止曰止是以心言否曰是淳舉易傳內欲不萌外物不接曰即是這止以上語類八十五條

蓋嘗竊謂先生之言其高極乎無極太極之妙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賾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其體用之一源顯微之無閒泰漢以下誠未有臻斯理者而其實

則不外乎六經論語中庸大學七篇之所傳也蓋其所謂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無器與形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在是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具天地萬物之理而無器與形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是豈離乎生民日用之常而自為一物哉其為陰陽五行造化之蹟者固此理也其為仁義禮智剛柔善惡者亦此理也性此理而安焉者聖也復此理而執焉者賢也自堯舜以來至於孔孟其所以相傳之說豈有一言以易此哉顧孟氏既沒而諸儒之智不足以及此是以世之學者茫然莫知所適高則放於虛無寂滅之外卑則溺於雜博華靡之中自以為道固如是而莫或知其非也及先生出始發明之以傳於程氏而其流遂及於天下天下之學者於是始知聖賢之所以相傳之實乃出於此而有以用其力焉此先生之教所以繼往聖開來學而大有功於斯世也

隆興府學濂溪先生祠記

先生之精立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而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為萬物之根柢也夫豈以為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者哉近世讀者不足以識此而或妄議之既以為先生病史氏之傳先生者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為太極則又無所依據而重以病夫先生故某嘗欲援故相蘇公請刊國史草頭木脚之比以正其失

邵州州學濂溪先生祠記

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者也聖人既指其實而名之周子又為之圖以象之其所以發明表著可謂無餘蘊矣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然而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也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

又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以至於成男成女化生萬物而無極之妙蓋未始不在是焉此一圖之綱領大易之遺意與老子所謂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以造化為真有始終者正南北矣來諭乃欲一之所以於此圖之說多所乖礙而不得其理也 答楊子直

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槩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為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而四自二而四剛柔剛善柔惡遂加其一中以為五行而遂下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略伏承示諭太極西銘之失備悉指意然二書之說從前不敢輕議非是從人腳根依他門戶却是反覆看來道理實是如此別未有開口處所以信之不疑而妄以已見輒為之說正恐未能盡發其奧而反以累之豈敢自謂有扶掖之功哉今詳來教及省從前所論却恐長者從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為是不知却元來未到他地位而便以已見輕肆抵排也今亦不暇細論只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未曾如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至於西銘之說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

伏承示諭太極西銘之失備悉指意然二書之說從前不敢輕議非是從人腳根依他門戶却是反覆看來道理實是如此別未有開口處所以信之不疑而妄以已見輒為之說正恐未能盡發其奧而反以累之豈敢自謂有扶掖之功哉今詳來教及省從前所論却恐長者從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為是不知却元來未到他地位而便以已見輕肆抵排也今亦不暇細論只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之根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之根只此一句便見其下語精密微妙未曾如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疑者乃在此而不在彼也至於西銘之說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

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為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為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為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真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為以至於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為宏闊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却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却初不見義理只見利害而妄以己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梏於一己之私哉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正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為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不知子靜相會曾以此話子細商量否（答陸子美）前書誨諭之悉敢不承教所謂古之聖賢惟理是視言當於理雖婦人孺子有所不棄或乖理致雖出古書不敢盡信此論甚當非世儒淺見所及也但某竊謂之非是不翅黑白之易辨固不待訊其人之賢否而為去取不幸而吾之所謂理者或但出於一己之私以遽繆古書為不足信而直任胷臆之所裁乎來書見則恐其所取舍未足以為重言之折衷也況理既未明則於人之言未盡其意者又安可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辨詳矣然以某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太極以下孔子贊易自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

若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則知不言者不為少而言之者不為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既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為羣言之折衷又況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既蒙不鄙而教之某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為萬化之本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為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輳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為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

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通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為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為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為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諭乃指其中者為太極而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非但架屋上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為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人言

之意者三也至於太極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為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以太極為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某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為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即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即謂之真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太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漏洩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為未穩而難曉也請以某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為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為如何而亦為此言耶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

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閒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其未合有如前所陳者亦欲奉報又恐徒為紛紛重使世俗觀笑既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終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後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荅陸子靜

來書云人能弘道止敢悉布之某按此段規模宏大而指意精切如曰雖自謂其理已明安知非私見蔽說及引大舜善與人同等語尤為的當某雖至愚敢不承教但所謂莫知其非歸於一是者未知果安所決區區於此亦願明者有以深察而實踐其言也○來書云尊兄未嘗止固自不同也某亦謂老兄正為未識太極之本無極而有其體故必以中訓極而又以陰陽為形而上者之道虛見之與實見其言果不同也○來書云老氏以無止諱也某詳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正如南北水火之相反更請子細著眼未可容易譏評也○來書云此理乃止子矣更請詳看其前書曾有無理二字否○來書云極亦此止極哉某謂極是名此理之至極中是狀此理之不偏雖然同是此理然其名義各有攸當雖聖賢言之亦未嘗敢有所差互也若皇極之極民極之極乃為標準之意猶曰立於此而示於彼使其有所向望而取正焉爾非以其中而命之也立我烝民立與粒通即書所謂烝民乃粒莫匪爾極則爾指后稷而言蓋曰使我衆人皆得粒食莫非爾后稷之所立者是望耳爾字不指天地極字亦非指所受之中中者天下之大本乃以喜怒哀樂之未發此理渾然無所偏倚而言太極固無偏倚而為萬化之本然其得名自為至極之極而兼有標準之義初不以中而得名也○來書云以極為中止理乎老兄自以中訓極某未嘗以形訓極也今若此言則是

已不曉文義而謂他人亦不曉也請更詳之○來書云大學文言皆言知至某詳知至二字雖同而在大學則知為實字至為虛字兩字上重而下輕蓋曰心之所知無不到耳在文言則知為虛字至為實字兩字上輕而下重蓋曰有以知其所當至之地耳兩義既自不同而與太極之為至極者又皆不相似請更詳之○來書云直以陰陽為形器止道器之分哉若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更請見教若某愚見與其所聞則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以為是器之理者則道也如是則來書所謂始終晦明奇耦之屬皆陰陽所為之器獨其所以為是器之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為道耳如此分別似差明白不知尊意以為如何○來書云通書曰止類此某謂周子言中而以和字釋之又曰中節又曰達道彼非不識字者而其言顯與中庸相戾則亦必有說矣蓋此中字是就氣稟發用而言其無過不及處耳非直指本體未發無所偏倚者而言也豈可以此而訓極為中也哉來書引經必盡全章雖煩不厭而所引通書乃裁截自中焉止矣而下此安得為不誤老兄自不信周子政使誤引通書亦未為害何必諱此小失而反為不改之過乎○來書云大傳止孰古某謂大傳洪範詩禮皆言極而已未嘗謂極為中也先儒以此極處常在物之中央而為四方之所面內而取正故因以中釋之蓋亦未為甚失而後人遂直以極為中則又不識先儒之本意矣爾雅乃是纂集古今諸儒訓詁以成書其間蓋亦不能無誤不足据以為古又況其間但有以極訓至以殷齊訓中初未嘗以極為中乎○來書云又謂周子止道耳某謂無極而太極猶曰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又如曰無為之為皆語勢之當然非謂別有一物也其意則固若曰非如皇極民極屋極之有方所形象而但有此理之至極耳若曉此意則於聖門有

何違叛而不肯道乎上天之載是就有中說無無極而太極是就無中說有若實見得即說有說無或先或後都無妨礙今必如此拘泥强生分別曾謂不尚空言專務事實而反如此乎○來書云夫乾止自反也某謂太極固未嘗隱於人然人之識太極者則少矣往往只是於禪學中認得箇昭昭靈靈能作用底便謂此是太極而不知所謂太極乃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亙古亙今擬撰不破者也迴出常情等語只是俗談即非禪家所能專有不應儒者反當回避況今雖偶然道著而其所見所說即非禪家道理非如他人陰實祖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陽諱其所自來也如曰私其說以自妙而又秘之又曰寄此以神其姦又曰繫絆多少好氣質底學者則恐世間自有此人可當此語某雖無狀自省得與此語不相似也○某已具此而細看其間亦尚有說未盡處大抵老兄昆仲同立此論而其所以立論之意不同子美尊兄自是

天資質實重厚當時看得此理有未盡處不能子細推究便立議論因而自信太過遂不可回見雖有病意實無他老兄却是先立一說務要突過有若子貢以上更不數近世周程諸公故於其言不問是非一例吹毛求疵須要討不是處正使說得十分無病此意却先不好了況其言之粗率又不能無病乎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古敏求實亦未嘗不多學但其中自有一以貫之之處耳若只如此空疎杜撰則雖有一而無可貫矣又何足以為孔子乎顏曾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為其博文約禮足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疎杜撰也子貢雖未得承道統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後但未有禪學可改換耳周程之生時世雖在孟子之下然其道則有不約而合者反覆來書竊恐老兄於其所言多有未解者恐皆未可遽以顏曾自處而輕之也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三

省其身惟恐謀之不忠交之不信傳之不習其智之
崇如彼而禮之卑如此豈有一毫自滿自足强辯取
勝之心乎來書之意所以見教者甚至而其末乃有
若猶有疑不憚下教之言某固不敢當此然區區鄙
見亦不敢不為老兄傾倒也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如
曰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行所知
亦可矣無復可望於必同也言及於此悚息之深千
萬幸察　答陸子靜

太極中正仁義之說若謂四者皆有動靜則周子於此
更列四者之目為剩語矣但熟翫四字指意自有動
靜其於道理極是分明蓋此四字便是元亨利貞四
字仁元中亨義利正貞元亨利貞一通一復豈得為無動靜乎
近日深翫此理覺得一語默一起居無非太極之妙
正不須以分別為嫌也　答張敬夫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
於動者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
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
未始離乎人也○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
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
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
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
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
靜矣○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
其實則靜亦動之息耳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
乎動靜者乃性之真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情之未
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
者情也其皆中節則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所以致中和立大
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
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靜而無不該者
性之所以為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
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
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　太極說

問周子曰誠無為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其已發之端孟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然之體而已或疑之以謂有類於胡子同體而異用之云者遂妄以意揣量為圖如後

此明 惡幾
周子 誠(幾) 善幾
之意

此證 惡幾
胡氏 誠(幾)
之失 善幾

善惡雖相對當分實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省宗孽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幹自幹而末上下相達者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或旁榮側秀若寄生麗贅者此雖亦誠之動則人心之發見而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之固有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蓋庶孽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孽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間而察其所發之向背凡其直出者為天理旁出者為人欲直出者為善旁出者為惡直出者固有旁出者橫生直出者順旁出者逆直出者正旁出者邪而吾於直出者利導之旁出者遏絶之功力既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於此可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曰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為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是天理人欲同出一源未發之前已具此兩端所謂天命之謂性亦甚汙雜矣此胡氏同體異用之意也曰此說得之而圖子有病已略改定更詳之（答趙致道）

來諭謂動靜之外別有不與動對之靜不與靜對之動此則尤所未喻動靜二字相為對待不能相無乃天理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為也若不與動對則不名為靜不與靜對則亦不名為動矣但衆人之動則流於動而無靜衆人之靜則淪於靜而無動此周子所

謂物則不通者也惟聖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天理是以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然而必曰主靜云者蓋以其相資之勢言之則動有資於靜而靜無資於動如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龍蛇不蟄則無以奮尺蠖不屈則無以伸亦天理之必然也　答胡廣仲○以上文集十一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錄監生臣楊師曾

欽定四庫全書卷五十三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三

道統二

程子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當初想明得煞容易便無那渣滓只一再見濂溪明道當時又不似而今有許多言語出來不是他天資高見得易如何便明得德明問遺書中載明道語便自然灑落明快曰自是他見得容易伊川易傳却只管脩改晚年方出其書若使明道作想無許多事以下論明道

或問明道五十年猶不忘遊獵之心曰人當以此自點檢須見得明道氣質如此至五十年猶不能忘在我者當益加操守方是不可以此自恕以上語類二條

明道言當與元豐大臣共政此事昨來已嘗論之然亦有未盡今詳此事乃是聖賢之用義理之正非姑為權譎苟以濟事於一時也蓋伊川氣象自與明道不

同而其論變化人材亦有此意見外書胡氏所記易傳於睽之初爻亦有不絕小人之說足見此事自是正理當然非權譎之私也然亦須有明道如此廣大規模和平氣象而其誠心昭著足以感人然後有以盡其用耳常人之心既不足以窺測此理又無此等力量自是信不及設有信者又不免以權譎利害之心為之則其悖理而速禍也為尤甚矣此今之君子所以不能無疑於明道之言也胡氏所記尹氏亦疑之豈所謂未可與權者耶○答呂伯恭

別紙所諭邵氏所記今只入外書不入行狀所疑小人不可共事固然然堯不誅四凶伊尹五就桀孔子行乎季孫惟聖人有此作用而明道或庶幾焉觀其所在為政而上下響應論新法而荊公不怒同列異意者亦稱其賢此等事類非常人所及所謂元豈大臣當與共事蓋實見其可而有是言非傳聞之誤也然力量未至此而欲學之則誤矣答張欽夫

先生之學自其大者而言之則其所謂考諸前聖而不謬百世以俟後聖而不惑者蓋不待言而喻自其小者而言之則上元之政於先生之遠者大者又懼其未足以稱揚也吾何言哉於是伏而思之先生之學固高且遠矣然其教人之法循循有序而嘗病世之學者捨近求遠處下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焉則世之徒悅其大者有所不察也上元之政誠若狹而近矣然其言有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則其中之所存者又烏得以大小而議之

哉建康府學明道先生祠記○以上文集三條

實問前輩多言伊川似孟子曰不然伊川謹嚴雖大故以天下自任其實不似孟子放脚放手孟子不及顏子顏子常自以為不足以下論伊川說話如今看來中間寧無小小不同只是大綱統體說得極善如性即理也一語直自孔子後惟是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根基理是箇

公共底物事不解會不善人做不是自是失了性却不是壞了著脩

東坡見伊川主司馬公之喪議其父在何以學得喪禮如此煞後人遂為伊川解說道伊川先丁母艱也不消如此人自少讀書如禮記儀禮便都已理會了古人謂居喪讀喪禮亦平時理會了到這時更把來溫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之弟也 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伊川生於 以上語類三條

審不是方理會

明道二年癸酉 幼有高識非禮不動 見語錄 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舂陵周茂叔先生 見哲宗敬宗實錄 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面陳所學不報閒遊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即延見處以學職

見文集 呂希哲原明與先生鄰齋首以師禮事焉既而四方之士從游者日益衆 見呂氏童蒙訓 舉進士嘉祐四年

廷試報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當得任子恩輒推與族人 見浩陵記義錄 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為學不足不願仕也 見文集 又按呂申公家傳云公判太學命公居敦請為太學正先生與博士即先生固辭公即命駕過之又雜記治平三年九月公知蔡州將行言曰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有四特立之操出羣之姿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為師臣方領國子監覩往歎請卒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迂士曲儒徒有偏長使使在朝廷必為國器伏望特以不次進用明道行狀云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擇人材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為稱首

元豐八年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尚書左丞呂公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於朝 見哲宗敬宗實錄案温公集與呂申公同薦劉子曰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家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庶道德純備學問淵博材資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化又按胡文定公文集云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徹至知幾其神之妙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啟沃天聰一正君心為天下福又謂頤究先王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教足以垂斐past又祖宗時起陳摶种放高風素節聞於天下揆頤之賢摶放所不及知者觀其所學真得聖人之傳致思力行

非一日之積有經天緯地之才有制禮作樂之具乞訪問其至言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道又謂頤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豪之為閒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理之不總是以聖人之道至此而傳況當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真儒得專經席豈不盛哉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見實錄先生再辭尋召赴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顥俱以德名顯於時陛下復起頤而用之頤趨召以來待詔闕下四方俊乂莫不翹首鄉風以觀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將議焉則陛下此舉繫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以待之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而使

高賢得為陛下盡其用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四海潛光隱德之士皆將相招而為朝廷出矣除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祗命王巖叟奏云臣伏聞聖恩特除程頤京官仍與校書郎足以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心於盛德也然臣區區之誠尚有以為陛下言者願陛下一召見之試以一言問為國之要陛下至明遂可自觀其人臣以頤抱道養德之日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闚天下之義理者多必有嘉言以新聖聽此臣所以區區而進頤然非為頤也欲成陛下之美耳陛下一見而後命之以官則頤當之而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授受之間兩得之矣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諭將以為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於春秋輔養為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左右內侍之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祗應內臣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祗懼之德而曰若言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

用願聽其辭劉子三道見文集又按劉忠肅公文集有章疏論先生辭免居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為非是蓋不知先生出處語默之際其義固已精矣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見實錄先生再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道少主不宜疎畧如此乞令講官以六參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條制見實錄先生所定大略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見文集五月差同孫覺顧臨

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更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見文集舊實錄云禮部尚書胡宗愈謂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深詆先生謂不宜使在朝廷　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開日一講解釋數行為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即令講官輪日入侍陳說義理仍選臣僚家十一二歲子弟三人侍上習業且以通英迫隘暑熱恐於上體非宜而講日宰臣史官皆入使上不得舒泰悦懌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則後楹垂簾而太皇太后時一臨之不惟省察主上進業其於后德未必無補且使講官欲有所言

易以上達所繫尤大又講讀官例兼他職請亦罷之使得積誠意以感上心皆不報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引前説且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體再辭不受見文集楊時曰仕道與禄仕不同常夷甫以布衣入朝神宗欲優其禄令兼數局如鼓院染院之數夷甫一切受之及伊川先生為講官朝廷亦欲使兼他職則固辭蓋前日所以不仕者為道也則今日之仕須其官足以行道乃可受不然是苟禄也然後世道學不明君子辭受取舍人鮮知之故常公之受人不以為非而先生之辭人亦不以為是也　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至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通英暑熱乞就崇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以來並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通英而講官立侍給事中顧臨以殿上講讀為不可有旨脩展通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先生復上疏以為脩展通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盖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不過以尊君為説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為是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見文集而其

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明歸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既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見胡氏論語詳說集

不知者或誚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即日就醫官問起居見語錄然入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公以太師平章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諭以少休不去也人或以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公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重也見邵氏聞見錄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見語錄一日講罷未退上忽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見馬永卿所編劉諫議語錄且云溫公聞之亦不悅或云恐無此事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黃霧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

請自今舊名皆勿復避見語錄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為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奏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特設宴是喜之也見文集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既而諸公知之俾戶部特給焉又不為妻求邑封或問之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乃為妻求封乎見語錄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平生不啜茶亦不識畫竟不往見龜山語錄或云恐無此事文潞公嘗與呂范諸

公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歎曰真侍講也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章名世者疾之如讐與其黨類巧為謗詆見龜山語錄王公槩年錄呂申公家傳及先生之子端中所撰集序又按蘇軾奏狀亦自云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又按侍御史呂陶言明堂降赦臣寮稱賀訖而王公槩年錄呂申公家傳及先生頗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赦了却往弔喪於禮無害蘇軾遂以鄙語戲程頤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又語錄云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兩省官欲往奠司馬光是時程頤言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豈可賀赦了却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不哭今已賀赦了却往弔喪於禮無害蘇軾遂以鄙語戲程頤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又語錄云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

胡為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為劉氏者左袒於是范淳夫又鮮于綽傳信錄云舊例行香日皆素饌子瞻以麪糲遂輪為葷食素餡兩制以上及臺諫官破疏饌然以麪糲為葷食素餡又按蘇軾奏狀亦自云臣素疾程頤對便殿自布農除棗政殿說書程正叔以食肉為非是議為素食衆多不從一日門人范淳夫當排食遂具蔬饌內雜蘇子瞻因以鄙語戲正叔正叔門人朱公掞公掞之甥也頤在經筵切於規諫亦不行又語錄云時呂申公為相凡事有疑必質於伊川退立敞矣是後蔬饌亦不行又人才二蘇疑伊川有力故極詆之又曰朝廷欲以游酢為某官蘇右丞沮止毀及伊川宰相蘇子容曰公未可如此頌觀過其門者無不肅也又按劉諫議盡言王公槩年錄呂申公家傳及先生之子端中所撰集序亦自云臣素疾程某之姦未嘗假以辭色又按侍御史呂陶言明堂降赦臣寮稱賀訖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汙下險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閒亂以償恩讐致市井目為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見舊實錄又文仲傳載呂申公之言曰文仲為蘇軾所誘脅論事皆用軾意又呂申公家傳亦載其與呂大防劉摯王存同駁文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皆激切且云文仲本以伉直稱然憃不曉事為浮薄輩所使以害忠良悅乃自知為小人所紿憤懣嘔血而死按舊錄固多妄然此類不為無據新錄皆刪之失其實矣又范太史家傳云元祐九年春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布農除棗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皇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

不無悵也今臣已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所憾矣 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舉罷則所授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至再又不報五年正月丁太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 王公譜年錄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進呈程頤服除欲與館職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靖令只與西監遂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而不赴經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頤竟為蜀黨所擠今又適軾弟轍執政才進稟便云但恐不肯靖簾中入其說故頤不復得召 先生再辭

極論儒者進退之道 見文集 而監察御史董敦逸奏以為有怨望輕躁語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宮 見舊錄 未拜以疾尋醫元祐九年哲宗初親政申秘閣西監之命 見文集 先生再辭不就 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 見實錄 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 見語錄 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三年正月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得傳授或以氏見錄 時易傳成書及吾門也 見語錄 五年復宣義郎任便居住 制見曲阜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 記善錄云先生歸白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 十月復通直郎權集 還洛 記善錄云先生歸白涪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 十月復通直郎權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告欲遷延為尋醫計既而供職門人尹焞深疑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唯吾所欲爾 見文集語錄又劉忠肅公家私記云此除乃李邦直范彝叟之意 建中靖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 前此未嘗致仕而云依舊致仕疑西監供職不久即當致仕也未詳 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明正奏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 語錄云范致虛言程某以邪說詖行惑亂衆聽而尹焞張繹為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逐學徒復錄黨籍 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見語錄 五年復宣義郎

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尹焞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所記所見是因而寫成熟讀玩味即可見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學本於至誠其於言動事為所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見語錄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見實錄於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出寢門而先生沒見語錄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云非也來及卒亦不致奠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子不得讓焉見語錄侯仲良曰朱公掞見明道於汝州踰月而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瞑目二子立侍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在此乎日暮矣始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尺餘矣其嚴厲如此脫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爾明道則已從容惜其蚤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祐間則不至有今日事矣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

伯恭○以上文集二條

問明道濂溪俱高不如伊川精切曰明道說話超邁不合宜莊重有體或說匍匐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此事衣雖細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太中年老左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瞻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處大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川守正則盡通變不足于之言若是何也謝于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鑄子不踰毋謂無利入必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溫公既相薦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溫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舊伊川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既改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梗槩矣○伊川先生年譜

折柳事有無不可知但劉公非妄語人而春秋有傳疑之法不應遽削之也且伊川之諫其至誠惻怛防微慮遠既發乎愛君之誠其涵養善端培植治本又合乎告君之道皆可以為後世法而於輔導少主尤所當知至其餘味之無窮則善學者雖以自養可也

苔呂

如伊川說得的確濂溪也精密不知其他書如何但
今所說這些子無一字差錯問明道不著書曰嘗見
某人祭明道文說蹺蹊說明道要著樂書樂音洛樂如

汪端明嘗言二程之學非全資於周先生者蓋通書人
多忽畧不曾考究今觀通書皆是發明太極書雖不
多而統紀已盡二程蓋得其傳但二程之業廣耳

濂溪靜一明道敬以上語類三條

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便學聖人二十及
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二三時作是
時遊山許多詩甚好以下論二程

問明道可比顏子伊川可比孟子否曰明道可比顏子
孟子才高恐伊川未到孟子處然伊川收束檢制處
孟子却不能到

聞伯夷柳下惠之風者頑廉薄敦皆有興起此孟子之
善想像者也孔子元氣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
山巖巖之氣象也此程夫子之想像大程夫子者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者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豈徒想像而已哉必還以驗之吾身者如何也若言論風旨則誦其詩讀其書字字而訂之句句而議之非惟求以得其所言之深旨將併與其風範氣象得之矣

說明道言語儘寬平伊川言語初難看細讀有滋味又
云某說大處自與伊川合小處却時有意見不同

鄭問明道到處譬應伊川入朝成許多事此亦可見二
人用處曰明道從容伊川都挨不行陳後之問伊川
做時似孟子否曰孟子較活絡問孟子做似伊尹否
先生首肯又曰孟子傳伊尹許多話當時必有一書
該載

書無所不讀事無所不能若作強記多能觀之誠非所
以形容有道之君子然在先生分上正不妨書之當
讀者無所不讀欲其無不察也事之當能者無所不

能以其無不通也觀其平日辨異端闢邪說如此之詳是豈不讀其書而以耳剽決之耶至於鄙賤之事雖瑣屑然孰非天理之流行者但此理既得自然不習而無不能耳故孔子自謂多能鄙事但以為學者不當自是以求之故又曰不多也今欲務於強記多能固非所以為學然事物之閒分別太甚則有脩飭邊幅簡忽細故之病又非所以求盡心也

至之問程先生當初進說只以聖人之說為可必信先王之道為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何也先生曰也不得不恁地說如今說與學者也只得教他依聖人言語恁地做去待他就裏面做工夫有見處便自知得聖人底是確然恁地判公初時與神宗語亦如此曰願陛下以堯舜禹湯為法今苟能為堯舜禹湯之君則自有皐夔稷契伊傅之臣諸葛亮魏徵有道者所羞道也說得甚好只是他所學偏後來做得差了又在諸葛魏徵之下

以上語類七條

明道之言發明極致通透灑落善開發人伊川之言即事明理質慤精深尤耐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翫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

谷張敬夫

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為條例司官不以為

洽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較計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為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為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為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

理也 答劉子澄○以上文集二條

近思錄首卷所論誠中仁三者發明義理固是有許多名只是一理但須隨事別之如說誠便只是實然底道理譬如天地之於萬物陰便實然是陽無一豪不真實處中只是喜怒哀樂未發之理仁便如天地發育萬物人無私意便與天地相似但天地無一息閒斷聖希天處正在此仁義禮智便如四柱仁又包括四者如易之元亨利貞必統於元如時之春秋冬夏皆本於春析而言之各有所指而已

以下論程子書

問伊川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寂然不動是也南軒言伊川此處有小差所謂喜怒哀樂之中言衆人之常性寂然不動者聖人之道心又南軒辨呂與叔論中書說亦如此今載近思錄如何曰前輩多如此說不但欽夫自五峰發此論某自是曉不得今湖南學者往往守此說牢不可破某看來寂然不動衆人皆有是心至感而遂通惟聖人能之衆人却不然蓋衆人雖具此心未發時已自汩亂了思慮紛擾夢寐顛倒曾無操存之道至感發處如何得會如聖人中節

問忠信所以進德 至 對越在天也曰此一段只是解箇終日乾乾在天之剛健者便是天之乾在人之剛健者便是人之乾其體則謂之易便是橫渠所謂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者自此而下雖有許多般要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皆是實理以時節分段言之便有古今以血氣支體言之便有人已理却只是一箇理也

問神是氣之至妙處所以管攝動靜十年前曾聞先生說神亦只是形而下者賀孫問神既是管攝此身則心又安在曰神即是心之至妙處滾在氣裏說又只是氣然神又是氣之精妙處到得氣又是粗了精又粗形又粗至於說魂魄說皆是說到粗處

問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如何看體字曰體是體質之體猶言骨子也易者陰陽錯綜交換代易之謂如寒暑晝夜闔闢往來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蓋與道為體也寒暑晝夜闔闢往來而實理於是流行其間非此則實理無所頓放猶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有此五者而實理寓焉故曰其體則謂之易言易為此理之體質也程子解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集註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即是此意

問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先生舊做明道論性說云氣之惡者其性亦無不善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明道又云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如此則惡專是氣稟不干性事如何說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曰既是氣稟惡便也牽引得那性不好蓋性只是搭附在氣稟上既是氣稟不好便和那性壞了所以說濁亦不可不謂之水水本是清却因人撓之故濁也又問先生嘗云性不可以物譬明道以水喻性還有病否曰若比來比去也終有病只是不以這箇比又不能得分曉

問或謂明道所謂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與易所謂繼之者善意不同明道是言氣質之性亦未嘗不善如孔子性相近之意曰明道說繼之者善固與易意不同但以為此段只說氣質之性則非也明道此段有言氣質之性處有言天命之性處近陳後之寫來只於此段性字下各註某處是說天命之性某處是說氣質之性若識得數字分明有着落則此段儘

易看

問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此只是先生向所謂初生之意否曰萬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終無非此理但初生之際淳粹未散尤易見爾只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為善之長亨利

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為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爾

問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對是物也理安得有對

曰如高下小大清濁之類皆是曰高下小大清濁又是物也如何曰有高必有下有大必有小皆是理必當如此如天之生物不能獨陰必有陽不能獨陽必有陰皆是對這對處不是理對其所以有對者是理合當恁地

是太極非也

明道言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應而已蓋陰陽之變化萬物之生成情僞之相通事為之終始一為感則一天下之物未嘗無對有陰便有陽有仁便有義有善便有惡有語便有默有動便有靜然又却只是一箇道理如人行出去是這脚歸亦是這脚譬如口中之氣噓則為温吸則為寒耳

問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出便不是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亭亭當當直上直下等語皆是形容中之在我其體段如此出則不是者出便是已發發而中節只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矣故曰出便不是

問沖漠無朕一段曰此只是說無極而太極又問下文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是如何曰恐是記者欠了字亦曉不得又曰某前日說只從陰陽處看則所謂太極者便只在陰陽裏所謂陰陽者便只是在太極裏而今人說陰陽上面別有一箇無形無影底物

萬物之生成情僞之相通事為之終始一為感則一為應循環相代所以不已也

問天下只有箇感應曰事事物物皆有感應寤寐語默動靜亦然譬如氣聚則風起風止則氣復聚

敬子解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以博聞彊記巧文麗辭為工以為人不知性故急於為希名慕利之學是他不知聖之可學別無可做只得向那裏去若知得有

箇道理可以學做聖人他豈不願為緣他不知聖人之可學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成空過須討箇業次弄或為詩或作文是他沒著渾身處只得向那裏去俗語所謂無圖之輩是也因曰世上萬般皆下品若見得這道理高見世閒萬般皆低故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蓋先明諸心了方知得聖之可學有下手處方就這裏做工夫若不就此如何地做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為他原來見識自高顏子才

雖未嘗不高然其學却細膩切實所以學者有用力處孟子終是粗

蔡問孟子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如養氣處豈得為無可依據曰孟子皆是要用顏子須就已做工夫所以學顏子則不錯

問且省外事但明乎善唯進誠心只是教人鞭辟近裏窮謂明善是致知誠心是誠意否曰知至即便意誠善才明誠心便進又問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便是應那省外事一句否曰然外事所可省者即省之所不可省者亦強省不得善只是那每事之至理文章是威儀制度所守不約汎濫無功說得極切這般處只管將來翫味則道理自然都見又曰這般次第是呂與叔自關中來初見二程時說話蓋橫渠多教人禮文制度之事他學者只管用心不近裏故以此說教之然只可施之與叔諸人若與巢山言便不著地頭了公今看了近思錄看別經書須將遺書無看蓋

他一人是一箇病痛故程先生說得各各自有精采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識得與實有須做兩句看識得是知之也實有是得之也若只識得只是知有此物却須實有諸已方是已物也

問明道說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一段只緣他源頭是箇不忍之心生生不窮故人得以生者其流動發生之機亦未嘗息故推其愛則視夫天地萬物均受此氣均得此理則無所不當愛曰這

道理只熟看久之自見如此硬揔定說不得如云從他源頭上便有箇不忍之心生生不窮此語有病他源頭上未有物可不忍在未說到不忍在只有箇陰陽五行有闔闢有動靜自是用生不是要生到得說生物時又是流行已後既是此氣流行不息自是生物自是愛假使天地之間淨盡無一物只留得這一箇物事他也自愛如云均受此氣均得此理所以須用愛也未說到這裏在此又是說後來事此理之愛如春之温天生自然如此如火相似炙著底自然熱不是使他熱也因舉東見錄中明道曰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云云極好明道以上蔡記誦為玩物喪志蓋為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鬬靡為能若明道看史不蹉一字則意當添入近思錄中

思自別此正為已為人之分

問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情性之正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恐減與盈是禮樂之體本如此進與反却是用功處否曰減是退讓撙節收斂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反者退斂之謂禮主其減却欲進一步向前進者力行之謂盈是和說舒散快滿底意思是樂之著力去做樂主其盈却須退斂節制收拾歸裏如此則禮減而却進樂盈而却反所以為得情性之正也故曰減而不進則消盈而不反則亡也因問如此則禮樂相為用矣曰然

禮主其減者禮主於撙節退遜檢束然以其難行故須勇猛力進始得故以進為文樂主其盈者樂主於舒暢發越然一向如此必至於流蕩故以反為文禮之進樂之反便得情性之正又曰主減者當進須力行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這體字是事理合當做處凡事皆有箇體皆有箇當然處問是體段之體否

曰也是如此又問如為朝廷有朝廷之體為一國有一國之體為州縣有州縣之體否曰然是箇大體有格局當做處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訐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為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贓吏除暴斂均力役這箇都是定底格局合當如此做或問云云曰不消如此說只怕人傷了那大體如大事不曾做得却以小事為當急便害了那大體如為天子近臣合當謇諤正直又却恬退寡默及至處鄉里合當閉門自守躬廉退之節又却向前要做事這箇便都傷了那大體如今人議論都是如此合當舉賢才而不舉而曰我遠權勢合當去姦惡而不去而曰不為已甚且如國家遭汴都之禍國於東南所謂大體者正在於復中原雪讐恥却曰休兵息民無愛南北正使真箇能如此猶不是況為此說者其實只是懶計而已

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非以公為仁須是公而以人體之伊川自曰不可以公為仁世有以公為心而慘刻不恤者須公而有惻隱之心此工夫却在人字上蓋人體之以公方是仁若以私欲則不仁矣

伯豐說敬而無失則不偏不倚斯能中矣曰說得慢了只敬而無失便不偏不倚只此便是中

李丈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如何曰易是自然造化聖人本意只說自然造化流行程子是將來就人身上說敬則這道理流行不敬便間斷了前筆引經文多是借來說已意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孟子意是說做工夫處程子却引來為飛魚躍便了此一語又如必有事焉程子謂有事於敬此處那有敬意亦是借來做自已說孟子所謂有事只是集義

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天地人只是一箇道理天地設位而變易之理不窮所以天地生生不息人亦全得此理只是氣稟物欲所

昏故須持敬治之則本然之理自無間斷曰也是如此天地也似有箇主宰方始恁地變易便是天地底敬天理只是直上去更無四邊滲漏更無走作

問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曰下面是伊川解易上句後二句又是覆解此意在乎以立已為先應事為後今人平日講究所以治國平天下之道而自家身已全未曾理會得若能理會自家身已雖與外事若茫然不相接然明德在這裏了新民只見成推將去

問程子謂有主則虛又謂有主則實曰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理義甚實便是實

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此重在主字上有主則虛虛則邪不能入重在敬字上言敬則自虛靜故邪不得而奸之也

問伊川荅蘇季明云求中於喜怒哀樂却是已發某觀延平亦謂驗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為如何此說又似與季明同曰但欲見其如此耳然亦有病若不得其道則流於空故程子云今只道敬又問既發未發不合分作兩處故不許如中庸說固無害曰然

條記得極好只中間說謂之無物則不可然靜中須有箇覺處此二句似反說無物字恐當作有物字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只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全未有一箇動綻大綱且約住執持在這裏到謹獨處便是發了莫見乎隱莫顯乎微雖未大段發出便已有一豪一分見了便就這處分別從善去惡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雖是耳無聞目無見然須是常有箇主宰執持底在這裏始得不是一向放倒又不是一向空寂了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是此意否曰此亦是有意了便是已發只是敬而無失所以為中大綱且執持在這裏下面

說復卦便是說靜中有動不是如瞌睡底靜中間常自有箇主宰執持後又說艮卦又是說動中要靜復卦便是一箇大翻轉底艮卦艮卦便是兩箇翻轉底復卦復是五陰下一陽艮是二陰上一陽陽是動底

蘇季明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伊川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事事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專一而今學問只是要一箇專一若參禪脩養亦皆是專一方有功脩養家無底事他硬想成有釋氏有底硬想成無只是專一然他底却難自家道理本來却是有只要人去理會得

却甚順却甚易

或問程子有言舍已從人最為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已者固而從人者輕也此說發明得好曰此程子為學者言之若聖人分上則不如此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曰痛舍則大段費力矣

程子曰為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衡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所謂文章者便是文飾那謹權衡審量讀法平價之類耳

問必有閑賢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只是要得誠意素孚否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為王莽矣揚雄不曾說到此後世論治皆欠此一意

游定夫編明道語言釋氏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呂與叔編則曰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則與直內底也不是又曰敬以直內所以義以方外也又曰游定夫晚年亦學禪

問佛家如何有敬以直內曰他有箇覺察可以敬以直內然與吾儒亦不同他本是箇不耐煩底人故盡欲掃去吾儒便有是有無是無於應事接物只要處得

問頴子春生孟子并秋殺盡見曰仲尼無不包頴子方
露出春生之意如無伐善無施勞是也使此更不露
便是孔子孟子便如秋殺都發出來露其才如所謂
英氣是發用處都見也

或問尹和靖言看語錄伊川云某在何必看此此語如
何曰伊川在便不必看伊川不在了如何不看只是
門人所編各隨所見淺深却要自家分別他是非前
輩有言不必觀語錄只看易傳等書自好天下亦無
恁地道理如此則只當讀六經不當看論孟矣

問遺書中有十餘段説佛處似皆云形上直内與聖人
同却有一兩處云要之其直内者亦自不是此語見
得甚分明不知其他所載莫是傳錄之差曰固是纔
經李端伯劉質夫記便真至游定夫便錯可
惜端伯與叔劉質夫早喪使此三人者在於程門之道
必有發明可學謂此事所係非輕先生盍作一段文
字為辨明之曰須待為之因説尚國器嘗云天下無
二道聖人無兩心如何要排佛曰只為無二道故著
不得他佛法只是作一無頭話相欺誑故且恁地過
若分明説出便窮

記錄言語難故程子謂若不得某之心則是記得他底
意思今遺書某所以各存所記人之姓名者蓋欲人
辨識得耳今觀上蔡所記則十分中自有三分以上
是上蔡意思了故其所記多有激揚發越之意游氏
所記則有温純不決之意李端伯所記則平正質夫
所記雖簡約然甚明切看得來劉質夫那人煞高惜
乎不壽

伊川語各隨學者意所錄不應一人之説其不同如此
游錄語慢上蔡語險劉質夫語簡永嘉諸公語絮
李端伯語錄宏肆劉質夫語記其髓

坐容有問侯先生語錄異同者曰侯氏之説多未通胡
先生嘗薦之羅池錄作楊後延平先生與相會頗謂胡先
生稱之過當因言其人輕躁不定羅先生雖以凜然

嚴毅之容與相待度其頗難之但云其游程門之久甚能言程門之事然於道理未有所見故其說前後相反沒理會有與龜山一書

張思叔語錄多作文故有失其本意處不若只錄語錄為善

先生問近來全無所問是在此做甚工夫義剛對數日偶看遺書數版入心遂乘興看數日先生曰遺書錄明道語多有只載古人全句不添一字底如曰思無邪如曰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皆是亦有重出者是當時舉此句教人去思量先生語至此整容而誦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曰便是聖人也要神明這箇本是一箇靈聖底物事自家齊戒便會靈聖不齊戒便不靈聖古人所以七日戒三日齊胡叔器曰齊戒只是敬曰固是敬但齊較謹於戒湛然純一之謂齊肅然警惕之謂戒到湛然純一時那肅然警惕也無了

論日之行到寅寅上光到卯卯上光電是陰陽相軋如以石相磨而火生長安西風而雨因食韭言天地間寒暖有先後或傳京師少雷恐是地有高下霹靂震死是惡氣相擊搏凡此數條者果皆有此理否曰此皆一時談論所及學者記錄如此要之天地陰陽變化之機日月星辰運行之度各有成說而未可以立談判也明道詩有思入風雲變態中之語前輩窮理何事不極其至今所疑數條其閒必自有說

問程子說性一條云學者須要識得仁體若知見得便須立誠敬以存之是如何曰公看此段要緊是那句曰是誠敬二字上曰便是公不會看文字他說要識仁要知見得方說到誠敬末云吾之心即天地之心吾之理即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即一歲之運這幾句說得甚好人也會解得只是未必實見得向編近思錄欲收此段伯恭以為怕人曉不得錯認了程先生又說性即理也更說得親切曰佛氏所以得罪於聖

人止緣他只知有一身而不知有天地萬物曰如今人又忒煞不就自身已理會

問程子曰天下善惡皆天理何也曰惻隱是善於不當剛斷處剛斷是善惻隱處惻隱即是惡雖是惡然原頭若無這物事却如何做得本即是惡雖是惡然原頭若無這物事却如何做得本皆天理只是被人欲反了故用之不善而為惡耳

問善惡皆天理如何曰此只是指其過處言如惻隱之心仁之端本是善纔過便至於姑息羞惡之心義之端本是善纔過便至於殘忍故他下面亦自云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

問遺書首卷體道之說曰體猶體當體究之體言以自家身已去體那道蓋聖賢所說無非道者只要自家以此身去體他今此道為我之有也如克已便是體

道工夫

謝氏記明道語既得後須放開此處恐不然當初必是說既得後自然從容不迫他記得意錯了謝氏後來便是放開周恭叔又是放倒因舉伊川謂持之太甚便是助長亦須且恁去助長固是不好然合下未能到從容處亦須且恁去猶愈於不能執捉者

伯豐問程子曰覺悟便是信如何曰未覺悟時不能無疑便半信半不信已覺悟了別無所疑即是信

居甫問伊川云隨時變易乃能常如何曰未覺悟時不能無反能久曰一出一入乃能常如春夏秋冬乃天地之常久使寒而不暑暑而不寒安能常久

呂舍人記伊川說人有三不幸以為有高才能文章亦謂之不幸便是這事乖少閒盡被這些子能解擔閣了一生更無暇子細理會義理只從外面見得些皮膚便說我已會得筆下便寫得去自然無暇去講究那精微被人扛得來大又被人以先生長者目我更不去下問少閒傳得滿鄉滿保都是這般種子橫渠有一段說人多為人以前輩見處每事不肯下問埭了一生我寧終是不知此段最好看

問伊川言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與孔子微服而過宋相類曰舜知象之將殺已而象憂則亦憂象喜則亦喜孔子知桓魋必不能害而又微服過宋此兩事若相拗然皆是道並行而不相悖故云相類非謂舜與孔子事一一相類也

問明道行狀謂未及著書而令有了翁所跋中庸何如曰了翁初得此書亦疑行狀所未嘗載後乃謂非明道不能為此了翁之姪幾叟龜山之壻也翁移書曰近得一異書吾姪不可不見幾叟至次日翁冠帶出此書幾叟心知其書非是未敢言翁問曰何疑曰以某聞之龜山乃與叔初年本也翁始覺遂不復出近日陸子靜力主以為真明道之書某云却不要與某爭某所聞甚的自有源流非强說也無了翁所舉知程先生幼年屢說須要井田封建到晚年又說難行見於暢潛道錄想是他經歷世故之多見得事勢不可行

范淳父言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為本分不為害伊川曰只為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伊川云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先生云某因說甚長之意思之後來人只是投家狀便是陳乞了以至入仕事事皆然古者人有才德即舉用當時這般封贈朝廷自行之何待陳乞程先生之意恐然也觀後來郊恩都不曾為太中陳請則乞封贈程先生亦不為之矣

魯叔問溫公薨背程子以郊禮成賀而不弔如何曰這也可疑或問賀則不弔而國家事體又重則不弔似無可疑曰便是不恁地所以東坡謂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即不聞歌則不哭蓋由哀而樂則難由樂而哀則甚易且如早作樂而暮聞親屬緦麻之戚不成道既歌則不哭這箇是一脚長一脚短不解得平如所

謂三揖而進一辭而退不成道辭亦當三遣所在以某觀之也是伊川有些過處

問伊川奪嫡之說不合禮經是當時有遺命抑後人為之耶先生曰亦不見得如何只侯師聖如此說問此說是否曰亦不見得是如何

遺書說老子言雜陰符經却不雜然皆窺測天道而未盡者也程先生可謂言約而理盡括盡二書曲折此以往未之或知亦只是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意

外書錄伊川語令僧家讀一卷經便要一卷經中道理在他們說便如鬼神變怪有許多不可知底事

受用儒者讀書却只閒了都無用處又明道嘗至禪房方飯見其趨進揖遜之盛歎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二說如何曰此皆歎辭也前說歎後之學者不能著實做工夫所以都無用處後說歎吾儒禮儀反為異端所竊取但其間記錄未精故語意不圓所以為可疑耳

伊川謂釋氏之見如管中窺天只見直上不見四旁某以為不然釋氏之見蓋是瞥見水中天影耳

問昨日先生說佛氏但願空諸所有此固不是然明道嘗說曾中不可有一事如在試院推算康節數明日問之便已忘了此意恐亦是空諸所有底意曰此出上蔡語錄中只是錄得他自意無這般條貫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孟子必有事焉而勿忘何嘗要人如此若是箇道理須著存取只如易繫說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亦只是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意在他們說便如鬼神變怪有許多不可知底事

明道詩不須愁日暮天際是輕陰龜山語錄說是時事梅臺詩亦說時事以上語類六十八條

先生之道即伏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所傳之道先生之書即所以發明六經孔孟之書初非別有玄妙奇特自為一家之說而與古之聖賢異軌殊轍也

世之君子固未必嘗讀其書而驟讀其書亦未能遽曉是蓋不惟不知程氏之學實乃并與古昔聖賢之學而不知之也　李誠之

明道答橫渠書誠似太快然其問理致血脈精密貫通儘須翫索如大公順應自私用智忘怒觀理便與主敬窮理互相涉入不可草草看過如上文既云以其情順萬事即其下云而無情亦自不妨（答孫季和）定性書首尾雖非要切之辭然明道謂橫渠實父表弟聞道雖有先後然不應以聞道之故傲其父兄如此語錄說二先生與學者語有不合處明道則曰更有商量伊川則直云不是明道氣象如此與今所刪之書氣象類乎且文定答學者書雖有不合亦甚宛轉不至如此無含蓄況明道乎今如此刪去不過是減得數十箇閒字而壞却一箇從容和樂底大體氣象恐文定亦是偶然一時意思欲直截發明向上事更不暇照管此等處或是當時未見全本亦不可知今豈可曲意徇從耶向見李先生本出龜山家猶雜以游察院之文比訪得游集乃知其誤以白先生先生數息曰此書所自來可謂端的猶有此誤況其他又可盡信耶只此便是虛已從善公平正大之心本亦不是難事但今人先著一箇私意橫在肚裏便見此等事為難及耳（與劉共父）

故端殿上饒汪公鎮蜀時嘗得此帖又見邵博所論而疑之因錄見寄而使審其真偽某時為公言楊遵道記先生嘗語學者讀易如素未讀不曉文義必先熟讀三家然後却有用心處其說正與此合然味其言固有抑揚非以易之說為盡於三家所言也此帖實出先生博言不足為病且尋繹通貫之云又真讀書之法近世學者閱理不精正坐讀書太草草耳況春秋大義數十炳若日星固已見於傳序而此所謂不容遺忘者又非先生決不能道也夫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即能言之而臨小利害輒已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正是以無所根著而忘之耳既有以自信其不容遺忘又不覺因事而形於筆札之間非先生之德盛仁熟左右逢源能及是

耶 書伊川先生帖後

燔嘗疑伊川平日斷不肯與人作墓誌不知其意何在至太中及明道又却用之而其叔父姪女之類亦復自作何也曰伊川先生初無斷不作誌之說疑以不能甚工於文又或未必得其事實故少作耳集中亦有叔父墓誌者施之於家可無前二者之慮也 答李敬子

諸先生解經不同處多雖明道伊川亦自有不同處蓋或有先後得失之殊或有一時意各有指不可强牽合為一說也 答呂伯恭別紙

程氏書初出時人以其難得而珍貴之然未必皆能講究而踐行之也近年以來傳者浸廣而後人知其如絲麻穀粟之不可一日無然真能好之而不舍者則亦鮮矣 書李參仲家藏二程先生語錄後○以上文集七條

張子

叔器問橫渠似孟子否曰一人是一樣規模各不同橫渠嚴密孟子宏闊孟子是箇有規矩底康節安卿曰他宏闊中有縝密處每常於所謂不見諸侯何也曰不敢也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此兩處見得他存心甚畏謹守義甚縝密曰畏固是至之曰孟子平正橫渠高處太高僻處太僻曰是

問孔子六經之書盡是說道理內實事故便覺得此道大自孟子以下如程張之門多指說道之精微學之要領與夫下手處雖甚親切易見然被他開了四至便覺規模狹了不如孔子六經氣象大曰後來緣急欲人曉得故不得不然然亦無他不得若無他說破則六經雖大學者從何處入頭橫渠最親切程氏規模廣大其後學者少有能如橫渠單用功者近看得橫渠用功最親切直是可畏學者用功須是如此親

切

問丘次孟云諸先生說話皆不及小程先生雖大程亦不及曰不然明道說話儘高邵張說得端的處儘好且如伊川說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大段寬而不

切如橫渠說心統性情這般所在說得的當又如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也直卿曰如何曰程子之說固好但只渾淪在這裏張子之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曰如所謂功用則謂之鬼神也與張子意同曰只為他渾淪在那裏西銘一篇首三句却似人破義題天地之塞帥吾其性似人做原題乃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物吾與也統論如此于時保之以下是做處以下論張子書

問西銘之義曰緊要血脈盡在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兩句上上面乾稱父至混然中處是頭下面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便是箇項下面便撒開說說許多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云云盡是從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說來到得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這志便只是那天地之帥吾其性底志為人子便要述得父之事繼得父之志如此方是事親如事天便要述得天之事繼得天之志方是事天若是違了此道理便是天之賊子若是濟惡不悛便是天之不才之子若能踐形便是天之克肖之子這意思血脈都是從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說緊要都是這兩句若不是此兩句則天自是天我自是我有何干涉問西銘自乾稱父坤稱母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處是仁之體于時保之以下是做工夫處曰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著博施濟衆却不是所以只說教人做工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能常敬而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又曰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下面一句事親一句事天如匪懈無忝是事親不愧屋漏存心養性是事天下面說事親無常變而言如曾子是常舜伯奇之徒皆變此在人事言者如此天道則不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

林聞一問西銘只是言仁孝繼志述事曰是以父母比乾坤主意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曉者明其所難

曉者耳

問西銘曰更須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一徹上徹下都即是一箇氣都透過了又曰維之者善便是公共底成之者性便是自家得底只是一箇道理不道是這箇是那箇不是如水中魚肚中水便只是外面水

問向日曾以西銘仁孝之理請問先生令截斷橫看文蔚後來見得孝是發見之先仁是天德之全事親如事天即是孝自此推之事天如事親即仁矣老吾老幼吾幼自老老幼幼之心推之至於疲癃殘疾皆吾兄弟顛連而無告方始盡故以敬親之心不欺闇室不愧屋漏以敬其天以愛親之心樂天循理無所不順以安其天方始盡性窮意橫渠大意只是如此不知是否曰他不是說孝是將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人且逐日自把身心來體察一遍便見得吾身便是天地之塞吾性便是天地之帥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兄弟黨與大小等級之不同便是親疎遠近之分故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徐子融曰先生謂事親是事天底樣子只此一句說盡西銘之意矣

西銘說是形化底道理此萬物一源之性太極者自外而推入去到此極盡更沒去處所以謂之太極

問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曰此張子所謂虛空即氣也蓋天在四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但人不見耳此是未成形者問虛實以陰陽言否曰以有無言及至浮而上降而下則已成形者

若所謂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即是氣之渣滓要之皆是示人以理

問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言機言始莫是說理否曰此本只是說氣理自在其中一箇動一箇靜便是機處無非教也教便是說理又曰此等言語都是經鍛鍊底語須熟念細看

問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舊聞履之記先生語云游氣紛擾當橫看陰陽兩端當直看方見得是否曰也似如此只是晝夜運而無息者便是陰陽之兩端其四邊散出紛擾者便是游氣以生人物之萬殊其四邊只管層層撒出正如天地之氣運轉無已只管層層生出人物其中有粗有細故人物有偏有正有精有粗又問氣块然太虛升降飛揚者是游氣之紛擾否曰此只是說陰陽之兩端下文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此正是說陰陽之兩端到得其感遇聚散為雨露為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以下却正是說游氣之紛擾者也

問無非教也都是道理在上面發見曰然因引禮記中天道至教聖人至德一段與孔子予欲無言一段天地與聖人都一般精底都從那粗底上發見道理都從氣上流行雖至粗底物無非是道理發見天地與聖人皆然

游氣陰陽陰陽即氣也豈陰陽之外又復有游氣所謂游氣者指其所以賦與萬物一物各得一箇性命便有一箇形質皆此氣合而成之也雖是如此而所謂陰陽兩端成片段滾將出來者固自若也亦猶論太極物物皆有之而太極之體未嘗不存也

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易曰陰陽相摩

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之紛擾也

橫渠謂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此數句是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荀揚豈能到

用之問性為萬物之一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已有是而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而物亦有是惟心無對心統性情二程却無一句似此切

心統性情性情皆因心而後見心是體發於外謂之用孟子曰仁人心也又曰惻隱之心性情上都下箇心字仁人心也是說體惻隱之心是說用必有體而後有用可見心統性情之義

精熟義理而造於神事業定乎內而乃所以求利乎外也通達其用而身得其安素利乎外而乃所以致養其內也蓋內外相應之理

德性若不勝那氣稟則性命只由那氣德性能勝其氣則性命都是那德兩者相為勝負蓋其稟受之初便如此矣然亦非是元地頭不渾全只是氣稟之偏隔著故窮理盡性則善反之功也性天德命天理則無不是元來至善之物矣若使不用脩為之功則雖聖人之才未必成性然有聖人之才則自無不脩為之理

問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以立惡講治之而精一章曰未知立心則或善或惡故胡亂思量惹得許多疑起既知所立則是此心已立於善而無惡便又惡講治之不精又却用思講治之思莫非在我這道理之內如此則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蓋急於可欲之善則便是無善惡之雜便是立吾心於不疑之地人之所以有疑而不果於為善者以有善惡之雜今既有善而無惡則若決江河以利吾往矣邇此志務時敏雖是低下著這心以順他道理又却抖擻起那精神敏速以求之則厥脩乃來矣這下面

云云只是說一箇字

正蒙說道體處如太和太虛虛空云者止是說氣說聚散處其流乃是箇大輪廻蓋其思慮考索所至非性分自然之知若語道理惟是周子說無極而太極最好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說得有理由氣化有道之名如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然使明道形容此理必不如此說伊川所謂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以清虛一大為萬物之原有未安等語緊

問橫渠太虛之說本是說無極却只說得無字曰無極是該貫虛實清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間太虛字落在一邊了便是難說聖人熟了說出便恁地平正而令把意思去形容他却有時偏了明道說氣外無神神外無氣謂清者為神則濁者非神乎後來亦有人與橫渠說橫渠却云清者可以該濁虛者可以該實却不知形而上者還他是理形而下者還他是器既說是虛便是與實對了既說是清便是與濁對了

問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離明何謂也曰此說似難曉有作日光說有作目說看來只是氣聚則目得而見不聚則不得而見易所謂離為目是也先生因舉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合當言其形也有以知幽之故其不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是却反說何也蓋以形之時此幽之因已在此不形之際其明之故已在此聚者散之因散者聚之故

正蒙中地純陰天浮陽一段說日月五星甚密

橫渠云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好

問橫渠言帝王之命主於民心曰皆此理也民心之所向即天心之所存也

林問神為不測故緩辭急辭曰神自是急底物事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

緩辭如何形容之如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無方易無體皆是急辭化是漸漸而化若急辭以形容之則不可

問聞見之知非德性之知他便把博物多能作聞見之知若如學者窮理豈不由此至德性之知曰自有不由聞見而知者

橫渠闢釋氏輪回之說然其說聚散屈伸處其弊却是大輪回蓋釋氏是箇箇各自輪回橫渠是一發和了

依舊一大輪回呂與叔集中亦多有此意思

問橫渠有清虛一大之說又要無清濁虛實曰渠初云清虛一大為伊川詰難乃云清無濁虛無實一無二大無小渠本要說形而上反成形而下最是於此處不分明如參兩云以參為陽兩為陰陽有太極陰無太極他要强索精思必得於已而其差如此又問橫渠云太虛即氣乃是指理為虛似非形而下曰縱指理為虛亦如何夾氣作一處問西銘所見又的當何故却於此差曰伊川云譬如以管窺天四旁雖不見而其見處甚分明渠他處見錯獨於西銘見得好

橫渠言清虛一大為道體是於形器中揀出好底來說

耳遺書中明道嘗辨之 以上語類三十四條

叢書云理出乎三才分出於人道西銘專為理言不為分設某竊謂西銘之書橫渠先生所以示人至為深切而伊川先生又以理一而分殊者贊之言雖至約而理則無餘矣蓋乾之為父坤之為母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自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之民則非真以為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真以為我之同類矣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況其曰同胞曰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顛連而無告則於其中間又有如是差等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中而未始相離

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二夫子始發明之非一時救弊之言姑以彊此而弱彼也又云西銘止以假塗非終身之學也某竊謂西銘之言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為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為始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輿郭沖晦

林黃中論西銘子曰無可疑處却是侍郎未曉其文義所以不免致疑其餘未暇悉辨只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一句全錯讀了大為明白本文之意蓋曰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適長子所謂宗子有君道者也故曰大君者乃吾父母之宗子爾非如侍郎所說既為父母又降而為子也林曰宗子如何是適長子子曰此正以繼禰之宗為喻爾繼禰之宗兄弟宗之非父母之適長子而何此事他人容或不曉侍郎以禮學名家豈不曉乎林乃俛首無說而去悠意象殊不平子還自臨安客有問此曲折者事之既往本無足言而恐學者疑於邵張之學也因命兒輩錄此以示之客因有問者曰太極之論則聞之矣宗子之云殆即莊生所謂知天子與我皆天之所子而不知其適庶少長之別知擊踖曲拳為人臣之禮而不知天理之所自來故常以其不可行於世者為內直而與天為徒常以其不得已而強為者為外曲而與人為徒若如其言則是臣之視其君陰固以為無異於吾之等夷而陽為是不情者以虛尊之也孟子所謂楊氏為我是無君也正謂此爾其與張子之言理一而分殊者豈可同年而語哉　記林黃中

辨易

西銘

西銘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其所論事天工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乃極親切　答廖季碩

西銘中申生伯奇事張子但要以此心而事天耳天命

不惑自無獻公吉父之惑也 答林一之

東西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辭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迥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之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覆翫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於豪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為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工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而語哉 答汪尚書

某自十四五時得兩家之書讀之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信其必然也 答宋深之○以上文集六條

邵子

是李學於穆時說 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又恐此意極好學者當然須是自理會出來便好

厚之問康節只推到數曰然某問須亦窺見理曰雖窺見理却不介意了

問康節學到不惑處否曰康節又別是一般聖人知天命以理他只是以術然到得術之精處亦非術之所能盡然其初只是術耳

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為底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凡事直待可做處方試為之纔覺難便拽身退正張子房之流

直卿問康節詩嘗有莊老之說如何曰便是他有些子這箇曰如此莫於道體有異否曰他嘗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體用自分作兩截曰他又說經綸如何曰看他只是以術去處得這事恰好無過如張子房相似他所以極口稱贊子房也二程謂其粹而不雜以今觀之亦不可謂不雜曰他說風花雪月莫是曾點意思否曰也是見得眼前這箇好曰意其

有與自家意思一般之意曰也是他有這些子若不是却淺陋了

某看康節易了都看別人底不得他說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又都無玄妙只是從來更無人識揚子太玄一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亦只是這箇他却識只是他以三為數皆無用了

康節之學似揚子雲太玄擬易方州部家皆自三數推之玄為之首一以生三為三方三生九為九州九生二十七為二十七部九九乘之斯為八十一家首之以八十一所以準六十四卦贊之以七百二十有九所以準三百八十四爻無非以三數推之康節之數則是加倍之法

或問康節數學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盛必有衰且如一朵花含蕊時是將開略放時是正盛爛熳時是衰謝又如看人即其氣之盛衰便可以知其生死蓋其學本於明理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頴乎其順浩然其歸若曰渠能知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其知康節者未矣蓋他說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見便不待思量又云康節以四起數疊疊推去自易以後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

易是卜筮之書皇極經世是推步之書經世以十二辟卦管十二會綱定時節却就中推吉凶消長堯時正是乾卦九五其書與易自不相干

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直卿云其詩多說閒靜樂底意思太煞把做事了曰這箇未說聖人只顏子之樂亦不恁地看他詩篇篇只管說樂次第樂得來厭了聖人得底如嘆飯相似只飽而已他却如噢酒又曰他都是有箇自私自利底意思所以明道有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之說

康節曰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不由乎我更由乎誰此間有術者人來問事心下默念則他說相應有人故意

思別事不念及此則其說便不應問姓幾畫口中默數則他說便著不數者說不著

因論學者輕俊者不美朴厚者好因說章惇邢恕當時要學數於康節康節見得他破不肯與之明道亦識得邢語錄中可見凡先生長者惜才不肯大段說破萬一其有回意揚因問當時邵傳與章邢使其知前程事時須不至如此之甚曰不可如此說後又問云使章邢先知之他更是放手做是虎而翼者也又因說康節當時只是窮得天地盈虛消息之理因以明得此數要之天地之理却自是當知數亦何必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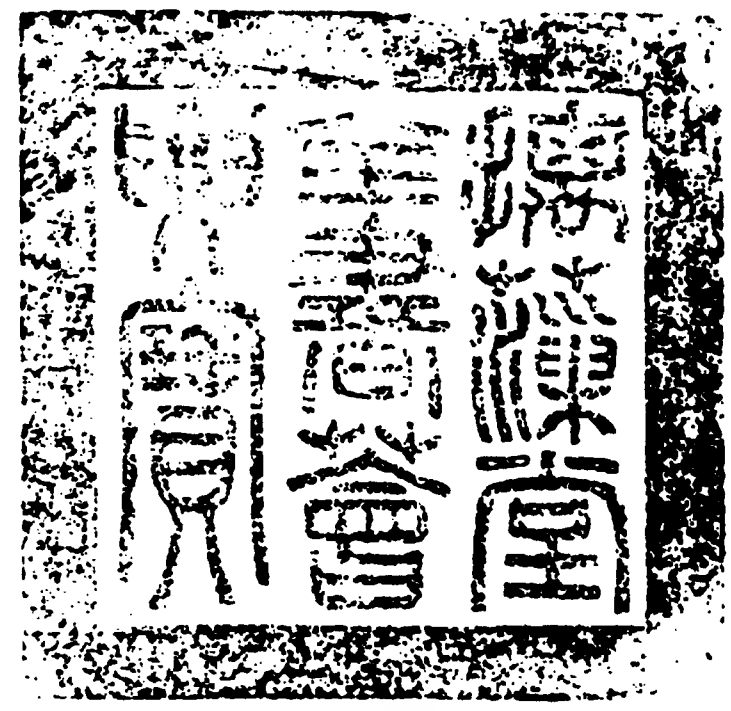
伊川謂雷自起處起何必推知其所起處惟有孟子見得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但有今日都不須問前面事但自盡明日死也不可知更二三十年在世也不可知只自脩何必豫知之

伊川之學於大體上瑩徹於小小節目上猶有疎處康節能盡得事物之變却於大體上有未瑩處用之云

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簡與橫渠云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某嘗說此便是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 以上語類

十三條

程邵之學固不同然二先生所以推尊康節者至矣蓋以其信道不惑不雜異端班於溫公橫渠之間則亦未可以其道不同而遽貶之也和靖之言恐如孟子言伯夷伊尹之於孔子為不同道之比妄意其然不識台意以為然否抑康節之學抉摘窈微與佛老之言豈無一二相似而卓然自信無所污染此其所見必有端的處比之溫公欲護名教而不言者又有間矣 汪尚書文集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錄監生臣楊師曾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道統三

程子門人

程門弟子親炙伊川亦自多錯蓋合下見得不盡或後來放倒蓋此理無形體故易差有百般滲漏（以下總論）

問程門誰眞得其傳曰也不盡見得如劉質夫朱公掞張思叔葦又不見他文字看程門諸公力量見識比之康節橫渠皆趕不上

程子門下諸公便不及所以和靖云見伊川不曾許一人或問伊川稱謝顯道王佐才有諸和靖云見伊川說謝顯道好只是不聞王佐才之語劉子澄編續近思錄取程門諸公之說某看來其間好處固多但終不及程子難於附入

呂與叔文集煞有好處他文字極是實說得好處如千兵萬馬飽滿伉壯上蔡雖有過當處亦自是說得透

龜山文字却怯弱似是合下會得易

問尹和靖立朝議論曰和靖不觀他書只是持守得好他語錄中說涵養持守處分外親切有些朝廷文字多是呂稽中筆代作問龜山立朝却有許多議論曰龜山雜博是讀多少文字

看道理不可不子細程門高弟如謝上蔡游定夫楊龜山筆下梢皆入禪學去必是程先生當初說得高了他們只瞎見上一截少下面著實工夫故流弊至此

學者氣質上病最難救如程門謝氏便如師也過游與楊便如商也不及皆是氣質上病向見無爲一醫者善用鍼嘗云是病可以鍼而愈惟胎病爲難治

蔡云不知伊川門人如此其衆何故後來更無一人見得親切或云游楊亦不久親炙曰也是諸人無頭無尾不曾盡心存上面也各家去奔走仕宦所以不能理會得透如邵康節從頭到尾極終身之力而後得之雖其不能無偏然就他這道理所謂成而安矣如

茂叔先生資稟便較高他也去仕宦只他這所學自是從合下直到後來所以有成其看來這道理若不是拚生盡死去理會終不解得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須是喫些苦極方得蔡云上蔡也雜佛老曰只他見識又高蔡云上蔡老氏之學多龜山佛氏之說多游氏只雜佛呂與叔高於諸公曰然這大段有筋骨惜其早死若不早死也須理會得到蔡又因說律管云伊川何不理會想亦不及理會還無人相共理會然康節所理會伊川亦不理會曰便是伊川不肯理會這般所在

游楊謝諸公當時已與其師不相似却似別立一家謝氏發明得較精彩然多不穩貼和靖語却實然意短不似謝氏發越龜山語錄與自作文又不相似其文大故照管不到前而說如此後面又都反了緣他只依傍語句去皆是不透龜山年高與叔年四十七他文字大綱立得脚來健多有處說得好又切若有壽

必煞進游定夫學無人傳無語録他晚年嗜佛在江湖居多有尼出入其門他眼前分曉信得及底儘踐履得到其變化出入處看不出便從釋去亦是不透和靖在虎丘每旦起頂禮佛（鄭曰亦念金剛經）他因趙相入侍講筵那時都説不出都奈何不得人責他事業荅曰每日只講兩行書如何做得致君澤民事業高宗問程某道孟子如何荅曰程某不敢疑孟子如此則是孟子亦有可疑處只不敢疑爾此處更當下兩語却住了他也因患難後心神耗了龜山那時亦不應出侯師聖太粗疎李先生甚輕之來延平看親羅仲素往見之坐少時不得只管要行此亦可見其粗疎處張思叔敏似和靖伊川稱其樸茂然亦狹無展拓氣象收得他雜文五六篇其詩都似禪緣他初是行者出身郭沖晦有易文字説易卦都從變上推開一二卦推得豈可都要如此近多有文字出無可觀周恭叔謝用休趙彦道鮑若雨那時温州多有人煞都

無立作王信伯乖鄭問他説中無倚著又不取龜山不偏説何也曰他謂中無偏倚故不取不偏説鄭曰胡文定只上蔡處講得些子來議論全似上蔡（如猩猩以天自處等）曾漸又胡文定處講得些子曰文定愛將聖人道理張大説都是勉強如此不是自然流出曾漸多是禪

問郭沖晦何如人曰西北人氣質重厚淳固但見識不及如兼山易中庸義多不可曉不知伊川晚年接人是如何問游楊諸公早見程子後來語孟中庸説先生猶以爲疎略何也曰游楊諸公皆才高又博洽略去二程處參較所疑及病敗處各能自去求雖其説有疎略處然皆通明不似兼山築立論可駁也（以上語類）

十條

謝楊二先生事頃見胡明仲家所記侯師聖之言有曰明道先生謂謝子雖少魯直是誠篤理會事有不透其頴有沈其憤悱如此此語却與羅公所記暗合恐

與所謂玩物喪志者有不相害蓋世固有人聰明辨博而不敏於聞道者矣惟其所趣不謬於道而志之不舍是以卒有所聞而其所聞必皆力行深造之所得所以光明卓越直指本原姑以語録論語解之屬詳考即可知矣如論語解中子路有聞一章可見其用力處也龜山却是天質粹美得之平易觀其立言亦可見

谷汪尚書

某讀程門諸子之書見其所論爲學之方有不同者因以程子之言質之而竊記之如左○胡氏曰物物致察究轉歸已楊氏曰物不可勝窮也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程子曰所謂窮理者非必盡窮天下之物又非只窮一物而衆理皆通但要積累多後脱然有貫通處又曰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曉此不必言因見物而反求諸身也然語其大至天地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胡氏曰只於已發處用功却不枉費心力楊氏曰未發之際以心體之則中之體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程子曰思於未發之前求中即是已發但言存養於未發之時則可惟涵養久則喜怒哀樂之發自中節矣又曰學者先理會敬能敬則自知此矣○謝氏曰明道先生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却從敬入又曰既有知識窮得物理却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尹氏曰先生教人只是專令用敬以直內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程子曰入道莫若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存此久之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右諸説之不同者以程子之言質之唯尹氏之言爲近所少者致知集義之功耳不知其言之序有未及耶抑其意果盡於此也然大本既立則亦不患無地以崇其德矣故愚於此

竊願盡心焉因書其後以自詔云記程門諸子論學同異○以上文集

二條

看呂與叔論選舉狀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貢法以取賢斂才立試法以試用養才立辟法以興能備用立舉法以覈實得人立考法以責任考功先生曰其論甚高使其不死必有可用論呂與叔

上蔡語雖不能無過然都是確實做工夫來以下論謝顯道

謝氏謂去得矜字後來於依舊在說道理愛揚揚地

上蔡云釋氏所謂性猶吾儒所謂心釋氏所謂心猶吾儒所謂意此說好

問謝氏以覺訓仁謂仁爲活物要於日用中覺得活物便見仁體而先生不取其說何也曰若是識得仁體則所謂覺所謂活物皆可通也但他說得自有病痛畢竟如何是覺又如何是活物又却別將此箇意思去覺那箇活物方寸紛擾何以爲仁如說克已復禮已在何處克又如何豈可以活物覺之而已也

上蔡言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是說得過當只是於訓詁處尋繹踐履去自然下學上達

國秀問上蔡說橫渠以禮教人其門人下梢頭低只溺於形名度數之間行得來困無所見處如何曰觀上蔡說得又自偏了這都看不得禮之大體所以都易得偏如上蔡說橫渠之非以爲欲得正容謹節這自是好如何廢這箇得如專去理會形名度數固不得又全廢了這箇也不得如上蔡說便非曾子襲豆則有司存本末並見之意後世如有作者必不專泥於形名度數亦只整頓其大體如孟子在戰國時已自見得許多瑣碎不可行故說喪服經界諸處只是理會大體此便是後來要行古禮之法

上蔡曾有手簡云大事未辦李先生謂不必如此死而後已何時是辦以上語類八條

上蔡堯舜事業橫在胸中之說若謂堯舜自將已做了底事業橫在胸中則世閒無此等小器量底堯舜若

說學者則凡聖賢一言一行皆當潛心玩索要識得他底蘊自家分上一一要用豈可不存留在胷次耶明道玩物喪志之說蓋是箴上蔡記誦博識而不理會道理之病渠得此語遂一向掃蕩直要得胷中曠然無一豪所能則可謂矯枉過其正矣觀其論曾點事遂及列子御風以爲易做則可見也大抵明道所謂與學者語如扶醉人真是如此來諭有懲創太過之說亦正謂此吾人真不可不深自警察耳答呂伯恭別紙

○文集

龜山天資高樸實簡易然所見一定更不須窮究某嘗謂這般人皆是天資出人非假學力如龜山極是簡易衣服也只據見定終日坐在門限上人犯之亦不較其簡率皆如此以下論楊中立

龜山亦謹避之問或者疑龜山此出爲無補於事徒爾紛紛或以爲大賢出處不可以此議如何曰龜山此行固是有病但只後人又何曾夢到他地位在惟胡文定以柳下惠援而止之而止比之極好以上語類二條

楊陳二公論易有不同者而楊公之詞平緩如此夫二公之間豈有所嫌疑畏避而然哉亦其德盛仁熟而自無鄙倍耳楊公於先天之學有所未講則闕而不論其不自欺又如此尤後學之所宜取法也書楊龜山帖後

問楊氏言仁義不足以盡道恐未安易只說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曰仁義不足以盡道游楊之意大率多如此蓋爲老莊之說陷溺得深故雖親聞二先生之言而不能虛心反覆著意稱停以要其歸宿之當否所以陽離陰合到急滾處則便只是以此爲主也此爲學者深切之戒然欲論此更須精加考究不可只恃曰仁與義之言而斷以爲必然也近得龜山列子說一編讀了令人皇恐不知何故直到如此背馳也萬

正淳○以上文集二條

游定夫德性甚好以下論游定夫

游定夫徹廟初爲察院忽申本臺乞外如所請志完駭之定夫云公何見之晚如公亦豈能久此

胡氏記侯師聖語曰仁如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一息閒斷此說好以下論侯師聖○以上語類三條

侯子論語抄畢內上其閒誤字顯然者已輒爲正之矣但其語時有不瑩豈其不長於文字而然耶抑別有以也頃在豫章見阜卿所傳語録有尹和靖所稱伊川語云侯師聖議論只好隔壁聽詳味此言以驗此書竊謂其學大抵明白勁正而無深潛縝密沈浸醲郁之味故於精微曲折之際不免疎略時有罅縫不得於言勿求諸心乃其所見所存有此氣象非但文字之疵也狂妄輒爾輕議前輩可謂不遜然亦講學之一端所不得避與張欽夫別紙○文集

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以下論尹彦明

和靖赴樂會聽曲子皆知之亦歡然但拱手安足處終日未嘗動也在平江時累年用一扇用畢置架上凡百嚴整有常有僧見之云吾不知儒家所謂周孔爲如何然恐亦只如此也

和靖持守有餘而格物未至故所見不精明無活法以上語類三條

和靖兩書昔常見之其謹於傳疑之意則是而遂欲禁絕學者使不復觀則恐過矣如以春秋改用夏時爲無此說以傳爲案經爲斷爲背於理則疑其考之未精或未盡聞他人所聞而欲一以已所聞者槩之失也春秋傳乃伊川所自著其詞有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若果無改用夏時之意則此說復何謂乎況序文所引論語之言尤爲明白不可謂初未嘗有此意也又門人所記有荅黃聲隅之語謂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僞者蓋見於兩家

之書是亦猶所謂傳爲案經爲斷之意而豈二人所記不期而皆誤乎推此兩條則凡和靖所謂非先生語者恐特他人聞之而和靖亦未聞耳今疑信未分而不復思繹遽以一偏之說盡廢衆人所傳之書似不若盡存其說而深思熟講以考其眞僞得失之爲善也況明道行狀云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聞耳觀此則伊川之意亦非全不令學者看語錄但在人自著眼看耳如論語之書亦是七十子之門人纂錄成書今未有以爲非孔子自作而棄不讀者此皆語錄不可廢之驗幸更深察之　答辨無咎

論語尹先生說句句有意味可更翫之不可以爲常談而忽之也　答許順之○以上文集二條

張思叔與人作思堂記言世間事有當思者有不當思者利害生死不當思也如見某物而思終始之云云此當思也　論張思叔

郭子和性論與五峰相類其言曰目視耳聽性也此語非也視明而聽聰乃性也箕子分明說視曰明聽曰聰若以視聽爲性與僧家作用是性何異五峰曰好惡性也君子好惡以道小人好惡以欲君子小人者天理人欲而已矣亦不是蓋好善惡惡乃性也　論郭立之○以上語類二條

呂公家傳深有警悟人處前輩涵養深厚乃如此但其論學殊有病如云不主一門不私一說則博而雜矣如云直截勁捷以造聖人則約而陋矣舉此二端可見其本末之皆病此所以流於異學而不自知其非耶而作此傳者又自有不可曉處如云雖萬物之理本末一致而必欲有爲此類甚多不知是何等語又義例不明所載同時諸人或名或字非褒非貶皆不可考至於蘇公則前字後名尤無所據豈其學無綱領故文字亦衆之而然耶最後論佛學尤可駭歎程氏之門千言萬語只要見儒者與釋氏不同處而呂公學於程氏意欲直造聖人盡其平生之力乃反見

得佛與聖人合豈不背戾之甚哉夫以其資質之粹美涵養之深厚如此疑若不叛於道而窮理不精錯謬如此流傳於世使有志於道而未知所擇者坐爲所惑蓋非特考之亂苗紫之亂朱而已也論呂原明○答林擇之○文集

問文定卽是卓然有立所謂非文王猶興者曰固是他資質好在太學中也多聞先生師友之訓所以能然嘗得頖昌一士人忘其姓名問學多得此人警發後爲荆門教授寇山與之爲代因此識寇山因寇山方識游謝不及識伊川自荆門入爲國子博士出來便爲湖北提舉是時上蔡宰本路一邑文定卽從寇山求書見上蔡旣到湖北遂遣人送書與上蔡上蔡旣受書文定乃往見之入境人皆訝知縣不接監司論理上蔡旣受他書也是難爲出來接他旣入縣遂先修後進禮見之畢竟文定之學後來得於上蔡者爲多他所以尊上蔡而不甚滿於游楊二公看來游定

夫後來也是郎當誠有不滿人意處頃嘗見定夫集極說得醜差盡背其師說更說伊川之學不如他之所得所以五峰臨終謂處德美曰聖門工夫要處只在箇敬字游定夫所以卒爲程門之罪人者以其不或問胡文定之學與董仲舒如何曰文定卽信得於已者可以施於人學於古者可以行於今其他人皆謂得於已者不可施於人學於古者不可行於今所以淺陋然文定比似仲舒較淺原仲說文定少時性最急嘗怒一兵士至親毆之兵輒抗拒無可如何遂回入書室中作小冊盡寫經傳中文有寬字者於冊上以觀戲從此後遂不性急矣胡文定云知至故能知言意誠故能養氣此語好又云豈有見理已明而不能處事者此語亦好

胡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盃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於先王義陳

了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也讀史管見乃嶺表所作當時竝無一冊文字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閒有抵梧處論胡明仲

胡籍溪人物好沈靜謹嚴只是講學不透論胡原仲

明仲甚畏仁仲議論明仲亦自信不及先生云人不可不遇敵已之人仁仲當時無有能當之者故恣其言說出來然今觀明仲說較平正以下論胡仁仲

游楊之後多爲秦相所屈胡文定剛勁諸子皆然和仲不屈於秦仁仲直卻其招不往

知言疑義大端有八性無善惡心無已發仁以用言心以用盡不事涵養先務知識氣象迫狹語論過高做出那事便是這裏有那理凡天地生出那物便都是那裏有那理五峰謂性立天下之有說得好情效天下之動效如效死效力之效是自力形出也

五峰說心妙性情之德不是他曾去研窮深體如何直見得恁地

仲思問五峰中誠仁如何曰中者性之道言未發也誠者命之道言實理也仁者心之道言發動之端也又疑道字可改爲德字曰亦可德字較緊然他是特地下此寬字伊川荅與叔中書亦云中者性之德近之伯恭云知言勝正蒙似此等處誠然但不能純如此處爾又疑中誠仁一而已何必別言曰理固未嘗不同但聖賢說一箇物事時且隨處說他那一箇意思自是他一箇字中便有箇正意義如此不可混說聖賢書初便不用許多了學者亦宜各隨他說處看之方見得他所說字本相如中如誠如仁若便只混看則下梢都看不出

問言中則誠與仁亦在其內否曰不可如此看若可混併則聖賢已自混併了須逐句看他言誠時便主在實理發育流行處言性時便主在寂然不動處言心時便主在生發處

問誠者物之終始而命之道曰誠是實理徹上徹下只

是這箇生物都從那上做來萬物流形天地之閒都是那底做五峰云誠者命之道中者性之道仁者心之道此數句說得密如何大本處郤含糊了以性爲無善惡都混了故把作同體或問同行語如何曰此郤是只就事言之直卿曰他既以性無善惡何故云中者性之道曰他也把中做無善惡

五峰知言大抵說性未是自胡文定胡侍郎皆說性未是其言曰性猶水也善其水之下乎情其水之瀾乎欲其水之波浪乎乍看似亦好細看不然如瀾與波浪何別渠又包了情欲在性中所以其說如此

好惡性也既有好即具善有惡即具惡若只云有好惡而善惡不定於其中則是性中理不定也既曰天便有天命天討

知言云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全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無過也無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即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論也惟伊川性即理也一句甚切至

問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如何曰下句尚可上句有病蓋行處容或可同而其情則本不同也

至於體用豈可言異觀天理人欲都混了故把作同體或問同行語原元自不同何待用也胡氏之學大率於大本處看不分曉故銳於闢異端而不免自入一脚也

或問天理人欲同體異用曰如何天理人欲同體得如此郤是性可以爲善亦可以爲惡郤是一團人欲窠子將甚麼做體郤是韓愈說性自好言人之爲性有五仁義禮智信是也指此五者爲性郤說得是性只是一箇至善道理萬善總名才有一毫不善自是情之流放處如何郤與人欲同體令人全不去看

不好所以氣局小長汲汲然張筋努脈以上語類二十條

知言性之所以一初見一本無不字後見別本有之尚疑其悞繼而遍考此書前後說頗有不一之意如子

思子曰一章是也故恐實謂性有差別遂依別本添入不字今既遺棄無之則當改正但其他說性不一處愈使人不能無疑耳昨來知言疑義中已論之不識高明以爲然否上蔡雖說明道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却從敬入然其記二先生語却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自云諸君不須別求見處但敬與窮理則可以入德矣二先生亦言根本須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又言莊整齋肅久之則自然天理明五峰雖言知不先至則敬不得施然又云格物之道必先居敬以持其志此言皆何謂耶其竊謂明道所謂先有知識者只爲知邪正識趨向耳未使遽及知至之事也上蔡五峰既推之太過而來諭又謂知之一字便是聖門授受之機則是因二公之過而又過之試以聖賢之言考之似皆未有此等語意却是近世禪家說話多如此若必如此則是未知以前可以怠慢放肆無所不爲而必若曾子一唯之後然後可以用力於

敬也此說之行於學者日用工夫大有所害恐將有談玄說妙以終其身而不及用力於敬者非但言語之小疵也胡廣仲文集○答

楊氏門人

羅先生嚴毅清苦殊可畏以下論羅仲素

道夫言羅先生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未發作何氣象李先生以爲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而遺書有云既思則是已發昔嘗疑其與前所舉有礙細思亦甚緊要不可以不考直卿曰此問亦甚切但程先生剖析豪釐體用明白羅先生探索本源洞見道體二者皆有大功於世善觀之則亦並行而不相悖矣況羅先生於靜坐觀之乃其思慮未萌虛靈不昧自有以見其氣象則初未害於未發蘇季明以求字爲問則求非思慮不可此伊川所以力辨其差也先生說終恐做病如明道亦說靜坐可以爲學謝上

蔡亦言多著靜不妨此說終是小偏才偏便做病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便以道理處之不可專要去靜處求所以伊川謂只用敬不用靜便說得平也是他經歷多故見得恁地正而不偏若以世之大段紛擾人觀之若會靜得固好若講學則不可有喜靜之偏也如天雄附子冷底人喫得也好如要通天下喫便不可（以上語類二條）

羅氏門人

問延平先生言行曰他却不曾著書充養得極好凡爲學也不過是恁地涵養將去初無異義只是先生睟面盎背自然不可及（以下論李延平中）

李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憒墮之氣

李延平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到後來也是磨琢之功在鄉若不異於常人鄉曲以上底人只道他是箇善人他也略不與人說待問了方與說

行夫問李先生謂常存此心勿爲事物所勝先生荅之云云頃之復曰李先生涵養得自是別真所謂不爲事物所勝者古人云終日無疾言遽色他真箇是如此如尋常人去近處必徐行出遠處行必稍急先生出近處也如此出遠處也只如此尋常人叫一人叫之一二聲不至則聲必厲先生叫之不至聲不加於前也又如坐處壁閒有字其每常亦須起頭一看若先生則不然方其坐時固不看也若是欲看則必起就壁下視之其不爲事物所勝大率若此常聞先生後生時極豪邁一飲必數十盃醉則好馳馬一驟三二十里不回後來却收拾得恁地純粹所以難及正蒙知言之類學者更須被他汨沒李先生極不要人傳寫文字及看此等嘗嘗看正蒙李甚不許然李終是短於辯論邪正蓋皆不可無也無之即是少博學詳說工夫也

李先生不要人強行須有見得處方行所謂瀼然處然

猶有偏在濃落而行固好未到濃落處不成不行亦須按本行之待其著察

李先生當時說學已有許多意思只爲說敬字不分明所以許多時無捉摸處

或問延平先生何故驗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求所謂中曰只是要見氣象陳後之曰持守良久亦可見未發氣象曰延平即是此意若一向這裏又差從釋氏去

再論李先生之學常在目前先生曰只是君子戒謹所不睹恐懼所不聞便自然常存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是如此

李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匹似閉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其向來亦是如此

某舊見李先生時說得無限道理也曾去學禪李先生云汝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而面前事却又理會不得道亦無玄妙只在日用閒着實做工夫處理會便自見得後來方曉得他說故今日不至無理會耳以上

語類十一條

先生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見雖一豪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又嘗曰學者之病在於未有灑然氷解凍釋處縱有力持守不過苟免顯然悔尤而已若此者恐未足道也又嘗曰今人之學與古人異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閒觀感而化者多矣恐於融釋而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不然子貢何以言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耶嘗以黃太史之稱濂溪周夫子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云者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曰存此於胷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

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
必也體之於身實見是理若顏子之嘆卓然見其爲
一物而不違乎心目之閒也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
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
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
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
到聖人灑然處豈能無失耶又嘗曰讀書者知其所
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
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
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又嘗語問者
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
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
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

或問南軒云行之至則知益明知既明則行益至此意
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學者工夫當並進不可推泥
輩連下梢成兩下擔閣然二者都要用功則成就時
二者自相資益矣以下論張敬夫

王子問南軒類聚言仁處先生何故不欲其如此曰便
是工夫不可恁地如此則氣象促迫不好聖人說仁
處固是緊要不成不說仁處皆無用亦須是從近看
將去優柔厭味久之自有一箇會處方是工夫如博
學審問謹思明辨篤行聖人須說博學如何不教人

便從謹獨處做須是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始得
敬夫高明他將謂人都似他纔一說時便更不問人曉
會與否且要說盡他箇故他門人敬底祇學得他說
話若資質不逮依舊無著摸
林艾軒在行在一日訪南軒曰程先生語錄某却看得
易傳看不得南軒曰何故林曰易有象數伊川皆不
言何也南軒曰孔子說易不然易曰公用射隼於高
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如以衆言則公是甚射是甚隼

是甚高墉是甚聖人止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

議南軒祭禮曰欽夫信忒猛又學胡氏云云有一般沒人情底學問嘗謂欽夫曰改過不吝從善如流固好然於事上也略審覆行亦何害

南軒從善之亟先生嘗與閒坐立所見什物之類放得不是所在并不齊整處先生謾言之雖夜後亦即時令人移正之

以上類六條　語

公之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與

右文殿脩撰張公神道碑○文集

道統四

自論爲學工夫

某十數歲時讀孟子言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爲聖人亦易做今方覺得難

讀書須純一如看一般未了又要般涉都不濟事某向時讀書方其讀上句則不知有下句讀上章則不知有下章讀中庸則祇讀中庸讀論語則祇讀論語一日祇看一二章將諸家說看合與不合凡讀書到冷淡無味處尤當著力推考

因說讀書須是有自得處到自得處說與人也不得某舊讀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篤寡人既破我斧又闕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伊尹曰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

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如此等處直
爲之廢卷慨想不能已覺得朋友閒看文字難得
這般意思
先生因與朋友言及易曰易非學者之急務也某平生
也費了些精神理會易與詩然其得力則未若語孟
之多也易與詩中所得似雞肋焉
看文字却是索居獨處好用工夫方精專看得透徹未
須便與朋友商量某往年在同安日因差出體究公

事處夜寒不能寐因看得子夏論學一段分明後官
滿在郡中等批書已遣行李無文字看於館人處借
得孟子一册熟讀方曉得養氣一章語脈當時亦不
暇寫出只逐段以紙簽簽之云此是如此説簽了便
看得更分明後來其間雖有脩改不過是轉換處大
意不出當時所見如謨人底議論某少年亦會説只
是終不安直到尋箇慤實處方已
某舊年思量義理未透直是不能睡初看子夏先傳後
倦一章凡三四夜窮究到明徹夜聞杜鵑聲
某舊時讀書專要揀好處看到平平汎汎處多閙畧後
多記不得自覺也是一箇病今有一般人看文字却
只摸得些渣滓到有深意好處却全不識
凡看文字諸家説異同處最可觀某舊日看文字專看
異同處如謝上蔡之説如彼楊龜山之説如此何者
爲得何者爲失所以爲得者是如何所以爲失者是
如何

某自十五六時至二十歲史書都不要看但覺得閒是
閒非没要緊不難理會大率才看得此等文字有味
學者難得都不肯自去著力讀書某登科後要讀書被
人橫截直截某只是不管一面自讀顧文蔚曰且如
公有誰鞭辟畢竟是自要讀書
或問先生謂講論固不可無須是自去體認如何是體
認曰體認是把那聽得底自去心裏重複思量過伊

川曰時復思繹決洽於中則說矣某向來從師一日
閒所聞說話夜間如温書一般字字子細思量過才
有疑明日又問
問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曰此亦只是爲公
孫丑不識浩然之氣故教之養氣工夫緩急云不必
太急不要忘了亦非教人於無著摸處用功也某舊
日理會道理亦有此病後來李先生說令去聖經中
求義某後刻意經學推見實理始信前日諸人之誤
也
某所得處甚約只是一兩句要句上郎日夜就此一兩
句上用意翫味胷中自是灑落又云放心不必是走
在別處去但一劄眼閒便不見才覺得又便在面前
不是難收拾自去提撕便見得是如此
近日已覺向來說話太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已用
功亦未切耳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閒中氣象甚
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

體察收拾爲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泳未須大
段著力考索也
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嘗記少年時在同安
夜聞鐘鼓聲聽其一聲未絕而此心已自走作因此
警懼乃知爲學須是專心致志
某嘗說看文字須如法家深刻方窮究得盡某直是下
得工夫
這道理須是見得是如此了驗之於物又如此驗之吾
身又如此以至見天下道理皆端的如此了方得如
某所見所言又非自會說出來亦是當初於聖賢與
二程所說推之而又驗之於已見得真實如此
劉晏見錢流地上想是他計較得熟了如此某而今看
聖人說話見聖人之心成片價從面前過
某尋常莫說前輩只是長上及朋友稍稍說道理底某
便不敢說他說得不是且將他說去研究及自家曉
得却見得他底不是某尋常最居人後又曰尋常某

最得此力

初師屏山籍溪籍溪學於文定又好佛老以文定之學為論治道則可而道未至然於佛老亦未有見屏山少年能為舉業官莆田接塔下一僧能入定數日後乃見了老歸家讀儒書以為與佛合故作聖傳論其後屏山先亡籍溪在某自見於此道未有所得乃見延平

或說衆山說克已復禮不但只是欲克去那利欲念慮之私只是有一念要做聖賢便不可曰此等議論恰如小兒則劇一般只管要高去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人要去學聖賢此是好底念慮有何不可若以為不得則堯舜之兢兢業業周公之思兼三王孔子之好古敏求顏子之有為若是孟子之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看他意思只是禪誌公云不起纖豪脩學心無相光中常自在他只是要如此然豈有此理只如孔子答顏子克已復禮為仁處他說時只這一

句已多了又況有下頭一落索只是顏子才問仁便與打出方是及至恁地說他他又却諱某嘗謂人要學禪時不如分明去學他禪和一棒一喝便了今乃以聖賢之言夾雜了說都不成箇物事道是龍又無角道是蛇又有足子靜舊年也不如此後來弄得直恁地差異如今都教壞了後生箇箇不肯去讀書一味顛墜沒理會處可惜可惜正如荀子不睹是逞快胡罵亂罵教得箇李斯出來遂至焚書坑儒若使荀卿不死見斯所為如此必須自悔使子靜今猶在見後生輩如此顛墜亦須自悔其前日之非又曰子靜說話常是兩頭明中間暗或問暗是如何曰是他那不說破處他所以不說破便是禪所謂鴛鴦繡出從君看莫把金針度與人他禪家自愛如此某年十五六時亦嘗留心於此一日在病翁所會一僧與之語其僧只相應和了說也不說是不是却與劉說某也理會得箇昭昭靈靈底禪劉後說與某某遂疑此僧

更有要妙處在遂去扣問他見他說得也煞好及去赴試時便用他意思去胡說是時文字不似而今細密由人粗說試官爲某說動了遂得舉時年十九後赴同安任時年二十四五矣始見李先生與他說李先生只說不是某却倒疑李先生理會此未得再三質問李先生爲人簡重却是不甚會說只教看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罅漏百出某舊時亦要無所不學禪道文章楚辭詩兵法事事要學出入時無數文字事事有兩冊一日忽思之曰且慢我只一箇渾身如何兼得許多自此逐時去了大凡人知箇用心處自無緣及得外事

某今且勸諸公屏去外務趲工夫專一去看這道理某年二十餘已做這工夫將謂下梢理會得多少道理今忽然有許多年紀不知老之至此也只理會得這些子歲月易得蹉跎可畏如此

讀書須是虛心方得他聖人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他都不使得一箇豪杜撰只順他去某向時也杜撰說得終不濟事如今方見得分明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歲方理會得恁地若或去年死也則枉了自今夏來覺見得纔是聖人說話也不少一箇字也不多一箇字恰恰地好都不用一些穿鑿

讀書貪多最是大病下梢都理會不得若到閒時無書讀時得一件書看更子細某向爲同安簿滿到泉州候批書在客邸借文字只借得一冊孟子將來子細見識後得謝顯道論語甚喜及乃熟讀先將朱筆抹出語意好處又熟讀得趣覺得朱抹處太煩再用墨抹出又熟讀得其要領乃用

黃筆抹出至此自見所得處甚約只是一兩句上却日夜就此一兩句上用意翫味胷中自是灑落

先生多有不可爲之歎漢卿曰前年侍坐聞先生云天下無不可爲之事兵隨將轉將逐符行今乃謂不可爲曰便是這符不在自家手裏或謂漢卿多禪語賀孫因云前承漢卿教訓似主靜坐澄清之語漢卿云昨道煞篤實云云先生曰靜坐自是好近得子約書云須是識得喜怒哀樂未發之本體此語儘好漢卿又問前年侍坐所聞似與今別前年云近方看得這道理透若以前死却亦是枉死了今先生忽發歎以爲只如此不覺老了還當以前是就道理說今就熟業上說先生曰不如此自是覺得無甚長進於上面猶覺得隔一膜

敬子舉先生所謂傳命之脈及佛氏傳心髓之說曰便是要自家意思與他爲一若心不在上面書自是書人自是人如何看得出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只十五歲時便斷斷然以聖人爲志矣 二程自十五六時便銳然欲學聖人

先生患氣痛脚弱泄瀉或勸晚起曰某自是不能晚起雖甚病纔見光亦便要起尋思文字纔稍晚便覺似宴安鴆毒

人之血氣固有強弱然志氣則無時而衰苟常持得這志縱血氣衰極也不由他如某而今如此老病衰極非不知每日且放晚起以養病但自是心裏不穩只

交到五更初目便睡不著了雖欲勉強睡然此心已自是箇起來底人不肯就枕了以此知人若能持得這箇志氣定不曾被血氣奪凡爲血氣所移者皆是自棄自暴之人耳 以上語類三十卜條

道閒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強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

向來所聞誨諭諸說之未契者今日細思胸合無疑
大抵前日之病皆是氣質躁妄之偏不曾涵養克治
任意直前之弊耳自今改之異時相見幸老兄驗其
進否而警策之也 答呂伯恭

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
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
論却是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
看得義理全不子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
肯放下而某自覺雖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
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
幾不墮一邊耳 答項平父

某自年十四五時即嘗有志於此中間非不用力而所
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意度所幸內
無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貪全此純愚以至今日反
覆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却
是自家體貼出來者真不妄也 答陳正己

某天資魯鈍自幼記問言語不能及人以先君子之餘
誨頗知有意於爲己之學而未得其處蓋出入於釋
老者十餘年近歲以來獲親有道始知所向之大方
竟以才質不敏知識未離乎章句之間雖時若有會
於心然反而求之殊未有以自信其所以奉親事長
居室延交者蓋欲寡其過而未能也 答江元適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
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竊山門下相傳指訣
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
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的實見處拿
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脫然之
語乃先生稱道之過今日猶如掛鉤之魚當時寧有
是耶然學者一時偶有所見其初皆自悅懌以爲真
有所自得矣及其久也漸次昏暗淡泊又久則遂泯
滅而頑然如初無所睹此無他其所見者非卓然真
見道體之全特因聞見揣度而知故耳竊意當時日

聞至言觀懿行其心固必有不知所以然者泊失其所依歸而又加以歲月之久汨沒浸清令則兀然爲庸人矣此亦無足怪者因下問之及不覺悵然未知其終何所止泊也（答何叔京○以上文集五條）

論自著書（已入四書六經者不重出）

某釋經每下一字直是稱等輕重方敢寫出某解書如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解處只是解書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得看文字不可忽略每常解文字諸先生有多少好說話有時不敢載者蓋他本文未有這般意思在（以上語類三條）

大學中庸屢改終未能到得無可改處大學近方稍似少病道理最是講論時說得透纔涉紙墨便覺不能及其一二縱說得出亦無精彩以此見聖賢心事今只於紙上看如何見得到底每一念此未嘗不撫卷慨然也（答應仁仲○文集）

張仁叟問論語或問曰是十五年前文字與今說不類當時欲脩後來精力衰那箇工夫大後掉了先生因編孟子要指云孟子若讀得無統也是費力某從十七八歲讀至二十歲只逐句去理會更不通透二十歲已後方知不可恁地讀元來許多長段都自首尾相照管脈絡相貫穿只恁地熟讀自見得意思從此看孟子覺得意思極通快亦因悟作文之法如孟子當時固不是要作文只言語說出來首尾相應脈絡相貫自是合著如此（以上語類二條）

孟子集解重衆論示以遺說一編見教伏讀喜幸開豁良多然方冗擾未暇精思姑具所疑之一二以求發藥俟旦夕稍定當擇其尤精者著之解中而復條其未安者盡以請益欽夫伯崇前此往還諸說皆欲用此例附之昔人有古今集驗方者此書亦可爲古今集解矣既以自備遺忘又以傳諸同志友朋之益其利廣矣語錄比因再閱尚有合整頓處已略下手會冗中輟他時附呈未晚大抵劉質夫李端伯所記皆

明道語餘則雜有至永嘉諸人及楊遵道唐彥思張思叔所記則又皆伊川語也向編次時有一目録近亦脩改未定又忙不暇拜呈并俟他日淵源聞見二録已領西山集委示得以披讀乃知李丈之議論本末如此甚幸甚幸其間有合請教者亦俟詳觀乃敢以進也（答何叔京○文集）

大凡文字上古聖賢説底便不差到得周程張邵們説得亦不差其他門人便多病某初要節一本中庸集略更下手不得其閒或有一節説得好第二節便差底又有説得似好而又説從別處去底然而看得他們説多却覺煞得力（語類）

小學書曾爲整頓否幸爲之尋便見寄幸幸昨來泰報只欲如此間所編者今細思之不若來教規模之善但今所編皆法制之語若欲更添嘉言善行兩類即兩類之中自須各兼取經史子集之言其説乃備但須約取勿令太汎乃佳（如管仲畏威如疾之語心每愛之文章尤不可汎如離騷忠潔之志固亦可尚然只正經一篇已自多了此須更子細決擇欵古蒙求亦太多兼與其却是古樂府及杜子美詩意思好可取者多今其喜諷詠易入心最爲有益也來（答黃叔張○文集）

諭又有避主張程氏之嫌程氏何待吾輩主張然立言垂訓事關久遠亦豈當避此嫌耶其詳雖已見於近思然其一言半句灼然親切不可不使後學早聞而先入者自不妨特見於此書也若只欲其合於世俗而使庸人愛之則苟讀書城南一篇足矣何事勞吾人据摭之功哉○答劉子澄○文集

脩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

近思錄逐篇細目一道體二爲學大要三格物窮理四存養五改過遷善克已復禮六齊家之道七出處進退辭受之義八治國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處事之方十一教學之道十二改過及人心疵病十三異端之學十四聖賢氣象

因論近思錄曰不當編易傳所載問如何曰公須自見意謂易傳已自成書

向讀女戒見其言有未備及鄙淺處伯恭亦嘗病之閒嘗欲別集古語如小學之狀爲數篇其目曰正靜畢弱曰孝愛曰和睦曰勤謹曰儉質曰寬惠曰講學班氏書可取者亦刪取之如正靜篇即如杜子美秉心忡忡防身如律之語亦可入凡守身事夫之事皆是也和睦謂宜其家人寬惠謂逮下無疾妬凡御下之事病倦不能檢閱幸更爲詳此目有無漏落有即補之而輯成一書亦一事也向見所編家訓其中似已該備只就彼采擇更益以經史子集中事以經爲

先不必太多精擇而審取之尤佳也○答劉子澄○文集

說編通鑑綱目尚未成文字因言伯恭大事記恐藏頭亢腦如樽謎相似又解題之類亦太多

溫公通鑑以魏爲主故書蜀丞相亮寇何地從魏志也其理都錯某所作綱目以蜀爲主後劉聰石勒諸人皆晉之故臣故東晉以君臨之至宋後魏諸國則兩朝平書之不主一邊年號只書甲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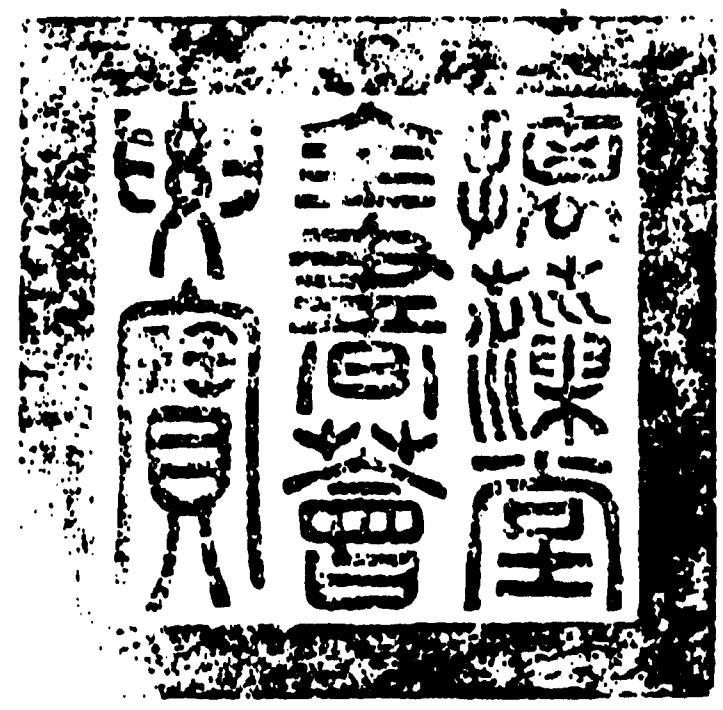
或問武后之禍曰前輩云當廢武后所出別立太宗子

孫曰此論固善但當時宗室爲武后殺盡存者皆愚暗豈可恃因說通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甚疑之李氏之復雖出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不奈何也教相隨入死例書云某年月日狄仁傑死也以上語類三條

垂諭揚雄事足見君子以恕待物之心區區鄙意正以其與王舜之徒所以事莽者雖異而其爲事莽則同故竊取趙盾許止之例而槩以莽臣書之所以著萬世臣子之戒明雖無臣賊之心但畏死貪生而有其迹則亦不免於誅絶之罪此正春秋謹嚴之法若温公之變例則不知何所據依晚學愚昧實有所不敢

從也 答尤延之 ○文集

謹案卷五十四第六頁前五行如論語解中子路有聞一章刊本論字訛在中字下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朱　烺

欽定四庫全書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六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六

道統五

自著書序跋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閒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此

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脩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某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脩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某序

大學章句序

魯論語二十篇古論語二十一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子舊宅得之　齊論語二十二篇有問王知道二篇　魏何晏等集漢

魏諸儒之說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註本朝至道咸平閒又命翰林學士邢昺等取皇侃疏約而脩之以爲正義其於章句訓詁名器事物之際詳矣熙寧中神祖垂意經術始置學官以幸學者而時相父子逞其私智盡廢先儒之說妄意穿鑿以利誘天下之人而塗其耳目一時文章豪傑之士蓋有知其是非而傲然不爲之顧其所以爲說又未能卓然不叛於道學者趨之是猶舍夷貉而適戎蠻也當此之時河南二程先生獨得孟子以來不傳之學於遺經其所以教人者亦必以是爲務然其所以言之者則異乎人之言之矣某年十三四時受其說於先君棄諸孤中間歷訪師友以爲未足未通大義而先君棄諸孤中間歷訪師友數家之說補緝訂於是徧求古今諸儒之說合而編之誦習既久益以迷眩晚親有道竊有所聞然後知其穿鑿支離者固無足取至於其餘或引據精密或解析通明非無一辭一句之可觀顧其於聖人之微意則非程氏之儔矣隆興改元屏居無事與同志二三人從事於此既然發憤盡刪餘說及其門人朋友數家之說補緝訂正以爲一書目之曰論語要義蓋以爲學者之讀是書其文義名物之詳當求之注疏有不可略者若其要義則於此其庶幾焉爲學者第熟讀而深思之優游涵泳久而不捨必將有以自得於此本既立矣諸家之說有不可廢者徐取而觀之則其支離詭譎亂經害性之說與夫近世出入離遁似是而非之辨皆不能爲吾病鳴呼聖人之意其可以言傳者具於是矣不可以言傳者亦豈外乎是哉深造而自得之特在夫學者加之意而已矣

論語要義序

予既序次論語要義以備覽觀暇日又爲兒輩讀之大抵諸老先生之爲說本非爲童子設也故其訓詁略而義理詳初學者讀之經之文句未能自通又當徧誦諸說問其指意茫然迷眩殆非啓蒙之要因爲刪錄以成此編本之注疏以通其訓詁參之釋文以正

其音讀然後會之於諸老先生之說以發其精微一句之義繫之本句之下一章之指列之本章之左又以平生所聞於師友而得於心思者間附見一二條焉本末精粗大小詳略無或敢偏廢也然本其所以作取便於童子之習而已故名之曰訓蒙口義蓋將藏之家塾俾兒輩學焉非敢爲他人發也論語訓蒙口義序

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鶩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蹈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流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有同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前乎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傳也與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之顏曾也今錄其言非敢以爲無少異於先生而恣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疎密豪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醨異

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閒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耳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鄉之矣其爲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閒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誚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成衆說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

乾道壬辰月正元日新安朱某謹書　語孟集義序○初曰精義後改

名集義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閒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閒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閒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

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眞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眞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某自早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辨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

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戊申新安朱某序

中庸章句序

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況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故今刻四古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先後之且考舊聞爲之音訓以便觀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於此者附於其後以見讀之之法學者得以覽焉

掃應對入孝出弟動罔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思罔或逾窮理脩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內外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世遠人亡經殘教弛衆養弗端長益浮靡鄉無善俗士罕良材利欲紛拏異言喧聒幸茲秉彝極天罔墜爰輯舊聞庶覺來裔嗟嗟小子敬受此書匪我言耄惟聖之謨

小學題辭

古者小學教人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

親友之道皆所以爲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
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稚之時欲其習與知長化與
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
雜出於傳記者亦多讀者往往直以古今異宜而莫
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今
頗蒐輯以爲此書授之童蒙資其講習庶幾有補於
風化之萬一云爾

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
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其功可
謂盛矣然其爲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支其勢若有
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爲著也分合進退縱橫順逆亦
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爲也
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啟於
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乎此
其專於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於象
數者又皆牽合傅會而或以爲出於聖人心思智慮

之所爲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爲
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云易學啟蒙序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
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
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
能盡而發於咨嗟詠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
族而不能已焉此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
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
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
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教其或感之之雜
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所以自反而
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上自郊
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
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
天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守亦必陳而觀之以
行黜陟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寖以陵夷至於東遷而

遂廢不講矣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帝王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遠使夫學者即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詩之正經自邶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歌之辭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

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之李仲通銘程郎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故潘清逸誌先生之墓敘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爲稱首然則此圖當爲書首不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書後祁寛之云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爲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教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反而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攝此則諸本皆失之而長沙通書因胡氏所傳篇章非復本次又削去分章之目而別以周子曰者加之於書之大義雖若無所害然要非先生之舊亦有去其目而遂不可曉者如理性命章之類又諸本附載銘碣詩文事多重複亦或不能有所發明於先生之道以幸學者故今特據潘誌置圖篇端以爲先生之精意則可以通乎書之說矣至於書之分章定次亦皆復其舊貫而取公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合爲一篇以便觀者蓋世所傳先

生之書言行具此矣潘公所謂易通疑即通書而易說獨不可見向見友人多蓄異書自謂有傳本亟取而觀焉則淺陋可笑皆舍法時舉子葺緒餘與圖說通書絶不相似不問可知其僞獨不知世復有能得其眞者與否以圖書推之知其所發當極精要微言湮沒甚可惜也某又嘗讀朱內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摶种放穆脩而來而五峰胡公仁仲作通書序又謂先生非止爲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耳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爲得之於人則決非种穆所及以爲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哉是以嘗竊疑之及得誌文考之然後知其果先生之所自作而非有所受於人者公蓋皆未見此誌而云云耳然胡公所論通書之指曰人見其書之約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而不知其味之長也人有眞能立伊尹之志脩顏子之學則知

此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此則不可易之至論讀是書者所宜知也因復掇取以系於後云乾道己丑六月戊申新安朱某謹書（周子太極通書後序）

右周子太極圖并說一篇通書四十章世傳舊本遺文九篇遺事十五條事狀一篇某所集次皆已校定可繕寫某按先生之書近歲以來其傳既益廣矣然皆不能無謬誤惟長沙建安板本爲庶幾焉而猶頗有所未盡也蓋先生之學之奧其可以衆告者莫備於太極之一圖若通書之言蓋皆所以發明其蘊而誠動靜理性命等章爲尤著程氏之書亦皆祖述其意而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乃或并其語而道之故清逸潘公誌先生之墓而敘其所著之書特以作太極圖爲首稱而後乃以易說易通繫之其知此矣（按漢上朱震子發言陳摶以太極圖傳种放放傳穆修修傳先生衡山胡宏仁仲則以种穆之傳特先生所學之一師而非其至者武當郡宬居之又謂圖象乃先生指畫以語二程而未嘗有所爲書此蓋皆未見潘誌而言若胡氏之說則又未考乎先生之學之異始卒不外乎此圖也先生易

說久已不傳於世向見兩本皆非是其一卦說乃陳忠肅公所著其一繫辭說又皆佛老陳腐之談其甚陋而可笑者若曰易之冒天下之道也猶狙公之周衆狙也觀此則其決非先生所爲可知矣易通疑即通書蓋易說既依經以解義此則通論其大旨而不繫於經者也特不知其去易而爲今名始於何時爾然諸本皆附於通書之後而讀者遂誤以爲書之卒章使先生立象之微旨暗而不明驟而語夫通書者亦不知其綱領之在是也長沙本既未及有所是正而通書乃因胡氏所定章次先後輒頗有所移易又刊去章目而別以周子曰者加之皆非先生之舊若理性命章之類則一去其目而遂不可曉其所附見銘碣詩文視他本則詳矣然亦或不能有以發明於先生之道而徒爲重複故建安本特據潘誌置圖篇端而書之序次名章亦復其舊又即潘誌及蒲左丞孔司封黃太史所記先生行事之實刪去重複參互考訂合爲事狀一篇（其大者如蒲碣云屏姦弊如快刀健斧而潘誌云精密嚴恕務盡道理蒲碣但云母未葬而潘公所爲鄭夫人誌乃爲水齧其墓而改葬若此之類皆從潘誌而蒲碣又云慨然欲有所施以見於世而潘誌以言若胡氏之說則又云朝廷蹤等見用奮發感厲皆非知先生者之言

又載先生稱頌新政反覆數十言恐亦非實若此之類皆削去至於道學之徵有諸君子所不及知者則又一以程氏及其門人之言爲正以爲先生之書之言之行於此亦略可見矣然後得臨汀楊方本以校而知其舛陋猶有未盡正者如之當作柔亦如之師友一章當爲二章之類又得何君營道詩序及諸營遊春陵者之言而知事狀所敘濂溪命名之說有失其本意者何君序見遺事篇內又按濂溪廣漢張栻所跋先生手帖據先生家譜云濂溪隱居在營道縣榮樂鄉鍾貴里石塘橋西濂蓋溪之舊名先生寫之廬阜以示不忘其本之意而邵武鄒夢爲

其言嘗至其處溪之源委自爲上下保先生故居在下保其地又別自號爲濂溪田而濂之爲字則疑其出於唐刺史元結七泉之遺俗也今按江州濂溪之西亦有石塘橋見於陳令舉廬山記疑亦先生所寓之名云覆校舊編而知筆削之際亦有當録而誤遺之者如蒲碣自言初見先生於合州相語三日夜退而歎曰世乃有斯人耶而孔文仲亦有祭文序先生洪州時事曰公時甚少玉色金聲從容和毅一府盡傾之語蒲碣又稱其孤風遠操寓懷於塵埃之外常有高棲遐遁之意亦足以證其前所謂以奇自見等語之謬又讀張忠定公語而知所論希夷種穆之傳亦有未盡其曲折者按張忠定公嘗從希夷學而其論公事之有陰陽頗與圖說意合竊疑是說之傳固有端緒至於先生然後得之於心而天地萬物之理鉅細幽明高下精粗無所不貫於是始爲此圖以發其秘爾嘗欲別加是正

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没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爲用意高遠而已某自早歲即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自量輒爲注釋雖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爲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某謹記　周子通書後記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　題太極西銘解後

右程氏遺書二十五篇二先生門人記其所見聞荅問之書也始諸公各自爲書先生没而其傳寖廣然散出並行無所統一傳者頗以己意私竄竄易歷時既久殆無全編某家有先人舊藏數篇皆著當時記録主名語意相承首尾通貫蓋未更後人之手故其書最爲精善後益以類訪求得凡二十五篇因稍以所聞歲月先後第爲此書篇目皆因其舊而又別爲之録如此以見分別次序之所以然者然嘗竊聞之伊川先生無恙時門人尹焞得朱光庭所抄先生語奉而質諸先生先生曰某在何必讀此書若不得某之心所記者徒彼意耳尹公自是不敢復讀夫以二先生唱明道學於孔孟既没千載不傳之後可謂盛矣而當時從遊之士蓋亦莫非天下之英材其於先生之嘉言善行又皆耳聞目見而手記之宜其親切不差可以行遠而先生之戒猶且丁寧若是豈不以學

者未知心傳之要而滯於言語之間或者失之豪釐則其謬將有不可勝言者乎又況後此且數十年區區掇拾於殘編墜簡之餘傳誦道說玉石不分而謂真足以盡得其精微嚴密之旨其亦誤矣雖然先生之學其大要則可知已讀是書者誠能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進其知使本立而知益明知精而本益固則日用之間且將有以得乎先生之心而於疑信之傳可坐判矣此外諸家所抄尚衆率皆割裂補綴非復本篇異時得其所自來當復出之以附今録無則亦將去其重複別爲外書以待後之君子云爾程氏遺書

後序

右附録一卷明道先生行狀之屬凡八篇伊川先生祭文一篇奏狀一篇啓劄皆其本文無可議者獨伊川行事本末當時無所論著某嘗竊取實録所書文集内外書所載與凡他書之可證者次其後先以爲年譜既不敢以意形容又不能保無謬誤故於每事之下各系其所從得者今亦輯取以著於篇合爲一卷以附於二十五篇之後嗚呼學者察言以求其心考跡以觀其用而有以自得之則斯道之傳也其庶幾乎程氏遺書附録後序

右程氏外書十二篇某所序次程氏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録之全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謬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遺也於是取諸集録參伍相脗得此十有二篇以爲外書夫先生之言非有精粗之異而兩書皆非一手所記其淺深工拙又未可以一槩論其曰外書云者特以取之雜或不能審其所自來其視前書學者尤當精擇而審取之耳程氏外書後序

右上蔡先生語録三篇先生姓謝氏名良佐字顯道學於程夫子昆弟之門篤志力行於從遊諸公間所見最爲超越有論語説行於世而此書傳者蓋鮮焉某初得友人括蒼吳任寫本一篇題曰上蔡先生語録後得吳中

板本一篇題曰逍遥先生語録陳留江績之作序云得之先生凡孫少卿俊及天隱之子希元者二家之書皆温陵曾恬天隱所記最後得胡文定公家寫本二篇於公從子籍溪先生題曰謝子雅言凡書四篇以相參校胡氏上篇五十五章記文定公問答皆他書所無有而提綱挈領指示學者用力處亦卓然非他書所及下篇四十七章與板本吳氏本略同然時有小異蓋損益曾氏所記而精約過之輒因其舊定著爲二篇且著曾氏本語及吳氏之異同者於其下以備參考獨板本所增多猶百餘章然或失本指雜他書其尤者五十餘章至詆程氏以助佛學直以或者目程氏而以予曰自起其辭皆荒浪無根非先生所宜言亦不類答問記述之體意近世學佛者私竊爲之以亢其術偶出於曾氏雜記異聞之書而傳者弗深考遂附之於先生傳之久遠疑誤後學使先生爲得辠於程夫子而曾氏爲得辠於先生者則必是書之爲也故竊不自知其固陋輒放而絶之雖或被之以僭妄之辠而不敢辭也其餘所謂失本指雜他書甚者亦頗刊去而得先生遺語三十餘章別爲一篇然記録不精僅存彷彿非復前篇比矣凡所定著書三篇已校定可繕寫因論其所以然之意附見其後以俟知言有道君子考而擇焉謝上蔡語録後序

某頃年校定上蔡先生語録三篇未及脱藁而或者傳去遂鋟木於贛上愚意每遺恨焉比因閉暇復爲定著此本然亦未敢自以爲可傳也因念往時削去板本五十餘章特以理推知其決非先生語初未嘗有所左驗亦不知其果出於何人也後籍溪胡先生入都於其學者呂祖謙得江民表辨道録一篇請之則盡向所削去五十餘章者首尾次序無一字之差然後知其爲江公所著而非謝氏之語益以明白夫江公行誼風節固當世所推高而陳忠肅公又嘗稱其論明道先生有足目相應之語蓋亦略知吾道之可尊矣而其爲言若此豈差之豪釐則夫千里之繆有

所必至而不能已者耶因書以自警且示讀者使毋疑舊傳謝先生與胡文定公手柬今并拟其精要之語附三篇之後云謝上蔡語錄後記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拟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為此編總六百一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已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粗見其梗槩以為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復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為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書近思錄後

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禮固不可以一日而不脩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終始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不可以一日而不講且習焉也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為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某之愚蓋兩病焉是以嘗獨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為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為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文敦本實以窮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修身齊家之道謹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

於國家所以敦化導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家禮序

先正温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録三十卷并上之晩病本書太詳目録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遺厥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稿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彊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識矣因述其指意條例如此列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云乾道壬辰夏四月甲子新安朱某謹書資治通鑑綱目序

右楚辭集注八卷今所校定其第録如上蓋自屈原賦離騷而南國宗之名章繼作通號楚辭大抵皆祖原意而離騷深遠矣竊嘗論之爲人其志行雖或過於中庸而不可以爲法然皆出於忠君愛國之誠心原之爲書其辭音雖或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訓然皆生於繾綣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雖其不知學於北方以求周公仲尼之道而獨馳

騁於變風變雅之末流以故醇儒莊士或羞稱之然使世之放臣屏子怨妻去婦抆淚謳唫於下而所天者幸而聽之則於彼此之間天性民彝之善豈不足以交有所發而增夫三綱五典之重此予之所以每有味於其言而不敢直以詞人之賦視之也然自原著此詞至漢未久而說者已失其趣如太史公蓋未能免而劉安班固賈達之書世復不傳及隋唐間爲訓解者尚五六家又有僧道寥者能爲楚聲之讀今亦漫不復存無以驗其說之得失而獨東京王逸章句與近世洪興祖補注並行於世其於訓詁名物之閒則已詳矣顧王書之所取舍與其題號離合之閒多可議者而洪皆不能有所是正至其大義則又皆未嘗沈潛反復嗟歎詠歌以尋其文詞指意之所出而遽欲取喻立說旁引曲證以強附於其事之已然是以或以迂滯而遠於性情或以迫切而害於義理使原之所爲抑鬱而不得伸於當年者又晦昧而不見白於後世予於是益有感焉竊不自揆因舊編粗加檃括定爲集注八卷庶幾讀者得以見古人於千載之上而死者可作又足以知千載之下有知我者而不恨於來者之不聞也嗚呼悕矣是豈易與俗人言哉楚辭集注序

右楚辭後語目錄以晁氏所集錄續變二書刊補定著凡五十二篇晁氏之爲此書固主於辭而亦不得不兼於義今因其舊則其考於辭也宜益精而擇於義也當益嚴矣此余之所以兢兢而不得不致其謹也蓋屈子者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詞也故今所欲取而使繼之者必其出於幽憂窮蹙怨慕淒涼之意乃爲得其餘韻而宏衍鉅麗之觀懽愉快適之語宜不得而與焉至論其等則又必以無心而冥會者爲貴其或有是則雖遠且賤猶將汲而進之一有意於求似則雖迫真如揚柳亦不得已而取之耳若其義則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詞調鏗鏘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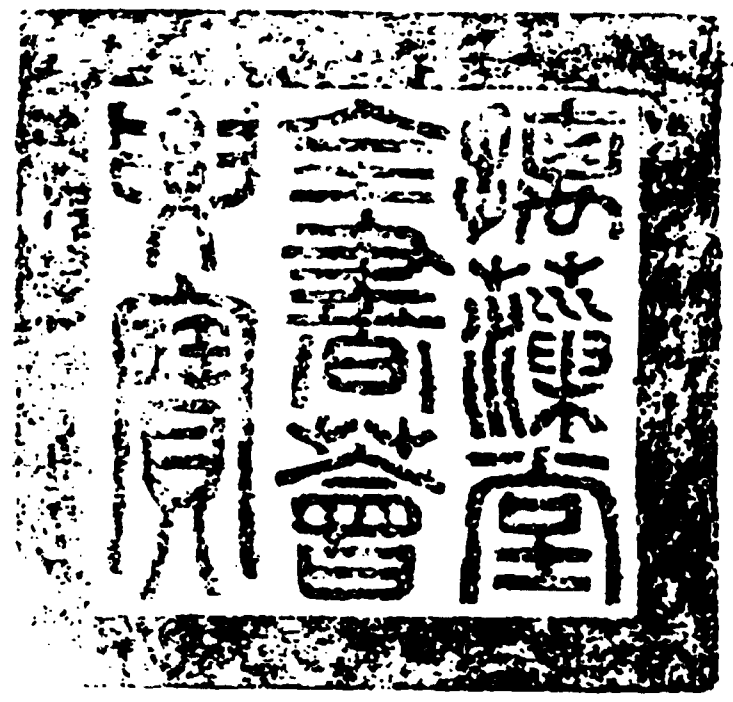
人者誠能使人朝夕諷誦不離於其側如衛武公之抑戒則所以入耳而著心者豈但廣厦細旃明師勸誦之益而已哉此固余之所爲眷眷而不能忘者若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屬其詞若不可廢而皆棄不錄則以義裁之而斷其爲禮法之罪人也高唐卒章雖有恩萬方憂國害開聖賢輔不逮之云亦屠兒之禮佛倡家之讀禮耳幾何其不爲獻笑之資而何諷一之有哉其息夫躬柳宗元之不棄則黿氏已言之矣至於楊雄則未有議其罪者而余獨以爲是其失節亦蔡琰之儔耳然琰猶知愧而自訟若雄則反詆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與琰比矣今皆取之豈不以夫琰之母子無絕道而於雄則欲因反騷而著蘇氏洪氏之貶詞以明天下之大戒也陶翁之詞黿氏以爲中和之發於此不類特以其爲古賦之流而取之是也抑以其自謂晉臣恥事二姓而言則其意亦不爲不悲矣序列於此又何疑焉至於終篇特著張夫子呂與叔之言蓋又以告夫游藝之及此者使知學之有本而反求之則文章有不足爲者矣其餘微文碎義又各附見於本篇此不贅云

南安韓文出莆田方氏近世號爲佳本予讀之信然猶恨其不盡載諸本同異而多折衷於三本也原三本之見信杭蜀以舊閣以官其信之也則宜然如歐陽公之言韓文印本初未必誤多爲校讐者妄改亦謂如羅池碑改步爲涉田氏廟改天明爲王明之類耳觀其自言爲兒童時得蜀本韓文於隨州李氏計其歲月當在天禧中年且其書已故弊脫略則其摹印之日與祥符杭本蓋未知其孰先孰後而嘉祐蜀本又其子孫明矣然而猶曰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則固未嘗必以舊本爲是而悉從之也至於秘閣官書則亦民間所獻掌故令史所抄而一時館職所校耳其所傳者豈真作者之手藁而是正之者豈盡劉向揚雄之倫哉讀者正當擇其文

理意義之善者而從之不當但以地望形勢爲重輕也抑韓子之爲文雖以力去陳言爲務而又必以文從字順各識其職爲貴讀者或未得此權度則其文理意義正自有未易言者是以予於此書姑考諸本之同異而無存之以待覽者之自擇區區妄意雖或竊有所疑而不敢偏有所廢也（韓文考異序）

此集今世本多不同惟近歲南安軍所刊方氏校定本號爲精善別有舉正十卷論其所以去取之意又他本之所無也然其去取以詳符杭本嘉祐蜀本及李謝所據館閣本爲定而尤尊館閣本雖有謬誤往往曲從他本雖善亦棄不録至於舉正則又例多而辭寡覽者或頗不能曉知其故今輒因其書更爲校定悉考衆本之同異而一以文勢義理及他書之可驗者決之苟是矣則雖民閒近出小本不敢違有所未安則雖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又各詳著其所以然者以爲考異十卷庶幾去取之未善者覽者得以參伍而筆削焉（韓文考異前）

予讀近代文集及記事之書觀其所載國朝名臣言行之迹多有補於世教然以其散出而無統也既莫究見始終表裏之全而又汨於虛浮詭誕之說予嘗病之於是掇取其要聚爲此録以便記覽尚恨書籍不備多所遺闕尚有所得當續書之（八朝名臣言行録序○以上文集二十七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朱　烺

欽定四庫全書卷五十七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七

道統六

訓門人 已見前卷為學之序内者不重出

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為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德明云這處最難用力得是善從而保養取自然不舉橫渠戰退之說曰此亦不難只要明得一箇善惡每日遇事須是體驗見得是善從而保養取自然不肯走在惡上去次日又云雖是涵養於未發源清則流清然源清則未見得被他流出來已是濁了須是因流之濁以驗源之未清就本原處理會未有源之濁而流之能清者今人多是偏重了只是涵養於未發而已發之失乃不能制是有得於靜而無得於動只知制其已發而未發時

不能涵養則是有得於動而無得於靜也以下訓廖子晦德明

德明問編喪祭禮當依先生指授以儀禮為經戴記為傳周禮作旁證曰和通典也須看就中却又議論更革處語畢却云子晦正合且做切己工夫只管就外邊文字上走支離雜擾不濟事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須如此做家計程子曰心要在腔子裏不可馳外此箇心須是管著他始得且如曾子於禮上纖細無不理會過及其語孟敬子則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邊豆之事則有司存須有緩急先後之序須有本末須將操存工夫做本然後逐段逐義去看方有益也須有倫序只管支離雜看都不成事去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然後游於藝今只就冊子上理會所以每每不相似又云正要克己上做工夫

先生舉遺書云根本須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又云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今且要收斂此心常提撕省察且如坐間說時事逐人說幾件若只管說有甚是處便截斷了提撕此心令在此凡遇事應物皆然問當官事多膠膠擾擾奈何曰他自膠擾我何與焉濂溪云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中與仁是發動處正是當然定理處義是截斷處常要主靜豈可只管放出不收斂截斷二字最緊要

問山居頗適讀書罷臨水登山覺得甚樂曰只任閒散不可須是讀書又言上古無閒民其說甚多不曾記錄大意似謂閒散是虛樂不是實樂

初七日稟辭因求一言為終身佩服先生未答且出晚謁再請先生曰早間所說用功事細思之只是昨日說戒謹不睹恐懼不聞是要切工夫佛氏說得甚相似然而不同佛氏要空此心道家要守此氣皆是安排子思之時異端並起所以作中庸發出此事只是

戒謹恐懼便自然常存不用安排戒謹恐懼雖是四箇字到用著時無他只是緊鞭約令歸此窠臼來

先生謂廣看文字傷太快恐不子細雖是理會得底更須將來看此不厭熟熟後更看方始滋味出 以下訓輔漢卿

廣

先生又謂廣見得義理雖稍快但言動之間覺得輕率處多子曰仁者其言也訒仁者之言自不恁地容易謝氏曰視聽言動不可易易則多非禮須時時自省覺自收斂稍緩縱則失之矣

或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之思慮不知何以制之

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慮底便莫要思便從脚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少覺莫要行久久純熟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

只看論語一書何嘗有懸空說底話只為漢儒一向尋求訓詁更不看聖賢意思所以二程先生不得不發明道理開示學者使激昂向上求聖人用心處故放得稍高不期今日學者乃捨近求遠處下窺高一向懸空說了扛得兩脚都不著地其為害反甚於向者之未知尋求道理依舊在大路上行今之學者却求捷徑遂至鑽山入水吾友要知須是與他古本相似者方是本分道理若不與古本相似盡是亂道 以下訓余正叔大雅

再見即問曰三年不相見近日如何對云獨學悠悠未見進處曰悠悠於學者最有病某前此說話不覺悠悠而學於某者皆不做切己工夫故亦少見特然可恃者且如孟子初語滕文公只道性善善學者只就這上便做工夫自應有得及後再見孟子則不復更端矣只說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以至若藥不瞑眩厥疾弗瘳其言激切如此只是欲其著緊下工夫耳

又如語曹交一段意亦同此大抵為學須是自家發憤振作鼓勇做去直是要到一日須見一日之效一月須見一月之效諸公若要做便從今日做去不然便截從今日斷不要務為說話徒無益也大雅云從前但覺寸進不見特然之效曰正為如此便不曾離得舊窟何緣變化得舊氣質

再見即曰吾輩此箇事世俗理會不得凡欲為事豈可信世俗之言為去就彼流俗何知所以王介甫一切屏之他做事雖是過然吾輩自守所學亦豈可為流俗所梗如今浙東學者多陸子靜門人類能卓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自家一輩朋友又覺不振一似忘相似彼則又似助長

問吾輩之貧者今不學子弟經營莫不妨否曰止經營衣食亦無甚害陸家亦作鋪買賣因指其門閾云但此等事如在門限裏一動著脚便在此門限外矣緣先以利存心做時雖本為衣食不足後見利入稍優便多方求餘遂生萬般計較做出礙理事來須思量止為衣食為仰事俯育耳此計稍足便須收斂莫令出元所思處則粗可救過

問私意竊發隨即鉏治雖去枝葉本根仍在感物又發如何曰只得如此所以曾子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以下訓陳才卿丈蔚

問色容莊最難曰心肅則容莊非是外面做那莊出來陳才卿亦說九容次早才卿以右手拽涼衫左袖口偏於一邊先生曰公昨夜說手容恭今却如此才卿赧然急又手鞠躬曰忘了先生曰為已之學有忘耶向徐節孝見胡安定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節孝自思不獨頭容要直心亦要直自此便無邪心學者須是如此始得

邵武人箇箇急迫此是氣稟如此學者先須除去此病方可進道先生謂方子曰觀公資質自是寬過然開闊中又須縝密寬緩中又須謹敬訓李公晦方子

問前日承教辨是非只交游中便有是有非自家須分別得且不須誦言這莫是只說尋常汎交若朋友則有責善琢磨之義曰固是若是等閒人亦自不可說只自家胷次便要得是非分明事事物物上都有箇道理都有是有非所以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雖淺近閒言語中莫不有理都要見得破隱惡而揚善自家這裏善惡便分明然以聖明昭鑒纔見人不好便說出來也不得只是揚善那惡底自有不得掩之理纔說揚善自家已自分明這亦是聖人與人為善之意

以下訓葉味道賀孫

賀孫請問語聲未後低先生不聞因云公仙鄉人何故聲氣都恁地說得箇起頭後面懶將去子夏曰聽其言也厲公只管恁地下梢不好見道理不分明將漸入於幽暗含含胡胡不能到得正大光明之地說話須是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要見得是非

先生問時舉觀書如何時舉自言常苦於粗率無精密之功不知病根何在曰不要討甚病根但知道粗率便是病在這上便更加子細便了今學者亦多來求病根某向他說頭痛灸頭腳痛灸腳病在這上只治這上便了更別討甚病根也訓淳時舉

人傑將行請教先生曰平日工夫須是做到極時四邊皆黑無路可入方是有長進處大疑則可大進若自覺有些長進便道我已到了是未足以為大進也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及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直是無去處了至此可以語進矣訓萬正淳人傑

仲思言正大之體難存曰無許多事古人已自說了言語多則愈支離如公昨來所問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如做事須用人纔放下或困睡這事便無人做主都由別人不由自家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

為本敬却不是將來做一箇事本人多先安一箇敬字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是了便行將去今且將大學來讀便見為學次第初無許多屈曲又曰某於大學中所以力言小學者以古人於小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之道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却當以敬為本訓楊仲思道夫

居甫問平日只是於大體處未正曰大體只是合衆小理會成大體今不窮理如何便理會大體以下訓徐居甫寓

居甫敬之是一種病都緣是弱仁父亦如此定之亦如此只看他前日信中自說臨事而懼不知孔子自說行三軍自家平居無事只管恁地懼箇甚麼賀孫說

定之之意是當先生前日在朝恐要從頭折洗決裂做事故說此曰固是若論來如今事體合從頭折洗合有決裂做處自是定著如此只是自家不曾當這

地位自是要做不得若只管懼了到合說處都莫說近來學者如漳泉人物於道理上發得都淺都是作文時文采發越燦然可觀謂堯卿至之浙閒士夫又却好就道理上壁角頭著工夫如某人輩于善叔恭恐也是風聲氣習如此又云今之學者有三樣人才一則資質渾厚却於道理上不甚透徹一則儘理會得道理又生得直是薄一則資質雖厚却飄然說得道理儘多又似承當不起要箇恰好底難得此間却有一兩箇明友理會得好如公資質如此何不可為只為源頭處用功較少而今須喫緊著意做取尹和靖在程門直是十分鈍底被他只就一箇敬字上做工夫終被他做得成因說及陳後之陳安卿二人為學頗得蹊徑次第又曰為學之道如人耕種一般必須辦了一片地在這裏了方可在上耕種今却就別人地上鋪排許多種作底物色這田地元不是我底訓石子餘洪慶問節昔以觀書為致知之方今又見得是養心之法曰

較寬不急迫又曰一舉兩得這邊又存得心這邊理
又到節復問心在文字則非僻之心自入不得先生
應訓甘吉甫節
問氣質昏蒙做事多悔有當下便悔時有過後思量得
不是方悔時或經久所為因事機觸得悔時方悔之
除惘然自失此身若無所容有時恚恨至於成疾不
知何由可以免此曰既知悔時第二次莫恁地便了
不消得常常地放在心下那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
訟底便是不悔底今若信意做去後蕩然不知悔固
不得若既知悔後次改便了何必常常恁地悔以下訓黃
毅然義剛
世間只是這箇道理譬如晝日當空一念之閃合著這
道理則皎然明白更無纖毫窒礙故曰天命之謂性
不只是這處有處處皆有只是尋時先從自家身上
尋起所以說性者道之形體也此一句最好蓋是天
下道理尋討將去那裏不可體驗只是就自家身上
體驗一性之內便是道之全體千人萬人一切萬物
無不是這道理不特自家有他也有不特甲有乙也
有天下事都恁地
初見先生云某自到此與朋友亦無可說古人學問只
是為己而已聖賢教人具有倫理學問是人合理會
底事學者須是切己方有所得今人知為學者聽人
說一席好話亦解開悟到切己工夫却全不曾做所
以悠悠歲月無可理會若使切己下功聖賢言語雖
散在諸書自有箇通貫道理須實有見處自然休歇
不得如人趁養家一般一日不去趁便受飢餓今人
事無大小皆潦草過了只如讀書一事頭邊看得兩
段便揭過後面或看得一二段或看得三五行殊不
曾子細理會如何會有益或問人講學不明用處全
差了曰不待酬酢應變時若舉不切己自家一箇渾
身自無處著雖三魂七魄亦不知下落何待用時方
差坐間有言及傅子因者曰人雖見得他偏見得他

不是此邊却未有肯著力做自家工夫如何不為他所謾近世人大被人謾可設可笑見人胡亂一言一動便被降下了只緣自無工夫所以如此便又有不讀書之說可以誘人宜乎陷溺者多先生又云彼一般說話雖是說禪却能鞭逼得人緊後生於此邊既無所得一溺其說便把作件事做如何可回終竟他底不是愈傳愈壞了人或又云近世學者多躐等曰亦更有不及等人以下訓廖益仲謙

德之看文字尖新如見得一路光明便射從此一路去然為學讀書寧詳毋略寧近毋遠寧下毋高寧拙毋巧若一向單過不加子細便看書也不分曉然人資質亦不同有愛趨高者亦有好務詳者雖皆有得然詳者終是看得溥博淡洽又言大學等書向來人只說某說得詳如何不略說使人自致思此事大不然人之為學只是爭箇肯不肯耳他若無得不肯向這邊略亦不解致思他若肯向此一邊自然有味愈詳愈有意味

讀大學必次論孟及中庸兼看近思錄先生曰書讀到無可看處恰好看訓湯叔永泳

某嘗喜那鈍底人他若是做得工夫透徹時極好却煩惱那敏底只是略綽看過不曾深去思量當下說也理會得只是無滋味工夫不耐久如莊仲便是如此某嘗煩惱這樣底少間不濟事敏底人又却要做那鈍底工夫方得以下訓沈莊仲僩

今公掀然有飛揚之心以為治國平天下如指諸掌不知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事業怎生治人古時英雄豪傑不如此張子房不問著他不說諸葛孔明甚麼樣端嚴公浙中一般學是學須是事事從心上理會起舉止動步事事有箇道理為英雄之學務為跅弛豪縱全不點檢身心某這裏一豪不然便是欠闕了他道理固是天下事無不當理會只是有先後緩急之序須先立其本方以次推

及其餘令公們學都倒了緩其所急先其所後少間
使得這身心飛揚悠遠全無收拾處而令人不知學
底他心雖放然猶放得近令公雖曰知為學然却放
黃直卿會看文字只是氣象小閒或又有看得不好處
訓郭德元友仁
問謨於鄉曲自覺委靡隨順處多恐不免有同流合汙
之失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處鄉曲
固要人情周盡但須分別是非不要一向隨順失了
自家天下事只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便是非底便
非問是非自有公論曰如此說便不是了是非只是
是非如何是非之外更有一箇公論才說有箇公論
便又有箇私論也此却不可不察以下訓周舜弼謨
既受詩傳併力抄錄頗疎侍教先生曰朋友來此都被
冊子困倒反不曾做得工夫何不且過此說話彼皆
紙上語耳有所面言資益為多又問與周茂元同邸

所論何事曰周宰云先生著書立言義理精密既得
之熟讀深思從此力行不解有差曰周宰才質甚敏
只有些粗疎不肯去細密處求說此便可見載之簡
牘縱說得甚分明那似當面議論一言半句便有通
達處所謂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若說到透徹處
何止十年之功也
先生問蓍與伯豐正淳此去做甚工夫伯豐曰正欲請
教先易後詩可否曰既嘗讀詩不若先詩後易蓍曰
亦欲看詩曰觀詩之法且要虛心熟讀尋繹之不要被
舊說粘定看得不活伊川解詩亦說得義理多了詩
本只是恁地說話一章言了次章又從而歎詠之雖
別無義而意味深長不可於名物上尋義理後人往
往見其言只如此平淡只管添上義理却窒塞了他
如一源清水只管將物事堆積在上便壅隘了某觀
諸儒之說惟上蔡云詩在識六義體面却諷味以得
之深得詩之綱領他人所不及訓黃子耕蓍

淳有問目段子先生讀畢曰大縣說得也好只是一樣意思又曰公說道理只要撮那頭一段尖底末梢便要到那大而化之極處中間許多都把作渣滓不要理會相似把箇利刃截斷中間都不用了這箇便是大病以下訓陳安卿淳

諸友入侍坐定先生目淳申前說曰若把這些子道理只管守定在這裏則相似山林苦行一般便都無事可做了所謂潛心大業者何有哉淳曰已知病痛大段欠了下學工夫曰近日陸子靜門人寄得數篇詩來只將顏淵曾點數件事重疊說其他詩書禮樂都不說如吾友下學也只是揀那尖利底說粗鈍底都掉了今日下學明日便要上達如孟子從梁惠王以下都不讀只揀告子盡心來說只消此兩篇其他五篇都刪了緊要便讀閒慢底便不讀精底便理會粗底便不理會書自是要讀恁地揀擇不得如論語二十篇只揀那曾點底意思來涵泳都要盡了單單說

箇風乎舞雩詠而歸只做箇四時景致論語何用說許多事前日江西朋友來問要尋箇樂處某說只是自去尋尋到那極苦澀處便是樂底意思來却無不做工夫那意思不好處這便是樂底意思來

自然樂底道理

諸友揖退先生留淳獨語曰何故無所問難淳曰數日承先生教誨已領大意但當歸去做工夫曰此別定不再相見淳問曰已分上事已理會但應變處更望提誨曰今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閑著心胷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腳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慷居不足以為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了便可以為聖賢自古無不

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箇事理會不得先生饑席酒五行中筵親酌一杯勸李丈云相聚不過如此退去反而求之次一杯與淳曰安卿更須出來行一遭村裏坐不覺壞了人昔陳了翁說一人甚甚高或邀之入京參國手曰久在側並無所教但使之隨行攜基局而已或人詰其故國手曰彼基已精其無志甘於自暴自棄過孰大焉但低著未曾識教之隨行亦要都高著已盡識之矣但低著未曾識教之隨行亦要都焉真箇做工夫人便自不說此話

經歷一過

漳州陳淳會問方有可答方是疑

先生問伯羽如何用功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曰痛抑思慮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却有思慮矣又言也不可全無思慮無邪思耳以下訓童僕卿伯羽

問讀書莫有次序否余正叔云不可讀讀則蹉過了曰論語章短者誠不可讀讀則易蹉過後章去若孟子詩書等非讀不可蓋他首尾自相應全藉讀方見問

伯羽嘗覺固易蹉了專看則又易入於硬鑽之弊如何曰是不可鑽書不可進前一步看只有退看譬如以眼看物欲得其大體那正曲直須是遠看方定若近看愈狹了不看見凡人謂以多事廢讀書或曰氣質不如人者皆是不責志而已若有志時那問他事多那問他氣質不美曰事多質不美者此言雖若未是太過然即此可見其無志甘於自暴自棄過孰大焉真箇做工夫人便自不說此話

看今世學者病痛皆在志不立常見學者不遠千里來此講學將謂真以此為事後來觀之往往只要做二三分人識些道理便是不是看他不破不曾以此語之夫人與天地並立為三自家當思量天如此高地如此厚自家一箇七尺血氣之軀如何會並立為三只為自家此性元善同是一處出來一出一入若有若亡元來固有之性不曾見得則雖具人衣冠其實與庶物不爭多伊川曰學者為氣所奪習所勝只可

責志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在顏子分明見此物須要做得如人在戰陣雷鼓一鳴不殺賊則為賊所殺又安得不向前又如學者應舉覓官從早起來念念在此終被他做得但移此心向學何所不至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至三十而立以上節節推去五峰曰為學在立志立志在居敬此言甚佳夫一陰一陽相對志纔立則已在陽處立雖時失脚入陰然一覺悟則又在於陽今之學者皆曰他是堯舜我是衆人何以為堯舜為是言者曾不如佛家善財童子曰我已發菩提心行何行而做佛渠却辦做佛自家却不辦做堯舜某因問立志固是然志何以立曰自端本立以身而參天地以匹夫而安天下實有此理以下訓鄭子上何學問可學稟性太急數年來力於懲忿上做工夫似減得分數然遇事不知不覺忿暴何從而去此病曰亦在乎熟耳如小兒讀書遍數多自記得此熟之驗也大抵稟賦得深多少年月一旦如何便盡打疊得須是日夜懲戒之以至於熟久當自去

鄭子上因赴省經過問左傳數事先生曰數年不見公將謂有異問相發明却問這般不緊要者何益人若能於大學語孟中庸四書窮究得通透則經傳中折莫甚大事以其理推之無有不曉者況此末事今若此可謂是颺了甜桃樹沿山摘醋梨也

問為學大端曰且如士人應舉是要做官故其工夫勇猛念念不忘竟能有成若為學須立箇標準我要如何為學此志念念不忘工夫自進蓋人以渺然之身與天地並立而為三常思我以血氣之身如何配得天地且天地之所以與我者色色周備人自污壞了因舉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令之為學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始得若要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以聖賢為標準直做到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工夫

自然勇猛臨事觀書常有此意自然接續若無求復
其初之志無必為聖賢之心只見因循荒廢了
訓鄭文振南升
看文字須以鄭文振為法理會得便說出待某看甚處
未是理會未得便問又云渠今退去心中却無疑也
至之少精深蓋卿少寬心二病正相反以下訓楊至之至
楊子順楊至之趙唐卿辭歸請教先生曰學不是讀書
然不讀書又不知所以為學之道聖賢教人只是要

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謂學者學此而
已若不讀書便不知如何而能脩身如何而能齊家
治國聖賢之書說脩身處便如此說齊家治國處便
如此節節在那上自家都要去理會一一排定在這
裏來便應將去
聖賢言語只管將來翫弄何益於己曰舊學生以論題
商議非敢推尋立論曰不問如此只合下立脚不是
偏在語言上去全無體察工夫所以神氣飛揚且如
仲方主張克己之說只是治己還多如此自治否仁
之為器重為道遠舉莫能勝行莫能至果若以此自
任是大小大事形神自是肅然無有師保如臨父母
曾子所謂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此氣象
何暇輕於立論仲方此去須覺識見只管遲鈍語言
只管畏縮方是自家進處琮起謝云先生教誨之言
可謂深中膏肓如負芒刺自惟病根生於思而不學
於是不養之氣襲而乘之徵於色發於聲而不自知

也孟子曰持其志無暴其氣琮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訓吳仲方琮
曰此意固然志不立後如何持得曰更願指教曰大
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是立志處在止於至善
廷秀問今當讀何書曰聖賢教人都提切已說話不是
教人向外只就紙上讀了便了自家今且剖判一箇
義利試自睹當自家今是要求人知要自為已孔子
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曰古之學者為已今
之學者為人孟子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

子雖是為時君言在學者亦是切身事大凡為學且
須分箇內外這便是生死路頭今人只一言一動一
步一趨便有箇為義為利在裏從這邊便是為義從
那邊便是為利向內便是入聖賢之域向外便是趨
愚不肖之途這裏只在人劄定脚做將去無可商量
若是已認得這箇了裏面煞有工夫却好商量也顧
謂道夫曰曾見陸子靜義利之說否曰未也曰這是
他來南康某請他說書他却說這義利分明是說得
好如云今人只讀書便是為利知此解後又要得官
得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為利說
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以下訓陳
廷秀芝

為學有用精神處有惜精神處有合著工夫處有杜了
工夫處要之人精神有得亦不多自家將來枉用了
亦可惜惜得那精神便將來看得這文字某舊讀書
看此一書只看此一書那裏得恁閒工夫錄人文字
廷秀行夫都未理會得這箇工夫在今當截頭截尾
劄定脚跟將這一箇意思帖在上面上下四旁都不
管他只見這物事在面前任你孔夫子見身也還我
理會這箇了直須抖擻精神莫要昏鈍如救火治病
豈可悠悠歲月
椿臨行請教曰凡人所以立身行已應事接物莫大乎
誠敬誠者何不自欺不妄之謂也敬者何不怠慢不
放蕩之謂也今欲做一事若不立誠以致敬說這事
不妨胡亂做了做不成又付之無可奈何這便是不

能敬人面前底是一樣背後又是一樣外面做底事
內心却不然這箇皆不誠也學者之心大凡當以誠
敬為主訓魏元壽椿
枡嘗問先生自謂矯揉之力雖勞而氣稟之偏自若警
覺之念雖至而怠惰之習未除異端之教雖非所願
學而若忽之差未能辨善利之間雖知所決擇而正
行惡聲之念或潛行而不自覺先覺之微言奧論讀
之雖間有契而不能浹洽於心意之間云云曰所論

皆切問近思人之為學惟患不自知其所不足今既知之則亦即此而加勉焉耳為仁由己豈他人所能與惟讀書窮理之功不可不講也訓陳自脩析

問堯卿今日看甚書曰只與安卿較量下學處曰不須比安卿公年高且據見定底道理受用安卿後生有精力日子長儘可闊著步去以下雜訓諸門人

李丈問前承教只據見定道理受用某日用閒已見有些落著事來也應得去不似從前走作曰日用閒固是如此也須隨自家力量成就去看如何問工夫到此自是不能閒斷得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這箇工夫常恁地昔李初平欲讀書濂溪曰公老無及矣只待某說與公二年方覺悟他既讀不得書濂溪說與他何故必待二年之久覺悟二年中說多少事想見事事說與他不解今日一說明日便悟頓成箇別一等人無此理也公雖年高更著涵養工夫如一粒菜子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壅澆灌方得成

不成說道有那種子在此只待他自然生根生苗去若只見道理如此便要受用去則一日止如一日一年止如一年不會長進正如菜子無糞去培壅無水去澆灌也須是更將語孟中庸大學中道理來涵養胡叔器問每常多有恐懼何由可免曰須是自下工夫看此事是當恐懼不當恐懼遺書云治怒難治懼亦難克已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若於道理見得了何懼之有

胡叔器患精神短曰若精神少也只是做去不成道我精神少便不做公只是思索義理不精平日讀書只汎汎地過不曾貼裏細密思量公與安卿之病正相反安卿思得義理甚精只是要將那粗底物事都掉了公又不去義理上思量事物來皆奈何不得只是不曾向裏去理會如入市見鋪席上都是好物事只是自家沒錢買得如書冊上都是好說話只是自家無奈他何

某平生不會懶雖甚病然亦一心欲向前做事自是懶不得今人所以懶未必是真箇怯弱自是先有畏事之心纔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為緣先有箇畏縮之心所以習成怯弱而不能有所為也昌父云某平生自覺血氣弱日用工夫多只揀易底事做或尚論人物亦只取其與己力量相近者學之自覺難處進步不得也曰便當因這易處而益求其所謂難因這近處而益求其所謂遠不可只守這箇而不求進步縱自家力量到那難處不得然不可不勉慕而求之今人都是未到那做不得處便先自懶怯了雖是怯弱然豈可不向前求其難者遠者但求之無有不得若真箇著力求而不得則無如之何也趙曰某幸聞諸老先生之緒言粗知謹守而不敢失墜爾曰固是好但終非活法爾

江文卿博識羣書因感先生之教自咎云某五十年前枉費許多工夫記許多文字曰也不妨如今若理會得這要緊處那許多都用如七年十載積疊得柴了如今方點火燒

周兄良問某平時所為把捉這心教定一念忽生則這心返被他引去曰這箇亦只是認教熟熟了便不如此今日一念纔生有以制之明日一念生又有以制之久後便無此理只是這邊較少那邊較多便被他勝了如一車之火以少水勝之水撲處才滅而火又發矣

先生嘗謂劉學古曰康節詩云閒居謹莫說無妨蓋道無妨便是有妨要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爾

江元益問門人勇者為誰曰未見勇者

問宋傑尋常覺得資質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好若敬心稍不存則裏面固是昏雜而發於外亦鹵莽突所以專於敬而無失上用功曰這裏未消說敬與不敬在蓋敬是第二節事而今便把來夾雜說則鶻

突了愈難理會且只要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這物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箇黑底虛靜不是箇白底虛靜而今須是要打破那黑底虛靜換作箇白底虛靜則八窻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那裏底虛靜終身黑淬淬地莫之通曉也

林仲參問下學之要受用處曰潑底椅卓在屋下坐便是受用若貪慕外面高山曲水便不是受用底舉詩云貧家淨掃地貧女好梳頭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前人只恁地說了

辨姦論謂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姦慝每常嫌此句過當今見得亦有此樣人某向年過江西與子壽對語而劉淳叟堯夫獨去後面角頭坐都不管學道家打坐被某罵云便是某與陸丈言不足聽亦有數年之長何故恁地作怪

包詳道書來言自壬子九月一省之後云云先生謂顯道曰人心存亡之決只在出入息之間豈有截自今日今時便思亂已後便悄悄之理聖賢之學是揩揩定定做不知不覺自然做得徹若如所言則是聖賢脩為講學都不須得只等得一旦恍然悟去如此者起人僥倖之心

先生謂杜叔高曰學貴適用

先生謂魯可幾曰事不要察取盡今學者有兩樣意思鈍底又不能得他理會得到得意思快捷底雖能當下曉得然又恐其不牢固如龔郯伯理會也快但恐其不牢固

直卿告先生以趙友裕復有相招之意先生曰看今世務已自沒可奈何只得隨處與人說得識道理人多亦是幸事

謂一士友曰向嘗收書云讀書不要思惟只讀書正要精熟而言不用精熟學問正要思惟而言不可思惟只為此兩句在胷中做病根正如人食

冷物留於脾胃之間十數年為害所以與吾友相別十年只如此者病根不除也以下訓無名氏門人

嘗見老蘇說他讀書孟子論語韓子及其他聖人之文凡然端坐終日以讀者七八年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胷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胷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又韓退之答李翊柳子厚答韋中立書言讀書用功之法亦可見某嘗歎息以為此數人者但求文字言語聲響之工用了許多工夫費了許多精力甚可惜也今欲理會這箇道理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乃不曾用得旬月工夫熟讀得一卷書只是泛然發問臨時湊合元不曾記得本文及至問著元不曾記得一段首尾其能言者不過敷演已說與聖人言語初不相干是濟甚事今請歸家正襟危坐取大學論語中庸孟子逐句逐字分曉精切求聖賢之意切己體察著己踐履虛心體究如是兩三年然後方去尋師證其是非方有可商量有可議論方是就有道而正焉者入道之門是將自家身己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久之與己為一而今人道理在這裏自家身在外面全不曾相干涉

而今持守便打疊教淨潔看文字須著意思索應接事物都要是當四面去討他自有一面通處

謂諸生曰公說欲遷善改過而不能只是公不自去做工夫若恁地安安排排只是做不成如人要赴水火這心才發便入裏面去若說道在這裏安排便只不成看公來此逐日只是相對默坐無言恁地慢騰騰如何做事數日後復云坐中諸公有會做工夫底有病痛底某一一都看見逐一救正他惟公恁地循循默默都理會公心下不得這是幽冥暗弱這是大病若是剛勇底人見得善便還他做得透做不是處也

顯然在人耳目人皆見之前日公說風雷益看公也無些子風意思也無此子雷意思

學者講學多是不疑其所當疑而疑其所不當疑不疑其所當疑故眼前合理會處多蹉過疑其所不當疑故枉費了工夫金溪之徒不事講學只將箇心來作弄胡撞亂撞此間所以令學者入細觀書做工夫者正欲其熟考聖賢言語求箇的確所在令却考索得如此支離反不濟事又曰中庸言慎思何故不言深思又不言勤思蓋不可枉費心去思之須是思其所當思者故曰慎思也

而今人聽人說話未盡便要爭說亦須待他人說教盡了他人有說不出處更須反覆問教說得盡了這裏方有處置在

或謂問難只是作話頭不必如此曰不然到無疑處不必問疑則不可不問今如此云云不是惡他人問便是自家讀書未嘗有疑

諸生請問不切曰羣居最有益而今朋友乃不能相與講貫各有疑忌自私之意不知道學問是要理會箇甚麼若是切己做工夫底或有所疑便當質之朋友同共商量須有一人識得破者已是講得七八分却到某面前商量便易為力今既各自東西不相講貫如何得會長進欲為學問須要打透這些子放令開闊識得箇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底意思方是切於為己

質敏不學乃大不敏有聖人之資必好學必下問若就自家杜撰更不學更不問便已是凡下了聖人之所以為聖也只是好學下問

有言貧困不得專意問學者曰不干事世間豈有無事底人但十二時看那箇時閒一時工夫做一刻閒便做一刻工夫積累久自然別

或言今且看先生動容周旋以自檢先生所著文義却自歸去理會曰文義只是目下所行底如何將文義

別做一邊看若不去理會文義終日只管相守閒坐如何有這道理文義乃是躬行之門路躬行即是文義之事實

先生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曾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閒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佛者曰十二時中除了著衣喫飯是別用心夫子亦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等每日只是閒用心閒事說閒話底時節多問緊要事究竟自己底事時節少若是真箇做工夫底人他自是無閒工夫說閒話問閒事

或問靜時見得此心及接物時又不見曰心如何見得接物時只要求箇是應得是便是心得其正應得不是便是心失其正所以要窮理且如人唱喏須至誠還他喏人問何處來須據實說某處來即此便是應物之心如何更要見此心浙閒有一般學問又是得江西之緒餘只管教人合眼端坐要見一箇物事如日頭相似便謂之悟此大可笑夫子所以不大段說心只說實事便自無病至孟子始說求放心然大槩只要人不馳騖於外耳其弊便有這般底出來以此見聖人言語不可及

方伯謨以先生教人讀集註為不然蔡季通丈亦有此語且謂四方從學之士稍自負者皆不得其門而入去者亦多某因從容侍坐見先生舉似與學者云讀書須是自肯下工夫始得某向得之甚難故不敢輕說與人至於不得已而為注釋者亦是博採諸先生及前輩之精微寫出與人看極是簡要省了多少工夫學者又自輕看了依舊不得力蓋是時先生方獨任斯道之責如西銘通書易象諸書方出四方辯詰紛然而江西一種學問又自善鼓扇學者其於聖賢精義皆不暇深考學者樂於簡易甘於詭僻和之者

亦衆然終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先生教人專以主敬窮理為主欲使學者自去窮究見得道理如此便自能立不待辯説而明此引而不發之意其為學者之心蓋甚切學者可不深味此意乎

或問所守所行似覺簡易然茫然未有所獲曰既覺得簡易自合有所得却曰茫然無所獲者如何曰比之以前為學多歧今來似覺簡略耳愚殊不敢望得道只欲得一箇入頭處曰公之所以無所得者正坐不合簡易揚子雲曰以簡以易焉支焉離蓋支離所以為簡易也人須是博學之審問之謹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然後可到簡易田地

先生言此兩日甚思諸生之留書院者不知在彼如何孔子在陳思魯之狂士孟子所記本亦只是此説狂猶即狂簡不忘其初即不知所以裁之當時隨聖人在外底却逐日可照管他留魯者却不見得其所至如何然已説得成章了成章是有首有尾如異端亦然釋氏亦自説得有首有尾道家亦自説得有首有尾大抵未成者尚可救已成者為足慮

或云嘗見人説凡是外面尋討入來底都不是曰喫飯也是外面尋討入來若不是時須是肚裏作病如何又喫得安穩蓋飢而食者即是從裏面出來讀書亦然書固在外讀之而通其義者却自是裏面事如何都喚作外面入來得必欲盡捨詩書而別求道理異端之説也

大率為善須自有立本欲為善之人不可謂少然多顧浮議浮議何足恤蓋彼之是非干我何事亦是我此中不痛切耳若自著緊自痛切亦何暇恤他人之議哉

或言某人好善曰只是徇人情與世浮沈要教人道好又一種人見如此却欲矯之一味只是説人短長道人不是全不反已且道我是甚麼人他是如何人全不看他所為是如何我所為是如何一向只要胡亂

說人此二等人皆是不知本領見歸一偏坐落在窠
臼中不能得出聖賢便不如
有一朋友輕慢去後因事偶語及之先生曰何不早說
得某與他道坐中應曰不欲說曰他在却不欲說去
後却後面說他越不是
門人有與人交訟者先生數責之云欲之甚則昏蔽而
忘義理求之極則爭奪而至怨仇
每夜諸生會集有一長上纔坐定便問話先生責曰公
年已四十書讀未通纔坐便說別人事夜來諸公閒
話至二更如何如此相聚不回光反照做自己工夫
却要閒說歎息久之
有侍坐而困睡者先生責之敬子曰僧家言常常提起
此志令堅強則坐得自直亦不昏困纔一縱肆則嗒
然頹放矣曰固是道家脩養也怕昏困常要眞身坐
謂之生腰坐若昏困倒靠則是死腰坐矣
或言氣稟昏弱難於為學曰誰道是公昏弱但反而思

之便强便明這氣色打一轉日日做工夫日日有長
進以上語類九十五條
書中所論皆的當之論所恨無餘味耳更向平易著實
處子細翫索須於無味中得味乃知有餘味之味耳
敬齋記所論極切當近方表裏看得無疑此理要人
識得識得即雖百千萬億不為多無聲無臭不為少
若如所疑即三綱五常都無頓處九經三史皆為剩
語矣此正是順之從來一箇窠臼何故至今出脫不
得豈自以為是之過耶聞有敬字不活之論莫是順
之敬得來不活否却不干敬字事惟敬故活不敬便
不活矣此事所差豪釐便有千里之繆非書札所能
盡切在細思會當有契耳先覺之論只著得誠字感
字亦是贅語只如文字不敢與柯丈見便是逆詐億
不信了答許順之
示諭學之難易及別紙所疑足見好問之意本欲一一
答去然熟觀之似未嘗致思而汎然發問者若此又

率然奉答竊恐祇為口耳之資而無益問學之實今且請吾友只將所問數條自加研究自設疑難以吾心之安否驗衆理之是非縱未全通亦須可見大略然後復以見諭計其閒當有不待問而決者矣答王近思

大抵家務冗幹既多此不可已者若於其餘時又以不急雜務虛費光陰則是終無時讀書也愚意講學幹盡之外挽弓鳴琴抄書讎校之類皆可且罷此等不惟廢讀書亦妨幹也平甫試思此等於吾身計果孰親且急哉又比來遊從稍雜與此曹交處最易親狎而驕慢之心日滋既非所以養成德器其於觀聽亦自不美所損多矣有國家者猶以近習傷德害政況吾徒乎然亦非必絕之但吾清心省事接之以時遇之以禮彼將自疎如僕輩固不足道然平甫亦嘗見衙門之下有雜賓乎以禮來者禮接之亦嘗有留連酒炙把臂並遊對牀夜語者乎此不足為外人道也但欲平甫自知而節之答劉平甫

每與吾弟講論覺得吾弟明敏看文字不費力見得道理容易分明但以少卻翫味踐履工夫故此道理雖看得相似分明却與自家身心無干涉所以滋味不長久纔過了便休反不如遲鈍之人多費工夫方看得出者意思却久遠此是本原上一大病非一詞一義之失也記得向在高沙因吾弟說覺得如此講論都無箇歸宿處曾奉答云講了便將來踐履即有歸宿此語似有味更告思之答程允夫

所諭已棄荒廢比亦甚以為疑意謂世味漸深遂已無復此志今乃猶自悵恨之心足以見善端之未泯也一旦幡然如轉戶樞亦何難之有哉某衰病之軀飲食起居尚未能如舊流竄放殛久已置之度外諸生遠來無可遣去之理朝廷若欲行遣亦須符到奉行難以遽自匆匆也詳觀來諭似有仰人鼻息以為慘舒之意若方寸之間日日如此則與長戚戚者無以異矣若欲學道要須先去此心然後可以語上上蔡

先生言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武鵡也不知曾見此書否答任伯起

大抵只是日前佛學玄妙之見尚在故以理為外以事為粗而必以心法為主然又苦其與大易體面不同須至杜撰揑合所以欲高而反下欲密而反疎耳此是義理本原大差繆處不但文義之失然在今日德功病痛尚是第二義却是日用之間自己分上更不曾實下工夫而窮日夜之力以為穿鑿附會之計此是莫大之害正使撰得都是亦無用處不得力況其乖戾日甚一日豈不枉費工夫虛度光陰不惟無益而反有害乎某之鄙意竊願德功故下日前許多玄妙骨董即就日用存主應接處實下工夫理會箇敬肆義利是非得失之判若要讀書即且讀語孟詩書之屬就平易明白有事迹可按據處看取道理體面涵養德性本原久之漸次踏著實地即此等説話須自見得黑白不須如此勞心費力矣答江德功

老兄以明敏果決之資挾淩高厲遠之志士友間所難得今茲需次暫得閒日所宜潛心味道益進所學以副區區期望之意向來所採似亦太高所存似亦太簡又每有自喜已材獨任己見之意今當小立課程而守之以篤博窮物理而進之以漸常存百不能百不解之心而取諸人以為善則德之進也不可禦矣答方耕道

大抵近日朋友例皆昏弱無志散漫無主鞭策不前獨正思篤志勤懇一有見聞便肯窮究此為甚不易得常與朋友言之以為為學正須如此方有可望然亦覺得意思有粗疎處辯論工夫勝却翫索意思故氣象間有喧鬧急迫之病而少從容自得之意此為未滿人意耳答程正思

問中頗有學者相尋早晚不廢講學得以自警然覺得今世為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脱略過高一則專務外馳支離繁碎其過高者固為有害然猶為近

本其外馳者詭譎狼狽更不可言吾儕幸稍平正然
亦覺欠却涵養本原工夫此不可不自反也答吳伯豐
示諭工夫長進深所欲聞但恐只此便是病痛須他人
見得自家長進自家却只見得欠闕始是真長進耳
又覺得尋常點檢他人頗甚峻刻略無假借而未必
實中其人之病此意亦太輕率不知曾如此覺察否
此兩事只是一病恐須過捺見得顏子以能問於不
能以多問於寡不是故意姑且如此始有進步處耳

答汪長孺
所諭已悉但所謂語句偶爾而實却不然者只此分疏
便是舊病未除所謂誠於中形於外此又何可諱耶
無疑之病亦是如此適答其書說得頗痛快可試取
觀可見鄙意此不復縷縷也又謂病只在懶惰者亦
只消得此一病便是無藥可醫人之所以懶惰只緣
見此道理不透所以一向提掇不起若見得道理分
明自住不得豈容更有懶惰時節耶所謂此外無難

除之病者亦信未及況自以為無則其有者將至矣
便敢如此斷置竊恐所以自省者亦太疎耳又謂海
內善類消磨摧落之後所存無幾此誠可歎若鄙意
則謂纔見消磨得去此等人便不濟事若使真有所
見實有下工夫處則便有鐵輪頂上轉旋亦如何動
得他王晉輔好且勸他莫管他人是非長短得失且
理會教自家道理分明是為急務此事之外不可使
有豪髮雜用心處也然人要閒管亦只是見理不透

無頓自己身心處所以如此頗更察此有以深矯揉
之乃為佳耳答劉季章
大抵讀書須見得有曉不得處方是長進又更就此闕
其所疑而反復其餘則庶幾得聖人之意識事理之
真而其不可曉者不足為病矣正甫趨向持守甚不
易得但看文字尚多強說處此學者之通患如前輩
亦或未能免先聖所謂寬以居之子張所謂執德不
弘正為救此病耳答趙子欽

季通思索甚精但恐有太過處耳答劉韓仲○以上文集十三條

謹案第二十五頁前三行是大小大事句疑有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單勉中

欽定四庫全書卷五十八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八

諸子一

老子　列子　莊子

老子之術謙沖儉嗇全不肯役精神以下論老子

老子之學大抵以虛靜無為沖退自守為事故其為說常以懦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其為治雖曰我無為而民自化然不化者則亦不之問也其為道每每如此非特載營魄一章之指為然也若曰旁日月挾宇宙揮斥八極神氣不變者是乃莊生之荒唐其曰光明寂照無所不通不動道場徧周沙界者則又瞿曇之幻語老子則初曷嘗有是哉今世人論老子者必欲合二家之似而一之以為神常載營魄而無所不之則是莊釋之所談而非老子之意矣

伯豐問程子曰老子之言竊弄闔闢者何也曰如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之類是他亦窺得此道理將來竊弄

如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治他自有別人與他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當曰此正推惡離已曰固是如子房為韓報秦攘掇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讐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他亦自處閒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定之

問楊氏愛身其學亦淺近而舉世宗尚之何也曰其學也不淺近自有好處便是老子之學今觀老子書自有許多說話人如何不愛其學也要出來治天下清虛無為所謂因循者君之綱事事只是因而為之如漢文帝曹參便是用老氏之效然又只用得老子皮膚凡事只是包容因循將去老氏之學最忍他閒時似箇虛無單弱底人莫教緊要處發出來更教你支梧不住如張子房是也子房皆老氏之學如嶢關之戰與秦將連和了忽乘其懈擊之鴻溝之約與項羽講解了忽回軍殺之這箇便是他柔弱之發處可畏可

畏他計策不須多只消兩三次如此高祖之業成矣

問楊朱似老子頃見先生如此說看來楊朱較放退老子反要以此治國以此取天下曰大槩氣象相似如云致虛極守靜篤之類老子初間亦只是要放退未要放出那無狀來及至反一反方說以無事取天下如云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之類

楊朱之學出於老子蓋是楊朱曾就老子學來故莊列之書皆說楊朱孟子闢楊朱便是闢莊老了釋氏有一種低底如梁武帝是得其低底彼初入中國也未在後來到中國却竊取老莊之徒許多說話見得儘

高新唐書贊李蔚說得好

義剛問原壤看來也是學老子曰他也不似老子老子却不恁地莊仲曰却似莊子曰是便是夫子時已有這樣人了莊仲曰莊子雖以老子為宗然老子之學尚要出來應世莊子却不如此曰莊子說得較開闊較高遠然却較虛走了老子意思若在老子當時看

来也不甚喜他如此說

問老子與鄉原如何曰老子是出人理之外不好聲不好色又不做官然害倫理鄉原猶在人倫中只是箇無見識底好人

問老子道可道章或欲以常無常有為句讀而欲字屬下句者如何曰先儒亦有如此做句者不妥貼問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無是車之坐處否曰恐不然若以坐處為無則上文自是就輻轂而言與惟其中空故能受軸而運轉不窮猶拿柄上木管子衆骨所會者不知名何緣管一中空又可受拿柄而開闔下上車之轂亦猶是也莊子所謂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亦此意

下文户牖埏埴是一例語某當思之無是轂中空處以能響受物所以生物

問谷神不死曰谷之虛也聲達焉則響應之乃神化之自然也是謂玄牝玄妙也牝是有所受而能生物者也至妙之理有生生之意焉程子所以取老氏之說也

玄牝蓋言萬物之感而應之不窮又言受而不先如言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契有左右左所以銜右言左契受之義也

沈莊仲問常有欲以觀其徼徼之義如何曰徼是邊

徼如邊界相似說那應接處向來人皆作常無常有點不若只作常有欲無欲點又問道可道如何解曰道而可道則非常道名而可名則非常名又問玄之義曰玄只是深遠而至於黑窣窣地處那便是衆妙所在

張以道問載營魄與抱一能無離乎之義曰魄是一魂是二一是火二抱一火守水魂載魄動守靜也

專氣致柔只看他這箇甚麼樣工夫專非守之謂也只是專一無間斷致柔是到那柔之極處纔有一豪發露便是剛這氣便粗了

郭德元問老子云夫禮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孔子又却問禮於他不知何故曰他曉得禮之曲折只是他說這是箇無緊要底物事不將為事某初間疑有兩箇老聃橫渠亦意其如此今看來不是如此他曾為柱下史故禮自是理會得所以與孔子說得如此好只是如此

至於忍心無情視天下之人皆如土偶爾其心都冷冰冰地了便是殺人也不恤故其流多入於變詐刑名太史公將他與申韓同傳非是強安排其源流實易不言有無老子言有生於無便不是是如此

多藏必厚亡老子也是說得好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車是一句謂以走馬載糞車者方曉此語今本無車字不知先生所

見何
本

儉德極好凡事儉則鮮失老子言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是謂重積德被他說得曲盡早服者言能嗇則不遠而復便在此也重積德者言先已有所積復養以嗇是又加積之也如脩養者此身未有所損失而又加以嗇養是謂早服而重積若待其已損而後養則養之方足以補其所損不得謂之重積矣所以貴早服早服者早覺未損而嗇之也如某此身已衰耗如破屋相似東扶西倒雖欲修養亦何能有益耶今年得季通書說近來深曉養生之理盡得其法只是城郭不完無所施其功也看來是如此以上語類二十二條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貴猶重也言寵辱細故而得之猶若驚焉若世之大患則尤當貴重之而不可犯如愛其身也寵為下者寵人者上於人者也寵於人者下於人者也是辱固不待言而寵亦未足尚本乃得之而害之善攝生者遠離此累則無死地矣此却只是目前日用事便可受持他既難明似亦不必深究也

如何如何答丘子服○以上文集二條

意而非老氏之本真矣答丘子服

出生入死章諸家說皆不愜人意恐未必得老子本指今只自夫何故以下看則語意自分明蓋言人所以自生而趨死者以其生生之厚耳聲色臭味居處奉養權勢利欲皆所以生之者惟於此太厚所以物得

列子平淡疎曠以下論列子○語類

問橫耳所聞無非妙道曰橫耳所聞乃列子之語與聖人之意相入不得聖人只言耳順者蓋為至此渾是道理聞見之間無非至理謂之至理便與妙道不同自然不見其他雖有逆耳之言亦皆隨理冰釋而初無橫耳之意也只此便見聖人之學異端之學不同處其辨如此

答張敬夫

只豪髮之間也向所謂未發者即列子所謂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爾豈子思中庸之旨哉丙申臘日因讀列子書此又觀其言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書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之所由出也他若此類是也甚衆聊記其一二於此可見剽掠之端云觀列子偶書○以上

文集二條

莊周是箇大秀才他都理會得只是不把做事觀其第四篇人問世及漁父篇以後多是說孔子與諸人語只是不肯學孔子所謂知者過之也如說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等語後來人如何下得他直是似快刀利斧劈截將去字字有著落公晦曰莊子較之老子較平帖些曰老子極勞攘莊子得些只也乖莊子跌蕩老子收斂齊脚斂手莊子却將許多道理掀翻說不拘繩墨以下論莊子

列莊本楊朱之學故其書多引其語莊子說子之於親也命也不可解於心至臣之於君則曰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他看得那君臣之義却似是逃不得不奈何須著臣服他更無一箇自然相胥為一體處可怪故孟子以為無君此類是也

因論庖丁解牛一段至恢恢乎其有餘刃曰理之得名義云爾

因者君之綱道家之說最要這因萬件事且因來做因舉史記老子傳贊云云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窮曰虛無是體與因應字當為一句蓋因應是用因而應之之

以此目中所見無全牛熟
問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是如何曰他是
言九萬里底風也是這箇推去息是鼻息出入之氣
先生曰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
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
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不能自止耶雲者為雨乎雨
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莊子這
數語甚好是他見得方說到此其才高如老子天下
篇言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
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若見不分曉焉敢如此道要
之他病我雖理會得只是不做又曰莊老二書解注
者甚多竟無一人說得他本義出只據他臆說某若
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督舊以
為中蓋人身有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下見醫書故衣
拈出便別只是不欲得以上語類六條
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見深注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

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為全身避患
之計正程子所謂閃奸打訛者故其意以為為善而
近名者為善之過也為惡而近刑者亦為惡之過也
唯能不大為善不大為惡而但循中以為常則可以
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為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
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為善之實初不教
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為學而求名者自
非為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己而不敢盡其
為學之力則其為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
為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
有所畏而不為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為
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
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
為中之所在而徇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
予者曰昔人以誠為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
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

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之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之比矣蓋迹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為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

既作皇極辨因感此意有相似者謾筆之於其後云

養生主說

示諭讀莊周書泛觀無害但不必深留意耳若謂已知為學之大端而自比於明道則恐未然明道乃是當時已見大意而尚有疑其說之想以故始雖博取而終卒棄之向來相聚見德粹似於此理見得未甚端的且尚不能無疑於釋子之論今若更以莊周之說

助之恐為所漂蕩而無以自立也況今日諸先生議論流傳於世得失已分明又非當日之比耶若論泛觀則世間文字皆須看過又不特莊子也（答滕德粹○以上文集二條）

墨子　管子　孔叢子（子華子附）　申韓

楊墨皆是邪說但墨子之說尤出於矯偽不近人情而難行孔墨並稱乃退之謬然亦未見得其原道之作孰先孰後也（論墨子）

管子非仲所著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閒時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閒工夫著書底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老莊說話亦有之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若著之并附以他書（論管子）

家語只是王肅編古錄雜記其書雖多疵然非肅所作孔叢子乃其所注之人偽作讀其首幾章皆左傳句已疑之及讀其後序乃謂渠好左傳便可見（以下論孔叢子）

漢卿問孔子順許多話却好曰出於孔叢子不知是否
只孔叢子說話多類東漢人文其氣軟弱又全不似
西漢人文兼西漢初若有此等話何故不略見於賈
誼董仲舒所述恰限到東漢方突出來皆不可曉以
上語類四條

會稽官書板本有子華子者云是程本字子華者所作
即孔子所與傾蓋而語者好奇之士多喜稱之以子
觀之其詞故為艱澀而語實淺近其體務為高古而
氣實輕浮其理多取佛老醫卜之言其語多用左傳
班史中字其粉飾塗澤俯仰態度但如近年後生巧
於摸擬變撰者所為不惟決非先秦古書亦非百十
年前文字也原其所以祇因家語等書有孔子與程
子傾蓋而語一事而不見其所語者為何說故好事
者妄意此人既為先聖所予必是當時賢者可以假
託之也麻衣易予亦嘗辯之矣然戴生朴陋予嘗識
之其書鄙俚不足惑人此子華子者計必一能文之
士所作其言精麗過麻衣易遠甚如論河圖之二與
四抱九而上躋六與八蹈一而下沈五居其中據三
持七巧亦甚矣惟其甚巧所以知其非古書也又以
洛書為河圖亦仍劉牧之謬尤足以見其為近世之
作或云王銍性之姚寬令威多作偽書二人皆居越
中恐出其手然又恐非其所能及如子華子者今亦
未暇詳論其言之得失但觀其書數篇與前後三序
皆一手文字其前一篇託為劉向而殊不類向他書
後二篇乃無名氏歲月而皆託為之號類若世之匿
名書者至其首篇風輪水樞之云正是竝緣釋氏之
說其卒章宗君二祥蒲璧等事皆剽剝他書傳會為
說其自敘出處又與孔叢子載子順事略相似（孔叢亦偽）
書也又言有大造於趙宗者即指程嬰而言以左傳考

之趙朔既死其家内亂朔之
妻乃晉君之女故武從其母畜於公宮安得所謂大
夫屠岸賈者興兵以滅趙氏而嬰與杵臼以死衛之
云哉且其曰有大造者又用呂相絶秦語其不足信
矣大抵學不知本而眩於多愛又每務欲出於衆人
之所不知者以為博是以其弊必至於此可不戒哉

論子華子○偶讀漫記○文集

問史記云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
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曰張文潛之
説得之道夫曰東坡謂商鞅韓非得老子所以輕天
下者是以敢為我為殘忍而無疑曰也是這意要之只是
孟子所謂楊氏為我是無君也老子是箇占便宜不
肯擔當做事底人自守在裏看你外面天翻地覆都
不管此豈不是少恩道夫曰若柳下惠之不恭莫亦

至然否曰下惠其流必至於此又曰老子著書立言
皆有這箇意思論申韓○語類

荀子　董子　揚子　文中子　韓子

或言性謂荀卿亦是教人踐履先生曰須是有是物而
後可踐履今於頭段處既錯又如何踐履以下論荀子
不要看揚子他説話無好處議論亦無的實處荀子雖
然是有錯到説得處也自實不如他説得恁地虚胖
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

闕不透耳以下論董子

仲舒識得本原如云正心修身可以治國平天下如云
仁義禮樂皆其此等説話皆好若陸宣公之論事
却精密第恐本原處不如仲舒然仲舒施之臨事又
却恐不如宣公也

賈誼之學雜他本是戰國縱横之學只是較近道理不
至如儀秦范蔡之甚爾他於這邊道理見得分數稍
多所以説得較好然終是有縱横之習緣他根脚只

是從戰國中來故也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困苦無精彩極好處也只有正義明道兩句下此諸子皆無足道如張良諸葛亮固正只是太粗

問正其義者凡處此一事但當處置使合宜而不可有謀利占便宜之心明其道則處此事便合義是乃所以為明其道而不可有計後日功效之心正義不謀利在處事之先明道不計功在處事之後如此看可否曰恁地說也得他本是合掌說看來也須微有先後之序

揚子雲出處非是當時善去亦何不可論揚子

文中子議論多是中間暗了一段無分明其間弟子問答姓名多是唐輔相恐亦不然蓋諸人更無一語及其師人以為王通與長孫無忌不足故諸人懼無忌而不敢言亦無此理如鄭公豈畏人者哉七制之主亦不知其何故以七制名之此必因其續書中曾採七君事迹以為書而名之曰七制如二典體例今無可考大率多是依倣而作如以董常如顏子則是以孔子自居謂諸公可為輔相之類皆是撰成要安排七制之君為他之堯舜考其事迹亦多不合劉禹錫作歙池江州觀察王公墓碑乃仲淹四代祖碑中載祖諱多不同及阮逸所注并載關朗等事亦多不實王通大業中死自不同時如推說十七代祖亦不應遠遠如此唐李翺已自論中說可比太公家教則其書之出亦已久矣伊川謂文中子有些格言被後人添入壞了看來必是阮逸諸公增益張大復借顯者以為重耳今之偽書甚多如鎮江府印關子明易并麻衣道者易皆是偽書至如世傳繁露玉杯等書皆非其實大抵古今文字皆可考驗古文自是莊重至如孔安國書序並注中語多非安國所作蓋西漢文章雖粗亦勁今書序只是六朝軟慢文體因舉史記所載湯誥并武王代紂言詞不典不知是甚底齊東

野人之語也以下論文中子

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又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蓋有當憂疑者有不當憂疑者然皆心也文中子以為有心迹之判故伊川非之又曰惟其無一已之憂疑故能憂疑以天下惟其憂以天下疑故無一已之憂疑以上語類

九條

道之在天下未嘗亡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言語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亡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悔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為不然而但為模倣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絶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為已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為也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頓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脩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既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為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為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為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遠於古人政使不幸終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

以發經言之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速之心汲汲乎日以著書立言為已任則其用心為已外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招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名事業之卑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强而躋之二帝三王之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説而得其規模之大略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為體用而高文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顔謝之詩是豈有物則彝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勗之禮樂又孰與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為周孔又不知兩漢之不足以為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見其自納於吳楚僭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强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為弟子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為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啟之則亦不得為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為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揚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黄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鄉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

是亦春秋責賢者備之遺意也可勝歎哉王氏續經說○文集

遺書第一卷言韓愈近世豪傑揚子雲豈得如愈第六

卷則曰揚子之學華華則涉道淺二說

取予似相牴牾曰只以言性論之則揚子善惡混之

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若退之見得到處却甚峻絶

性分三品正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說破氣字方有

去著此退之所以不易及而第二說未得其實也以下

論韓子

問退之原性三品之說是否曰退之說性只將仁義禮

智來說便是識見高處如論三品亦是但以某觀人

之性豈獨三品須有百千萬品退之所論却少了一

氣字程子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此

皆前所未發如夫子言性相近若無習相遠一句便

說不行如人生而靜靜固是性只著一生字便是帶

著氣質言了但未嘗明說著氣字惟周子太極圖却

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太極圖中見出來也

問韓文公說人之所以為性者五是他實見得到後如

此說耶惟復是偶然說得著曰看他文集中說多是

閒過日月初不見他做工夫處想只是才高偶然見

得如此及至說到精微處又却差了因言惟是孟子

說義理說得來精細明白活潑潑地如荀子空說許

多使人看著如喫糙米飯相似

問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虛位之義如何曰亦

說得通蓋仁義禮智是實此道德字是通上下說却

虛如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此道德只隨

仁義上說是虛位他又自說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

有吉謂吉人則為吉德凶人則為凶德君子行之為

君子之道小人行之為小人之道如道二仁與不仁

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類若是志於道據於德方是

韓退之云磨礱去圭角浸潤著光精又曰沈浸醲郁又

曰沈潛乎訓義反復乎句讀杜元凱云優而游之使

自求之饗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
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而今學者都不見
這般意思又曰磨礱去圭角易曉浸潤著光精此句
最好人多不知又曰只是將聖人言語只管浸灌少
問自是生光精氣象自別
問荀揚王韓四子曰凡人著書須自有箇規模自有箇
作用處或流於申韓或歸於黃老或有體而無用或
有用而無體不可一律觀且如王通這人於世務變
用曉得處却有病韓退之則於大體處見得而於作
用施為處却不曉如原道一篇自孟子後無人似他
見得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享以之為人則愛
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
而不當說得極無疵只是空見得箇本原如此下面
工夫都空疎更無物事撐拄襯簟所以於用處不甚
可人意緣他費工夫去作文所以讀書者只為作文

用自朝至暮自少至老只是火急去弄文章而於經
綸實務不曾究心所以作用不得每日只是招引得
幾箇詩酒秀才和尚度日有此工夫只了得去磨煉
文章所以無工夫來做這邊事兼他說我這箇便是
聖賢事業了自不知其非如論文章云自屈原荀卿
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却把孟軻與數子同論
可見無見識都不成議論荀卿則全是申韓觀成相
一篇可見他見當時庸君暗主戰鬬不息憤悶惻怛
深欲提耳而誨之故作此篇然其要卒歸於明法制
執賞罰而已他那做處粗如何望得王通揚雄則全是
黃老某嘗說揚雄最無用真是一腐儒他到急處只
是投黃老如反離騷并老子道德之言可見這人更
無說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理會得別事如法言
一卷議論不明快不了決如其為人他見識全低語
言極猥甚好笑荀揚二人自不可與王韓二人同日
語問王通病痛如何曰這人於作用處曉得急欲見

之於用故便要做周公底事業便去上書要與太平及知時勢之不可為做周公事業不得則急退而續詩書續玄經又要做孔子底事業殊不知孔子之時接乎三代有許多典謨訓誥之文有許多禮樂法度名物度數聖人之典章皆在於是取而纘述方做得這箇家具成王通之時有甚麼典謨訓誥有甚麼禮樂法度乃欲取漢魏以下者為之書則欲以七制命議之屬為續書高文武宣光武明章劉沈謝者為續詩續得這般詩書發明得箇甚麼道理自漢以來詔令之稍可觀者不過數箇如高帝求賢詔雖好又自不純文帝勸農武帝薦賢制策輪臺之悔只有此數詔略好此外盡無那一篇比得典謨訓誥便求一篇如君牙冏命秦誓也無曹劉沈謝之詩又那得一篇如鹿鳴四牡大明文王關雎鵲巢亦有學為四句古詩者但多稱頌之詞言皆過實不足取信樂如何有雲英咸韶濩武之樂禮又如何有伯夷周公制作之禮他只是急要做箇孔子又無佐證故裝點幾箇人來做堯舜湯武皆經我刪述便顯得我是聖人如中說一書都是要學孔子論語說泰伯三以天下讓他便說陳思王善讓論語說殷有三仁他便說荀氏有二仁又捉幾箇公卿大夫來相答問便比當時門人弟子正如梅聖俞說歐陽永叔他自要做韓退之却將我來比孟郊王通便是如此他自要做孔夫子便胡亂捉別人來為聖為賢殊不知秦漢以下君臣人物斤兩已定你如何能加重中說一書固是後人假托非王通自著然畢竟是王通平生好自誇大續詩續書紛紛述作所以起後人假託之故後世子孫見他學周公孔子學不成都冷淡了故又取一時公卿大夫之顯者纘緝附會以成之畢竟是王通有這樣意思在雖非他之過亦他有以啟之也如世人說坑焚之禍起於荀卿荀卿著書立言何嘗教人焚書坑儒只是觀他無所顧藉敢為異論則

其末流便有坑焚之理然王通比荀揚又復別王通極開爽說得廣闊緣他於事上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與亡人情物態更草沿襲施為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著於大體處有所欠闕所以如此若更曉得高處一著那裏得來只細看他書便見他極有好處非特荀揚道不到雖韓退之也道不到韓退之只曉得箇大綱下面工夫都空虛要做更無下手處其作用處全疎如何敢望王通然王通所以如此者其病亦只在於不曾子細讀書他只見聖人有箇六經便欲別做一本六經將聖人腔子填滿裏面若是子細讀書知聖人所說義理之無窮自然無工夫閒做他死時極後生只得三十餘歲他却火急要做許多事或云若假之年必有可觀曰不然他氣象局促只如此了他作許多書時方只二十餘歲孔子七十歲方繫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

聖人許多事業氣象去不得了宜其死也又曰中說一書如子弟記他言行也煞有好處雖云其書是後人假託不會假得許多須真有箇人坯模如此方裝點得成假使懸空白撰得一人如此則能撰之人亦自大有見識非凡人矣（以下論荀董揚王韓諸子）

子升問仲舒文中子曰仲舒本領純正如說正心以正朝廷與命者天之令也以下諸語皆善班固所謂純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王通見識高明如說治體處極高但於本領處欠如古人明德新民至善等處皆不理會却要鬬合漢魏以下之事整頓為法這便是低處要之文中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

立之問揚子與韓文公優劣如何曰各自有長處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子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易得也揚子雲為人深沈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直是去推求然而如太玄之類亦是拙底工

夫道理不是如此蓋天地間只有箇奇耦奇是陽耦是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冬是太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揚子却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恐不是道理亦如孟子既說性善荀子既說性惡他無可得說只得說箇善惡混若有面推得辛苦却就上面說此一道理亦不透徹看來其箇三底道理聖人想自說了不待後人說矣看他裏學似本於老氏如惟清惟靜惟淵惟默之語皆是老子意思韓文公於仁義道德上看得分明其綱領已正却無他這箇近於老子底說話

先生令學者評董仲舒揚子雲王仲淹韓退之四子優劣或取仲舒或取退之曰董仲舒自是好人揚子雲不足道這兩人不須說只有文中子韓退之這兩人疑似試更評看學者亦多主退之曰看來文中子根脚淺然却是以天下為心分明是要見諸事業天下

歐陽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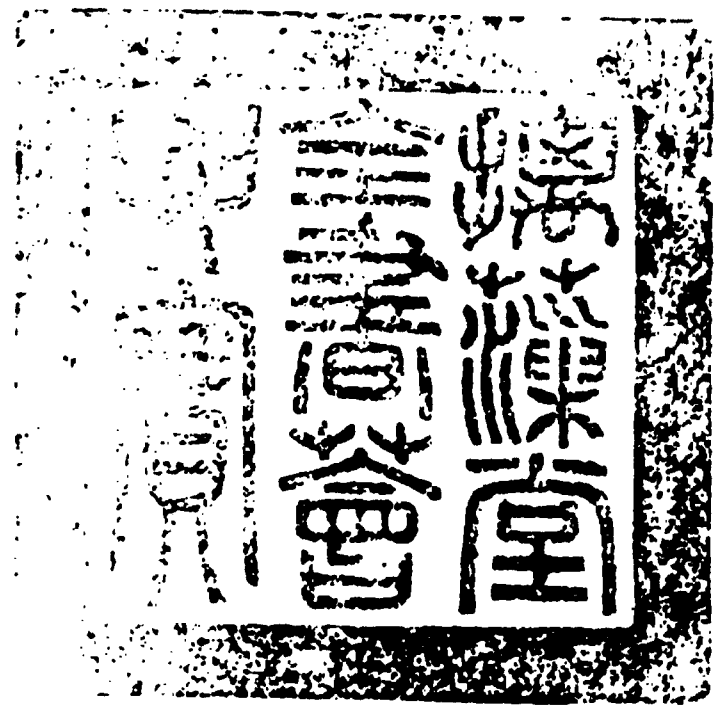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

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為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為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為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

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為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長楊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為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靡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為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訴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詆諆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為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

使其言之為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揚雄為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仙之病大振頹風教人自為為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為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歌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揚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為一耶為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

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論歐陽子○讀唐志○文集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單勉中

欽定四庫全書卷五十九

御纂朱子全書

子部

諸子二

蘇氏　王氏

羅振玉學

策問蘇程之學二家常時自相排斥蘇氏以程氏為姦程氏以蘇氏為縱橫以某觀之只有荆公脩仁宗實錄言老蘇之書大抵皆縱橫者流程子未嘗言也如遺書賢良一段繼之以得志不得志之說却恐是說他坡公在黃州猖狂放恣不得志之說恐指此而言道夫問坡公苦與伊洛相排不知何故曰他好放肆見端人正士以禮自持却恐他来檢點故恁詆訾道夫曰坡公氣節有餘然過處亦自此来曰固是又云老蘇辨姦初間只是私意如此後来荆公做不著遂中他說然荆公氣習自是一箇要遺形骸離世俗底模樣喫物不知饑飽嘗記一書載公於飲食絶無所嗜惟近者必盡左右疑其為好也明日易以他

物而置此品於遠則不食矣往往於食未嘗知味也至於食餌飴當時以為詐其實自不知了近世呂伯恭亦然面垢身汙似所不恤飲食亦不知多寡要之即此便是放心辨姦以此等為姦恐不然也老蘇之出當時甚敬崇之惟荊公不以為然故其父子皆切齒之然老蘇詩云老態盡從愁裏過壯心偏傍醉中來如此無所守豈不為他荊公所笑如上韓公書求官職如此所為又豈不為他荊公所薄至如坡公著述當時使得盡行所學則事亦未可知從其遊者皆一時輕薄輩無少行檢就中如秦少游則其最也諸公見他說得去更不契勘當時若使盡聚朝廷之上則天下何由得平更是坡公首為無稽遊從者從而和之豈不害事但其用之不久故他許多敗壞之事未出兼是後來羣小用事又費力似他故覺得他箇好（以下論蘇氏）兩蘇既自無致道之才又不曾遇人指示故皆鶻突無是處人豈可以一己所見只管鑽去謂此是我自得不是聽得人底

胡問東坡兄弟若用時皆無益於天下國家否曰就他分限而言亦各有用處論其極則亦不濟得事

蠻卿問荊公與坡公之學曰二公之學皆不正但東坡之德行那裏得似荊公東坡初年若得用未必其患不甚於荊公但東坡後來見得荊公狼狽所以都自改了初年論甚生財後來見青苗之法行得狼狽使不言生財初年論甚用兵如曰用臣之言雖北取契丹可也後來見荊公用兵用得狼狽更不復言兵他分明有兩截底議論

或問東坡若與明道同朝能從順否曰這也未見得明道終是和粹不甚嚴厲東坡稱濂溪只是在他前不與同時同事因說當時諸公之爭看當時如此不當論相容與不相容只看是因甚麼不同各家所爭是爭箇甚麼東坡與荊公固是爭新法東坡與伊川是爭箇甚麼只看這處曲直自顯然可見何用別商量

只看東坡所記云幾時得與他打破這敬字看這說
話只要奮手撑臂放意肆志無所不為便是只看這
處是非曲直自易見
東坡天資高明其議論文詞自有人不到處如論語說
亦煞有好處但中間須有些漏綻出来如作歐公文
集序先說得許多天来底大侭地好了到結末處却
只如此益不止龍頭蛇尾矣當時若使他解虛心屈
已煆煉得成甚次第来
問東坡與韓公如何曰平正不及韓公東坡說得高妙
處只是說佛其他處又皆粗又問歐公如何曰淺久
之又曰大槩皆以文人自立平時讀書只把做考究
古今治亂興衰底事要做文章都不曾向身上做工
夫平日只是以吟詩飲酒戲謔度日
草堂劉先生曾見元城云舊嘗與子瞻同在貢院早起
洗面了遠諸房去胡說亂說被他撓得不成模樣人
皆不得看卷子及夜乃歸張燭一看數百副在贛上

相會坐時已自瞌睡知其不永矣不知當時許多精
神那裏去二公皆歸自嶺海 東坡曾知貢舉
東坡聰明豈不曉覺得他晚年自知所學底倚靠不得
及與李昭玘書有云秦黃輩挾有餘之資而驁於無
涯之智必極其所如將安所歸宿哉念有以反之范
淳夫持兩端兩邊都不惡他也只是不是
先生因論蘇子由云學聖人不如學道他認道與聖人
做兩箇物事不知道便是無軀殼底聖人聖人便是
有軀殼底道學道便是學聖人學聖人便是學道如
何將做兩箇物事看
因說欒城集曰舊時看他議論亦好近日看他文字煞
有害處如劉原父高才傲物子由與他書勸之謙遜
下人此意甚好其間却云天下以吾辯而以辯乘我
以吾巧而以巧困我不如以拙養巧以訥養辯如此
則是怕人来困我故畢以下之此大段害事如東坡
作刑賞忠厚之至論却說懼刑賞不足以勝天下之

善惡故舉而歸之仁如此則仁只是箇鶻突無理會
底物事故又謂仁可過義不可過大抵今人讀書不
子細此兩句却緣疑字上面生許多道理若是無疑
罪須是罰功須是賞何須更如此或曰此病原起於
老蘇曰看老蘇六經論則是聖人全是以術欺天下
也

子由深有物作頼濱遺老傳自言件件做得是如拔用
楊畏来之邵等事皆不載了門下侍郎甚近宰相范
忠宣蘇子容輩在其上楊攻去一人當子由做不做
又自其下用一人楊又攻去一人子由當做又不做
又自其下拔一人凡數番如此皆不做楊曰蘇不足
與矣遂攻之来亦攻之二人前攻人皆受其風旨也
劉大諫與劉草堂言子瞻却只是如此子由可畏謫居
全不見人一日蔡京黨中有一人来見子由遂先尋
得京舊常賀生日一詩與諸小孫先去見人處嬉看
及請其人相見諸孫曳之滿地子由急自取之曰某
罪廢莫帶累他元長去京自此甚畏之 以上語類十三條
蒙教諭以兩蘇之學不可與王氏同科此乃淺陋辭不
別白指不分明之過請復陳之於後而来教又以歐
陽司馬同於蘇氏則某亦未能不以為疑也蓋歐陽
司馬之學其於聖賢之高致固非末學所敢議者然
其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恐有所未盡耳至
於王氏蘇氏則皆以佛老為聖人既不純乎儒者之
學矣 非惡其如此特於此可驗其於吾儒之學無所得

無義味至於甚者幾類俳優本不足以惑衆徒以一
時取合人主假利勢以行之至於已甚故特為諸老
先生之所誹詆 鉅山與胡文定書及答蕭子莊書可見其意矣 在今日則勢
窮禍極故其失人人得見之至若蘇氏之言高者出
入有無而曲成義理 如易說性命陰陽書之人心道
中和 下者指陳利害而切近人情 蘇氏此等說論不
可殫舉且按論語則東坡之論見陽貨子由之論彼子西皆以利害言之也 其智識才辨謀為氣槩
又足以震耀而張皇之使聽者欣然而不知倦非王

氏之比也然語道學則迷大本（如前注中性命之說尤可笑某嘗辨老子說中一段今以拜呈可見其枝葉矣）多出私意組織老而謀（如陽貨子西事乃以此論聖人可見其底蘊矣）術浮華忘本實貴通達賤名檢此其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亦豈盡出王氏之下也哉但其身與其徒皆不甚得志於時無利勢以輔之故其說雖行而不能甚久凡此患害人未盡見故諸老先生得以置而不論使其行於當世亦如王氏之盛則其為禍不但王氏而已主名教者亦不得恕然而無言也（語錄中論賢良處亦似有所指）蓋王氏之學雖談空虛而無精彩雖急功利而少機變其極也陋如薛昂之徒而已蔡京雖名推尊王氏然其淫侈縱恣所以敗亂天下者不盡出於金陵也（廼山所論見賢詩乃其所假以為號耳）若蘇氏則其律

身已不若荊公之嚴其為術要未忘功利而詭秘過之其徒如秦觀李廌之流皆浮誕佻輕士類不齒相與扇縱橫捭闔之辨以持其說而漠然不知禮義廉恥之為何物雖其勢利未能有以動人而世之樂放縱惡拘檢者已紛然向之使其得志則凡蔡京之所為未必不身為之也世徒據其已然者論之是以蘇氏猶得在近世名卿之列而君子樂成人之美者亦不欲逆探未形之禍以加譏貶至於論道學邪正之際則其辨有在毫釐之間者雖欲假借而不能私也今乃欲專貶王氏而曲貸二蘇道術所以不明異端所以益熾實由於此愚恐王氏復生未有以默其口而厭其心也（答江尚書）

蘇學邪正之辨終未能無疑於心蓋其前日所陳乃論其學儒不至而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竊味來教乃病其學佛未精而滯於智慮言語之間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夫其始之闖禪學也豈能明天人之蘊推性命之原以破其荒誕浮虛之說而反之正哉如大悲閣中和院記之屬直掠彼之粗以角其精據彼之外以攻其內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信枝葉而疑本

根亦安得不為之詆哉近世攻釋氏者如韓歐孫石之正廼山猶以為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況如蘇氏以邪攻邪是來緼灌膏而往赴之也直以身為燼而後已耳來教又以為蘇氏乃習氣之弊雖不知道而無邪心非若王氏之穿鑿附會以濟其私邪之學也其竊謂學以知道為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如王氏者其始學也蓋欲淩跨揚韓掩迹顏孟初亦豈遽有邪心哉特以不能知道故其學不純而設心造事遂流入於邪又自以為是而大為穿鑿附會以文之此其所以重得罪於聖人之門也蘇氏之學雖與王氏若有不同者然其不知道而自以為是則均焉學不知道其為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心固無所取則以為正又自以為是而肆言之其不為王氏者特天下未被其禍而已其穿鑿附會之巧如來教所稱論成佛說老子之屬蓋非王氏所及而其心之不正至乃謂湯武篡弒而盛稱荀彧以為聖人之徒凡若此類若遑其私罪無復忌憚不在王氏之下借曰不然而原情以差其罪則亦不過稍從末減之科而已豈可以是為當然而莫之禁乎書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此刑法之本意也若天理不明法而縱惡以啟姦乎楊朱學為義者也而偏於為我墨翟學為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為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為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為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淺切而易見也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書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孟子之心亦若是而已爾以此論之今日之事王氏僅足為申韓儀衍而蘇氏學不正而言成理又非楊墨之比愚恐孟

子復生則其取舍先後必將有在而非如来教之云也谷江尚書

去春賜教語及蘇學以為世人讀之止取文章之妙初不於此求道則其失自可置之夫學者之求道固不於蘇氏之文矣然既取其文則文之所述有邪有正有是有非是亦皆有道焉固求道者之所不可不講也講去其非以存其是則道固於此乎在矣而何不可之有若曰惟其文之取而不復議其理之是非則是道自道文自文也道外有物固不足以為道且文而無理又安足以為文乎蓋道無適而不存者也故即文以講道則文與道兩得而一以貫之否則亦將兩失之矣中無主外無擇其不為浮誇險詖所入而亂其知思也者幾希況彼之所以自任者不但曰文章而已既無以考其得失則其肆然而談道德於天下夫亦孰能禦之愚見如此累蒙教告終不能移也谷江尚書

示諭蘇氏於吾道不能為楊墨乃唐景之流耳甚竊以為此最不察夫理者夫文與道果同耶異耶若道外有物則為文者可以肆意妄言而無害於道惟夫道外無物則言而一有不合於道者則於道為有害但其害有緩急淺深耳屈宋唐景之文某舊亦嘗好之矣既而思之其言雖侈然其實不過悲愁放曠二端而已日誦此言與之俱化豈不大為心害於是屏絶不敢復觀今因左右之言又竊意其一時作於荆楚之間亦未必聞於孟子之耳也若使流傳四方學者家傳而人誦之如今蘇氏之說則為孟子者亦豈得而已哉況今蘇氏之學上談性命下述政理其所言者非特屈宋唐景而已學者始則以其文而悦之以苟一朝之利及其既久則漸涵入骨髓不復能自解免其壞人材敗風俗蓋不少矣伯恭尚欲左右之豈其未之思耶其貶而置之唐景之列殆欲陽擠而陰予之耳向見正獻公家傳語及蘇氏直以浮薄輩目

之而舍人丈所著童蒙訓則極論詩文必以蘇黃為法嘗竊歎息以為若正獻滎陽可謂能惡人者而獨恨於舍人丈之微旨有所未喻也然則老兄今日之論未論其他至於家學亦可謂蔽於近而違於遠矣更願思之以求至當之歸不可自悞而復悞人也 呂本中伯恭

蘇黃門謂之近世名卿則可前書以顏子方之僕不得不論也今此所論又以為行事可法本朝人物最盛行事可法者甚衆不但蘇公而已大抵學者貴於知道蘇公早拾蘇張之緒餘晚醉佛老之糟粕謂之知道可乎古史中論黃帝堯舜禹益子路管仲曾子子思孟子老聃之屬皆不中理未易槩舉但其辯足以飾非文足以行之故後生小子翕然從之以為文之世之學者窮理不深因為所眩耳僕數年前亦嘗惑焉近歲始覺其謬 答程九夫

來書謂某之言乃論蘇氏之粗者不知如何而論乃得蘇氏之精者此在吾弟必更有說然某則以為道一而已正則表裏皆正譏則表裏皆譏豈可以析精粗為二致此正不知道之過也又謂洗垢索瘢則孟子以下皆有可論此非獨不見蘇氏之失又并孟子而不知也夫蘇氏之失著矣知道愈明見之愈切雖欲為之覆藏而不可得何待洗垢而索之耶若孟子則如青天白日無垢可洗無瘢可索今欲掩蘇氏之疵而援以為比豈不適所以彰之耶黃門比之乃兄似稍簡靜然謂簡靜為有道則與子張之指清忠為仁何以異第深考孔子所荅之意則知簡靜之與有道蓋有間矣況蘇公雖名簡靜而實陰險元祐末年規取相位力引小人楊畏使傾范忠宣公而以己代之既不效矣則誦其彈文於坐以動范公此豈有道君子所為哉此非某之言前輩固已筆之於書矣吾弟乃謂其躬行不後二程何其考之不詳而言之易也二程之學始焉未得其要是以出入於佛老及其反求而得諸六經也則豈固以佛老為是哉如蘇氏

之學則方其年少氣豪固嘗妄詆禪學如大悲閣中和院等記可見矣及其中歲流落不偶鬱鬱失志然後翕翕而歸焉始終迷惑進退無據以比程氏正揚子先病後瘉先瘉後病之說吾弟比而同之是又欲洗垢而索孟子之瘢也又謂程氏於佛老之言皆陽抑而陰用之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程氏之學以誠為宗今乃陰竊異端之說而公排之以蓋其跡不亦盜憎主人之意乎必若是言則所謂誠者安在而吾弟之所以敬仰之意果何謂也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扈借資以取重於天下豈真尊主者哉若儒者論道而以是為心則亦非真尊六經者此其心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方且衒之間反覆畔援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方且自為邪說詖行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於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詞意矜豪譎詭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平日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既喜未嘗不厭往往不能終帙而罷非故欲絕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彼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亦無怪其一胡一越而終不合矣蘇程固嘗同聞其臭矣而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麗閎衍之辭縱橫捭闔之辨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蠱其心自非真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真積力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髮邪妄雜於其間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慕者而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之為明道墓表曰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蓋為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僞交熾士溺於見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真僞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況欲望其至之乎蘇氏文辭偉麗近世無匹若欲作文自不妨模範但其詞意矜豪譎詭亦有非知道君子所欲聞是以平日每讀之雖未嘗不喜然既喜未嘗不厭往往不能終帙而罷非故欲絕之也理勢自然蓋不可曉然則彼醉於其說者欲入吾道之門豈不猶吾之讀彼書也哉亦無怪其一胡一越而終不合矣蘇程固嘗同聞其臭而此道之傳無聲色臭味之可娛非若侈麗閎衍之辭縱橫捭闔之辨有以眩世俗之耳目而蠱其心自非真能洗心滌慮以入其中真積力久卓然自見道體之不二不容復有毫髮邪妄雜於其間則豈肯遽然舍其平生之所尊敬向慕者而信此一夫之口哉故伊川之為明道墓表曰學者於道知所向然後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後見斯名之稱情蓋為此也然世衰道微邪僞交熾士溺於見聞之陋各自是其所是若非痛加剖析使邪正真僞判然有歸則學者將何所適從以知所向況欲望其至之乎

朝程子之去蘇公嗾孔文仲斁而去之也使其道果
同如吾弟之所論則雖異世亦且神交豈至若是之
戾耶文仲為蘇所嗾初不自知晚乃大覺憤悶嘔血
以至於死見於呂正獻公之遺書尚可考也吾弟未
之見耳 答程允夫 以上文集六修

問萬世之下王臨川當作如何評品曰陸象山嘗記之
矣何待他人問莫只是學術錯否曰天資亦有拗強
處曰若學術是底此樣天資却更有力也曰然 以下論王

先生論荆公之學所以差者以其見道理不透徹周云
洞視千古無有見道理不透徹而所說所行不差者
但無力量做得來半上落下底則其害淺如庸醫不
識病只胡亂下那沒緊要底藥使不至於殺人若荆
公輩他硬見從那一邊去則如不識病證而使下大
黃附子底藥使至於殺人

東坡云荆公之學未嘗不善只是不合要人同已說得
未是若荆公之學是使人人同已俱入於是何不可
之有今却說未嘗不善而不合要人同成何說話若
使彌望皆黍稷都無稂莠亦何不可只為荆公之學
自有未是處耳

神宗嘗問明道云王安石是聖人否明道曰公孫碩膚
赤舄几几聖人氣象如此王安石一身尚不能治何
聖人為先生曰此言最說得荆公

荆公初作江東提刑回來奏事上萬言書其間一節云
今之小官俸薄不足以養廉必當有以益之然當今
財用匱乏而復為此論人必以為不可行然天下之
財未嘗不足特不知生財之道無善理財之人故常
患其不足神宗甚善其言後來纔作參政第二日便
專措置理財徧置回易庫以籠天下之利謂周禮泉
府之職正是如此却不知周公之制只為天下之貨
有不售則商旅留滯而不能行故以官錢買之使後
來有欲買者官中却給與之初未嘗以此求利息也

時舉云凡國之財用取具焉則是國家有大費用皆給於此豈得謂之不取利耶朝廷財用但可支常費耳設有變故之來定無可以應之曰國家百年承平其實規模未立特幸其無事耳若有大變豈能支耶神宗一日問回易庫零細賣甚果子之類因云此非朝廷之體荆公乃曰國家創置有司正欲領其繁細若回易庫中雖一文之物亦當不憚出納乃有司之職非人君所當問若人君問及此則乃為繁碎而失體也其說甚高故神宗信之

介甫初與呂吉甫好時常簡帖往來其一云勿令上知後來不足呂遂繳奏之神宗亦胡亂藏掩了介甫只好人奉已故與呂合若東坡們不順已硬要治他如何天生得恁地很以上共一條類六

天下有自然不易之公論而言之者或不免於有所避諱故多失之若諸公熙寧日錄之辯是也嘗記頃年汪公縱言及於日錄某因妄謂日錄固為邪說然諸賢攻之亦未得其要領是以言者瀆而聽者疑用力多而見功寡也蓋嘗即其書而考之則凡安石之所以惑亂神祖之聰明而變移其心術使不得遂其大有為之志而反為一世禍敗之原者其隱微深切皆聚此書而其詞鋒筆勢縱橫捭闔煒燿譎誑又非安石之口不能言非安石之手不能書也以為禁中撰造之言固無是理況其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者又已相為表裏亦不待晚年慙筆有所增加而後為可罪也然使當時用其垂絕之智舉而焚之則後來載筆之士於其帷幄之間深謀密計雖欲畢力搜訪極意形容勢必不能得之如此之悉而傳聞異詞虛實相半亦不能使人無溢惡之疑且如勿令上知之語世所共傳終以手筆不存故使陸佃得為隱諱雖以元祐衆賢之力爭辯之苦而不能有以正也此見陸佃供狀史院取問狀

此真蹟以暴其惡於天下使當撫其肆情反理之實何幸其徒自為失計出

正其迷國誤朝之罪而直以安石為誅首是乃所謂自然不易之公論不唯可以訂已往之謬而又足以開後来之惑奈何乃以畏避嫌疑之故反為迂曲回互之言指為撰造增加誣偽謗詆之書而欲加刊削以滅其迹乎汪公歎息深以愚言為然今觀閒樂陳公遺帖了齋陳公表藁追憶前語自愧學之不進所知不能有以甚異於往時又歎汪公之不可復見也為之掩卷太息而書其後抑又嘗怪了翁晚歲之論多出此帖之餘然其自訟改過之書曾無一言以及此而獨謂龜山楊氏實發其機（語見責沈其所賜兄孫漸者即幾叟少卿後改名淵者也幾叟為楊公之壻嘗以楊公之語告翁曰吏留鄱老子似甚底翁初亦駁其言幾叟復為反復申言之翁乃悔悟故其報語曰余之自訟改過賴其一言而漸於是時亦以所聞譬余之誤云）是則論者亦頗疑之而以今考之此書之作實在建中崇寧之間（書云吾友遷謫猶居善地疑居泉州時也）且其言猶以日錄為蔡卞之所托而其後了翁合浦尊堯之書亦未直攻安石也至於大觀初年而後四明之論始作（迨表出在政和元年然公居明州實大觀初年也）則其推言所自獨歸功於楊氏而不及閒樂有不可誣者矣顧其後書雖謂天使安石自寫誣悖之心然猶有慙筆增加歸過神考之云則終未免於所謂有所回互避就而失之者也又觀閒樂此書之指所以罪狀安石者至深切矣然考其事不過數條若曰改祖宗之法而行三代之政也廢春秋而謂人主有北面之禮也學本出於刑名度數而不足於性命道德也釋經與義多出先儒而旁引釋氏之源遺禍之本則閒樂之言有所未及而其所指以為說者亦自不能使人無可恨也今亦無論其他而姑以安石之素行與日錄之首章言之則安石行己立朝之大節在當世為如何而其始見神宗也直以漢文帝唐太宗之不足法者為言復以諸葛亮魏玄成之不足為者自任此其志識之卓然又皆秦漢以来諸儒所未聞者而豈一時諸賢之所及哉然其為

人質雖清介而器本偏狹志雖高遠而學實凡近其所論說益特見聞德度之近似耳顧乃挾以為高足已自聖不復知以格物致知克己復禮為事而勉求其所未至以增益其所不能是以其於天下之事每以遺禍之本則自其得君之初而已有以中之使之悅其高駭其奇而意斯人之不可無矣及其任之以後此其所以為受病之原而閒樂未之言也若其所於前又以很愎徇私而敗之於事而又有以信夫斯人之果不可無也

事而日聽其言則又有以至於能擊其柄而自操之於是為之力拒羣言而一聽其所為唯恐其一旦去我而無與成吾事也及其討謨既久漸涵透徹則遂心融神會而與之為一以至於能擊其柄而自操之則其運動弛張又已在我而彼之用舍去留不足為吾重輕矣於是安石卒去而天下之政始盡出於宸衷了翁所謂萬幾獨運於元豐閒樂所謂屏棄金陵十年不召者蓋皆指此然了翁知其獨運而不知其所運者乃安石之機閒樂見安石之身若不用而不知其心之未嘗不用也是以凡安石之所為卒之得以附於陵廟之尊託於謨訓之重而天下之人愈不敢議以至於魚爛河決而後已焉此則安石所以遺禍之本而閒樂亦未之言也若閒樂之論祖宗法度但當謹守而不可變尤為痛切是固然矣然祖宗之所以為法蓋亦因事制宜以趨一時之便而其仰循前代俯徇流俗者尚多有之未必皆其竭心思法聖智以遺子孫而欲其萬世守之者也是以行之既久而不能無弊則變而通之是乃後人之責故慶歷之初杜范韓富諸公變之不遂而論者至今以為恨況其後此又數十年其弊固當益甚於前而當時議者亦多以為當變如呂正獻公父子家傳及河南程氏眉山蘇氏之書蓋皆可考雖閒樂此論若有不同而不免亦有仁皇之末適當因革之時之說則是安石之變法固不可謂非其時而其設心亦未為失其正

也但以其躁率任意而不能熟講精思以為百全無弊可久之計是以天下之民不以為便而一時元臣故老賢士大夫羣起而力爭之者乃或未能究其利病之實至其所以為說又多出於安石規模之下由是稽古徒益亂耳豈專渺茫不可稽考之罪哉閒陰竊其言之不足為已病因遂肆其很愎倒行逆施固不復可望其能勝己私以求利病之實而充其平日所以自任之本心矣此新法之禍所以卒至於橫流而不可救閒樂雖能深斥其非而未察其所以為非者乃由於此此其為說所以不能使人無所恨者一也至謂安石遠取三代澈法不可稽考之事而力行之此又不知三代之政布在方冊雖時有先後而道無古今舉而行之正不能無望於後之君子但其名實之辨本末之序緩急之宜則有不可以豪釐差者苟能於此察焉而無所悖則其遺法雖若渺茫不可稽考然神而明之在我而已何不可行之有彼安石之所謂周禮乃姑取其附於己意者而借其名高以服衆口耳豈真有意於古者哉若真有意於古則格君之本親賢之務養民之政善俗之方凡古之所謂當先而宜急者曷為不少留意而獨於財利兵刑為汲汲耶大本不正名是實非先後之宜又皆倒置以是稽古徒益亂耳豈專渺茫不可稽考之罪哉閒樂不察乎此而斷然自畫直以三代之法為不可行又獨指其渺茫不可稽考者而譏之此又使人不能無恨者二也若安石之廢春秋語北面則亦其志識過高而不能窮理勝私之弊是以厭三傳凡例條目之煩惡諸儒臆度附致之巧有太過者而不思其大倫大法固有炳如日星而不可誣者也因前聖尊師重道之意以推武王太公之事有太過者而所以考其禮之文者有未詳也是其闕於審重而輕為論說直廢大典固為可罪然謂其因此而亂君臣之名分又并與孟子送為賓主之說而非之則亦峻文深詆

而矯枉過直矣此又其使人不能無恨者三也若夫道德性命之與刑名度數則其精粗本末雖若有間然其相為表裏如影隨形則又不可得而分別也今謂安石之學獨有得於刑名度數而道德性命則為有所不足是不知其於此既有不足則於彼也亦將何自而得其正耶夫以佛老之言為妙道而謂禮法事變為粗迹此正王氏之深蔽今欲譏之而不免反墮其說之中則已誤矣又況其於粗迹之謬可指而言者蓋亦不可勝數政恐未可輕以有得許之也今姑舉其一二而言之若其實有得於刑名度數也則其所以修於身者豈至於與僧卧地而顧客褫衣如錢景諶之所叙乎所以著於篇者豈至於分文析字以為學而又不能辨乎六書之法如字說之書乎

以為安石之進字說蓋欲布之海內神考雖好其書玩味不忘而不以布於海內者以教化之本不在是也此亦非是夫周禮六藝之教所謂書者不過使人以六書之法分別天下之書文而知此字之幹形為如何欲其違近尋同而不亂耳非有真空無相無作之說也安石既廢其五法而專以會意為言有所不通則遂旁取後來書傳一時偏然之語以為証至其甚也則又遠引老佛之言前世中國所未嘗有者而說合之其穿鑿幷繆顯然之違如此豈但不知性命道德之本而未宜可謂其有得於刑名度數之末哉不惟以此自快又以其說上惑人主使其玩味於此而不忘其罪為大丁翁之言蓋亦疎矣　所以施於家者豈至於使其妻窮奢極侈斥逐婢妾而詬叱官吏如林希魏泰之所書豈至於使其子囚首跣足箕踞於前而干預國政如邵伯温之所記乎所以施於政者豈至於乖事理咈民情而於當世禮樂文章教化之本或有失其道理者乃不能一有所正至其小者如鶺鴒公事按問條法亦皆繆戾煩碎而不即於人心乎以此等而推之則如閒樂之所云亦恐其未免於過予而其所以不能使人無可恨者四也若其釋經之病則亦以自處太高而不能明理勝私之故故於聖賢之言既不能虛心靜慮以求其立言之本意於諸儒之同異又不能反覆詳密以辨其為說之是非但以己意穿鑿附麗極其力之所通而肆為支蔓浮虛之說至於大命人心日用事物之所以

然既已不能反求諸身以驗其實則一切舉而歸之於佛老及論先王之政則又騁私意飾姦言以為達衆自用剝民興利斥逐忠賢杜塞公論之地唯其意有所忽而不以為事者則或苟因舊說而不暇擇其是非也閒樂於此乃不責其違本旨棄舊說惑異教文姦言之罪而徒譏其與義多出鄭孔意若反病其不能盡黜先儒之說以自為一家之言者則又不能使人無恨者五也夫安石以其學術之誤敗國殄民至於如此而起自熙豐訖於宣靖六十年間誦說推明挾為國是鄙儒俗生隨風而靡者既無足道有識之士則孰有不寒心者顧以姦賊蔽蒙禁網嚴密是以飲氣吞聲莫敢指議獨兩陳公乃能出死力以排之其於平居書疏還往講論切磨唯恐其言之不盡斯亦可謂賢矣然其所以為說者不過如此豈其所以觀理制事者猶未免於有蔽而然耶故嘗歷考一時諸賢之論以求至當則唯龜山楊氏指其離內外判心迹使道常無用於天下而經世之務皆私智之鑿者最為近之其論紹述而以為當師其意不當泥其迹者亦能曲盡其理之當而無回互之失（見龜山語錄因鄒道卿之論而發者）雖元城劉公所謂只宗神考者有所不逮（劉公語見韓璜談錄）不但兩陳公而已也然及其請罷廟學配食之童則又不能如其平日之言以正其罪顧乃屑屑焉偏指梟鷙一義以為實奢汰之原此為護其學術之誤敗國殄民其竊鈎之罪對放飯流歇之客而議其齒決之非視兩陳公之言乃反有不能及者是以至今又幾百年而其是非之原終未明白往者雖不足論而來者之監亦學者之所不可不知也故竊并著其說以俟同志講而擇焉（讀兩陳諫議遺墨○文集）

呂伯恭（呂子約並門人附）陳君舉　陳同父

因說南軒東萊或云二先生若是班乎壽昌曰不然先生適聞之遂問如何曰南軒非壽昌所敢知東萊亦

不相識但以文字觀之東萊博學多識則有之矣守約恐未也先生然之（以下論呂伯恭）

或問東萊象山之學曰伯恭失之多子靜失之寡

某嘗謂人之讀書寧失之拙不可失之巧寧失之低不可失之高伯恭之弊盡在於巧

伯恭要無不包羅只是撲過都不精詩小序是他看不破薛常州周禮制度都不能言邵數亦教季通說過一遍又休了

伯恭教人看文字也粗有以論語是非問者伯恭曰公不會看文字管他是與非做甚但有益於我者切於我者看之足矣且天下須有一箇是與不是是處便是理不是處便是咈理如何不理會得

東萊聰明看文理却不子細向嘗與較程易到噬嗑卦和而且治一本治作洽據治字於理為是他硬執要做洽字和已有洽意更下洽字不得緣他先讀史多（淳錄作讀史未多而錯）所以看粗著眼讀書須是以經為本而後讀史

或問繫辭精義曰這文字雖然是裒集得做一處其實於本文經旨多有難通者如伊川說話與橫渠說話都有一時意見如此故如此說若用本經文一二句看得亦自通只要成片看便上不接得前下不帶得後

人言何休為公穀忠臣某嘗戲伯恭為毛鄭之佞臣伯恭大事記辨司馬遷班固異同處最好渠一日記一年渠大抵謙退不敢任作書之意故通鑑左傳已載者皆不載其載者皆左傳通鑑所無者耳有太纖巧處如指出公孫弘張湯姦狡處皆說得蓋愧人伯恭少時被人說他不曉事故其論事多指出人之情偽云我亦知得此有此意思不好

先生方讀文鑑而學者至坐定語學者曰伯恭文鑑去取之文若某平時看不熟者也不敢斷他有數般皆某熟讀底今揀得也無巴鼻如詩好底都不在上面

却載那衰颯底把作好句法又無好句法把作好意思又無好意思把作勸戒又無勸戒林擇之云他平生不會作詩曰此等有甚難見處

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為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間恐亦勞而無補也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呂丈舊時性極褊急因病中讀論語於此有省後遂如此好　以上語類十二條

來教謂吾道無對不當與世俗較勝負此說美則美矣而非鄙意之所安也夫道固無對者也然其中却著不得許多異端邪說直須一一剔撥出後方曉然見得箇精明純粹底無對之道若和泥合水便只著箇無對包了竊恐此無對中却多藏得病痛也孟子言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而大易於君子小人之際其較量勝負尤為詳密豈其未知無對之道耶

蓋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陽消則陰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循環無窮而初不害其為無對也況某前說已自云非欲較兩家已往之勝負乃欲審學者今日趨向之邪正此意尤分明也　答呂伯恭

伯恭天資温厚故其論平恕委曲之意多而某之質失之暴悍故凡所論皆有奮發直前之氣竊以天理揆之二者恐皆非中道但某之發足以自撓而傷物尤為可惡而伯恭似亦不可專以所偏為至當也　答呂伯恭

伯恭想時時相見欲作書不暇告為致意向得渠兩書似日前只向博雜處用功却於要約處不曾子細研究病痛頗多不知近日復如何大抵博雜極害事如閻範之作指意極佳然讀書只如此亦有何意味耶

先達所以深懲玩物喪志之弊者正為是耳范醇夫一生作此等工夫想見將聖賢之言都只忙中草草看過抄節一番便是事了元不曾子細翫味所以從二先生許久見處全不精明是豈不可戒也耶渠又

為留意科舉文字之久出入蘇氏父子波瀾新巧之外更求新巧壞了心路遂一向不以蘇學為非左遮右攔陽擠陰助此尤使人不滿意向雖以書極論之亦未知果以為然否　與張敬夫

伯恭講論甚好但每事要鶻圇說作一堆又生怕人說異端俗學之非強蘇氏尤力以為爭校是非不如斂藏持養頃見子澄有此論已作書力辨之不知竟以為如何也　答范伯崇

近年道學外面被俗人攻擊裏面被吾黨做壞婺州自伯恭死後百怪都出至於子約別說一般差異底話全然不是孔孟規模却做管商見識令人駭歎然亦是伯恭自有此拖泥帶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　與劉子澄

伯恭無恙時愛說史學身後為後生輩糊塗說出一般惡口小家議論賤王尊霸謀利計功更不可聽子約立脚不住亦曰吾兄蓋嘗言之云爾中間不免極力排之今幸少定然其強不可令者猶未肯豎降幡也　與劉子澄　以上文集六條

可憐子約一生辛苦讀書只是竟與之說不合今日方接得他三月間所寄書猶是論寂然不動依舊主他舊說時子約已死他硬說寂然不動是耳無聞目無見心無思慮至此方是工夫極至處伊川云要有此理除是死也幾多分曉某嘗荅之云洪範五事貌曰僭言是死也幾多分曉某嘗荅之云洪範五事貌曰僭言曰啞視曰盲聽曰聾思曰蹇方得還有此理否渠至死不曉不知人如何如此不通用之云釋氏之坐禪入定便是無聞無見無思無慮曰然他是務使神輕去其體其理又不同神仙則使形神相守釋氏則使形神相離佛家有白骨觀初想其形從一點精氣始漸漸胞胎孕育生產稚乳長大壯實衰老病死以至屍骸胖脹枯僵久之化為白骨既想為白骨則視其身常如白骨所以厭棄脫離而無留戀之念也此又　以下釋氏工夫之最下者　子約

荅子約書云目下放過了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少壯底時日（以上語類二條）

大抵讀書寬平正大者多失之不精而精密詳審者又有局促姦巧之病雖云人之情僞有不得不察者然此意偏勝便覺自家心術亦染得不好了近年此風頗盛雖純誠厚德之君子亦往往墮於其中而不自知所以區區常竊憂之而不願子約之為之也子約何不試取論語孟子中庸大學等書讀之觀其光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又豈有如此之狡猾切害處耶世路險窄已無可言吾人之學聖賢者又將流而入於功利變詐之習其勢不過一傳再傳天下必有受其禍者而吾道益以不振此非細事也子約思之

如何（荅呂子）

前書所諭正容謹節之功比想加力此本是小學事然前此不曾做得工夫今此學若更不補填終成欠闕却為大學之病也但後書又不免有輕內重外之意氣象又錯了也此是見識大不分明須痛下工夫鑽研勘

殊不能平愚意竊所未安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為本而講於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此為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為補助耳不當以彼為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陋狹劣而不足觀必為司馬遷班固范曄陳壽之徒然後可以造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八字乃朱書本）

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為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為不可讀此以記覽為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為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悞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遷固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耶（荅呂子約）

所諭前論未契今且當以涵養本原勉強實履為事此又錯了也此是見識大不分明須痛下工夫鑽研勘

覈教透徹了方是了當自此以後方有下手涵養踐履處如橫渠先生所見只是小小未瑩伊川先生猶令其且涵泳義理不只說完養思慮了便休也如今乃是大段差舛却不汲汲向此究竟而去別處閒坐道我涵養本原勉強實履又聞手寫六經亦是無事貴日都不是長進底道理要須勇猛捐棄舊習以求新功不可一向如此悠悠閒過歲月也本欲俟德華人回附書今日偶有南豐便至道夫處且先附此奉報此事不比尋常不可頃刻失其路脈也大抵學問只有兩途致知力行而已在人須是先依次第十分著力節次見效了向後又看甚處欠闕即便於此更加工夫乃是正理今却不肯如此見人說著自家見處未是却不肯服便云且待我涵養本原勉強實履邊來我又東邊去避如此出沒何時是了耶區區本已不能說得今更說此一番若更不相領略便且付之忘言矣如人上山各自努力到此時節豈更有心情管得他人耶（答呂子約○以上文集三條）

伯恭門徒氣宇厭厭四分五裂各自為說久之必至銷歇子靜則不然精神緊峭其說分明能變化人使人旦異而晡不同其流害未艾也（以下門人）

南軒伯恭之學皆疎略南軒疎略從高處去伯恭疎略從卑處去伯恭說道理與作為自是兩件事如云仁義道德與度數刑政介然為兩途不可相通他在時不曾見與某說他死後諸門人弟子此等議論方漸漸說出來乃云皆原於伯恭也

浙間學者推尊史記以為先黃老後六經此自是太史談之學若還則皆宗孔氏如於夏紀贊用行夏時事於商紀贊用乘商輅事禹祖紀贊則曰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蓋譏其不用夏時商輅也遷之意脈恐誠如是考得甚好然但以此遂謂遷能學孔子則亦徒能得其皮殼而已假使漢高祖能行夏時乘商輅

亦只是漢高祖終不可謂之禹湯此等議論恰與欲削鄉黨者相反

近日浙中一項議論盡是白空撰出覺全捉摸不著恰如自家不曾有基址却要起甚樓臺就上面添一層又添一層只是道新奇好看其實全不濟事又云空撰出許多說話如揑眼生花

鄭子上問昨日所說浙中士君子多要回互以避矯激之名與學顏子之渾厚否曰渾厚自是渾厚今浙中人只學一般回互底心意不是渾厚渾厚是可做便做不計利害之謂今浙中人却是計利害太甚做成回互耳其弊至於可以得利者無不為如陳仲弓送宦者葬所謂有仲弓之志則可無仲弓之志則不可

因說東漢事勢士君子欲全身遠害則有不仕而已若出仕過宦官縱橫如何畏禍不與他理會得若未免仕只得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若既要為大官又要避禍無此理

叔度與伯恭為同年進士年又長自視其學非伯恭比即俯首執子弟禮而師事之略無難色亦今世之所無耳

自叔度以正率其家而子弟無一人敢為非義者 以上語類 七條

陳君舉得書云更望以雅頌之音消鑠羣愚章句訓詁付之諸生問他如何是雅頌之音今只有雅頌之辭在更沒理會又去那裏討雅頌之音便都只是瞞人

又謂某前番不合與林黃中陸子靜諸人辯以為相與詰難竟無深益蓋刻畫太精頗傷易簡矜持已甚反涉吝驕不知更如何方是深益若孟子之闢楊墨也只得恁地闢他 以下論陳君舉

問陳先生要人就事上理會教實之意蓋怕下梢用處不足如司馬公居洛六任只理會得箇通鑑到元祐出來做事却有未盡處所以激後來之禍如今須先要較量教盡曰便是如今都要恁地說話如溫公所

做今只論是與不是合當做與不合當做如何說他激得後禍這是全把利害去說溫公固是有從初講究未盡處也是些小事今只將紙上語去看便道溫公做得過當子細看那時節若非溫公如何做溫公是甚氣勢天下人心甚麼樣感動溫公直有旋乾轉坤之功溫公此心可以質天地通幽明豈容易及後來呂微仲范堯夫用調停之說兼用小人更無分別所以成後日之禍今人却不歸咎於調停反歸咎於元祐之政若真是見得君子小人不可雜處如何要委曲遮護得看溫公那時已自失於委曲了如王安石罪既已明白却於其死又加太傅及贈禮皆備想當時也道要委曲周旋他如今看來這般却煞不好要好便合當顯白其罪使人知得是非邪正所謂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須是明顯其不是之狀若更加旌賞却惹得後來許多羣小不服

或曰永嘉諸公多喜文中子曰然只是小他自知定學

以上語類三條

嘗謂人之為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工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撐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至於講論之際心即是口口即是心豈容別生計較依違遷就以為諧俗自

便之計耶今人為學既已過高而傷巧是以其說常至於依違遷就而無所分別蓋其胷中未能無纖芥之疑有以致然非獨以避咎之故而後詭於詞也若其之愚自信已篤向來之辯雖至於遭讒取辱然至於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為悔也 答陳君舉

君舉書殊不可曉似都不曾見得實理只是要得雜博又不肯分明如此說破却欲包羅和會衆說不令相

傷其實都不曉得衆說之是非得失自有合不得處也葉正則亦是如此可歎可歎（答劉公度○以上文集二條）

說同父因謂呂伯恭烏得為無罪倚地橫論却不與他剖說打教破却和他都自被包裹在裏今来伯恭門人却亦有為同父之說者二家打成一片可怪君舉只道某不合與說只是他見不破天下事不是是便是非直截兩邊去如何倚地含糊鶻突某鄉来與說許多豈是要眼前好看青天白日在這裏而今人雖不見信後世也須有人看得此說也須回轉得幾人同父才高氣粗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以下論陳同父）

陳同父祭東萊文云在天下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先生曰若如此則鷄鳴狗盜皆不可無因舉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又云同父在

利欲膠漆盆中

鄭厚藝圃折衷當時以為邪說然尚自占取地步但不知權其說之行猶使人知君臣之義如陳同父議論此乃以己而窺聖人謂舜禹亦只是篡而文之以揜其迹爾同父亦是於漢唐事迹上尋討箇仁義出来便以為此即王者事何異於此

或問同父口說皇王帝霸之略而一身不能自保先生曰這只是見不破只說箇是與不是便了若做不是倚地依阿苟免以保其身此何足道若做得是便是委命殺身也是合當做底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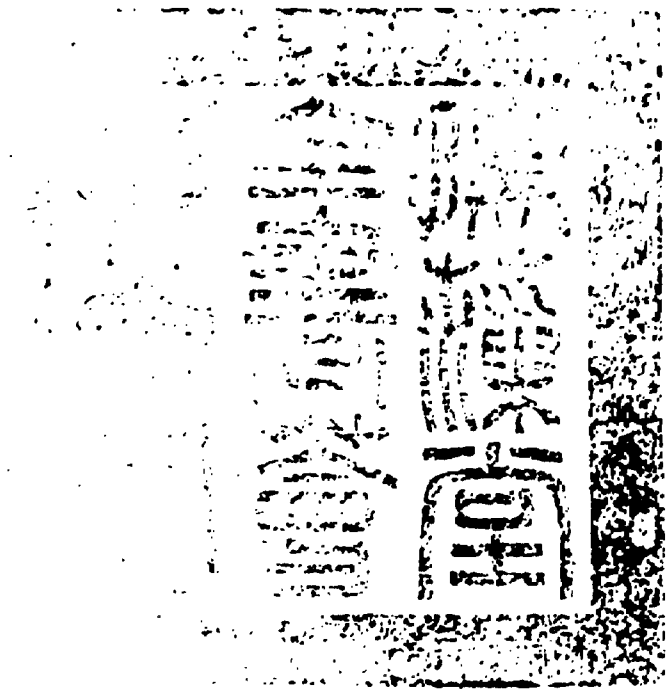
陳同父學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談王霸不說蕭何張良只說王猛不說孔孟只說文中子可畏（以上語類六條）

比忽聞有意外之禍甚為驚歎方念未有相為致力處又聞已遂辯白而歸深以為喜人生萬事真無所不

有也歸来想諸況仍舊然凡百亦宜痛自收斂此事合説多時不當至今日遲頓不及事固為可罪然觀老兄平時自處於法度之外不樂聞儒生禮法之論雖朋友之賢如伯恭者亦以法度之外相處不敢進其逆耳之論每有規諷必宛轉回互巧為之説然後敢發平日狂妄深竊疑之以為愛老兄者似不當如此方欲俟後會從容面罄其説不意罷逐之遽不及盡此懷也今茲之故雖不知所由或未必有以召之然平日之所積似亦不為無以集衆尤而信讒口者矣老兄高明剛決非吝於改過者願以愚言思之紙去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之説而從事於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則豈獨免於人道之禍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為異時發揮事業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荷相與之厚忘其狂率敢盡布其腹心雖不足贖稽緩之罪然或有補於將来耳不審高明以為如何與陳同父

向来讀書頗務精熟中間亦幸了得數書自謂略能窺見古人用心處未覺千歲之為遠然亦無可告語者時一思之以自笑耳其間一二有業未就今病已矣不能復成書矣不知後世之子雲堯夫復有能成吾志者否然亦已置之不能復措意問也只今日用工夫養病之餘却且收拾身心從事於古人所謂小學者以補前日粗疎脱略之咎蓋亦心庶幾焉而力或有所未能也同父聞之當復見笑然韓子所謂斂退就新懦趨營悼前猛者區區故人之意尚不能不以此有望於高明也此外世俗是非毀譽何足挂齒牙閒細讀来書似於此未能無小芥蒂也嘗論孟子説大人則藐之孟子固未嘗不畏大人但藐其巍巍然者耳蹴爾之食雖饑渴之人猶且露地瞑目而不屑也今之大人固有可畏者然此一種英雄却是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来若是血氣粗豪却一點使不著也與陳同父（上文集二條）

御纂朱子全書卷五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宗本
謄錄監生臣王世臣

欽定四庫全書卷六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六十

諸子三

陸氏 釋氏附

陸子壽自撫來信訪先生於鉛山觀音寺子壽每談事必以論語為證如曰聖人教人居處恭執事敬又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此等皆教人就實處行何嘗高也先生曰某舊閒持論亦好高近來漸漸移近下漸漸覺實也如孟子却是將他已到底教人如言存心養性知性知天有其說矣是他自知得餘人未到他田地如何知得他滋味卒欲行之亦未有入頭處若論語却是聖人教人存心養性知性知天實涵養處便見得便行得也

陸子壽看先生解中庸莫顯乎微云幾微細事也因歎美其說之善曰前後說者連莫見乎隱一段說了更

不見切體處今如此分別却是使人有點撿處九齡自覺力弱尋常非禮念慮固能常警策不使萌於心然志力終不免有怠時此殆所謂幾微處須點撿也先生曰固然

因說陸子靜謂江南未有人如他八字著脚

有自象山來者先生問子靜多說甚話曰恰如時文相似只連片滾將去曰所說者何曰他只說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為萬物之靈人所以貴與靈者只是這心

其說雖詳多只恁滾去先生曰信如斯言雖聖賢復生與人說也只得恁地自是諸公以時文之心觀之故見得他箇是時文也使若時文中說得恁地便是聖賢之言也公也須自反豈可放過

陸子靜說只是一心一邊屬人心一邊屬道心那時尚說得好在

陸子靜之學只管說一箇心本來是好底物事上面著不得一箇字只是人被私欲遮了若識得一箇心了萬法流出更都無許多事他却是實見得箇道理恁地一向胡叫胡喊

陸子靜說克已復禮云不是克去已私利欲之類別自有箇克處又却不肯說破某嘗代之下語云不過是要言語道斷心行路絶耳因言此是陷溺人之深坑學者切不可不戒

向見陸子靜與王順伯論儒釋某嘗竊笑之儒釋之分只爭虛實而已如老氏亦謂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所謂物精亦是虛吾道雖有寂然不動然其中粲然者存事事有

問正淳陸氏之說如何曰癸卯相見某於其言不無疑信相半曰信是信甚處疑是疑甚處曰信其論學疑其訶詆古人曰須是當面與他隨其說上討箇分曉若一時不會分疏得乃欲續後於書問間議論只是說得皮外他亦只是皮外答來越不分曉若是他論學處是則其他說話皆是便攻訶古人令人亦無有

不是處若是他訶詆得古人不是便是他說得學亦不是

子靜常言顏子悟道後於仲弓又曰易繫決非夫子作又曰孟子無奈告子何陳正已錄以示人先生申言曰正已也乖

先生問賀孫再看論語前面見得意思如何曰初看有未通處今看得通如孝弟為仁之本一章初看未甚透今却看得分曉先生曰如此等說話陸象山都不看凡是諸弟子之言便以為不是而不足看其無細心看聖賢文字如此凡說未得處便將簡硬說鬧倒了不消看後生纔入其門便學得許多不好處更無

禮律

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從陸子靜學如楊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須窮得分明然他不肯讀書只任一已私見有似箇稊稗令若不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又不如稊稗也次日又言陸子靜楊敬仲有為已工夫若肯窮理當甚有可觀惜其不改也

論子由古史言帝王以無為宗因言佛氏學只是任他意所為於事無有是處德明云揚敬仲之學是如此

先生曰佛者言但願空諸所有謹勿實諸所無事必欲忘却故曰但願空諸所有心必欲其空故曰謹勿實諸所有

禮律

陸氏會說其精神亦能感發人一時被他聳動底亦便清明只是虛更無底簟思而不學則殆正謂無底簟便危殆也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有堦梯而進不患不到今其徒往往進時甚銳然其退亦速

在那上某舊見張子韶有箇文字論仁義之實云當其事親之時有以見其溫然如春之意便是仁當其從兄之際有以見其肅然如秋之意便是義某嘗對其說古人固有習而不察如今却是略略地習却加意去察古人固有由之而不知如今却是略略地由却加意去知因笑云李先生見某說忽然曰公適問說得好可更說一遍看以上十五條

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為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答張敬夫

來書所謂利慾深痼者已無可言區區所憂却在一種輕為高論妄生內外精粗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為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為說乖戾狠悖將有大為吾道之害者不

待他時末流之弊矣不審明者亦嘗以是為憂乎此事不比尋常小小文義異同悞相去遠無由面論徒增耿耿耳答陸子靜

伯起說去年見陸子靜說游夏之徒自是一家學問不能盡棄其說以從夫子之教唯有琴張曾皙牧皮乃是真有得於夫子者其言怪僻乃至於此更如何與商量討是處也可歎可歎答黃直卿

子靜近得書其徒曹立之者來訪氣質儘佳亦似知其師說之誤持得子靜近荅渠書與劉淳叟書却說人須是讀書講論然則自覺其前說之誤矣但不肯翻然說破今是昨非之意依舊遮前掩後巧為詞說只此氣象却似不佳耳答呂伯恭

子靜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為學之病多說如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如此即只是定本某因與說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統論為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

救藥之即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為多是邪意見
閒議論故為學者之病某云如此即是自家呵叱亦
過分了須著邪字閒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
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却就上面整頓方始説得無
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歷揮斥其不為禪學者幾希
矣 答呂伯恭

子静一味是禪却無許多功利術數目下收斂得學者
身心不為無力然其下梢無所据依恐亦未免害事
也 答劉子澄

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聞見而
於自己身心全無工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善要
得身心稍稍端静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
無作以蕆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
各守己偏不能兼取衆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
非是細事 答陳膚仲

所論時學之弊甚善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遲而
禍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楊墨者正為此也向
來正以吾黨孤弱不欲於中自爲矛盾故一切容忍
不能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會略見天理彷彿
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詖淫邪遁之説
又且空腹高心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
一節尤為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之説破渠
輩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説既明庶幾後來者免
墮邪見坑中亦是一事耳 答趙幾道○以上文集八條

孟子不闢老莊而闢楊墨楊墨即老莊也今釋子亦有
兩般禪學楊朱也苦行布施墨翟也道士則自是假
令無説可闢然今禪家亦自有非其佛祖之意者試
看古經如四十二章等經可見楊文公集傳燈録説
西天二十八祖知他是否如何舊時佛祖是西域夷
狄人却會做中國樣押韻詩今看圓覺云四大分散
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是竊列子骨骸反其根精神
入其門我尚何存語宋景文説楞嚴前面呪是他經

後面說道理處是附會圓覺前數章稍可看後面一段淡如一段去末後二十五定輪與夫誓語可笑以下

論釋氏

楞嚴經本只是呪語後來房融添入許多道理說話呪語想亦淺近但其徒恐譯出則人易之故不譯所以有呪者蓋浮屠居深山中有鬼神蛇獸為害故作呪以禁之緣他心靈故能知其性情制馭得他呪全是想法西域人誦呪如叱喝又為雄毅之狀故能禁伏

鬼神亦如巫者作法相似

宋景文唐書贊說佛多是華人之譎誕者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箇禮法程子又只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贓却是宋景文捉得他正贓佛家先偷列子說耳目口鼻心體處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為十八戒初間只有多大槩都是後來中國人又都向此今則文字極

只靜坐於中有稍受用處人又都向此今則文字極多大槩都是後來中國人以莊列說自文夾插其間都沒理會了

釋氏書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經所言甚鄙俚後來日添月益皆是中華文士相助撰集如晉宋間自立講師孰為釋迦孰為阿難孰為大抵多是剽竊老子列子意思變換推衍轉相欺誑大抵多是剽竊老子列子意思變換推衍以文其說大般若經卷帙甚多自覺支離故節縮為心經一卷楞嚴經只是強立一兩箇意義只管疊將去數節之後全無意味若圓覺經本初亦能幾何只鄙俚甚處便是其餘增益附會者爾佛學其初只說空後來說動靜支蔓既甚達磨遂脫然不立文字只是默然端坐便心靜見理此說一行前面許多皆不足道老氏亦難為抗衡了今日釋氏其盛極矣但程先生所謂攻之者執理反出其下吾儒執理既自卑汚宜乎攻之而不勝也

因說程子耳無聞目無見之荅曰決無此理遂舉釋教中有塵既不緣根無所著反流全一六用不行之說蘇子由以為此理至深至妙蓋他意謂六根既不與六塵相緣則收拾六根之用反復歸於本體而使之不行顧烏有此理廣因舉程子之說譬如靜坐時忽有人喚自家只得應他不成不應曰彼說出楞嚴經此經是唐房融訓釋故說得如此巧佛書中唯此經最巧然佛當初也不如是說如四十二章經最先傳來中國底文字然其說却自平實道書中有眞誥末後有道授篇却是竊四十二章經之意為之非特此也至如地獄託生妄誕之說皆是竊他佛教中至鄙至陋者為之某嘗謂其徒曰自家有箇大寶珠被他竊去了却不照管亦都不知却去他牆根壁角竊得箇破瓶破罐用此甚好笑西漢時儒者說道理亦只是黃老意思如揚雄太玄經皆是故其自言有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後漢明帝時佛始入中國當時楚王英最好之然都不曉其說直至晉宋間其教漸盛然當時文字亦只是將莊老之說來鋪張如遠師諸論皆成片盡是老莊意思直至梁會通開達磨入來然後一切掃他掃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蓋當時儒者之學既廢絕不講老佛之說又如此淺陋被他窺見這箇罅隙了故橫說豎說如是張王沒奈他何人才聰明便被他誘引將去嘗見畫底諸祖師其人物皆雄偉故杲老謂臨濟若不為僧必作一渠魁也又嘗在廬山見歸宗像尤為可畏若不為僧必作大賊矣

問釋氏之無與老氏之無何以異曰老氏之無謂無欲觀其妙有欲觀其竅是也若釋氏則以天地為幻妄以四大為假合則是全無也老氏欲保全其身底意思多釋氏又全不以其身為事自謂別有一物不生不滅歐公嘗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老

則皆悖之者也

佛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巧厭薄世故而盡欲空了一切者佛氏之失也闕機巧便盡天下之術數者老氏之失也故世之用兵算數刑名多本於老氏之意

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廢三綱五常這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

釋氏見得高底儘高或問他何故只說空曰說頑空又說真空頑空便是空無物真空却是有物與吾儒說略同但是他都不管天地四方只是理會一箇心如老氏亦只是要存得一箇神氣伊川云只就迹上斷便了不知他如此要何用

有言莊老禪佛之害者曰禪學最害道莊老於義理絕滅猶未盡佛則人倫已壞至禪則又從頭將許多義理掃蕩最為害之深者頃之復曰要其實則一耳害未有不由淺而深者

某人言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儒釋雖不同畢竟只是一理某說道惟其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所以有我底著他底不得有他底著我底不得若使天下有二道聖人有兩心則我行得我底他行得他底

曹問何以分別儒釋差處曰只如說天命之謂性釋氏便不識了便遽說是空覺吾儒說底是實理看他便錯了他云不染一塵不捨一法既不染一塵却如何不捨一法到了是說那空處又無歸著且如人心須是其中自有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他做得徹到底便與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都不相親吾儒做得到底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兄弟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吾儒只認得一箇誠實底道理誠便是萬善骨子

佛也只是理會這箇性吾儒也只理會這箇性只是他不認許多帶來底

儒釋言性異處只是釋言空儒言實釋言無儒言有

釋氏虛吾儒實釋氏二吾儒一釋氏以事理為不緊要而不理會

吾儒心雖虛而理則實若釋氏則一向歸空寂去了

問釋氏以空寂為本曰釋氏說空不是便不是但空裏面須有道理始得若只說道我見箇空而不知有箇實底道理却做甚用得譬如一淵清水清泠徹底看來一如無水相似他便道此淵只是空底不會將手去探是冷是温不知道有水在裏面佛氏之見正如重皮又剝一重皮至剝到極盡無可剝處所以磨弄此今學者貴於格物致知便要見得到底令人只是一班兩點見得些子所以不到極處也

吾以心與理為二彼以心與理為一亦非固欲如此乃是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理咸備也雖說心與理一不察乎氣稟物欲之私是見得不真故有此病大學所以貴格物也

釋氏合下見得一箇道理空虛不實故要得超脫盡去物累方是無漏為佛地位其他有惡趣者皆是衆生餓鬼只隨順有所脩為者猶是菩薩地位未能作佛也若吾儒合下見得箇道理便實了故首尾與之不合

佛家有流注想水本流將去有此滲漏處便留滯

徐子融有枯槁有性無性之論先生曰性只是理有是物斯有是理子融錯處是認心為性正與佛氏相似只是佛氏磨擦得這心極精細如一塊物事剝了一重皮又剝一重皮至剝到極盡無可剝處所以磨弄得這心精光他便認做性殊不知此正聖人之所謂心故上蔡云佛氏所謂性正聖人所謂心佛氏所謂心正聖人所謂意心只是該得這理佛氏元不會識得這理一節便認知覺運動做性如視聽言貌聖人則視有視之理聽有聽之理言有言之理動有動之理思有思之理如箕子所謂明聰從恭睿是也佛氏則只認那能視能聽能言能思能動底便是性視明也得不明聽聰也得不聰言從也得不從

也得思睿也得不睿也得他都不管横來豎來他都認做性他最怕人説這理字都要除掉了此正告子生之謂性之説也倘問禪家又有以揚眉瞬目知覺運動為弄精魂而訶斥之者何也曰便只是弄精魂只是他磨擦得來精細有光彩不如此粗糙爾倘問彼言一切萬物皆有破壞惟有法身常住不滅所謂法身便只是這箇曰然不知你如何占得這物事住天地破壞又如何被你占得這物事常不滅問彼大緊欲以空為體言天地萬物皆歸於空這空便是他體曰他也不是欲以空為體他只是説這物事裏面本空著一物不得

問釋氏作用是性曰便只是這性他説得也是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便是此性如口會説話説話底是誰目能視視底是誰耳能聽聽底是誰便是這箇其言曰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臭在手執捉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法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他説得也好又舉楞嚴經波斯國王見恒河水一段云云所以禪家説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他只要你見得言下便悟做處便徹見得無不是此性也説存養心性養得來光明寂照徧河沙凡聖含靈共我家云云又曰實際理地不受一塵佛事門中不舍一法他箇本自説得是所養者也是只是差處便在這裏吾儒所養者是仁義禮智他所養者只是視聽言動儒者則全體中自有許多道理各自有分別有是非降衷秉彝無不各具此理他只見得箇渾淪底物事無分別無是非横底也是豎底也是直底也是曲底也是非理而視也是此性以理而視也是此性少間用處都差所以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吾儒則只是一箇真底道理他也説我這箇是真實底道理如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只是他説得一邊只認得那人心無所謂道心

無所謂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遜是非所爭處只在此吾儒則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以至至誠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識得這道理無所不周無所不偏他也說我這箇無所不周無所不偏然眼前君臣父子夫婦上便不能周偏了更說甚周偏他說治生產業皆與實相不相違背云云如善財童子五十三參以至神鬼神仙士農工商技藝都在他性中他說得來極閎闊只是其實行不得只是諱其所短強如此籠罩去他舊時瞿曇說得本不如此廣闊後來禪家自覺其陋又翻轉窠臼只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問龜山集中所荅了翁書論華嚴大旨不知了翁諸人何為好之篤曰只是見不透故覺得那箇好以今觀之也是好也是動得人道夫曰只為他大本不立故偏了先生默然良久曰真所謂詖淫邪遁蓋詖者是只見得一邊於那處都蔽塞了這是詖辭知其所蔽淫者是只見得一邊又却說得周遮浩瀚所以其書動數百卷是皆陷於偏而不能返這是淫辭知其所陷邪者是他見得偏了於道都不相貫屬這是邪辭知其所離遁者是他已離於道而不通於君臣父子都已棄絕見去不得却道道之精妙不在乎此這是遁辭知其所窮初只是詖詖而後淫淫而後邪邪而後離離而後遁要之佛氏偏處只是虛其理理是實理他却虛了故於大本不立也因問温公解禪偈却恐後人作儒佛一貫會了先生因誦之曰此皆佛之至陋者也妙處不在此又問遺書云釋氏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也道夫於此未安先生笑曰前日童蒙卿正論此以為釋氏大本與吾儒同只是這箇未異某與言正是大本不同因檢近思録有云佛有一箇覺之理可言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這是當時記得全處前

者記得不完也又曰只無義以方外則連敬以直內
也不是了又曰程子謂釋氏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
則其上達處豈有是耶亦此意學佛者嘗云儒佛一
同某言你只認自家說不同若果是又何必言同只
這箇傍底意思使是不同使是你底不是我底是了
儒者以理為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為不生不滅龜山
云儒釋之辨其差毫忽以某觀之真似冰炭
舉佛氏語曰千種言萬般解只要教君長不昧此說極
好問程子曰佛氏之言近理所以為害尤甚所謂近
理者指此等處否曰然他只是守得這些子光明全
不識道理所以用處七顛八倒吾儒之學則居敬為
本而窮理以充之其本原不同處在此
問釋氏入定道家數息曰他只要靜則應接事物不差
孟子便也要存夜氣然而須是理會旦晝之所為曰
吾儒何不效他恁地曰他開眼便依舊失了只是硬
把捉不如吾儒非禮勿視聽言動戒謹恐懼乎不睹

不聞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都一切就外面攔截曰釋
氏只是勿視勿聽無那非禮工夫曰然季通因曰世
上事便要人做只管似他坐定做甚日月便要行天
地便要運曰他不行不運固不是吾輩是在這裏行
是在這裏運只是運行又有差處如今胡喜胡怒豈
不是差他是過之今人又不及
問昔有禪僧每自喚曰主人翁惺惺著大學或問亦取
謝氏常惺惺法之語不知是同是異曰謝氏之說地
步闊於身心事物上皆有工夫若如禪者所見只看
得箇主人翁便了其動而不中理者都不管矣且如
父子天性也父被他人無禮子須當去救他却不然
子若有救之心便是被愛牽動了心便是昏了主
人翁處若如此惺惺成甚道理向會覽四家錄有些
說話極好笑亦可駭說若父母為人所殺無一舉心
動念方始名為初發心菩薩他所以叫主人翁惺惺
著正要如此惺惺字則同所做工夫則異豈可同日

而語

郭德元問禪者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他也知得這知字之妙曰所以伊川説佛氏之言近理謂此類也他也微見得這意思要籠絡這箇道理只是他用處全差所以都間斷相接不著倜問其所謂知正指此心之神明作用者否曰然郭又問圭峰云作有義事是省悟心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由情念臨終被業牽省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又自注云此義非仁義之義乃理義之義甚好笑曰他指仁義為恩愛之義故如此説他雖説理義何嘗夢見其後杲老亦非之云理義之義便是仁義之義如何把虚空打做兩截禪只是一箇呆守法如麻三斤乾屎橛他道理初不在這上只是教他麻了心只思量這一路專一積久忽有見處便是悟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亂久後先明自發所以不識字底人才悟後便作得偈頌悟後所見雖同然亦有深淺某舊來愛問參禪底其説只是如此其間有會説者却吹噓得大如杲佛日之徒自是氣魄大所以能鼓動一世如張子韶汪聖錫輩皆北面之

或問禪家説無頭當底説話是如何曰他説得分明處却不是只内中一句黑如漆者便是他要緊處於此曉得時便盡曉得他又愛説一般最險絶底話如引取人到千仞之崖邊猛推一推下去人於此猛省得便了或曰不理會得也是一事不了曰只此亦是格物

魯可幾問釋氏因緣之説曰若看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則報應之説誠有之但他説得來不是又問陰德之説如何曰也只是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耳

佛家不合將才作緣習緣習是説宿緣

甘吉父問仁者愛之理心之德時舉因問釋氏説慈即是愛也然施之不自親始故愛無差等先生曰釋氏

說無緣慈記得甚處說融性起無緣之大慈蓋佛氏之所謂慈並無緣由只是無所不愛若如愛親之愛渠便以為有緣故父母棄而不養而遇虎之飢餓則捨身以食之此何義理耶

曰寺是官寺非釋者取之寺之起自此時○以上語類三十五條

初西域僧來東漢時令鴻臚寺寄居後以為僧居因名

或問子之言釋氏之術原於莊子承蜩削鑀之論其有稽乎朱子曰何獨此哉凡彼言之精者皆竊取莊列之說以為之宋景文公於唐書李蔚等傳既言之矣蓋佛之所生去中國絕遠其書來者文字音讀皆累數譯而後通而其所謂禪者則又出於口耳之傳而無文字之可據以故人人得竄其說以附益之而不復有所考驗今其所以或可見者獨賴其割裂裝綴之迹猶有隱然於文字之間而不可揜者耳蓋凡佛之書其始來者如四十二章遺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其所言者不過清虛緣業之論神通變化之術而已及其中間為其學者如惠遠僧肇之流乃始稍竊莊列之言以相之然尚未敢正以為出於佛之口也及其久而恥於假借則遂顯然摹取其意而文以浮屠之言如楞嚴所謂自聞即莊子之意而圓覺所謂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者也凡若此類不可勝舉然其說皆萃於書首其玄妙無以繼之然後佛之本真乃見如結壇誦呪二十五輪之類以至於大力金剛吉盤茶鬼之屬則其麤鄙俗惡之狀校之首章重玄極妙之指蓋水火之不相入矣至於禪者之言則其始也蓋亦出於晉宋清談論議之餘習而稍務反求靜養以默證之或能頗出神怪以衒流俗而已如一葉五花之識隻履西歸之說雖未必實有是事然亦可見當時所尚者止於如此也其後傳之既久聰明才智之士或頗出於其間而自覺其陋於是更出已意蓋求前人之所不及者以陰佐之而盡諱其

怪幻鄙俚之談於是其說一旦超然真若出乎道德性命之上而惑之者遂以為果非堯舜周孔之所能及矣然其虛牟詭誦之情淫巧儇浮之態展轉相高日以益盛則又反不若其初清閒靜默之說猶為彼善於此也以是觀之則凡釋氏之本末真偽可知而其所竊豈獨承蜩削鑲之一言而已哉且又有一說焉夫佛書本皆胡語譯而通之則或以數字為中國之一字或以一字而為中國之數字而今其所謂偈呪句磬字偶了無餘欠至於所謂二十八祖傳法之所為書則又頗協中國音韻或用唐詩聲律自其徒之稍黠如惠洪輩者則已能知其謬而強為說以文之顧服衣冠通今古號為士大夫如楊大年蘇子由者反不悟而筆之於書也嗚呼以是推之則亦不必問其理之是非而其增加詭偽迹狀明白益無所逃矣宋公之論信而有證世之惑者於此其亦可以少悟也哉

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為性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既有以得於心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豪之間而其所以脩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有纖豪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所見之不差所行之不繆則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為學之本心正為惡此理之充塞無閒而使已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已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

其勢亦已逆矣然以其立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為至玄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亘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實理則反瞢然其一無所覩也雖自以為見性成佛而實不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為至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識性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蓋其實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為是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為說之窮然後乃有不舍一法之論則似始有為是遁詞以蓋前失之意然亦其秉彝之善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翦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又以牽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有以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為釋氏者始終本末不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

得於斯耳 答韓无咎

聖人之學所以異於老釋之徒者以其精粗隱顯體用渾然莫非大中至正之矩而無偏倚過不及之差是以君子智雖極乎高明而見於言行者未嘗不道乎中庸非故使之然高明中庸實無異體故也故曰道之不行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又曰差之豪釐繆以千里聖人丁寧之意亦可見矣 答江元適

來書云賢士大夫因佛學見性然後知夫子果有不傳之妙論語之書非口耳可傳授某謂論語固非口耳所可傳授然其閒自有下工夫處不待學佛而後知也學佛而後知則所謂論語者乃佛氏之論語而非孔氏之論語矣 答吳公濟

遺書所云釋氏有盡心知性無存心養性亦恐記錄者有誤要之釋氏只是恍惚之閒見得些心性影子却不曾子細見得真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政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存養得他所見底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真耳 答胡季隨

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為我矣伊川先生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知言亦云釋氏以虛空沙界為己身而不知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說此病也 答林擇之

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略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同者真是有味非是見得親切如何敢如此判斷耶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而已參前倚衡令人多錯說了故每流於釋氏之說也如今更不可別求用力處只是持敬以窮理之說如今更不可別求用力處只是持敬以窮理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

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耳如言見堯於墻見堯於墻豈是以我之心還見我心別為一物而在身外耶無思無為是心體本然未感於物時事有此本領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恐亦非如所論之云云也所云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絶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理之發見豈待心思路絶而後天理乃見耶且所謂天理復是何物仁義禮智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豈不是天理若使釋氏果見天理則亦何必如此悖亂殄滅一切昏迷其本心而不自知耶凡此皆近世淪陷邪説之大病不謂明者亦未能免俗而有此言也　荅吳斗南

所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別為一物矣譬如磨鏡垢盡明見但謂私欲盡而天理存耳非六用不行之謂也又云

其接人處不妨顛倒作用而純熟之後却自不須如此前書所譏不謂如此正謂其行處顛錯耳只如絶滅三綱無父子君臣一節還可言接人時權且如此將來熟後却不須絶滅否此箇道理無一息間斷這裏需時間壞了便無補填去處也又云雖無三綱五常又自有師弟子上下名分此是天理自然他雖欲滅之而畢竟絶滅不得然其所存者乃是外面假合得來而其真實者却已絶滅故儒者之論每事須要真實是當不似異端便將籠侗底影象來此單占真實地位也此等差互處舉起便是不勝其多寫不能窮説不能盡今左右既是於彼留心之久境界熟了雖説欲却歸此邊來終是脱離未得某向來亦曾如此只是覺得大緊不是了且權時一齊放下了只將自家文字道理作小兒子初上學時樣讀後來漸見得一二分意思便漸見得他一二分錯處迤邐看透了後直見得他無一星子是處不用著力排擯自然

不入心來矣今云取其長處而會歸於正便是放不下看不破也今所謂應事接物時時提撕者亦只是提撕得那箇侗底影象與自家這下工夫未有干涉也　答陳衛道

世衰道微異論蠭起近年以來乃有假佛釋之似以亂孔孟之實者其法首以讀書窮理為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獨見然後為得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辭氣之間侈已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左右於此無乃亦惑其說而未能忘耶夫讀書不求文義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録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若曰儒釋之妙本自一同則几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風壞教聖賢之所大不安者彼既悟道之後乃益信其為幻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他求而邪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　答許生

來書謂聖門以仁為要而釋氏亦言正覺亦號能仁又引程氏之說為證某竊謂程氏之論但老凡與儒者微之論觀之似未肯以為極至之論觀之似未肯以為極至之論觀之似未肯以為極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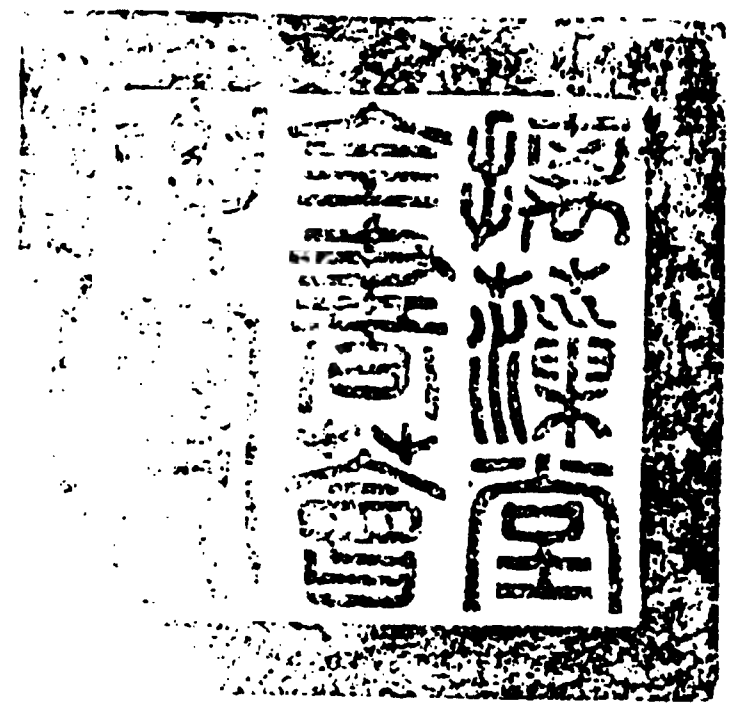
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內外不備者為不然蓋無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者此論甚當據此正是某所疑處若使釋氏果能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闕一不可今曰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之恕矣然其意不然特老兄未之察耳所謂有直內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夫耳但其用功却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他却全不管著此所以無方外之一節也固是有根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株則生五穀之枝葉華實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則生稊稗之枝葉華實而不可食此則不同耳參术以根株而愈疾鉤吻以根株而殺人其所以殺人者豈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來書云不能於根株之外別致其巧也故明道先生又云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此可以見內外不備之意矣答李伯諒

來書云儒佛見處既無二理其設教何異也蓋儒教本人事釋教本死生本人事故緩於見性本死生故急於見性某謂既謂之本則此上無復有物矣今既二本不知所同者何事而所謂儒本人事緩見性者亦為本於人事乎本於天道乎緩於性乎急於性乎然亦著急字不得俗儒正坐不知天理之大故為異說所迷反謂聖學知人事而不知死生豈不誤哉聖賢教人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終始本末自有次第一皆本諸天理緩也緩不得急也急不得直是盡性至命方是極則非如見性之說一見之而遂已也上蔡云釋氏之論性猶儒者之論心釋氏之論心猶儒者之論意此語剖析極精試思之如何答李伯諒

來書云子貢之明達性與天道猶不與聞某竊謂此正癡人前說夢之過也來書又謂釋氏本死生悟者須

徹底悟去故祖師以來由此得道者多某謂徹底悟去之人不知本末內外是一是二則道有二致一則死生人事一以貫之無所不了不知傳燈録中許多祖師幾人做得堯舜禹稷幾人做得文武周孔須有徵驗處答李伯諒

來書云特聖人以中道自任不欲學者躐等某謂此正是王氏高明處已中庸處人之説龜山嘗力詆之矣須知所謂不欲學者躐等者乃是天理本然非是聖人安排教如此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且如一莖小樹不道他無草木之性然其長須有漸是亦性也所謂便欲當人立地成佛者正如將小樹來噴一口水便要他立地干雲敢日豈有是理便欲當人立地成佛亦是來書中語設使有此幻術亦不可謂之循理此亦見自私自利之有李伯諒者名宗思舊嘗學佛自以為有所見論辨累年不肯少屈近嘗來訪復理前語某因問之天命之謂性公以此句為空無一法耶若空則浮屠勝果實則儒者是此亦不待兩言而決矣渠雖以為實而猶戀著前見則請因前所謂空者而講學以實之某又告之曰此實理也而以為空則前日之見誤矣今欲真窮實理亦何藉於前日已誤之空見而為此二三耶渠遂脫然肯捐舊習而從事於此此人氣質甚美內行脩飭守官亦不苟得其回頭吾道殊有賴也答張敬夫○以上文集十七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監生臣王以謹

欽定四庫全書卷六十一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六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歷代一

唐虞三代

問堯舜在湯武時還做湯武事否曰堯舜且做堯舜看湯武且做湯武看看得其心分明自見得堯舜之禪授湯武之征伐分明有優劣不同却要都回護教一般少間便說不行且如孔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分明是武王不及舜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武王勝殷殺紂分明是不及文王泰伯三以天下讓其可謂至德也矣分明太王有翦商之志是太王不及泰伯蓋天下有萬世不易之常理又有權一時之變者如君臣父子此常理也有不得已處即是變也然畢竟還父子子此常理也有不得已處即是變也然畢竟還那常理底是今却要以變來壓著那常底說少間只見說不行說不通了若是以常人去比聖賢則說是

與不是不得若以聖賢比聖賢則自有是與不是處
須與他分箇優劣今若隱避回互不說亦不可又云
如可與立可與權若能可與立時固是好然有不得
已處只得用權蓋用權是聖人不得已處那裏是聖
人要如此又問堯舜揖遜雖是盛德亦是不得已否
曰然
湯武之征伐只知一意憫恤救民而已不知其他
問武未盡善曰若不見得他性之反之不同處又豈所
謂聞其樂而知其德乎舜與武王固不待論今且論
湯武則其反之至與未至雖非後學所敢議然細讀
其書恐亦不待聞樂而知之也請問曰以書觀之湯
畢竟反之工夫極細密但以仲虺稱湯處觀之如以
禮制心以義制事等語又自謂有慚德覺見不是往
往自此益去加功如武王大故踈其數紂之罪辭氣
暴厲如湯便都不如此以上語類四條
舜紀所論三事其一許由者是已然當全載史遷本語

以該下隨務光之流不當但斥一許由而已也然太
史公又言箕山之上有許由冢則又明其實有是人
亦當世之高士但無堯讓之事耳此其曲折之意蘇
子亦有所未及也其一瞽象殺舜蓋不可知其有無
今但當知舜之負罪引慝號泣怨慕象憂亦憂象喜
亦喜與夫小杖則受大杖則走父母欲使之未嘗不
在側欲求殺之則不可得而已耳不必深辯瞽象殺
舜之有無也其一舜禹避朱均而天下歸之則蘇子
慮其避之足以致天下之逆至益避啓而天下歸啓
則蘇子又譏其避之為不度而無恥於是凡孟子史
遷之所傳者皆以為誕妄而不之信今固未暇質其
有無然蘇子之所以為說者類皆以世俗不誠之心
度聖賢則不可以不之辯也聖賢之心淡然無欲豈
有取天下之意哉顧辭讓之發則有根於所性而不
能已者苟非所據則雖卮酒豆肉猶知避之況乎秉
權據重而天下有歸已之勢則亦安能無所惕然於

中而不遠引以避之哉避之而彼不吾釋則不獲已而受之何病於逆避之而幸其見舍則固得吾本心之所欲而又何恥焉惟不避而强取之乃為逆偃然當之而彼不吾歸乃可恥耳如蘇子之言則是凡世之為辭讓者皆陰欲取之而陽為遜避是以其言反於事實至於如此而不自知其非也舜禹之事世固不以為疑令不復論至益之事則亦有不能無惑於其說者殊不知若太甲賢而伊尹告歸成王冠而周公還政宣王有志而共和罷此類多矣當行而行當止而止而又何恥焉蘇子蓋賢共伯而尚何疑於益哉若曰受人之寄則當遂有之而不可歸歸之則為不度而無恥則是王莽曹操司馬懿父子之心而楊堅夫婦所謂騎虎之勢也乃欲以是而語聖賢之事其亦誤矣古史餘論

以伊尹為天民蓋以其事言之如耕莘應聘之事即分明見得有此踪跡也治亦進亂亦進是指五就湯五就桀而言乃是就湯之後以湯之心為心非不待可行而遽行之謂也傅說是大賢比伊尹須少貶其見可而後行雖同但所以行者或不及耳周孔又高直是正已而物正之事可行而行亦有所不足道矣谷馮作肅

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都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為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忘歷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而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焉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觀政於商亦豈有取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均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谷范伯崇以文集三條

春秋

周自東遷之後王室益弱畿內疆土皆為世臣據襲莫

可誰何而畿外土地亦皆為諸侯爭據天子雖欲分封而不可得如封鄭桓公都是先用計指射鄶地罔而取之亦是無討土地處此後王室子孫豈復有疆土分封某嘗以為郡縣之事已萌於此矣至秦時是事勢窮極去不得了必須如此做也

楚地最廣今之襄漢皆是儘是强大齊晉若不更伯楚必吞周而有天下緣他極强大所以齊桓晉文責之皆是沒緊要底事桓公豈不欲將僭王猾夏之事責之但恐無收殺故只得如此至如晉文城濮之戰依舊委曲還他許多禮數亦如桓公之意然此處亦足以見先王不忍戕民之意未泯也設使桓文所以責之者不少假借他定不肯服兵連禍結何時而已到得戰國斬首動是數萬無復先王之意矣

管仲內政士鄉十五乃戰士也所以教之孝悌忠信尊問晉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此是信禮否曰此是假禮信之名以欺人欲舉而用之非誠心也如湯之於葛葛云無以供粢盛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葛云無以供犧牲湯使人遺之牛羊至於不得已而後征之非是以此餌之而圖以殺之也又云司馬遷云文王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皆是降陰德以分紂之天下不知文王之心誠於為民者若此又云漢高祖取天下所謂仁義者豈有誠心哉其意本謂項羽背約及到新城遇三老董公遮道之言方假此之名以正彼之罪所謂縞素發喪之舉其意何在似此之謀看當時未必不是欲項羽殺之而後罪之也

君親上之義夫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雖霸者之道亦必如此

去京師動數千里他曉得甚麼君臣
子升問伍子胥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謂之亂臣賊
子亦未可又問遲是以其出亡在外而言亦可以為
通論否曰古人自有這般事如不為舊君服之義可
見後世天下一家事體又別然亦以其出亡之故若
曽臣事之亦不可以子也又問父死非其罪子亦可仕否
曰不可孫曽如何曰世數漸遠終是漸輕亦有可仕
之理但不仕者正也可仕者權也

越都會稽土地只如今潤狹後幷吳了却移都平江亦
名會稽秦後於平江立會稽郡吳越國勢人物亦不
爭多越尚著許多氣力今敵何止於吳所以圖之者
又不及越如何濟事今做時亦須著喫些艱辛如越
始得范蠡文種未是難二人皆在越籠絡中此是難
其在紹興想像越當時事亦自快人越止一小國當
時亦未甚大段富貴在越自克如此亦未是難事然
自越之後後來不曽見更有一人似之信立事之難
也以上語類七條

戰國

義剛論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說雖能折子擊却非知道
者之言不成我貧賤便可淩人此豈忘乎貧賤富貴
者哉陳仲亨不以為然次日請問先生曰他是為子
擊語意而發但子方却別有箇意思他後面說言不
用行不合則納履而去此是說我只是貧賤不肯自
詘說大人則藐之孟子也如此說雖曰聖人無小大
無敢慢不肯如此說但視那為富貴權勢所移者有
間矣聖人氣象固不如此若大賢以下則未免如是
陳仲亨問合從便不便曰溫公是說合從為六國之便
觀當時合從時秦也是懼蓋天下盡合為一而秦獨
守關中一片子地也未是長策但他幾箇心難一如
何有箇人兜攬得他也是難這箇却須是如孟子之
說方得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人皆引領而望
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孟子

只是責辦於己設使當時有仁政則如大旱之望雲霓民自歸之秦雖强亦無如我何義剛問蘇秦激怒張儀如秦人皆說他術高切以為正是失策處曰某謂未必有此事所謂激怒者只是蘇秦當時做得稱意後去欺那張儀而今若說是蘇秦怕秦來敗從所以激張儀入秦庶秦不來敗從那張儀與你有甚人情這只是蘇秦之徒見他做倒了這一著後粧點出此事來謾人

趙武靈王也是有英氣所以做得恁地也緣是他肚裏事會恁地做得但他不合只倚這些子如後來立後問樂毅伐齊文中子以為善藏其用東坡則責其不合一乖也是心不正後感召得這般事來

妄效王者事業以取敗二說孰是曰這是他們愛去立說後都不去考教子細這只是那田單會守後不奈他何當時樂毅自是兼秦魏之師又因人怨湣王之暴故一旦下齊七十餘城及既殺了湣王則人心自是休了他又怕那三國來分他底連忙發遣了他以燕之力量也只做得恁地樂毅也只是戰國之士又何嘗是王者之師他當時也恣意去鹵掠正如孟子所謂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不過如此舉措他當時那曷也去扛得來他豈是不要他底但是田單與他皆會兩箇相遇智勇相角至相持三年便是樂毅也煞費氣力及騎劫用則是大段無能後被田單使一箇小術數子便乘勢殺將去便是國不可以無人如齊但有一田單盡死節恁地守便不奈他何

常先難而後易不然則難將至矣如樂毅用事始常懼難乃心謹畏不敢忽易故戰則雖大國堅城無有不破者及至勝則自驕膽大而情怠兵强因去攻二城亦攻不下

義剛曰簡相如其始能勇於制秦其終能和以待廉頗可謂賢矣但以義剛觀之使相如能以待廉之術待秦乃為善謀蓋柔乃能制剛弱乃能勝强今乃欲以

匹夫之勇持區區之趙而鬬强秦若秦奮其虎狼之
威將何以處之今能使秦不加兵者特幸而成事耳
先生曰子由有一段說大故取他說他不是戰國之
士比說也太過其實他只是戰國之士龜山亦有一
之恁地說也不得和氏璧也是趙國相傳以此為寶
若當時驟然被人將去則國勢也解不振古人傳國
皆以寶玉之屬為重若子孫不能謹守便是不孝當
時秦也是强但相如也是料得秦不敢殺他後方恁
地做戰國時如此等也多黃歇取楚太子也是如此
當時被他取了秦也不曾做聲只恁休了
春秋時相殺甚者若相罵然長平坑殺四十萬人史過
言不足信敗則有之若謂之盡坑四十萬人將幾多
所在又趙卒都是百戰之士豈有四十萬人肯束手
受死決不可信又謂秦十五年不敢出兵窺山東之
類何嘗有此等事皆史之溢言 以上語類七條

秦

問關中形勝周用以興到得後來秦又用以興曰此亦
在人做當春秋時秦亦為齊晉所軋不得伸到戰國
時六國又皆以夷狄擯之使不得與中國會盟及孝
公因此發憤致得商鞅而用之遂以强大後來又得
惠文武昭襄皆是會做底故相繼做起來若其間有
一二君昏庸則依舊做壞了以此見得形勝也須是
要人相副因言昭王因范雎傾穰侯之故郤盡收得
許多權柄秦遂益强豈不是會

商鞅先以帝王說孝公此只是大拍頭揮他底他知孝
公必不能用得這說話且說這大話了却放出那本
色底來
仲亨問開阡陌曰阡陌便是井田曰南北曰陌或謂南北曰阡東
西曰陌百也阡千也東西但却是一箇橫一箇直耳如百夫有遂遂上有涂這便是陌若是十箇涂恁地直在橫頭又作一大溝謂

之洫洫上有路這便是阡陌只是疆界自阡陌之外有空地則只恁地閉在那裏所以先王要如此者也只是要正其疆界怕人相侵互而今商鞅却開破了遇可做田處便墾作田更不要恁地齊整這開字非開創之開乃開闢之開蔡澤傳曰破壞井田決裂阡陌觀此可見這兩句自是合掌說後人皆不曉唐時却說寬鄉為阡陌狹鄉為阡陌

伯恭言秦變法後世雖屢更數易終不出秦如何曰此意好但使伯恭為相果能盡用三代法度否問後有聖賢者出如何曰必須別有規模不用前人硬本子黃仁卿問自秦始皇變法之後後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曰秦之法盡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後世不肯變且如三皇稱皇五帝稱帝三王稱王秦則兼皇帝之號只此一事後世如何肯變又問賈生仁義攻守之說恐秦如此亦難以仁義守之曰他若延得數十年亦可扶持整頓只是犯衆怒多下面逼得來緊所以不旋踵而亡如三皇五帝三王以來皆以封建治天下秦一切掃除不留種子秦視六國之君如抗嬰兒今年捉一人明年捉兩人絕滅都盡所以犯天下衆怒當時但聞秦字不問智愚男女盡要起而亡之更阻遏他不住（以上語類五條）

西漢

大亂之後易治戰國贏秦漢初是也

周太繁密秦人盡掃了所以賈誼謂秦專用苟簡自恣之行太史公董仲舒論漢事皆欲用夏之忠不知漢初承秦掃去許多繁文已是質了

或問高祖為義帝發喪是詐後如何却成事曰只緣當時人和詐也無如五伯假之亦是諸侯皆不能假故也

問養虎自遺患事張良當時若放過恐大事去矣如何曰若只計利害即無事可言者當時若放過未取亦不出三年耳問機會之來閒不容髮況沛公素無以

擊豪傑之心放過即事未可知曰若要做此事先來
便莫與項羽講解既已約和即不可為矣大抵張良
多陰謀如入關之初賂秦將之為賈人者此類甚多
問伊川却許以有儒者氣象豈以出處之際可觀耶
曰為韓報仇事亦是為君父報仇
或問太史公書項籍垓下之敗實被韓信布得陣好是
以一敗而竟斃曰不特此耳自韓信左取燕齊趙魏
右取九江英布收大司馬周殷而羽漸困於中而手
足日翦則不待垓下之敗而其大勢蓋已不勝漢矣
伯豐因問善家令言尊太公事曰此等處高祖自是理
會不得但他見太公擁篲心却不安然如尊太公事
亦古所未有耳
嘗欲寫出蕭何韓信初見高祖時一段酈禹初見光武
時一段武侯初見先主時一段將這數段語及王朴
平邊策編為一卷
唐子西云自漢而下惟有子房孔明耳而子房尚黃老

孔明喜申韓也說得好子房分明是得老子之術其
處已謀人皆是孔明手寫申韓之書以授後主而治
國以嚴皆此意也問邵子云智哉留侯善藏其用如
何曰只燒絕棧道其意自在韓而不在漢及韓滅無
所歸乃始歸漢則其事可見矣
問南軒嘗對上論韓信諸葛之兵異曰韓都是詭詐無
狀
叔孫通為綿蕞之儀其效至於羣臣震恐無敢喧嘩失
禮者比之三代燕享羣臣氣象便大不同蓋只是秦
人尊君卑臣之法
齊魯二生之不至亦是見得如此未必能傳孔孟之道
只是他深知叔孫通之為人不肯從他耳
漢之四皓元穉嘗有詩譏之意謂楚漢爭紛却不出只
為呂氏以幣招之便出來只定得一箇惠帝結裹小
了然觀四皓恐不是儒者只是智謀之士
伯豐問四皓是如何人品曰是時人才都沒理會學術

權謀混為一區如安期生蒯通蓋公之徒皆合做一
處四皓想只是箇權謀之士觀其對高祖言語重如
願為太子死亦脅之意又問高祖欲易太子想亦
是知惠帝人才不能負荷曰固是然便立如意亦了
不得蓋題目不正諸將大臣不心服到後來呂氏橫
做了八年人心方憤悶不平故大臣誅諸呂之際因
得以誅少帝史謂大臣陰謀以少帝非惠帝子意亦
可見少帝畢竟是呂氏黨不容不誅耳

三代以下漢之文帝可謂恭儉之主

文帝學申韓刑名黃老清靜亦甚雜但是天資素高故
所為多近厚至景帝以刻薄之資又輔以慘刻之學
故所為不如文帝班固謂漢言文景者亦只是養
民一節略同亦如周云成康康亦無大好處

文帝曉事景帝不曉事

問文帝問陳平錢穀刑獄之數而平不對乃述所謂宰
相之職或以為錢穀刑獄一得其理則陰陽和萬物
遂而斯民得其所矣宰相之職莫大於是惜乎平之
不知此也曰平之所言乃宰相之體此之所論亦是
一說但欲執此以廢彼則非也要之相得人則百官
各得其職擇一户部尚書則錢穀何患不治而刑部
得人則獄事亦清平矣昔魏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
曰鍾聲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
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
於官也陳平之意亦猶是爾蓋知音而不知人則瞽
者之職爾知人則音雖不知而所謂樂者固無失也

本朝韓魏公為相或謂公之德業無愧古人但文章
有所不逮公曰其為相歐陽永叔為翰林學士天下
之文章莫大乎是由今觀之要說他自不識安能知
歐陽永叔也得但他偶然自知亦奈他何

問周亞夫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不知是否曰此
軍法又問大凡為將之道首當使軍中尊君親上若
徒知有將而不知有君則將皆亞夫固無害也設有

姦將一萌非意則軍中之人豈容不知有君曰若說到反時更無說凡天子命將既付以一軍只當守法且如朝廷下州縣取一件公事亦須知州知縣肯放方可發去不然豈可輒易也

可撓

武帝做事好揀好名目如欲逞兵立威必曰高皇帝遺我平城之憂若果以此為恥則須脩文德以來之何用窮兵黷武驅中國生民於沙漠之外以嘗鋒鏑之慘

可憐

問霍光廢昌邑是否曰是使太甲終不明伊尹如之何曰亦有道理

或問霍光不負社稷而終有許后之事馬援以口過戒子孫而他日有裹屍之禍先生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取人之善為已師法不當如此論也

問宣帝雜王伯之說曰須曉得如何是王如何是伯方可論此宣帝也不識王伯只是把寬慈底便喚做王伯明道王伯劄子說得後自古論王

文帝雖只此然亦不是胷中無底觀與賈誼夜半前席

其多欲之私做從那邊去了

文帝便是善人武帝却有狂底氣象陸子靜省試策說武帝強文帝其論雖偏亦有此理文帝資質雖美然安於此而已其曰卑之無甚高論令可行題目只如此先王之道情願不要去做只循循自守武帝病痛固多然天資高志向大足以有為使合下便得箇眞儒輔佐豈不大有可觀惜乎無眞儒輔佐不能勝

伯至此無餘蘊矣

韓延壽傳云以期會為大事其舊讀漢書合下便喜他這一句直卿曰敬事而信也是這意曰然

正淳論二疏不合徒享爵位而去又不合不薦引剛直之士代已輔導太子先生曰疏廣父子亦不必苛責之雖未盡出處之正然在當時親見元帝懦弱不可輔導他只得去亦是避禍而已觀渠自云不去懼貽後悔亦自是省事恬退底世間自有此等人他性自恬退又見得如此只得去若不去蕭望之便是樣子望之即剛直之士又問如何不以告宣帝或思所以救之曰若是恁地越不能得去便做告與宣帝教宣帝待如何

先生因言嘗見一人云匡衡做得相業全然不是只是所上疏議論甚好恐是收得好懷挾又云如荅淮陽王求史遷書其辭甚好又曰如宣元間詔令及一戒諸侯王詔令皆好不知是何人做漢初時却無此議論漢初却未曾講貫得恁地又曰匡衡說詩關雎等處甚好亦是有所師授講究得到

曹參在漢初功臣中人品儘粗疎後來却能避正堂舍蓋公治齊相漢與民休息亦非常人做得其所見似亦儘高所可惜者未聞聖人之道而止於是耳　谷李伯諫

○文集

東漢

事無有自做得成者光武要小小自做家活子亦是鄧禹先尋得許多人太宗便是房杜為尋得許多人今只要自做

古人年三十時都理會得了便受用行將去令人都如此費力只如鄧禹十三歲學於京師已識光武為非常人後來杖策謁軍門只以數言定天下大計

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陳須學這樣底方可如劉琨恃才傲物驕恣奢侈卒至父母妻子皆為人所屠

今人率以才自負自待以英雄以至恃氣傲物不能謹嚴以此臨事卒至於敗而已要做大功名底人越要謹密未聞粗魯闊略而能有成者

漢儒專以災異讖緯與夫風角鳥占之類為內學如徐孺子之徒多能此反以義理之學為外學且如鍾離意傳所載脩孔子廟事說夫子若會覆射者然甚怪或問黃憲不得似顏子曰畢竟是資稟好又問若得聖人為之依歸想是煞好曰又不知他志向如何顏子不是一箇衰善底人看他是多少聰明便敢問為邦孔子便告以四代禮樂

亂世保身之難申屠蟠事可見郭林宗彰而獲免以稱人之美而不稱惡人不惡之陳仲弓分太守謗送官者葬其為皆如此不送其葬亦得為之詭遇

汪萃作詩史以為實武陳蕃誅宦者不合前收鄭颯而未收曹節王甫侯覽若一時便收却四箇便了陽球誅宦者不合前誅王甫段熲而未誅曹節朱瑀若一時便誅却四箇亦自定矣此說是

說東漢誅宦官事云欽夫所說只是翻騰好看做文字則劇其實不曾說著當時事體到得那時節是甚麼時節雖倉公扁鵲所不能療如天下有必死之病喫熱藥也不得喫涼藥也不得有人下一服熱藥便道他用藥錯了天下有必亡之勢這如何慢慢得若許多官者未誅更恁地保養過幾年更乖

漢時宿衛皆是子弟不似而今用軍卒以上語類九條

所疑寗武子事大槩得之但為遽伯玉南容之愚則易而為武子之愚則難所以聖人有不可及之歎也陳蕃王允固不得為伯玉南容之愚然蕃事未成而謀已泄允功未就而志已驕則又不能為寗武子之愚矣此其所以取禍也然為蓬萌則甚易為二公則甚難又不可以彼而責此但當問其時義之如何與其所處之當否耳答廖子晦

陳太丘亦是不當權位故可以遜遁亂世而免於小人

之禍若以其道施之朝廷而無所變通則亦何望其能有益於人之國哉（答曹立之）

温公論東漢名節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為光武明章之烈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啟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則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筆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彧則遂為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為非矣

蓋剛大直方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答劉子澄○以上文集三條）

三國

因論三國形勢曰曹操合下便知據河北可以為取天下之資既被袁紹先說了他又不成出他下故為大言以誑之胡致堂說史臣後來代為文辭以欺後世看來只是一時無說了大言耳此著被袁紹先下了後來崎嶇萬狀尋得箇獻帝來為挾天子令諸侯之

舉此亦是第二大著若孫權據江南劉備據蜀皆非取天下之勢僅足自保耳

曹操用兵煞有那幸而不敗處却極能料如征烏桓便問先主為曹操所敗請救於吳若非孫權用周瑜以敵操亦殆矣曰孔明之請救知其不得不救孫權之救備須著救他不如此便當迎操矣此亦非好相識勢使然也及至先主得荊州權遂遣呂蒙擒關羽才到

利害所在便不相顧

劉備之敗於陸遜雖言不合輕敵亦是自不合連營七百餘里先自做了敗形是時孔明在成都督運餉後云法孝直若在不使主上有此行孔明先不知曾諫止與否今皆不可考但孔明雖正無益法孝直輕快必有術以止之

忠武侯天資高所為一出於公若其規模幷寫申子之類則其學只是伯程先生云孔明有王佐之心然其

道則未盡其論極當

致道問孔明出處曰當時只有蜀先主可與有為耳如劉表劉璋之徒皆守不得曹操自是賊既不可從孫權又是兩閒底人只有先主名分正故只得從之諸葛亮之事其於荊蜀亦合取當日草廬亦是高量準孰在此但此時不當住地若是住地取時全不成舉措如二人視魏而不伐自合當取兼在是時捨此無以為資若能聲其罪用兵而取之却正但當時劉焉父子亦得人情恐亦未易取伯豐問聖人處此合如何曰亦須別有箇道理若似如此寧可事不成只為後世事欲苟成功欲苟就便有許多事亮大網却好只為如此便有斑駁處

諸葛孔明天資甚美氣象弘大但所學不盡純正故亦不能盡善取劉璋一事或以為先主之謀未必是孔明之意然在當時多有不可盡曉處如先主東征之類不見孔明一語議論後來壞事却追恨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東行孔明得君如此猶有不能盡言者乎先主不忍取荊州不得已而為劉璋之圖若取荊州雖不為當然劉表之後君弱勢孤必為他人所取較之取劉璋不亦得荊州之為愈也學者皆知曹氏之罪如何孫權亦是篡漢賊而不知孫權之為漢賊也若孫權有意興復漢室自當與先主協力并謀同正曹氏之罪如何先主才聞變得起時便與壞倒如襲取關羽之類是也權自與操同是竊據漢土之人若先主事成必

谷路往往那時節必有重兵守這處不可過今只見子午谷易過而武侯自不過史只載魏延之計以為夏侯楙是曹操壻怯而無謀守長安甚不足畏這般又揚聲由斜谷又使人據箕谷此可見未易過所在只是該載不盡亮以為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用之問諸葛武侯不死與司馬仲達相持終如何曰少閱只管算來算去看那箇錯了便輸贏處也不在多只是爭些子季通云看諸葛亮不解輸曰若諸葛亮輸時輸得少司馬懿輸時便狼狽

諸葛亮臨陣對敵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而苻堅踴躍不寐而行師此其敗不待至淝水而決矣

先生說八陣圖法人傑因云尋常人說戰陣事多用變詐譬如孟賁與童子相搏自然勝他孟賁不得且如此曰王者之師不如此王者勢響大自不須用變詐恐王者之師不可犯若用變詐已是其力不敵須假些意智勝之又今之戰者只靠前列後面人更著力不得前列勝則勝前列敗則敗如八陣之法每軍皆有用處天衡地軸龍飛虎翼蛇鳥風雲之類各為一陣有專於戰鬬者有專於衝突者又有纏繞之者然未知如何用之

八陣圖敵國若有一二萬人自家止有兩三千人雖有法何所用之蔡云勢不敵則不與鬬先生笑曰只辦著走便了蔡云這是箇道理譬如一箇十分雄壯底人與一箇四五分底人厮打雄壯底只有力四五分底却識相打法對副雄壯底便不費力只指點將去這見得八陣之法有以寡敵衆之理

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曰靜便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

孔明治蜀不曾立史官陳壽檢拾而為蜀志故甚略孔明極是子細者亦恐是當時經理王業之急有不暇及此

羊陸相遺問只是敵國相傾之謀欲以氣相勝非是好意思如漢文脩尉佗祖墓及石勒脩祖逖母墓事皆相近 以上語類十六條

所論昭烈知有權而不知有正愚意則以為先主見幾不明經權俱失當劉琮迎降之際不能取荊州烏在其知權耶至於狼狽失據乃不得已而出於盜竊之計善用權者正不如此若聲罪致討以義取之乃是用權之善蓋權不離正正自有權二者初非二物也

子房用智之過有微近譎處其小者如躡足之類其大則扶漢以為韓而終身不以語人也若武侯則名義俱正無所隱匿其為漢復讐之志如青天白日人人得而知之有補於天下後世非子房比也蓋為武侯之所為則難而子房投閒乘隙得為即為故其就之為易耳頃見李先生亦言孔明不若子房之從容而子房不若武侯之正大也不審尊意以為何如 谷 魏元履

義利之大分武侯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處豈其學有未足故耶觀其讀書之時他人務為精熟而已則獨觀大旨此其大者固非人所及而不務精熟亦豈得無欠闕耶若極言之則以孟子顏子亦未免有如此處故橫渠先生云孟子之於聖人猶是粗者 谷 或人

示諭孔明事以為天民之未粹者此論甚當然以為略數千戶而歸不肯徒還乃常人之態而孔明於此亦

未能免俗者則其竊疑之夫孔明之出祁山三郡響應既不能守而歸則魏人復取三郡必齮齕首事者墳墓矣拔衆而歸蓋所以全之非賊人諱空手之謂也近年南北交兵淮漢之間數有降附而吾力不能守敵騎復來則委而去之使忠義遺民為我死者肝腦塗地而莫之收省此則孔明之所不忍也故其言曰國家威力未舉使赤子困於豺狼之吻蓋傷此耳此見古人忠誠仁愛之心招徠懷附之略恐未必如

明者之論也 答何叔京

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養心之助與為多焉 答劉共甫

所諭孔明與管樂取其得君以行志此說恐未盡欽夫論贍權兼將相而不能極諫以去黃皓諫而不聽又不能奉身而退以冀主之一悟兵敗身死雖能不降僅勝於賣國者耳以其猶能如此故書子瞻嗣爵以微見善善之長以其智不足稱故不詳其事不足法也此論甚精愚所不及不知高明以為何如 答何叔京○以上文集五條

晉

王儀為司馬昭軍師昭殺之雖無辜衰仕晉猶有可說而衰不仕乃過於厚者嵇康魏臣而晉殺之紹不當仕晉明矣蕩陰之忠固可取亦不相瞻事讐之過自不相掩司馬公云使無蕩陰之忠殆不免君子之譏不知君子之譏初不可免也

王祥孝感只是誠發於此物感於彼或以為內感或以為自誠中來皆不然王祥自是王祥魚自是魚世間事雖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箇道理理一分殊之謂也到感通處自然首尾相應感自此發出而感於外或自外來而感於我皆一理也

晉元帝無意復中原却託言糧運不繼誅督運令史淳于伯而還行刑者以血拭柱血為之逆流天人幽顯不隔絲豪

問晉元帝所以不能中興者其病安在曰元帝與王導元不曾有中原志收拾吳中人情惟欲宴安江沱耳

問祖逖摧鋒越河所向震動使其不死當有可觀曰當是時王導已不愛其如此使戴若思輩監其軍可見如何得事成

問老子之道曹參文帝用之皆有效何故以王謝之力

量反做不成曰王導謝安又何曾得老子妙處然謝安又勝王導石林說王導只是隨波逐流底人謝安却較有建立也然有心於中原王導自渡江來只是恁地都無取中原之意此說也是但謝安也被這清虛絆了都做不得

謝安之待桓溫本無策溫之來廢了一君幸而要討九錫要理資序未至大甚猶是半和秀才若他便做箇二十分賊如朱全忠之類更進一步安亦無如之何

苻堅之來亦無措置前輩云非晉人之善乃苻堅之不善耳然堅只不合擁衆來謝安必有以料之兼秦人國內自亂晉亦必知之故安得以鎮靜待之苻堅若不以大衆來只以輕兵時擾晉邊便坐見狼狽因問正淳曰桓溫移晉祚時安能死節否曰必不能却須逃去曰逃將安往若非死節即北面事賊耳到這裏是箇底處中間更無空地因說韋孝寬智略如此當楊堅篡周時尉遲迥等皆死孝寬乃獻金熨斗始當疑之既不與他為異亦何必如此附結之元來到這地位便不與辯亦不免死既不能死便只得失節耳

桓溫入三秦王猛來見眼中不識人却謂三秦豪傑未有至何也三秦豪傑非猛而誰可笑

時可問王猛從苻堅如何曰苻堅事自難看觀其殺苻生與東海公陽分明是特地殺了而史中歷數苻生酷惡之罪東海公之死云是太后在甚樓子上見他門前車馬甚盛欲害苻堅故令人殺之此皆不近人情此皆是史家要出脫苻堅殺兄之罪故裝點許多

此史所以難看也

問苻堅立國之勢亦堅牢治平許多年百姓愛戴何故一敗塗地更不可救曰他是掃土而來所以一敗更不得又問他若欲滅晉遣一良將提數萬之兵以臨之有何不可何必掃境而來曰他是急要做正統恐後世以其非正統故急欲亡晉此人性也急躁初

令王猛滅燕猛曰既委臣陛下不必親臨及猛入燕忽然堅至蓋其心又恐猛之功大故親來分其功也便是他器量小所以後來如此以上語類九條

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産弟死不葬為韓報讐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滅秦誅項以攄其憤然後棄人閒事導引辟穀託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八紘九垓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其心胷面目為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孫恥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功名事業不可槩見而其高情逸想播於聲詩者後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為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槩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言者如其不然則紀逻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羲之詩非不脩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祿山之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為後人嗤笑之資耳向蒋林文集後序○文集

唐

漢高祖私意分數少唐太宗一切假仁借義以行其私漢高祖取天下却正當為他直截恁地做去無許多委曲唐初隋大亂如此高祖太宗因羣盜之起直截如此做去只是誅獨夫為他心中打不過又立恭帝假援回護委曲如此亦何必爾所以不及漢之創業也

唐太宗以晉陽宮人侍高祖是致其父於必死之地便無君臣父子夫婦之義漢高祖亦自粗疎惟光武差細密却曾讀書來

太宗奏建成元吉高祖云明當鞫問汝宜早參及次早建成入朝兄弟相遇遂相殺尉遲敬德著甲持刀見高祖高祖在一處泛舟程可久謂既許明早理會又却去泛舟此處有闕文或為隱諱先生曰此定是添入此一段與前後無情理太宗決不曾奏既奏了高

祖見三兒要相殺如何尚去泛舟此定是加建成元吉之罪處又謂太宗先奏了不是前不說

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如何比得太宗無周公之心只是顧身然當時亦不合為官屬所迫兼太宗亦自心不穩溫公此處亦看不破乃云待其先發而應之亦只便是鄭伯克段於鄢須是有周公之心則可問曰范太史云是高祖處得不是曰今論太宗且責太宗論高祖又自責高祖不成只責高祖太宗全無可責又問不知太宗當時要處得是合如何曰為太宗孝友從來無了却只要來此一事上使亦如何使得先生又曰高祖不數日軍國事便付與太宗亦只是不得已唐世內禪者三如肅宗分明不是只如睿宗之於玄宗亦只為其誅韋氏有功了事亦不得已耳

又論太宗事云太宗功高天下所係屬亦自無安頓處只高祖不善處置了又建成乃欲立功蓋之如玄宗

天下必應楊謂密不足道漢唐之興皆是為利須是有湯武之心始做得太宗亦只是為利亦做不得先生曰漢高祖見始皇出謂丈夫當如此耳項羽謂彼可取而代也其利心一也

郭汾陽功名愈大而心愈小意思好易傳及諸葛孔明若魏鄭公全問胡氏管見斷武后於高宗非有婦道合稱高祖太宗之命數其九罪廢為庶人而賜之死竊恐立其子而殺其母未為穩否曰這般處便是難理會處在唐室

言之則武后當殺在中宗言之乃其子也宰相大臣今日殺其母明日何以相見問南軒欲別立宗室如何曰以後來言之則中宗不了以當時言之中宗亦未有可廢之事天下之心皆矚望中宗高宗又別無子不立中宗又恐失天下之望此最是難處不知孟子當此時作如何處今生在數百年之後只據史傳所載不見得當時事情亦難如此斷定須身在當時親看那時節及事情如何若人心在中宗只得立中宗若人心不在中宗方別立宗室是時承乾亦有子在若率然妄舉失人心做不行又事多看道理未須便將此樣難處來鬧斷了須要通其他更有好理會處多且看別處事事通透後此樣處亦易

李白見永王璘反便從史之文人之沒頭腦乃爾後來流夜郎是被人捉著罪過了劉地作詩自辯被迫脅李白詩中說王說伯當時人必謂其果有智略不知其莽蕩立見疎脫

史以陸宣公比賈誼誼才高似宣公宣公語練多學更純粹大抵漢去戰國近故人才多是不粹

陸宣公奏議極好看這人極會議論事理委曲說盡更無滲漏雖至小底事被他處置得亦無不盡如後面所說二稅之弊極佳人言陸宣公口說不出只是寫得出今觀奏議中多云今日早面奉聖旨云云臣退而思之云云疑或然也問陸宣公比諸葛武侯如何曰武侯氣象較大恐宣公不及武侯當面便說得如說孫權一段雖辯士不及其細密處不知比宣公如何只是武侯也密如橋梁道路井竈圖涸無不脩繕市無醉人更是密只是武侯密得來嚴其氣象剛大

嚴毅

說者謂陽城居諫職與屠沽出沒果然則豈能使其君聽其言哉若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騶御則人豈可不有以養素自重耶

退之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須要知他斷得是與不

是古今煞有以斷而敗者如唐德宗非不斷却生出事來要之只是任私意蕪剛愎不明理不納人言惟憲宗知察之不可不討知裴度之不可不任若使他理自不明胷中無所見則何以知裴公之可任若只就斷字上看而遺其左右前後殊不濟事

或問維州事溫公以德裕所言為利僧孺所言為義如何曰德裕所言雖以利害言然意却全在為國僧孺所言雖義然意却全濟其已私且德裕既受其降矣雖義有未安也須別做置處乃縛送悉怛謀使之恣其殺戮果何為也

牛僧孺何緣去結得箇杜牧之後為渠作墓志今通鑑所載維州等有些事好底皆是

問聞之陳先生說唐初好處也是將三省推出在外這一項唐初却盡屬之外要成一體如唐經禍變後便都有諸王出來克復如肅宗寇幾盡所以宇文泰蘇綽出來便做得租庸調故隋

唐六典載唐官制甚詳古禮自秦漢已失北周宇文泰及蘇綽有意復古官制頗詳盡如租庸調府兵之類皆是蘇綽之制唐遂因之唐之東宮官甚詳其以前上封事亦言欲復太子官屬如唐之舊

唐租庸調大抵改新法度是世界一齊更新之初方做得如漢衰魏代只是漢舊物事晉代魏亦只用這箇以至六朝相代亦是遞相祖述弊法卒亦變更不得直到得元魏北齊後周居中原時中原生靈死於兵寇幾盡所以宇文泰蘇綽出來便做得租庸調故隋唐因之

因論唐府兵之制曰永嘉諸公以為兵農之分反自唐府兵始却是如此蓋府兵家出一人以戰以戍并分番入衛則此一人便不復為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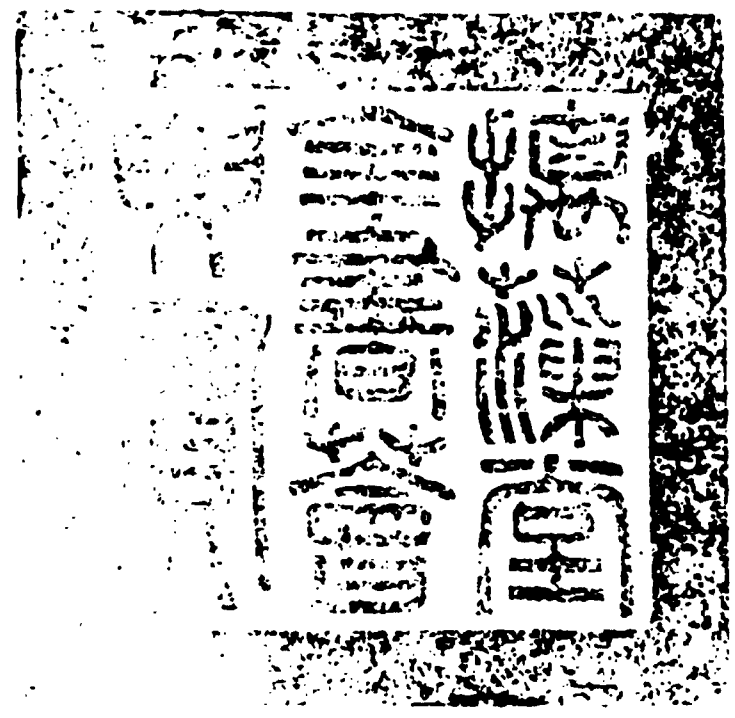
唐口分是八分世業是二分有口則有口分有家則有世業古人想亦是此樣 以上語類二十條

顏公剛毅忠烈得之天資與其學之不純而諂道佞佛自不相掩有志於道者師其所當師而戒其所可戒可也 跋程沙隨帖○文集

五代

後唐莊宗善音律好寵伶優其卒也得鷹坊人善友飲樂器而焚之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豈欺我哉

周世宗天資高於人才中尋得箇王朴來用不數年間做了許多事業且如禮樂律歷等事想他見都會得故能用其說成其事如本朝太祖直是明達故當時創法立度其節拍一一都是蓋緣都曉得許多道理故也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鼎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録監生臣浦　焴

欽定四庫全書卷六十二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六十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歷代二

宋

太祖受命盡除五代弊法用能易亂為治曰不然只是去其甚者其他法令條目多仍其舊大凡做事底人多是先其大綱其他節目可因則因此方是英雄手段如王介甫大綱都不曾理會却纖悉於細微之間所以弊也以下事實

秀才好立虛論事朝廷纔做一事關關地關過了事又只休且如黃河事合即其處看其勢如何朝夕只在朝廷上鬧河東決西決凡作一事皆然太祖當時亦無秀才全無許多閒說只是今日何處看修器械明日何處教閱日日著實做故事成

才卿問秦漢以下無一人知講學明理所以無善治曰

然因汎論歷代以及本朝太宗真宗之朝可以有為而不為太宗每日看太平廣記數卷若能推此心去講學那裏得來不過寫字作詩君臣之間以此度日而已真宗東封西祀糜費巨萬計不曾做得一事仁宗有意於為治不肯安於小成要做極治之事只是資質慈仁却不甚通曉用人驟進驟退終不曾做得一事然百姓戴之如父母契丹初陵中國後來却服仁宗之德也是慈仁之效緣他至誠惻怛故能動人如此

亞夫問濮議曰歐公說不是韓公曾公亮和之溫公王珪議是范鎮呂誨范純仁呂大防皆彈歐公但溫公又於濮王一邊禮數太薄須於中自有斟酌可也歐公之說斷不可且如今有為人後者一日所後之父與所生之父相對坐其子來喚所後父為父終不成又喚所生父為父這自是道理不可試坐仁宗於此亦坐濮王於此使英宗過焉終不成都喚兩人為父只緣衆人道是死後為鬼神不可考胡亂呼都不妨都不思道理不可如此先時仁宗有詔云朕皇兄濮安懿王之子猶朕之子也此甚分明當時只以此為據足矣

濮議之爭結殺在王陶擊韓公蔣之奇論歐公伊川代彭中丞奏議似亦未為允當其後無收殺只以濮國主其祀可見天理自然不由人安排

神宗銳意為治用人便一向傾信他初用富鄭公甚傾信及論兵鄭公曰願陛下二十年不可道著用兵二字神宗只要做鄭公只要不做說不合後來傾信王介甫終是坐此病只管好用兵用得又不著費了無限財穀殺了無限人殘民蠹物之政皆從此起西番小小擾邊只是打一陣退便了却去深入侵他疆界才奪得鄯州等空城便奏捷朝廷不審便命官發兵去守依舊只是空城城外皆是番人及不能得歸朝廷又發兵去迎歸多少費力熙河之敗喪兵十萬神

宗臨朝大慟自得疾而終後來蔡京用事又以為不可棄用兵復不利又事幽燕此亦自神宗啓之遂至中朝傾覆反思鄭公之言豈不為天下至論

神宗極聰明於天下事無不通曉真不世出之主只是頭頭做得不中節拍如王介甫為相亦是不世出之資只緣學術不正當遂悞天下使神宗得一真儒而用之那裏得來此亦氣數使然天地生此人便有所偏了可惜可惜

問荆公得君之故曰神宗聰明絶人與羣臣說話往往領略不去才與介甫說便有於吾言無所不說底意思所以君臣相得甚懽向見何萬一之少年時所著數論其間有說云本朝自李文靖公王文正公當國以來廟論主於安靜凡有建明便以生事歸之馴至後來天下弊事極多此說甚好且如仁宗朝是甚次第時節國勢却如此緩弱事多不理英宗即位已自有性氣要改作但以聖躬多病不久晏駕所以當時

諡之曰英神宗繼之性氣越緊尤欲更新之便是天下事難得恰好却又撞著介甫出來承當所以做壞得如此又曰介甫變法固有以召亂後來又却不別去整理一向放倒亦無緣治安

神宗其初要結高麗去共攻契丹高麗如何去得契丹自是大國高麗朝貢於彼如何敢去犯他

哲宗常使一舊卓子不好宣仁令換之又只如此在問之云是參參用底宣仁大慟知其有紹述意也又劉摯嘗進君子小人之名欲宣仁嘗常諭哲宗使知之宣仁曰常與孫子說然未曾了得宣仁亦是見其如此故皆不肯放下哲宗甚銜之紹述雖是其本意亦是激於此也

徽廟初上蔡初召上殿問對語不少然上蔡云多不誠遂退只求監局之類去

當初約女真同滅契丹既女真先滅了契丹金帛子女已為女真席卷而去遂竭府庫問女真換此空城又

以歲幣二百萬貫而為每歲空額是時帑藏空竭遂斂敷民間共科得六百餘萬貫恣為用事者侵使更無稽考又契丹相鄰樂師以常勝軍來降朝廷處之河北諸路近邊塞上後又有契丹甚人來降亦有一軍名義勝軍亦處之河北諸路皆厚廩給是時中國已空竭邊上屯戍之兵餼廩久絶飢寒欲死而常勝義勝兩軍安坐而享厚祿及後來金入中國常勝義勝兩軍先往降之二軍散處中國盡知河北諸路險要虛實去處遂為敵鄉導長驅入中原又徽宗先與阿骨打盟誓兩邊不得受叛降中國雖得契丹空城而無一人又遠屯戍中原之兵以守之飛芻轉餉不勝其擾契丹敗亡餘將數數引兵來降朝廷又皆受之蓋不受又恐其為盜金人已有怨言又金中有張毅者知平州欲降徽宗親寫詔書以招之中間路往又為金所得而張毅已來降矣金人益怨又契丹亡國之主天祚者在金中徽宗又親寫招之若歸中國當以皇兄之禮相待天祚大喜欲歸中國又為金所得由是金人大怒云始與我盟誓如此今乃寫詔書招納我叛亡遂移檄來責問檄外又有甚檄文極所以罵詈之語今實錄中皆不敢載徽宗大恐遂招引到張毅斬其首與金人又作道理分雪天祚之事遂啟其輕侮之心每讀其書看得人頭痛更無一版有一件事做得應節拍

當在李先生家藥方冊子上見箇御筆其冊子是朝廷紙做乃是當時議臣中有請變祖宗科舉之法上既俞之矣明日耿南仲馮澥輩又論神宗法制當紹述不可改故降御筆云昨來因議臣論奏失於不審遂行出今得師傅大臣之言深合朕心所有前降指揮更不施行當時只緣紹述做得如此了猶且不悟故李伯紀煞與欽宗論說但却不合因綱罷而太學生及軍民伏闕乞留之自後君臣遂生間隙疑其軍民脅己方圍閉時降空名告身千餘道令其便宜補授

其官上至節度使綱只書填了數名小使臣餘者悉繳回而欽宗已有近日人臣擅作威福漸不可長之語如此教人如何做事廣曰自漢唐來惟有本朝臣下最難做事故議論勝而功名少曰議論勝亦自仁廟後而蔓衍於熙豐若是太祖時雖有議論亦不過說當時欲行之事耳無許多閒言語也

問吳革是時結連義兵欲奪二聖為范瓊誘殺之不知當時若從中起能有濟否曰也做不得大勢去矣古人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豈不是如此只這裏才操縱少緩其中便有此禍可不慄慄危懼

前輩當南渡初有言都建康者人云建康非昔之建康亦不可都雖勝似坐杭州如在深窟裏然要得出近外不若都鄂渚應接得蜀中上一邊事體看來其說也是如今杭州一向偏在東南終不濟事記得岳飛初勵兵於鄂渚有旨令移鎮江陵飛大會諸將與謀偏問諸將皆以為可獨任士安不應飛頗怒之任曰大將所以移鎮江陵若是時某安敢不說某為見移

鎮不是所以不敢言據某看這裏已自成規模已自好了此地可以阻險而守若往江陵則失長江之利非某之所敢知飛遂與申奏乞止留軍鄂渚

岳飛嘗面奏金人欲立欽宗子來南京欲以變換南人耳目乞皇子出閤以定民心時孝宗方十餘歲高宗云卿將兵在外此事非卿所當預是時有參議姓王者在候班見飛呈劄子時手震及飛退上謂王曰適飛將兵在外却來干與此等事卿緣路來見他曾與甚麼人交王曰但見飛沿路學小書甚密無人得知但以此推脫了但此等事甚緊切不知上何故恁地說如飛武人能慮及此亦大故是有見識某向來在朝與君舉商量欲拈出此等事尋數件相類者一併上之將其後奮乞加些官爵以顯之未及而罷

昭慈小不快高廟問疾因話閒曰有一事久欲說與官家高廟請其故曰宣仁廢立之說皆是章厚之徒撰

造中間雖當辨白然載在國史者尚未嘗改可令史
官重議刪修以昭明聖母之德於萬世時趙忠簡當
國遂薦元祐故家子弟如范如圭數人方始改得正
然亦頗有偏處才是元祐事便都是熙豐時事便都
不是後遭龍張魏公繼之又欲修改動
事令史官某等簽出未及改而又罷
問壽皇為皇子未曰本
宗故事且謂太祖受命而子孫無為帝王者當於太

祖之下選一人養宮中他日皇子生只添一節度使
且絕除臺官祖宗朝當時宮中亦有龜
蛇故養兩人後來皆是高宗自主張未禪位前數日
忽扎云宗室某可追贈秀王謚安僖先已安排了若
不然壽皇如何處置
高宗大行壽皇三年戴布幞頭著衣衫遵行古禮可謂
上正千年之失當時宰相不學三日後便服朝服雖
壽皇謙德不欲以此諭羣臣子自不當如此可

謂有父子而無君臣
壽皇合下若有一人夾持定十五六年做多少事
壽皇直是有志於天下要用人當歎自家不如箇孫仲
謀能得許多人
某當謂上大夫不盡言於壽皇真為自負蓋壽皇儘
多人言未嘗有怒色但不樂時止與人分疏辨析爾
壽皇晚來[illegible]易某當因奏對言檢旱天語云檢放
之獘惟[illegible]後時而失實只這四字盡得其要領又
[illegible]錢則曰閒巧為名色以取之民其於天下

事極為詿惑
歲旱壽皇禁中祈雨有應一日引宰執入見其父奏云
此固陛下至誠感通然天人之際其近如此若他事
一有不至則其應亦當如此願陛下深加聖慮則天
下幸甚其父斯語頗得大臣體
上即位踰月留揆以一二事忤上意特批逐之人方服其
英斷先生被召至上饒聞之有憂色曰人心易驕如

此某今方知可懼黃問曰某人專恣當逐何懼之有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又問恐是廟堂諸公難其去故以此勸上逐之曰亦不可如此何不使其徒諭之以物論俟其請去而後許之則善矣幼主新立豈可導之以輕逐大臣耶且如陳源之徒論其罪惡須是斬之乃善然人主新立復教以殺人某亦不敢如此做也

三后並配自本朝真廟始其初議者皆以歸咎於錢惟演後既習見為常亦無復有議之者矣古人雖以子貴然庶母無係於先君之禮如左傳書僖公成風晉書簡文太后皆以係於其子而別制廟以祀之（以下法制）因論今宗室與漢差別漢宗室只是天子之子封王王子封侯嫡子世襲支庶以下皆同百姓只是免其繇

之丈官也只做得世間一樣愚人便以此等制度為百王不可易之法

冊命之禮始於漢武封三王後遂不廢古自有此禮至武帝始復之耳郊祀宗廟太子皆有玉冊皇后用金冊（記不書）宰相貴妃皆用竹冊凡宰相宣麻非是宣與宰相乃是揚告王庭令百官皆聽問以其人可用與否首則稱道之丈後乃警戒之詞如今云於戲以下數語是也末乃云主者施行所謂施行者行冊拜之禮也此禮唐以來皆用之至本朝宰相不敢當冊拜之禮遂具辭免三辭然後許只命書麻詞於誥以賜之便當冊丈不復宣麻於庭便是書以賜宰相乃是獨宣誥命於宰相而他人不得與聞失古意矣

本朝於大臣之喪待之甚哀賀孫舉哲宗哀臨溫公事曰溫公固是如此至於當為執政已告老而死祖宗亦必為之親臨罷樂看古禮君於大夫小斂往焉大斂往焉於士既殯往焉何其誠愛之至今乃恝然這

也只是自渡江後君臣之勢方一向懸絶無相親之意故如此古之君臣所以事事做得成緣是親愛一體因說金人初起時其酋長與部落都無分別同坐同飲相為戲舞所以做得事如後來兀术犯中國虜掠得中國士類因有教之以分等陞立制度者於是上下位勢漸隔做事漸難

本朝官制與唐大段相似其曲折却也不同

唐初每事先經由中書省中書做定將上得旨再下中書中書又將上得旨再下中書中書又下門下若事可行或有未當則門下繳駁又上中書中書侍郎後併尚書左右丞門下中書侍郎四員為參政官或云始者昭文館大學士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鄭公等為之後改為左右僕射則蔡京王黼首居是選及改為左右丞相則某人等為之名愈正而人愈不逮前亦何預名事曰只是實不正使名既正而實亦正豈不尤佳又曰人言王安石以正名之說馴致禍亂且正名是孔子之言如何便道王安石說得不是使其名果正豈不更佳

分也舊時三省事各自由不相侵越不相關知中書自理會中書事尚書自理會尚書事門下自理會門下事如有除授則宰執同共議定當筆宰執判過中書吏人做上去再下中書中書下門下門下下尚書行給舍繳駁猶州郡行下事須幕職官簽押如有不是得以論執中書行下門下皆用門下省官屬簽押事有未當則官屬得以執奏舊制門下省有侍中有門下侍郎中書省有中書令中書侍郎改官制神宗除去侍中中書令只置門下中書侍郎後併尚書左右丞門下中書侍郎四員為參政官或云始者昭文館大學士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富鄭公等為之後改為左右僕射則蔡京王黼首居是選及改為左右丞相則某人等為之名愈正而實不正使名既正而實亦正豈不尤佳又曰人言王安石以正名之說馴致禍亂且正名是孔子之言如何便道王安石說

給事中初置時蓋欲其在內給事上差除有不當用捨有不是要在裏面整頓了不欲其宣露於外今則不然或有除授小報纔出遠近皆知了給舍方繳駁乃是給事外也這般所在都沒理會

唐制某鎮節度使某州刺史觀察使此藩鎮所稱州軍州事此屬州軍所稱其屬官則云某州軍事判官某州軍事推官今尚如此若節鎮屬官則云節度推判官以自異於屬州使與州各分曹案使院有觀察判官觀察推官州院有知錄糾六曹官為六曹之長凡

兵事則屬使院民事則屬州院刑獄則屬司理院三者分屬不相侵越司法專檢法司戶專掌倉庫然司理既結獄須推判官簽押方為圓備不然則不敢結斷本朝併省州院使院為一如置衙但云知某州軍州事軍州事則使院之職也自併省三院而州郡六曹之職頗為淆亂司法司理司戶三者尚仍舊知錄管州院事專主教民今乃管倉庫獨為不得其職所以六曹官惟知錄免二日衙以其職尊故優異之此等事史書並不載惟雜說中斑駁見一二舊嘗疑州院即是司理院後閱范文正公集有云如使院州院宜併省歸一方知不然因曉州院使院之別使院今之會廳也凡諸幕職官皆謂之當職官如唐書所云有事當罰則詔云自當職官以下以次受罰有事當賞則云當職官以下以次受賞謂自推判官而下也又曰後來蔡京改六曹官名頗得舊職為不淆亂渡江以來以其出於京也皆罷之又問長史何官曰六朝時長

史甚輕次第只是奔走長官之前有君臣之分不得坐至唐則甚重蓋皇子既遙領正大帥其羣臣出為藩鎮者則稱云副大帥某州長史（韓文董晉官位可見）至唐中葉而長史司馬別駕皆為貶官不事事蓋節度使既得自辟置官屬（如節度觀察推判官之屬）此既重則彼皆輕矣

初蔡京更定幕職推判官謂之分曹建院以為節度使觀察使在唐以治兵治財今則皆是閒稱呼初無職事而推判官猶襲節度觀察之名甚無謂又古者以

軍興故置參軍今參軍等職皆治民事而猶循用參軍之號亦無意謂故分曹建院推判等官改為司士曹事司儀曹事此類有六參軍之屬改為某院某院而盡除去節度參軍之名看來改得自是又如婦人夫人是甚義理故京皆改隨其夫號如夫封建安郡則妻封建安郡夫人夫封秦國則妻亦封秦國夫人侯伯子男皆然看來隨其夫稱極是如淑人碩人宜人孺人之類亦京所定各隨其夫官帶之後人謂淑人碩人非婦人所宜稱看來稱碩人亦無妨惟淑人則非所宜爾但只有一節未善有夫方封某郡伯而妻已先封為某國夫人者此則與京所改者相值齟齬不可行蓋其封贈格法如此當初合併格法也與整頓過則無病矣遂使人得以咎之謂其法自相違戾亦是京不仔細乘勢粗改後人以其出於京也遂不問是非一切反之本朝先未有祠祿但有主管某宮某觀公事者皆大官帶之真箇是主管本宮本觀御容之屬其他多只是監當差遣雖嘗為諫議官亦有為監當者如監船場酒務之屬自王介甫更新法慮天下士大夫議論不合欲一切彈擊罷黜又恐駭物論於是創為宮觀祠祿以待新法異議之人然亦難得惟監司郡守以上眷禮優渥者方得之自郡守以下則盡送部中與監當差遣後來漸輕今則又輕皆可以得之矣

今羣臣以罪去者不能全其退處之節凡有辭避必再三不允直待章疏劾之遂從罷黜

因說歷代承襲之弊曰本朝鑒五代藩鎮之弊遂盡奪其權以至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禍敵騎所過莫不潰散因及熙寧變法曰亦是當苟且廢弛之餘欲振而起之但變之不得其中爾

因言本朝養兵蠹國更無人去源頭理會只管從枝葉上去添兵添將太祖初定天下將諸軍分隸州郡特寄養耳故謂之第幾指揮謂之禁軍明其為禁衛也其將校乃衙前今所謂都知兵馬使謂之教練乃其軍之將也若都監乃唐末監軍之遺制鈐轄都部署皆國初制也部署即今之總管今州鈐路鈐總管皆無職事但大閱時供職一兩日耳潭州有八指揮其制皆廢弛而飛虎一軍獨盛人皆謂辛幼安之力以某觀之當時何不整理親軍自是可用却別創一軍又增其費又今之江上屯駐祖宗時亦無之某之意欲使更戍於州郡可以漸汰將兵然這話難說又今之兩淮荆襄義勇皆可用但人多不之思耳

兵法以能分合為變不獨一陣之間有分合天下之兵皆然今日之兵分者便不可合合者便不可分本朝舊來只郡國禁兵而已但在西北者差精銳耳渡江後又添上御前軍却是張韓輩自起此項兵後來既不可得而去只得如此聚屯今以不如祖宗時財賦養祖宗時所無之兵安得不窮也

問唐之人主喜用宦者監軍何也曰是他信諸將不過寄養耳故謂之第幾指揮謂之禁軍明其為禁衛也故用其素所親信之人後來一向疎外諸將盡用宦者本朝太宗令王繼恩平李順有功宰相擬以宣徽使賞之太宗怒切責宰相以為太重蓋宣徽亞執政也遂創宣政使處之朝臣諸將中豈無可任者須得用宦者彼既有功則爵賞不得吝矣然猶守得這些意思恐起宦者權重之患及熙豐用兵遂皆用宦者李憲在西權任如大將馴至後來遂有童貫譚稹之禍

總領一司乃趙忠簡所置當時之意甚重蓋緣韓岳統兵權重方欲置副貳又恐啓他之疑故特置此一司以總制財賦為名却專切報發御前兵馬文字蓋欲陰察之也

運使本是愛民之官今以督辦財賦反成殘民之職提

刑本是仁民之官今以經總制錢反成不仁之具
經制錢陳亨伯所創蓋因方臘反童貫討之亨伯為隨
軍轉運使朝廷以其權輕又重為經制使患軍用不
足創為此名以收州縣之財當時大獲其利然立此
制時明言軍罷而止其後遂因而不改至紹興四年
韓球又創總制錢大略倣經制為之十一年經界法
行民間印契多倍有所得朝廷遂以此年立額至次
年則其數大虧乃令州縣添補解發自後州縣大困
朝廷亦知之議者乃請就三年中取中制以立額却
不知中制者乃所添補之歲其額猶為重也因仍至
今頃年得江西憲時陞對日亦嘗為孝宗言之蓋此
政是憲司職事又曰亨伯創經制錢時其兄弟有名
某者勸止之不從乃率其子姪哭於家廟以為作俑
之罪祖先將不祀矣
祖宗立法催科只是九分才破這一分便不催但破得
一百貫謂之破分便住自曾丞相仲欽為戶部時便

不用這法須要催盡至今所以如此
問學究一科沿革之故曰此科即唐之明經是也進士
科則試文字學究科但試墨義有才思者多去習進
士科有記性者則應學究科凡試一大經者兼一小
經每段舉一句令寫上下文以通不通為去取應者
多是齊魯河朔間人只務熟讀和注文也記得故當
時有董五經黃二傳之稱但未必曉文義正如和尚
轉經相似又有司待之之禮亦不與進士等進士入
試之日主文則設案焚香垂簾講拜至學究則徹幕
以防傳義其法極嚴有渴至飲硯水而黔其口者當
時傳以為笑歐公亦有詩云焚香禮進士徹幕待諸
生或云徹幕乃瞋目字亦非歐詩其取厭薄如此荊公所以惡而罷
之但自此科一罷之後人多不肯去讀書
或問勅令格式如何分別曰此四字乃神宗朝定法時
綱領本朝止有編勅後來乃命臺臣修定元豐中執
政安燾等上所定勅令上諭燾曰設於此而逆彼之

至謂之格設於此而使彼效之謂之式禁於未然謂之令治其已然謂之勅修書者要當如此若其書完具政府總之有司守之斯無事矣神廟天資絶人觀此數語直是分別得好格如五服制度某親當某服某服當某時各有限極所謂設於此而逆彼之至之謂也式如磨勘轉官求恩澤封贈之類只依箇樣子寫去所謂設於此而使彼效之之謂也令則條令禁制其事不得為某事違者有罰之類所謂禁於未然者勅則是已結此事依條斷遣之類所謂治其已然者格令式在前勅在後則有教之不改而後誅之底意思今但欲尊勅字以勅居前令格式在後則與不教而殺者何異殊非當時本指又問伊川云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如此何故曰律是刑統此書甚好疑是歷代所有傳襲下來至周世宗命竇儀注解過名曰刑統即律也今世却不用律只用勅令大槩勅令之法皆重於刑統與古法相近故曰八分書

今日作史左右史有起居注宰執有時政記臺官有日歷並送史館著作處參改入實録作史大抵史皆不實緊切處不敢上史亦不開報

國初人便已崇禮義尊經術欲復二帝三代已自勝如唐人但說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始說得透以下人物

太宗朝一時人多尚文中子蓋見朝廷事不振而文中子之書頗說治道故也然不得其要范文正公雖有欲為之志然也粗不精密失照管處多

談苑說李文靖沒口匏事極好可謂鎮浮然與不興利事皆落一偏胡不廣求有道賢德興起至治也

伯豐問寇萊公澶淵事如何曰當來他却有措處然到此只得向前不可退後也

問本朝如王沂公人品甚高晚年乃求復相何也曰便是前輩都不以此事為非所以至范文正方厲廉耻振作士氣曰如寇萊公也因天書欲復相曰固是

問王沂公云恩欲已出怨使誰當似此不可為通法否
曰他只說不欲牢籠人才說使必出自我門下他亦
未嘗不薦人才
某嘗說呂夷簡最是箇無能底人今人却說他有相業
會處置事不知何者為相業何者善處置為相正要
以進退人才為先使四夷聞知所聳畏方其為相
其才德之大者如范文正諸公既不用下而豪俊趾
趾之士如石曼卿諸人亦不能用其所引援皆是半

間不界無狀之人弄得天下之事日入於昏亂及一
旦不奈元昊何遂盡拔與范文正公若非范文正公
則西方之事決定弄得郎當無如之何矣今人以他
為有相業深所未曉
近得周益公書論呂范解仇事曰初范公在朝大臣多
忌之及為開封府又為百官圖以獻因指其遷進遲
速次序曰某為超遷某為左遷如是而為公如是而
為私意頗在呂相呂不樂由是落職出知饒州未幾

呂亦罷相後呂公再入元昊方犯邊乃以公經略西
事公亦樂為之用嘗奏記呂公云相公有汾陽之心
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後歐陽公為范公神道
碑有懽然相得戮力平賊之語正謂是也公之子堯
夫乃以為不然遂刊去此語前書今集中亦不載疑
亦堯夫所刪他如叢談所記說得更乖某謂呂公方
寸隱微雖未可測然其補過之功使天下實被其賜
則有不可得而掩者范公平日胸襟豁達毅然以天

下國家為已任既為呂公而出豈復更有匿怨之意
況公嘗自謂平生無怨惡於一人此言尤可驗忠宣
固是賢者然其規模廣狹與乃翁不能無間意謂前
日既排申公今日若與之解仇前後似不相應故諱
言之却不知乃翁心事政不如此歐陽公聞其刊去
碑中數語甚不樂也問後來正獻亦及識范公否曰
正獻通判潁州時歐陽公為守范公知青州過潁謁
之因語正獻曰太博近朱者赤歐陽永叔在此宜頻

近筆硯異時同薦三人則王荊公司馬溫公及正獻公也其知人如此又曰呂公所引如張方平王拱辰李淑之徒多非端士終是不樂范公張安道過失更多但以東坡父子懷其汲引之恩文字中十分說他好今人又好看蘇文所以例皆稱之介甫文字中有說他不好處人既不看看又不信

欽定四庫全書

甚嘗謂天生人才自足得用豈可厚誣天下以無人自是用不到耳且如一箇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無一事不理會過一旦仁宗大用之便做出許多事業今則所謂負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斷秤停到第四五等人氣字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事成故某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非天下第一流矣

或問范文正公經理西事看得多是收拾人才曰然如滕子京孫元規之徒素無行節范公皆羅致之幕下後犯法又極力救解之如劉滬張亢亦然蓋此等人是有才底做事時須要他用但要會用得他又云范公當立一軍為龍猛軍皆是招收前後作過黥配底人後來甚得其用時人目范公為龍猛指揮使又曰方范公起用事時軍政全無統紀從頭與他整頓一番其後却只務經理內地養威持重專行淺攻之策以為得寸則吾之寸得尺則吾之尺卒以此牽制夏人遣使請和

因言仁宗朝講書楊安國之徒一時聚得幾箇樸鈍無能之人可笑先生曰此事緣范文正招引一時才俊之士聚在館閣如蘇子美梅聖俞之徒此輩雖有才望雖皆是君子黨然輕儇戲謔又多分流品一時許公為相張安道為御史中丞王拱辰之徒皆深惡之求去之未有策而蘇子美又杜祁公壻杜是時為相蘇為館職薦進奏院每歲院中賽神例賣故紙錢為飲燕之費蘇承例賣故紙因出己錢添助為會請館閣中諸名勝而分別流品非其侶者皆不得與會李

定願與而蘇不肯於是盡格兩軍女妓作樂爛飲作為傲歌王勝之名直柔句云欹倒太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這一隊專探伺他敗闕才聞此句拱辰即以白上仁宗大怒即令中官捕捉諸公皆已散走逃匿而上怒甚捕捉甚峻城中喧然於是韓魏公言於上曰陛下即位以來未嘗為此等事一旦遽如此驚駭物聽仁宗怒少解而館閣之士罷逐一空故時有一網打盡之語杜公亦罷相子美除名為民永不敘復子美居湖州有詩曰不及雞竿下坐人言不得比罪人引赦免放也雖是拱辰安道輩攻之甚急然亦只這幾箇輕薄做得不是縱有時名然所為如此終亦何補於天下國家耶仁宗於是懲才士輕薄之弊這幾箇承意旨盡援引鈍樸持重之人以愚仁宗凡解經不過釋訓詁而已如楊安國彭乘之徒是也是時張安道為御史中丞助呂公以攻范德粹以明州士人所寄書納先生因請問其書中所言先生曰渠言漢之名節魏晉之曠蕩隋唐之辭章皆為傲歌王勝之名直柔句云欹倒太極遣帝扶周公孔子驅為奴這一隊專探伺他敗闕才聞此句拱辰即以白上仁宗大怒即令中官捕捉諸公皆已散走逃匿而上怒甚捕捉甚峻城中喧然於是韓魏公言於上曰陛下即位以來未嘗為此等事一旦遽如此驚駭物聽仁宗怒少解而館閣之士罷逐一空故時有一網打盡之語杜公亦罷相子美除名為民永不敘復子美居湖州有詩曰不及雞竿下坐人言不得比罪人引赦免放也雖是拱辰安道輩攻之甚急然亦只這幾箇輕薄做得不是縱有時名然所為如此終亦何補於天下國家耶仁宗於是懲才士輕薄之弊這幾箇承意旨盡援引鈍樸持重之人以愚仁宗凡解經不過釋訓詁而已如楊安國彭乘之徒是也是時張安道為御史中丞助呂公以攻范德粹以明州士人所寄書納先生因請問其書中所言先生曰渠言漢之名節魏晉之曠蕩隋唐之辭章皆傲歌之徒作四六駢儷之文又非此比然數人者皆天資高知尊王黜霸明義去利但只是舊尊他若如楊劉之徒有孫明復徂徠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後來遂有周子程子張子出故程子平生不敢忘此數公依如此便了於理未見故不得中某問安定學甚盛何

故無傳曰當時所講止此只些門人受去做官死後便已

論安定規模雖少疎然却廣大著實如孫明復春秋雖過當然占得氣象好如陳古靈文字尤好嘗過台州見一豐碑說孔子之道甚佳此亦是時世漸好故此等人出有魯一變氣象其後遂有二先生若當時稍加信重把二先生義理繼之則可以一變而乃為王氏所壞問當時如此積漸將成而壞於王氏莫亦是有氣數曰然

安定太山徂徠廬陵諸公以來皆無今日之術數老蘇有九分來許罪

韓魏公富鄭公皆言新法不便韓公更能論列上面不從他也委曲作箇道理著行他底如富公更不行自用他那法度後來遂被人言雖如此畢竟喚做是不得今事有不便但當如韓公論列若不從也須做道理減省了行他底大不可行則有去而已如富公直

截自用己意則不可也

論王荊公遇神宗可謂千載一時惜乎渠學術不是後來直壞到恁地問荊公初起便挾術數為後來如此曰渠初來只是要做事到後面為人所攻便無去就不觀荊公日錄無以知其本末他直是強辯邈視一世如文潞公更不敢出一語問溫公所做如何曰渠亦只見荊公不是便倒一邊如東坡當初議論亦要變法後來皆改了又問神宗元豐之政又却不要荊公曰神宗盡得荊公許多伎倆更何用他到元豐閒事皆自做只是用得一等庸人備左右趨承耳又問明道橫渠初見時皆許以峻用後來乃如此莫是荊公說已行故然曰正如吾友適說徐子宜上殿極蒙褒奬然事却不行曰設使橫渠明道用於當時神宗盡得其學他日還自做否曰不然使二先生得君却自君心上為之正要大家商量以此為根本君心既正他日雖欲自為亦不可又云富韓公名來只是要

去語人云入見上坐亦不定豈能做事某云韓公當仁廟再用時與韓魏公在政府十餘年皆無所建明不復如舊時曰此事看得極好當記取又問使范文正公當此定不肯回曰文正却不肯回須更精密似前日

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雖明道先生不以為不是蓋那時也是合變時節但後來人情洶洶明道始勸之以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衆議行之甚力而諸公始退散道夫問新法之行雖途人皆知其有害何故明道不以為非曰自是王氏行得來有害若使明道為之必不至恁地狠狽問若專用韓富則事體如何曰二公也只守舊專用温公如何曰他又別是一格又問若是二程出來擔負莫須別否曰若如明道十事須還他全別方得只看他當時薦章謂其志節慷慨云云則明道豈是尋常蹈故堀然自守底人

因語荆公陸子静云他當時不合於法度上理會語之云法度如何不理會只是他所理會非三代法度耳人傑云荆公保甲行於畿甸其始固哄人情元祐諸公盡罷之却是壞其已成之法曰固是近張元德亦有此議論寄來因言元祐諸公大略有偏處多如此人傑云如棄地與西夏亦未安曰當時如呂微仲自以為不然蓋呂西人知其利害其他諸公所見恨不得納諸其懷其意待西夏偪強時只欲畢巽請和耳

元祐諸賢議論大率凡事有據見定底意思蓋矯熙豐更張之失而不知其墮於因循既有箇天下兵須用練習須用革事須用整頓如何一切不為得

問明道論元祐事須並用熙豐之黨曰明道只是欲與此數人者共變其法且誘他入脚來做問如此却是如何曰二公也只守舊專用温公如何曰他又別是一格又問若是二程出來擔負莫須別否曰若如明道方能了此後來元祐諸公治得此黨太峻亦不待其服罪温公論役法疎略悉為章子厚所駁只一向罷逐不問所論是非

却是太峻急然當時如蔡確輩留得在朝廷豈不害事

温公忠直而於事不甚通曉如爭役法七八年間直是爭此一事他只說不合令民出錢其實不知民自便之此是有甚大事却如何捨命爭

曹兄問諸先生皆以為司馬公許多年居洛只成就得一部通鑑及到入朝却做得許多不好事曰道司馬公做得未善即是道司馬公之失却不是當時哲廟若有漢昭之明便無許多事又曰不知有聖人出來天下事如何處置因舉易云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司馬公憂國之心至垂絕猶未忘道鄉亦然竊謂到此無可奈何亦只得休矣先生曰全不念著却如釋氏之忘若二公者又似太過問夫子曳杖負手逍遥而歌却不然曰夫子猶言明王不興天下孰能宗予依舊是要做他底

罪合與他行遣此處皆是病

范淳夫純粹精神短雖知尊敬程子而於講學處欠缺如唐鑑極好讀之亦不無憾

范淳夫論治道處極善到說義理處却有未精 以上語類七十七條

范公雖不純師程氏而實尊仰取法焉其於東坡則但以鄉黨游從之好素相親厚而立朝議論趨向畧同至其制行之殊則迥然水火之不相入且觀其辨理

伊川之奏則其心豈盡以東坡為是哉但不能辨之於當時而發之於數年之後此則剛強不足不免乎兩徇之私者而其所重在此故卒不能勝其義理之公也答呂伯恭論渕源錄○文集

問黃履邢恕少居大學邢固俊拔黃亦謹厚力學後來二人却如此狼狽曰他固會讀書只是自做人不好然黃却是箇白直底人只是昏愚無見識又愛官職故為邢所誘壞邢則有意於為惡又濟之以才故罪過多

劉摯梁燾諸公之死人皆疑之今其家子孫皆諱之然當時多遣使恐嚇之又州郡監司承風旨皆然諸公多因此自盡劉元城屢被人嚇令自裁劉不畏曰君命死即死自死奚為寫遺祝之類訖曰今死無難矣卒無恙劉只有過當處然此須學得他始得

問劉元城了翁之剛孰為得中曰元城得中了翁後來有以致君子盡去而小人用矣此其過否曰過不在此是他見識有病不知言無以知人也是他不知言且如說伊川他只見得祖宗有典故才有不合便道不是渠不知輔導少主之理當如此故伊川一向被他論列是他見識只如此又如蔡新州事被他當時自謂有定策功宣仁亦甚惡之謂須與他痛治恐後來皇帝被人惑治他不得元城亦欲因其詩以治之當時執政侍從臺諫有不欲治蔡者一切逐去蓋以詩治人自不正因此以治彼罪又不是詩胡說何足道定策謀他又不說了又無緣治得他都不消問了其本原只在開導人主心術使人主知不賞私恩不罰私怨之理則蔡何足慮元城亦不是私意只是以詩治人不當又欲絕其定策姦謀如此治之豈不使人主益疑後蔡死其家果訴冤謂蔡有定策功諸人忌之遂起大禍後治元祐諸公皆為蔡報怨也

問元城了翁之剛孰為得中曰元城得中了翁後來有太過處元城只是居其位便極言無隱罪之即順受

了翁後來做得都不從容了所以元城嘗論其尊堯集所言之過而戒之曰告君行已苟已無憾而今而後可以忘言矣

了翁有濟時之才道卿純粹寸不及也使了翁得志必有可觀

先生看東都事略文蔚問曰此文字如何曰只是說得箇影子適閒偶看陳無已傳他好處都不載問曰他好處是甚事曰他最好是不見章子厚不著趙挺之綿禩傳欽之聞其貧甚懷銀子見他欲以賙之坐閒聽他議論遂不敢出銀子如此等事他都不載如黃魯直傳魯直亦自有好處亦不曾載得文蔚問魯直好在甚處曰他亦孝友

曾子固初與介甫極厚善入館後出倅會稽今集中有詩云知者尚復然悠悠誰可語必是曾諫介甫來介甫不樂故其當國不曾引用後介甫罷相子固方召入又却專一進說詞歸美神宗更新法度得箇中書舍人丁艱而歸不久遂亡不知更活幾年只做如何合殺子宣在後一向做出疎脫初子宣有意調停不主元祐亦不主元豐遂有建中靖國年號如豐相之陳瑩中鄒志完輩皆其所引却又被諸公時攻其短子宣不堪有斥之使去國者其弟子開有書與子宣云某人者皆時名流今置閒處蓋為是也後韓忠彥欲擠子宣遂引蔡京入來子宣知之反欲通慇懃於京忠彥方遣其子迓京則子宣之子已將父命迎之於二十里外矣先時子宣攻京甚力至是遂不復誰何凡京有所論奏不曰京之言是則曰京之言善又問童蔡之姦何如曰京之姦惡又過於惇方惇之再入不自知其疎脫載之曰録

相也京謁之於道袖出一軸以獻惇如學校法安養元長可留他時自為之後京為相率皆建明時論往往歸美神宗更新法度得箇中書舍人又却專一進說詞歸美神宗更新法度得箇中書沒見識士人以手加

額曰太師留意學校如此京之當國費修無度趙挺之繼京為相便做不行挺之固庸人後張天覺亦復無所措手足京四次入相後至盲廢始終只用不愚無財患不能理財之說其原自荊公又以鹽鈔茶引成櫃進入上益喜謂近侍曰此太師送到朕添支也由是內庭賜予不用金錢雖累巨萬皆不費力鈔法之行有朝為富商暮為乞丐者矣

因論賈生治安策中深計者謂之妖言曰宣政間凡危亡亂字皆不得用安得無後來之禍又云世間有一種却是妖言如葉夢得字文虛中二人所為極是亂道平日持論却甚正每進言必勸人主以正心修身為先其言之雖裁雖前輩有說不及處正如鬼出來念大悲咒相似正所謂妖言也又曰此等人多是有才會說底若使有好人在上收拾將去豈不做好人只緣時節不好義理之心不足以勝其利欲之心遂由徑捷出無所不至

因論靖康執政曰徐處仁曾忤蔡京來舊做方面亦有聲後却如此錯繆孫傅略得却又好六甲神兵時節不好人材往往如此又曰張孝純守太原被圍甚急而不卹以至城陷時節不好時首先是無了那三綱按封氏編年載此甚詳或曰京師再被圍時張叔夜首領勤王之師以入叔夜為人亦好曰他當時亦不合領兵入城只當駐在旁近以為牽制且伸縮自如一入城後便有許多掣肘處所以迄無成功至於扈從北狩

昔人嘗問尹和靖世難如此孰可以當之者尹曰种師道可曰將則可矣孰可以相久之曰亦只令師道做也好一日召師道來全不能言遂不用許翰時為諫議為徽宗言當今之世豈可令閒而不用上曰种老不堪用矣卿可自見种問之如何往見之种亦不言許曰上令某問公公無以某為書生某以為今日之

兵云云要從其去而擊之意種方應謂彼云云今不可擊俟其過河擊之許為上備言其意方用之種關西人其性寡默與中朝士大夫不合一日因對淵聖曰朕已與和矣種於此全不能有所論但曰臣以甲兵之事事陛下其他非臣所與聞

論李仁甫通鑑長編曰近得周益公書亦疑其間考訂未甚精密因寄得數條來某看他書靖康閒事最疎略如姚平仲劫寨則以為出於李綱之謀種師中赴敵而死則以為迫於許翰之令不知二事俱有曲折

劫寨一事決於姚平仲僥倖之舉綱實不知（按綱除知密院辭免劄子云方修戰具嚴守備以俟援師乘便迫敵使進不得攻退無所掠勢窮而遁候其渡河半濟而擊勝可萬全而平仲引衆出城幾敗乃事然平仲受節制於宣撫不關白於行營二月八日夜半平仲之出神師道亦不知之在徽臣實無所與）時執政如耿南仲輩方極力沮

綱幸其有以藉口遂合為一辭謂平仲之出綱為其謀師中之死亦非翰之故（按中興遺史云河北制置副使种師中軍真定進兵而斬於太原圍去榆次三十里金人乘閒來突師中欲取銀賞軍而輜重未到故士心離散又當約姚古張灝兩軍同進二人不至師中身被數創猶力戰又一時死之朝廷議失律兵將中軍統制官王從道朝服而斬於馬行市）脫如所書則翰不度事宜移文督戰固為有罪師中身為大將擁重兵豈有見樞府一紙書不量可否遂忽然赴敵以死此二事蓋出於孫覿所紀故多失實問覿何如人曰覿初閒亦說好話衷考其行不為諸公所與遂與王及之王時雍劉觀諸人附阿耿南仲以主和議後竄嶺表尤銜諸公見李伯紀輩望風惡之洪景盧在史館時沒意思謂靖康諸臣覿尚無恙必知其事之詳奏乞下覿具所見聞進呈秉筆之際遂因而誣其素所不樂之人如此二事是也仁甫不審多采其說遂作正文書之其他紀載有可信者反為小字以疏其下殊無統紀遂令觀者信之不疑極是害事昔王允之殺蔡邕也謂不可使佞臣執筆在幼主旁使吾黨蒙訕議允之用心固自可誅然佞臣不可執筆則是不易之論靖康初張邦昌僭位呂辯徒為其門下侍郎當時有言

他人不足惜只舜徒可惜者胡文定記其事云舜徒雖為邦昌官却能勸邦昌收回偽赦迎太后垂簾皆其力也其人云終是難分雪文定記此只到終是難分雪處便住更無他語問只如狄梁公在武后時當時若無梁公更害事曰梁公只是薦得張柬之數人他已先死如梁公為周朝相舜徒為邦昌官皆不可以訓伊川論平勃謂當以王陵為正是也如舜徒輩一生踐履適遭變故不幸有此事今人合下便如此却不得

天下不可謂之無人才如靖康建炎間未論士大夫只如盜賊中是有多少人宗澤在東京收拾得諸路豪傑甚多力請車駕至京圖恢復只緣汪黃一力沮撓後既無糧食供應澤又死遂散而為盜非其本心自是當時不曾收拾得他致為飢寒所迫以苟旦夕之命後來諸將立功名者往往皆是此時招降底人所以成湯說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聖人見得意思直是如此

宗忠簡公甕其家人方入棺未斂軍兵擘出大廳三日祭弔來哭不絕祭物滿廳無數其得軍情人心如此問中興諸相曰張魏公才極短雖大義極分明而全不曉事扶得東邊倒了西邊知得這裏忘了那裏趙忠簡却曉事有才好賢樂善處置得好而大義不甚分明李丞相大義分明極有才做事有終始本末昭然可曉只是中間粗不甚謹密此是他病然他綱領大規模宏闊照管得始終本末才極大諸公皆不及只可惜太粗耳朱丞相秀水閒居錄自誇其功太過以復辟之事皆由他做不公道又問呂頤浩曰這人粗胡亂一時間得他用不足道

問魏公何故亦嘗論列李丞相曰魏公初赴南京亦主汪黃後以其人之不足主也意思都轉後居福州李公家於彼相得甚歡是時李公亦嘗薦魏公曾惹言語又問魏公論李丞相章疏中有脩怨專殺等語似

指誅宋齊愈而言何故曰宋齊愈舊曾論李公來但
他那罪過亦非小小刑杖斷遣得了又曰當時議論
自是一般好笑方台李丞相時顏岐之徒論列謂張
邦昌金人所厚不宜疎遠李綱金人所惡不宜再用
幸而高宗語極好云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樂遂
得命台不寢曰方南京建國時全無紀綱自李公入
來整頓一番方畧成箇朝廷模樣如僭竊及嘗受偽
命之臣方行誅竄死節之臣方行旌卹然李公亦以
此去位矣又曰便是天下事難得恰好是時恰恨撞
著汪黃用事二人事事無能却會專殺如置馬伸於
死地陳東歐陽徹之死皆二人為之

問中興賢相皆推趙忠簡公何如曰看他做來做去亦
只是王茂洪規模當時廟論大槩亦主和議使當國
久未必不出於和但就和上却須有些計較如歲幣
稱呼疆土之類不至一一聽命如秦會之樣草草地
和了後來秦沒意智乃以不合沮撓和議為詞貶之
却十分送箇好題目與他問趙好處如何曰意思好
又孜孜汲引善類但其行事亦有不強人意處如自
平江再都建康張德遠極費調護已自定矣了只因
鄜瓊叛去德遠罷相趙公再入憂虞過計遂決還都
臨安之策一夜起發旬是不復都金陵矣
魏公初以何右丞薦為太常簿趙忠簡為開封推官相
得甚懽在圍城中朝夕論講濟時之策魏公先達力
相汲引遂除司勳員外郎一向排超擢反在魏公上嘗
論天下人材魏公劇談秦會之可用趙云此人得志
吾輩安所措足耶魏公云且為國事計姑置吾人利
害時趙公為左張公為右皆無樞密院事忽報兀术
大舉深入朝廷震怖時劉光世將重兵屯合肥魏公
親往視師因奏記曰此決非兀术必劉豫遣其子姪
麟猊來寇耳臣往在關西數與兀术戰熟其用兵利
害今觀此舉決非其人魏公遂下令督戰光世恐懼
謀欲退師而南以與趙公平時有鄉曲雅故遂私有

請於趙折彦質時知樞密院事復助之請遂徑自樞府下文字令光世退師魏公聞之大怒下令曰敢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光世聞之復駐軍如故此事雖謂之曲在趙公可也已而拓皐大捷敵騎遂退魏公既還絶不言前功欲以安趙公與共國事也而二公門下士互相排抵魏公之人至有作為詩賦以嘲趙公者趙公之迹不安且有論之者遂去魏公獨相乃力薦會之為樞密使及鄺瓊叛於合肥呂安老死之魏公之迹亦不安懇辭求去高宗問誰可代卿者魏公復薦趙公遂令魏公擬批召之既出會之謂必薦已就閤子語良久魏公言不及之會之色漸變未幾中使傳宣促進所擬文字魏公遂就坐作劄子封付中使會之愈甚魏公遂上馬去及趙公再相會之反謂之曰張德遠直恁無廉恥弄壞得淮上事如此猶不知去及主上傳宣來召相公方皇恐上馬去趙公以為然後又數數譴閒之趙公不能不信也又

如光世之罷實當於罪鄺瓊叛去豈不可舉能者乃之地吳乃一大都會恐弟之封不宜壓兄檜察見高宗以慈壽意主於恩平遂奏曰也不較此因此二事高宗深眷之又因力主和議趙公罷遂拜左相他言語不多只用兩句那事都了趙公不知魏公之無他為檜所排得泉州是時魏公知福州二公相見因說及曩日之事趙公方知為檜所中相與太息而已

徒富貴已極如何責他死了宜其不可用若論數將之才則岳飛為勝然飛亦橫只是他猶欲向前厮殺先生曰便是如此有才者又有些毛病然亦上面人不能駕馭他若撞著周世宗趙太祖那裏怕他駕馭起皆是名將緣上之舉措無以服其心所謂得罪於巨室者也

問岳侯若做事何如張韓曰張韓所不及却是他識道理了又問岳侯以上者當時有誰曰次第無人

岳飛恃才不自晦郭子儀晚節保身甚闇冗然當緊要處又不然單騎見虜云云飛作副樞便直是要去做張韓知其謀便只依違然便不做亦不免其用心如此直是忠勇也

岳太尉飛本是韓魏公家佃客每見韓家子弟必拜劉信叔是時以孤軍在順昌兀术來伐諸將皆欲走信叔曰不可我若走則金人必前拒我襲在後必無遺類若幸而得至江則諸將盡扼江上責我以擅棄歸之罪亦必盡殺我決無可生之理不若堅守此城與金人決勝負庶幾死中可以求生也某嘗說厮殺無巧妙只是死中求生兩軍相拄一邊立得脚住不退即贏矣須是死中求生方勝也

問胡文定公與秦丞相厚善之故曰秦會之嘗為客教翟公異時知密州薦試宏詞游定夫過密與之同飯於翟奇之後康侯問人才於定夫首以會之為對云其人類荀文若又云無事不會京城破金欲立張邦昌執政而下無敢有異議惟會之抗疏以為不可康侯亦義其所為力言於張德遠諸公之前後會之自海上歸與聞國政康侯屬望尤切嘗有書疏往來講論國政康侯有詞掖講筵之名則會之薦也然其雅意堅不欲就是必已窺見其微隱有難處者故以老病辭後來會之做出大疏脫則康侯已謝世矣定夫之後及康侯諸子會之皆擢用之又曰此老當國却留意故家子弟往往被他牢籠出去多墜家聲獨胡明仲兄

弟却有樹立終是不歸附他當問和仲先世遺文因
曰先公議論好但只是行不得和仲曰聞之先人所
以謂之好議論政以其可以措諸行事何故却行不
得荅曰公不知便是六經也有說得行不得處此是
這老子由中之言看來聖賢說話他只將做一件好
底物事安頓在那裏又曰此老千鬼百怪如不樂這
人貶竄將去却與他通慇懃不絕一日忽招和仲飯
意極拳拳比其還家則臺章已下又送白金為贐按程
子山諸公在貶所俱有啓事謝其存問者皆此類也如欲論去之人童疏多是
自為以授言者做得甚好傅安道諸公往往認得如
見彈洪慶善章曰此秦老筆也

秦太師與呂並相呂出甚所在秦一時換了臺諫人物
呂聞之不平有客告之云其黨魁乃胡文定可逐去
則秦不足慮呂如其言歸而諷臺諫論之秦爭於上
遂併論秦高宗欲罷其相令人行詞當時秦所引皆
是好人而立朝無過人皆不平行詞者遂求御批以
疏其罪高宗遂批與之大略云其未相時說作相數
月可以致治既相皆無所建明後來秦再相數年之
後却奏過以為當初無過為人所讒遂行下詞臣家
索御批既得之則以納於高宗其無禮不臣如此
因話及秦丞相問當時諸公皆入金渠何以全家得還
曰此甚可疑當和親時王倫自金至欲高宗屈膝中
外憤怒秦老出有人牓云秦相公是細作
秦全是倚金酋太上每取旨時只是說過一日除周葵
作何官太上曰周葵為彼官未久且令在彼秦不應
下來即批勅除之政府一人云適聞上意未允秦曰
此等事只是奏過便了遂除之
秦太師專政時張扶或云張柄請乘副車呂愿中作秦
城忽傳言有王氣呂作詩與僚屬和之成冊以獻
此見胡邦衡所作紹興閒被貶逐人事實序熊子復
欲作一書紀其事從其子借之或云非邦衡所作又

曰私科舉或云恐是愚弄天下之人指鹿為馬之意
汪聖錫云恐不如此只愚賤耳初時人以伊周譽檜
末後人以舜禹譽檜檜亦受之大抵久執權柄與人
結怨多才欲放下恐人害己故執守不放其初未必
有邪心到後來漸漸生出皆是鄙夫患失之謀耳
其後因一僧與魏公生日秦相治之甚峻幾逮及公又
治趙相之子獄未成夜忽有一燈墜獄中其上書一
反字明日獄具罪當斬秦檜不悅欲加族誅文字未
上檜死先生云若族趙相家當時連逮數十人做到
這裏自休不得其勢須如曹操去
秦太師死高宗告楊郡王云朕今日始免得這膝褲中
帶七首乃知高宗平日常防秦之為逆但到這田地
七首也如何使得
問秦相既死如何又却不更張復和親曰自是高宗不
肯當渠死後乃用沈該万俟卨魏道弼又有一人此數人
皆是當時說和親者中外既知上意未幾又下詔云

和議出於朕意故相秦檜只是贊成今檜既死聞中
外頗多異論不可不戒約甚沮人心當初有一二件
事皆不是如檜家既保全而專治其黨士大夫遭檜
貶竄者敘復甚緩渠死得甚好若更在甚可畏當時
已欲殺趙丞相之家既加以反逆則牽連甚衆見說
有三十餘家皆當坐中外寒心高宗亦甚厭惡之但
無如之何問所以至於如此者何故曰伊川云人主
致危亡之道非一而逸欲為甚渠當初一面安排作
太平調度以奉高宗陰奪其權又挾金勢以為重
胡邦衡尚號為有知識者一日以書與范伯達云某解
得易魏公為作序解得春秋鄭億年為作序以為美
事范荅書云易得魏公序甚好鄭序春秋者不知是
何人得非劉豫左相乎是此人時且請去之胡舊嘗
見李彌遜字似之亦一好前輩謂胡曰人生亦不解
事事可稱只做得一兩節好便好胡後來喪名失節
亦未必非斯言有以入之也

問陳少南詩如何曰亦間有好處然疎又為之甚輕易

秦檜居温州時陳嘗為館客後入經筵因講公羊母以子貴之說為非是因論嫡妾之分是時太母還朝陳遂忤太上意安置惠州張宋卿於彼從之徽廟梓宮歸鄭后梓宮亦歸邢后太上初聘亦隨歸及邊以計聞太母還秦檜欲以吉服迎吳才老時為禮官獨以為不可謂須先以凶服迎梓宮歸太上幾年不見太母了不爭此二三日奉安梓宮了却以吉服迎太母歸衆禮官聚都堂皆從秦意吳獨爭之秦曰此不是公聚訟處即以吳出之先生又云公羊之說非是只有一嫡

垂

湯思退事秦檜最久其無狀皆親學得故所為如此之史丞相好薦人極不易然却有些籠絡人意思不佳陳丞相較渾厚無這般意思又若賢否不辨者

王龜齡學也粗疎只是他天資高意思誠慤表裏如一所至州郡上下皆風動而今難得此等人

王詹事守泉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告之以愛民之意出一絶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怛心今日黄堂一杯酒使君端為庶民斟七邑宰皆為之感動其為政甚嚴而能以至誠感動人心故吏民無不畏愛去之日父老兒童攀轅者不計其數公亦為之垂淚至今泉人猶懷之如父母

汪端明少從學於焦先生汪既達時從杲老問禪憐焦之老欲進之以禪因勸焦登徑山見杲杲舉寂然不動感而遂通焦曰和尚不可破句讀書不契而歸亦奇士也焦名竑字公路南京人清脩苦節之士

汪聖錫曰以親師取友多識前言往行為事故其晚年德成行尊為世名卿

問陳亮可用否曰朝廷賞罰明此等人皆可用如辛幼安亦是一帥材但方其縱恣時更無一人敢道他略不警策之及至如今一坐坐了又更不問著便如終

廢此人作帥亦有勝他人處但當明賞罰以用之耳

近世士大夫憂國忘家每言及國事輒感憤慷慨者惟於趙子直黃文叔見之耳

或言趙子直多疑先生曰諸公且言人因甚多疑魯可幾曰只是見不破爾

趙子直亦可謂忠臣然以宗社之大計言之亦有未是處不知何以見先帝

一日獨侍坐先生忽嘆慮云趙丞相謫命似出胡紘問胡紘不知曾識他否曰舊亦識之此人頗記得文字多說其很愎某曰丞相前日之事做得都是否曰也有些不是處問所以不是處曰公他日當自見之先生又曰一時正人皆已出去今全無一好人在朝某曰鄭溥之當時草趙丞相罷相詞固好以某觀之當時不做便乞出尤為奇特曰也不必如此但是後來既遷之後便出亦自好他却不合不肯出所以可疑若說教他不做便出亦無此典故某曰且如富鄭公繳遂國夫人之封以前亦何曾有此自富公既做後遂為例先生微笑而不答

某又問丞相秉軸首召先生入經筵命下士子相慶以為太平可致忽然一日報罷莫不惶惑竊議者云先生請早晚入經筵人主將不能堪便知先生不能久在君側曰早晚入經筵非某之請是自來如此然某當時便教久在經筵恐亦無益一日雖是兩番入講筵文字分明一一解注亦只講過而已看來亦只是文具

某小年見上一輩未說如何箇箇有氣魄也是氣運使然而今人箇箇都恁地衰無氣魄敢擔當做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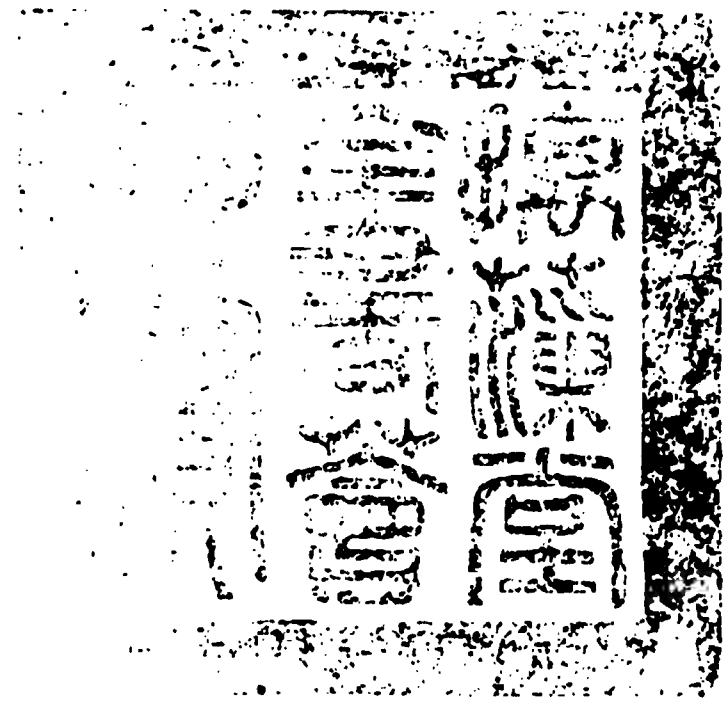
王侍郎普之弟某經兵火其乳母抱之走為一將官所得乳母自思為王氏乳母而失其子其罪大矣遂潛求一好馬抱兒以逃追兵踵至匿於麥中如此者三四僅全兒達王家常見一僧說之僧今亦忘矣欲為

之傳未果 以上語類四十七條

諸公稱號合立一條例差等如泰山海陵徂徠濂溪明道伊川橫渠康節稱先生 如云泰山孫先生 公卿稱謚 如云王文正公 無謚稱爵 如云王荆公 無爵稱官 如云范太史 程張門人及近世前輩亦如之其無官者稱字 如云張思叔 或兼以號舉 如上蔡龜山衡蘆橫浦之類 今人稱郡姓名 如東萊呂某 凡姦邪則直書姓名 如云章惇○荅或人○文集荅

謹案第二頁後三行呂誨刋本誨訛晦據宋史列傳改

第四十八頁後一行是時恰恨撞著注黃用事刋本恨訛限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崇本
謄録監生臣浦　煖

欽定四庫全書卷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朱子全書卷六十三

子部

治道一

總論

治道別無說若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孫於志必求諸非道這如何會不治這別無說從古來都有見成樣子真是如此

問或言今日之告君者皆能言修德二字不知教人君從何處修起必有其要曰安得如此說只看合下心不是私即轉為天下之大公將一切私意盡屏去所用之人非賢即別搜求正人用之問以一人耳目安能盡知天下之賢曰只消用一箇好人作相自然推排出來有一好臺諫知他不好人自然住不得因論世俗不冠帶云今為天下有一日不可緩者興起之事也漸正之者維持正之者一日不可緩者有漸之事也

問先生所謂古禮繁文不可考究欲取今見行禮儀增損用之庶其合於人情方為有益如何曰固是曰若是則禮中所載冠婚喪祭等儀有可行者否曰如冠婚禮豈不可行但喪祭有煩雜耳問若是則非理明義精者不足以與此曰固是曰井田封建如何曰亦有可行者如有功之臣封之一鄉如漢之鄉亭侯田稅亦須要均則經界不可以不行大綱在先正溝洫又如孝悌忠信人倫日用閑事播為樂章使人歌之做周禮讀法徧示鄉村裏落亦可代今粉壁所書條禁

吳伯英與黃直卿議溝洫先生徐曰今則且理會當世事尚未盡如刑罰則殺人者不死有罪者不刑稅賦則有產者無稅有稅者無產何暇議古

今世有二弊法弊時弊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却甚易時弊則皆在人人皆以私心為之如何變得嘉祐閑法人難變故也

古人立法只是大綱下之人得自為後世法皆詳密下之人只是守法法之所在上之人亦進退下之人不得

今日之法君子欲為其事以拘於法而不得騁小人却徇其私敢越於法而不之顧

揚因論科舉法雖不可以得人然尚公曰銓法亦公然法至於盡公不在人便不是好法要可私而公方始平易近民為政之本

好

今人說寬政多是事事不管某謂壞了這寬字

問為政更張之初莫亦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曰此事難斷定說在人如何處置然亦何消要過於嚴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底人若曉事底人歷練多事纔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那事分寸而施以應之人自然畏服

今人往往過嚴者多半是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已又

怕人慢已遂將大拍頭去拍他要他畏服若自見得

何消過嚴 以上語類十二條

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玩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悤悤無從容涵泳之樂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所讀之書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心之為物至虛至靈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眄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為讀書之本也甲寅行宮便殿奏劄

二

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

貫本末而立大中是以古者聖帝明王之學必將格
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
所存纖微畢照瞭然乎心目之間不容豪髮之隱則
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辨
黑白矣 壬午應詔封事

四海之利病繫於斯民之戚休斯民之戚休繫乎守令
之賢否然而監司者守令之綱也朝廷者監司之本
也欲斯民之皆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乎朝廷而已
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
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
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賢愚順序而
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
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奔走
陪侍左右各供其職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
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

廷二者之間洞然無有豪髮私邪之閒然後發號施
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
侵撓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
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
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
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
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
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

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閒或有差失而不自
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
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
官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家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
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
之頃得以隱其豪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
重之邃而慄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
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

弊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周禮天官冢宰一篇乃周公輔導成王垂法後世用意最深切處欲知三代人主正心誠意之學於此考之可見其實○戊申

封事

四海之廣兆民至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能總攝而整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己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缺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正變而後可以識事物之要或精叢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

可慕而必為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公至正之心恭己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缺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禮義之風廉恥之俗已正變而後可以識事物之要或精叢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

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叢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

之務矣（谷張敬夫）

古聖賢之言治必以仁義為先而不以功利為急夫豈故為是迂闊無用之談以欺世眩俗而甘受實禍哉蓋天下萬事本於一心而仁者此心之存之謂也此心既存乃克有制而義者此心之制之謂也誠使是心之存而制之謂也說著明於天下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萬事無一不合宜者夫何難而不濟不知出此而曰事求可功求成吾以苟為一切之計而已是申商吳李之徒所以亡人之國而自滅其身國雖富其民必貧兵雖彊其國必病利雖近其為害也必遠顧弗察而已矣（送張仲隆序○以上文集七條）

王伯

嘗謂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於古今王伯之迹但反之於吾心義利邪正之間察之愈察則其見之愈明持之愈嚴則其發之愈勇孟子所謂浩然之氣者蓋欿然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雖賁育莫能奪也是豈才能血氣之所為哉老凡視漢高帝唐太宗之所為而察其心果出於義耶出於利耶出於邪耶正耶直以其能假仁借義以行其私而當時與之爭者才能知術既出其下又不知有仁義之可借是以彼善於此而得以成其功耳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說過之不出於正也千五百年之間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牽補過了時日其間雖或不無小康而堯舜三王周公孔子所傳之道未嘗一日得行於天地之間也然天地無夫三才之所以為三才者固未嘗有二道也然天地之間（谷陳同父）

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蓋義理之心頃刻不存則人道息人道息則天地之用雖未嘗已而其在我者則固即此而不行矣不可但見其穹然者常運乎上頹然者常在乎

下便以為人道無時不立而天地賴之以存之驗也夫謂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為道者正以道未嘗亡而人之所以體之者有至有不至耳非謂苟有是身則道自存必無是身然後道乃亡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為堯然必堯之道行然後人紀可修天地可立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皆榘然亦不必人人皆榘而後人紀不可修天地不可立也但主張此道之人一念之間不似堯而似桀即此一念之間便是架漏度日牽補過時矣蓋道未嘗息而人自息之所謂非道亡也幽厲不由也正謂此耳惟聖盡倫惟王盡制固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為法而不當以不盡者為準故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賊其民者也而況謂其非盡欺人以為倫非盡罔世以為制是則雖以來書之辨固不謂其絶無欺人罔世之心矣欺人者人亦欺之罔人者人亦罔之此漢唐之治所以雖極其盛而人不心服終不能無愧於三代之盛時也今若必欲撤去限隔無古無今則莫若深考堯舜相傳之心法湯武反之之工夫以為準則而求諸身却就漢祖唐宗心術微處痛加繩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來熟其悖戾而究其所從起庶幾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有以得之於我不當坐談既往之迹追飾已然之非便指其偶同者以為全體而謂其真不異於古之聖賢也答陳同父

如管仲之功伊呂以下誰能及之但其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是以聖人雖稱其功而孟子董子皆秉法義以裁之不少假借蓋聖人之目固大心固平然於本根親切之地天理人欲之分則有豪釐必計絲髮不差者此在後之賢所以容傳謹守以待後來惟恐其一旦舍吾道義之正以徇彼利欲之私也今不講此而遽欲大其目平其心以斷千古之是非宜其指鐵為金認賊為子而不自知其非也若夫點鐵

成金之譬施之有教無類遷善改過之事則可至於古人已往之迹則其為金為鐵固有定形而非後人口舌議論所能改易久矣今乃欲追黜功利之鐵以成道義之金不惟費却閎心力無補於既往正恐礙著正欲發儒者之所未備以塞後世英雄之口而奪之氣使知千塗萬轍卒走聖人樣子不得以愚觀之正恐不須如此費力但要自家見得道理分明守得定到者又何足與之爭那況此等議論正是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使彼益輕聖賢而愈無忌憚又何足以闕其口而奪其氣乎（答陳同父○以上文集三條）

封建

封建實是不可行若論三代之世則封建好處便是君民之情相親可以久安而無患不似後世郡縣一二年輒易雖有賢者善政亦做不成

問後世封建郡縣何者為得曰論治亂畢竟不在此以道理觀之封建之意是聖人不以天下為己私分與親賢共理但其制則不過大此所以為得賈誼於漢言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其後主父偃竊其說用之於武帝

柳子厚封建論則全以封建為非胡明仲輩破其說則專以封建為是要之天下制度無全利而無害底道理但看利害分數如何封建則根本較固國家可恃郡縣則截然易制然來來去去無長久之意不可恃以為固也

因論封建曰此亦難行使膏粱之子弟不學而居士民上其為害豈有涯哉且以漢諸王觀之其荒縱淫虐如此豈可以治民故主父偃勸武帝分王子弟而使吏治其國故禍不及民所以後來諸王也都善弱蓋漸染使然積而至於魏之諸王遂使人監守雖飲食亦皆禁制更存活不得及至晉懲其弊諸王各使之

典大藩總强兵相屠相戮馴致大亂倘云監防太密則有魏之傷恩若寬去繮勒又有晉之禍亂恐皆是無古人教養之法故耳曰那箇雖教無人奈得他何或言今之守令亦善曰却無前代尾大不掉之患只是州縣之權太輕卒有變故更支撐不住倘因舉祖宗官制沿革中說祖宗時州郡禁兵之額極多又有諸般名色錢可以贍養及王介甫作相凡州郡兵財皆括歸朝廷而州縣益虛所以後來之變天下瓦解由州郡無兵無財故也曰只祖宗時州郡已自輕了如仁宗朝京西羣盜橫行破州屠縣無如之何淮南盜王倫破高郵郡守晁仲約以郡無兵財遂閉門縮之使去富鄭公聞之大怒欲誅守臣曰豈有任千里之寄不能拒賊而反賂之若范文正公爭之曰州郡無兵財俾之將何捍拒今守臣能權宜應變以全一城之生靈亦可矣豈可反以為罪耶然則彼時州郡已如此虛弱了如何盡責得介甫介甫只是刮刷太

甚以上語類四條

始皇紀論封建之不可復其說雖詳而大要直謂無故國之可因而已嘗試考之商周之初大賚所富已皆善人而其土地廣狹隨時合度無尾大外彊之患王者世世修德以臨之又皆長久安寧而無倉卒傾搖之變是以諸侯之封皆得傳世長久而不可動非以有故國之助而然也秦至無道決無久存之理正使采公卿之議用淳于越之說並建子弟以自藩屏不過為陳吳劉項魚肉之資雖有故國之助亦豈能以自安也哉至若漢晉之事則或以地廣兵彊而逆節崩起或以主昏政亂而骨肉相殘又非以無故國之助而亡也蘇子之考之也其已不詳矣至於又謂後世之封建者舉無根之人寄之吏民之上君民不親一有變故則將漂卷而去亦與秦之郡縣何異若使秦能寬刑薄賦與民休息而以郡縣治之雖與三代比隆可也夫以君民不親而有漂卷之患為不異於

郡縣是固以封建為賢於郡縣但後世之封建不能如古之封建故其利害無以異於郡縣耳而又必曰以郡縣善而治之猶可以比隆於三代至於封建則固以為不可豈封建則不可以善治而必為郡縣乃可以善治耶若以無根為慮則吾又有以折之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君臣之義根於情性之自然非人之所能為也故謂之君則必知撫其民謂之民則必知戴其君如夫婦之相合朋友之相求既已聯而比之則其位置名號自足以相感而相持不慮其不親也如太公之於齊伯禽之於魯豈其有根而康叔之於衛又合其再世之深仇而君之然皆傳世數十衛乃後周數十年而始亡豈必有根而後能久耶至於項羽初起即戰河北其為魯公未必嘗得一日臨莅其民也而其亡也魯人且猶為之城守不下至聞其死然後乃降以至彭越之於梁張敖之於趙其為君也亦暫耳而樂布賈高之徒爭為之死以至漢魏之後則已為郡縣布賈高之徒爭為之死以至漢魏之後則已為郡縣久矣而牧守有難為之掾屬者猶以其死捍之是豈有根而然哉君臣之義固如此也若夫無以異於郡縣耳而又必曰以郡縣善而治之猶可以比隆於三代至於封建則不可以為不可豈封建則不可以善治而必為郡縣乃可以善治耶若以無根為慮則吾又有以折之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君臣之義根於情性之自然非人所病則夫故國之助根本之固者又可於此一舉而兩得之亦何為而不可哉但秦至無道封建固不能待其久而相安而為郡縣亦不旋踵而敗亡蓋其利害得失之算初不繫乎此耳蘇子乃以其淺狹之心狃習之見率然而立論固未嘗察乎天理民彝本有之常性而於古今之變利害之實人所共知而易見者亦復乖戾如此是則不惟其窮理之學未造本原抑其暮年精力亦有所不逮而然也或曰然則為今之計必封建而後可以為治耶而度其勢亦可必行而無弊耶曰不必封建而後可為治也但論治體則必如是然後能公天下以為心而達君臣之義於天下使其恩禮足以相及情意足

以相通且使有國家者各自愛惜其土地人民謹守其祖先之業以為遺其子孫之計而凡為宗廟社稷之奉什伍閭井之規法制度數之守亦皆得以久遠相承而不至如今日之朝成而暮毀也若猶病其或自恣而廢法或彊大而難制則雜建於郡縣之間又使方伯連帥分而統之察其敬上而恤下與其違禮而越法者以行慶讓之典則曷為而有弊耶古史餘論○文集

論官

昔周公立許多官制都有紀攝連屬自秦漢而下皆是因一事立一官便無些統攝連屬了

周不置三公之官只是冢宰以下六卿為之周公嘗以冢宰為太師命乃同名太保奭為伯邵伯畢公衛侯毛公注謂此六卿也稱公則三公矣

古者人主左右攜提執賤役若虎賁級衣之類皆是士大夫日相親密所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不似而今太隔絕人主極尊嚴真如神明人臣極卑屈望拜庭下不交一語而退漢世禁中侍衛亦是士大夫以孔安國大儒而執嗾盂雖儀盆亦是士人執之漢宣懲霍光之弊事必躬親又有宦者恭顯出來先武懲王莽之弊不任三公事歸臺閣尚書御史大夫謁者謂之三臺

或問東宮官屬曰唐六典載東宮官制甚詳如一小朝廷置詹事以統衆務則猶朝廷之尚書省也置左右二春坊以領衆局則猶中書門下省也左右春坊又皆設官有各率其屬之意蒙文館猶朝廷之館閣贊善大夫猶朝廷之諫議大夫其官職一視朝廷而為之降殺此等制度猶好今之東宮官屬極苟簡左右春坊舊制皆用賢德者為之今遂用武弁之小有才者其次惟有講讀數員而已如贊善大夫諸官又但為階官非實有職業神宗以唐六典改官制乃有睽畧處如東宮官屬之不備是也

方今朝廷只消置一相三參政兼六曹如吏兼禮戶兼工兵兼刑樞密可罷如此則事易達又如宰相擇長官長官却擇其僚今銓曹注擬小官繁劇而又不能擇賢每道只令監司差除亦好每道仍只用一監司人傑因舉陸宣公之言以為豈有為臺閣長官則不能擇一二屬吏為宰相則可擇千百具寮曰此說極是當時如沈既濟亦有此說之意

嘗與劉樞言某做時且精選一箇吏部尚書使得盡搜羅天下人才諸部官長得自辟屬官却要過中書吏部尚書考察朝官未關人時亦未得薦俟次第關人却令侍從以下各舉一人二人只舉一二人彼亦不敢以大段非才者進今常常薦人一切都淡了又併天下監司一路只著一漕一憲茶鹽將兼了

古者王畿千里而已然官屬已各令其長推擇今天下之大百官之衆皆總於吏部下至宰執幹辦使臣特差注所以只是滾滾地鬬奔差將去何暇論其人之材否今朝廷舉事三省下之六部六部下之監寺監寺却申上六部六部又備申三省三省又依所申行下只祠祭差官其人不過在朝職事官其姓名亦豈難記然省中必下之禮部禮部行下太常太常方擬定申部部申省省方從其所申差官不知何用如此迂曲只三省事亦然尚書闕中書取旨中書送門下審覆門下送尚書施行又如既有六部即無用九卿周家只以六卿分職漢人只以九卿釐庶務事各歸一本朝建官重三疊四多少勞擾此須大有為後痛更革之若但宰相有志亦不能辦必得剛健大有為之君自要做時方可書曰嚮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須是剛明智勇出人意表之君方能立天下之事又如今諸路兵將官有總管路分路鈐都監監押正將副將都不曾管一事廂軍既無用又養禁軍禁軍又分揀中不揀中兩等然亦無用又別養大軍今大軍亦漸如廂禁軍矣此

是耗蠹多少通其變使民不倦今變而不通民皆倦了故鼓舞不動國初緣藩鎮彊故收其兵權置通判官今已無前日可防之弊却依舊守此法可謂不知變也

自秦置守尉監漢有郡守刺史如今監司專主按察至漢末令刺史掌兵遂侵郡守之權兼治民事而刺史之權獨重後來或置或否 漢有十二州百三郡郡有太守州有刺史歷代添置州名愈多而郡愈少又其後也遂去郡而為州故刺史兼治軍民而守廢至隋又置郡守後又廢守置刺史而刺史遂為太守之職 其嘗說不用許多監司每路只置一人復刺史之職正其名曰按察使令舉刺州縣官吏其下却置判官數員以佐之如轉運判官刑獄判官農田判官之類農田專主婚田轉運專主財賦刑獄專主盜賊而刺史總之稍重諸判官之權資序視通判而刺史視太守判官有事欲奏聞則刺史為之發奏刺史自徑申御史臺尚書省以分刺史之權蓋刺史之權獨專則又不便若其人各濁則害貽一路百姓無出氣處故又須略重判官之權諸判官下却置數員屬官如職幕官之類如此則重權歸一太守自治州事而刺史則舉刺一路豈不簡徑省事而無煩擾耗蠹之弊乎

朝廷只當擇監司太守自餘職幕縣官容他各辟所知方可責成天下須是放開做使恢恢有餘地乃可兵制官制田制便考得三代西漢分明然與今日事勢名實皆用不得如官制不若且就今日之官罷其冗員存其當存者亦自善

某嘗謂宰相是舜禹伊周差遣下此亦須房杜姚宋之徒方能處置得天下事後之當此任者怪他不能當天下之事不得是他人品只如此力量有所不足如何強得

客有為固始尉言淮甸無備甚先生曰大臣慮四方若位居宰相也須慮周於四方始得如今宰相思量得一邊便全然掉却那一邊如人為一家之長一家上

下也須常常都計掛在自家心下始得

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箇公若公時做得來也精采便

若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做來做去

也只得箇沒下梢

國子司業學官尚可為天下人材所聚庶幾有可講學

成就者然今日為之明日便當改作使士人毋以利

為心若君無尊德樂道之誠必不能用

治愈大則愈難為監司不如做郡做郡不如做縣蓋這

裏有仁愛心便隔這一重要做件事他不為做便無

緣得及民

因論郡縣政治之乖曰民雖衆畢竟只是一箇心甚易

為守令第一是民事為重其次則便是軍政今人都不

理會

開落丁口推割產錢是治縣八字法詞牒無情理者不

必判

謂李思永曰衡陽訟牒如何思永曰無根之訟甚多先

生曰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嚴

其多不與分別愈見事多

前輩說話可法某嘗見吳公路云他作縣不敢作旬假

一日假則積下一日事到底自家用做轉添得繁劇

則多粗率不子細豈不害事

某與諸公說下梢去仕宦不可不知須是有旁通歷遂

日公事開項逐一記了即勾之未了須理會教了方

不廢事

先生因汎言交際之道云先人曾有雜錄冊子記李仲

和之祖見居三衢同包孝肅同讀書一僧舍每出入必經

由一富人門二公未嘗往見之一日富人候其過門

邀之坐二公託以他事不入他日復招飯意屢甚李

欲往包公正色與語曰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

郡今妄與之交豈不為他日累乎竟不往後十年二

公果相繼典鄉郡先生因嗟嘆前輩立已接人之嚴

蓋如此方二公為布衣所志已如此此古人所謂言行必稽其所終慮其所敝也或言近有為鄉邑者汎接部內士民如布衣交甚至狎溺無所不至後來遇事入手處之頗有掣肘處曰為邑之長此等處當有限節若脫畧繩墨其末流之弊必至於此包孝之事可為法也

過到溫陵回以所聞於侯對高廟天下未太平之問云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命天下當太平告之先生之前只笑云後來武官也愛錢以上語類二十四條

一諸州教官以經明行修登第人充罷去試法如不足則令侍從兩省臺諫及諸路監司雜舉歲無定員有闕則降指揮令舉○一近制新改官人並令作縣其舉狀內只言犯入已贓甘與同罪即不言若本人改官之後任親民差遣日如有疲懦殘酷違法害民即與同罪是以舉者徇私妄舉多不擇人及至負敗又無譴責今欲乞於舉狀中添入此項如有違戾必罰無赦○一今改官人雖有引見之法然未嘗親奉玉音詢考治行所以人得妄舉而皆繆不材之人或與其間欲乞今後引見之日每十人中特宣兩人升殿詢其前任職事及民間利害如有庸繆即行退黜仍將舉主降官放罷有職名者即令落職則舉者知畏而庸妄之徒不敢徼倖求進矣○一改官之人設使所舉皆當然其才亦有大小之不同而今之縣道亦有難易之別今銓部之法未嘗為官擇人而使人自擇官是以才高者審於擇地多注優閑易辦之縣才短者昧於所向多注繁劇難辦之縣使人與官兩失其所所以縣多不治而人有遺才也欲乞將天下諸縣分其難易又以大小為次委自尚書將合注知縣之人精加考究分作四等以可任繁難大縣者為上繁難小縣者次之優閑大縣又次之小縣為下其已任繁難者後任便與注權通判其任優閑縣者後任須管再入知縣一次不得別注差遣願注縣丞者聽但亦以三

年為任　改官議

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微細處亦須照管不可忽畧因循怠惰呂氏童蒙訓下卷數條防閑之道甚至皆可佩服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　答范伯崇

為政以寬為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為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綱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頹弊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者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為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為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皆不在己於是姦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反不被其澤矣

此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攷古今然後知也但為政必有規矩使姦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所謂以寬為本體人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　答廖子晦○以上文集三條

用人

問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用但患人不能盡用天地之才此其不能大治若以今世論之則人才之可數者亦可見矣果然足以致大治乎曰不然人只是這箇人若有聖賢出來只他氣焰自薰蒸陶冶了無限人才這箇自爭八九分少閒無狀者惡者自消鑠不敢使出各求奮勵所長而化為好人矣而今朝廷意思略轉則天下之人便皆變動況有大聖賢者出甚麼樣氣魄那箇盡棄了小人自是不敢放出無狀以其自私自利辦事之心而為上之用皆是有用

之人矣

今日人才之壞皆由於詆排道學治道必本於正心修身實見得恁地然後從這裏做出如今士大夫但說據我逐時恁地做也做得事業說道學說正心修身都是閒說話我自不消得用此若是一人乂手並脚便道是矯激便道是邀名便道是做崖岸須是如市井底人拖泥帶水方始是通儒實才

今日人材須是得箇有見識又有度量人便容受得今日人材將來截長補短使

人主以論相為職宰相以正君為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者求其適已而不求其正已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為事而以趨和承意為能不以經世宰物為心而以容身固寵為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得以竊弄威權賣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上恬下嬉亦莫知以為慮者是可不察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去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已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天下直諒敢言之士使為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

而不在於羣小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主威不立國勢不強綱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軍政不修者臣不信也 己酉擬上封事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之地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是以古之聖賢欲修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以近忠直蓋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

相容薰蕕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疎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薰陶之助所以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於外者必無偏陂之失一有不審則不惟其妄行請託竊弄威權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導諛薰染使人不自知覺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者然而此葦其類不同蓋有本出下流不知禮義而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冠叨竊科第而實全無行檢者是皆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蟊苟非心正身脩有以灼見其情狀如臭惡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來忠直之士望德業之成乎 己酉擬上封事

前葦有論嘉祐元豐兼收並用異趣之人故當時朋黨之禍不至於朝廷者世多以為名言某嘗謂此乃不得已之論以為與其偏用小人而盡棄君子不若如是之猶為愈耳非以為君子不可專任小人不可盡去而此舉真可為萬世法也若使當時盡用韓富之徒而并絀王蔡之屬則其所以卒就慶歷之弘規盡革熙寧之秕政者豈不盡美而盡善乎後之覽者得其言而不得其心知退守其所為不得已之論而不知進求其盡美盡善之策是以國論日卑而天下之勢卒至於委靡而不振至如元祐則其失在於徒知異己者之非君子而不知同己者之未必非小人是以患生於腹心之間卒以助成仇敵之勢亦非獨章蔡之能為已禍也然則元祐之失乃在於分別之未精而丞相以為太甚某竊有所未喻也 與留丞相

古之君子有志於天下者莫不以致天下之賢為急而其所以急於求賢者非欲使之綴緝言語譽道功德以為一時觀聽之美而已蓋將以廣其見聞之所不及思慮之所不至且慮夫處已接物之間或有未盡善者而將使之有以正之也是以其求之不得不博其禮之不得不厚其待之不得不誠必使天下之賢

識與不識莫不樂自致於吾前以輔吾過然後吾之德業得以無愧乎隱微而寖極乎光大耳然彼賢者其明既足以燭事理之微其守既足以遵聖賢之轍則其自處必高而不能同流合汚以求譽自待必厚而不能陳詞飾說以自媒自信必篤而不能趨走唯諾以苟容也是以王公大人雖有好賢樂善之誠而未必得聞其姓名識其面目盡其心志之底蘊又況初無此意而其所取特在乎文字言語之間乎蓋好士而取之文字言語之間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而聞之矣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啟之流則自重有恥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待士而雜之妄庸便佞之伍則志節慷慨之士寧有長揖而去耳而況乎所謂對偶駢儷諛佞無實以求悅乎世俗之文又文字之末流非徒有志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為若乃文士之有識者亦未有肯深留意於其間者也而間者竊聽於下風似聞明公專欲以此評天下之士若其果然則某竊以為誤矣江右舊多文士而近歲以來行誼志節之有聞者亦彬彬焉惟明公留意取其彊明正直者以自輔而又表其惇厚廉退者以厲俗毋先文藝以後器識則陳太傅不得專美於前而天下之士亦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為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已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須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為而不來則無巧偽之亂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為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讜言

日聞而吾德修取舍不昧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下之士固有漠然不以為意者矣其求之者又或得之備而不知其失於詳也其平居暇日所以自任者雖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以勤勞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威功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喻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蓋未及乎有為而天下之士先以訑訑之聲音顏色待之矣至於臨事倉卒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然求己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當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為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揜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抑吾聞之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與劉共父）

人材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士有一善即當扶接道導誘以就其器業此亦吾輩將來切身利害蓋士不素養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為國遠慮而能無失於委任之閒也（答鄭自明）

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衒鬻而求薦平生守此愚見故為小官時不敢求薦後來叨冒刺舉亦不敢以舉削應副人情官吏亦不敢挾書求薦其在閒居非無親舊在官亦未嘗敢為人作書求薦唯老成淹滯實有才德之人衆謂當與致力者乃敢以公論

告之 谷卓周佐〇以上文集七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貢生臣于飛熊

欽定四庫全書卷六十四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六十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治道二

財賦

今欲行古制欲法三代煞隔霄壤令說為民減放幾時放得到他元肌膚處且如轉運使每年發十萬貫若大段輕減減至五萬貫可謂大恩然未減放那五萬貫尚是無名額外錢須一切從民正賦凡所增名色

一齊除盡民方始得脫淨這裏方可以議行古制如今民生日困頭只管重更起不得為人君為人臣又不以為急又不相知如何得好這須是上之人一切掃除妄費臥薪嘗胆合天下之智力日夜圖求一起而更新之方始得某在行在不久若在彼稍久須更見得事體可畏處不知名園麗圃其費幾何日費幾何下面頭會箕斂以供上之求又有上不在天子下不在民只在中間白乾消沒者何限

今上下匱乏勢須先正經界賦入既正總見數目量入為出罷去冗費而悉除無名之賦方能救百姓於湯火中若不認百姓是自家百姓便不恤

荀悦云田制須是大亂之後方可定

楊通老相見論納米事先生曰今日有一件事最不好州縣多取於民監司知之當禁止却要分一分此是何義理又論廣西鹽曰其法亦不密如立定格六斤不得過百錢不知去海遠處搬擔所費重此乃許子之道但當任其所之隨其所嚮則其價自平天下之事所以可權衡者正謂輕重不同乃今一定其價安得不弊

問差役雇役孰便曰互有得失而今所謂雇役便者即謂不擾稅人然聚浮浪無根者之人在那裏又多害事所謂差役便者即謂稅人自顧籍受惜然其為之者多有破家蕩產之患蓋緣既教他作衙前必閒廂厨都教他管便自備這物事以供應官員大有不便

然豪強富人占田逾侈此處疑有闕字輸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強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夫土地者天下之大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由已是自專其地也孝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

制卒不得施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衆之時地廣民稀勿為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既富列在豪強卒而規之並起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為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為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綱紀大略其致一也本志曰古者建步立畝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出入相交佇班志作守望相接疾病相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更耕之換易其處何休曰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境埆不得獨苦而三年一換主易居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有賦有稅賦謂計口發財六字係班志顏注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費稅給郊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充實以下並班志文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中弗得有樹以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環廬種桑菜菽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畔雞豚狗豕無失其時女脩蠶織五十則可以衣帛七十則可以食肉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比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為大夫矣於是閭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於野其詩云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冬則畢入於邑其詩云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冬夕亦如之入者必左塾比長坐於右塾畢出而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新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何休曰晏出後時者不得出暮不時樵者不得

八冬則民既入婦人同巷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燭火同工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而相與歌詠以言其情是月餘子亦在序室未征役為餘子八歲入小學學六甲四方五行書計之事始知以下班志文十五入大學學先王禮樂而知朝廷二字班志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異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於鄉學以下以何休說增損脩定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將散行人振木鐸以徇於路以採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何休曰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績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曰登故三考黜陟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至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九年以下並班志脩定書曰天秩有禮天罰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罰而制五刑建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衆衆班志並作終字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司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坑塹城池邑居園圃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匹兵車一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有卒

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年大簡與徒比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連帥以下並依班志○井田類說

孟子論王道以制民產為先今井田之制未能遽講而財利之柄制於聚斂掊克之臣朝廷不恤諸道之虛實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為州縣者又不復知民間之苦樂蓋不惟學道不明仕者無愛民之心亦緣上下相逼只求事辦雖或有此心而亦不能施也此不可勝救愚意莫若因制國用之名而遂脩其實明由不量入以為出而反計費以取民是以末流之弊降詔旨哀憫民力之凋悴而思所以膏澤之者令逐州逐縣各具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汎科率又幾何一縣內通逐鄉里不同者亦依實開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幾何逐項開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與務計幾何諸色支費揔計幾何逐項開有餘者歸之何許不足者取之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通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絕矣陸宣公論兩稅利害數條事理極於詳備似可采用也是則雖未能遽復古人井地之法而於制民之產之意亦彷彿其萬一如此然後先王不忍人之政庶乎其可施也又屯田之議久廢不講比來朝廷似稍經意然四方未覩其效而任事者日被進擢不知果能無欺誕否今日財賦歲出以千百巨萬計而養兵之費十居八九然則屯田實邊最為寬民力之大者但恐疆理不定因陋就簡則欺誕者易以為姦刑隱覈者難於得實此却須就今日邊郡官田略以古法畫為丘井溝洫之制亦不必盡如周禮古制但以孟子所言為準畫為一法使通行之邊郡之地已有民田在其間者以內地見耕官田易之使彼此無疆埸之爭軍民無雜耕之擾此則非惟利於一時又可漸為復古之緒今日養民之政恐無出於兩者答張敬夫○以上文集二條

賑恤

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思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飢餓瀕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鐍遞相付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為則懼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鉤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必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有弗暇耳建寧府崇安縣開耀鄉有社倉一所係昨乾道四年鄉民艱食本府給到常平米六百石委臣與本鄉土居官員士人有行義者與本縣官同共出納收糴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府劉如愚同共賑貸至冬收到元米次年夏間本府復令依舊貸與人戶冬間納還臣等申

府措置每石量收息米二斗自後逐年依此斂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飢即盡蠲之至今十有四年量支息米造成倉廒三間收貯已將元米六百石並是累年人戶納到息米已申本府照會將來依前斂散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係臣與本鄉士居官及士人數人同共掌管遇斂散時即申府差縣官一員監視出納以此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闕食竊謂其法可以推廣行之他處而法令無文人情難強妄意欲乞聖慈特依義役體例行下諸路州軍曉諭人戶有願依此置立社倉者州縣量支常平米斛責與本鄉出等人戶主執斂散每石收息二斗仍差本鄉土居官員士人有行義者與本縣官同共出納收到息米十倍本米之數即送元米還官却將息米斂散每石只收耗米三升其有富家情願出米作本者亦從其便息米及數亦與撥還如有鄉土風俗不同

者更許隨宜立約申官遵守實為久遠之利其不願置立去處官司不得抑勒則亦不至騷擾此皆今日之言雖無所濟於目前之急然實公私儲蓄預備久遠之計及今歉歲施行人必願從者衆社倉勅命有生之類莫非同體惟君子為無有我之私以害之故其愛人利物之心為無窮特窮而在下則禹稷之事有非其分之所得為者然苟其家之有餘而推之以予鄰里鄉黨則固吾聖人之所許而未有害於不出其位之戒也抑凡世俗之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為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為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於悔其已甚而有激也婺州金華縣社倉記○以上文集三

條

學校貢舉

古人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衛征伐師旅田獵皆只是一項事皆一理也

呂與叔欲奏立四科取士曰德行曰明經曰政事曰文學德行則待州縣舉薦下三科却許人投牒自試明經裏面分許多項目如春秋則兼通三傳禮則通三禮樂則盡通諸經所說樂處其着來樂處說也未盡

政事則如試法律等及行移決判事又定為試辟未試則以事授之一年看其如何辟則令所屬長官舉辟遠器云這也只是法曰固是法也待人而行然這却法意詳盡如今科舉直是法先不是了今來欲教吏部與二三郎官盡識得天下官之賢否定是了不得這事

今科舉之弊極矣鄉舉里選之法是第一義今不能行只是就科舉法中與之區處且變著如今經義格子

使天下士子各通五經大義一舉試春秋一舉試三禮一舉試易詩書禁懷挾出題目使寫出注疏與諸家之說而斷以己意策論則試以時務如禮樂兵刑之屬如此亦不為無益欲革奔競之弊則均諸州解額稍損太學之額太學則罷月書季考之法皆限之以省試獨取經明行修之人如此亦庶幾矣

科舉是法弊大抵立法只是立箇得人之法若有奉行非其人却不干法事若只得人便可令却是法弊雖有良有司亦無如之何王嘉叟云朝廷只有兩般法一是排連法今銓部是也一是信采法今科舉是也因說科舉所取文字多是輕浮不明白著實因歎息云最可憂者不是說秀才做文字不好這事大關世變東晉之末其文一切含胡是非都沒理會坐中有說赴賢良科曰向來作時文應舉雖是角虛無實然猶是白直却不甚害事今來所作策論更讀不得緣世上只有許多時事已前一齊話了自無可得說既無可得說又只管要新最切害處是輕德行毀名節崇智術尚變詐讀之使人痛心疾首隆興以來不恁地自隆興以後有恢復之說都要來說功名初不曾濟得些事今看來反把許多元氣都耗却管子將禮義廉耻一切掃除了却來說事功

因說子張學干祿曰如今時文取者不問其能應者亦不必其能只是盜紙便可得推而上之如除擢皆然是備員考試而已初不是有德行道藝可為表率仁義禮智從頭不識到尾國家元初取人如此為之奈何

禮官不識禮樂官不識樂皆是吏人做上去學官只因論學校曰凡事須有規模且如太學亦當用一好人使之自立繩墨遲之十年日與之磨煉方可今日學官只是計資考遷用又學識短淺學者亦不尊尚可

學曰神宗未立三舍前太學亦盛曰呂氏家塾記云

未立三舍前太學只是一大書會當是有孫明復胡安定之流人如何不趨慕

有少年試教官先生曰公如何須要去試教官如今最沒道理是教人懷牒來試討教官某嘗經歷諸州教官都是許多小兒子未生鬚入學底多是老大底人如何服得他某思量須是立箇定制非四十以上不得任教官又云須是罷了堂除及注授教官却請本州鄉先生為之如福州便教林少穎這般人做士子也歸心他教也必不苟以上語類九條

古者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其民由家及國大小有序使其民無不入乎其中而受學焉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皆因其天賦之秉彝而為之品節以開導而勸勉之使其明諸心脩諸身行於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推之以達乎君臣上下人民事物之際必無不盡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興其賢且能者賓之列位是以當是之時理義休明風俗淳厚而公卿大夫列士之選無不得其人焉此先王學校之官所以為政事之本道德之歸而不可以一日廢焉者也至於後世學校之設雖或不異乎先王之時然其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則皆忘本逐末懷利去義而無復先王之意以故學校之名雖在而其實不舉其效至於風俗日敝人材日衰雖以漢唐之盛隆而無以彷彿乎三代之叔季然猶莫有察其所以然者顧遂以學校為虛文而無所與於道德政理之實於是為士者求道於老子釋氏之門為吏者責治乎簿書期會之最蓋學校之僅存而不至於遂廢者亦無幾

國家建立學校之官遍於郡國蓋所以幸教天下之士使之知所以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待朝廷之用也此其德意可謂厚矣然學不素明法不素備選用乎上者以科目詞藝為足以得人受任乎下者其分焉者及其學之既成則又興其賢且能者賓之以規繩課試為足以盡職蓋在上者不知所以為人

師之德而在下者不知所以為人師之道是以學校之官雖遍天下而遊其間者不過以追時好取世資為事至於所謂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則寂乎其未有聞也是豈國家所為立學教人之本意哉（李伯諫序○以上文集二條）

論兵

人言仁不可主兵義不可主財某謂惟仁可以主兵義可以主財

本強則精神折衝不強則招殃致凶

或言古人之兵當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徒必曰與士卒同甘苦而後可是子弟必待父兄施恩而後報也先生曰迹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

問今日之軍政只有君相上下一心揀之又揀如太祖時方好曰只有揀練便用太祖時即用如揀而養數十年又老了依舊無用

兵甲詭名不可免善兵者亦不於此理會纔有一人可用便令其兼數人之料軍中若無此便不足以使人故朝廷只是擇將以其全數錢米與之只責其成功不來此屑屑計較近來刮刷得都盡朝廷方以為嚴實得好

今日民困正緣沿江屯兵費重只有屯田可減民力見說襄漢間儘有荒地某云當用甚人耕墾曰兵民兼用各自為屯彼地沃衍收穀必多若做得成敵人亦不敢窺伺兵民得利既多且耕且戰便是金城湯池兵食既足可省漕運民力自蘇然後盡驅州郡所養歸明北軍往彼就食則州郡自寬遲之十年其效必著須是擇帥既得其人專一委任許令辟召察屬同心措置勿數更易庶幾有濟

問後世雖養長征兵然有緩急依舊徵發於民終是離民兵不得兼長征兵終不足恃如杜子美石壕吏詩可見曰秦漢以下至六朝皆未有長征兵都是徵

發於民及唐府衛法壞然後方有長征兵因論荊襄義勇州縣官吏反擾之當時朝廷免徵科官吏不得役使令徵科既不得免民反倍有所費又官吏役使如故曰某當初見劉共父說他制得義勇極好且是不屬官吏官不得擾之某應之曰無緣有不屬州縣之理固疑其未流如此

因論保伍法或曰此誠急務曰固是先王比閭什伍之法便是此法都是從這裏做起所謂分數是也兵書云御衆有多寡分數是也看是統馭幾人只是分數明所以不亂王介甫銳意欲行保伍法以去天下坐食之兵不曾做得成范仲達（名如璋太史之弟）為袁州萬載令行得保伍極好自來言保伍法無及之者此人有心力行得極整肅雖有姦細更無所容每有疑似無行止人保伍不敢著互相傳送至縣縣驗其無他方令傳送出境訖任滿無一寇盜頃張定叟知袁州託其訊問則其法已亡偶有一縣吏略記大槩

今州郡無兵無權先王之制內有六鄉六遂都鄙之兵外有方伯連帥之兵內外相維緩急相制

言今兵政之弊曰唐制節度（兵）觀察（財）處置等使（即節）鎮也使持節某州諸軍事（兵）某州刺史（民）即支郡也支郡隸於節鎮而節鎮支郡各有衙前左右押衙管軍都頭並掌兵事又皆是士人為之其久則根勢深固反視節度有容主之勢至有誅逐其上而更代為之凡陸梁跋扈之事因茲而有惟是節度得人方能率服人心歸命朝廷若論唐初兵力最盛斥地最廣乃在於統兵者簡約而無牽制之患然自唐末大抵節鎮之患深如人之病外強中乾其勢必有以通其變而後可故太祖皇帝知其病而疏理之於是削其支郡以斷其臂指之勢（當時至有某州某縣直隸京師而不屬節度者）置通

又有都統統領統制之官大抵今日之患又却在於主兵之員多朝廷雖知其無用姑存其名目費國家之財不可勝計又刻剝士卒使士卒困怨於下若更不變而通之則其害未艾也要之此事但可責之郡將若使之練習士卒脩治器甲築固城壘以為一方之守豈不隱然有備而可畏

今諸道帥臣只曾作一二任監司即以除之有警則又欲其親督戰士此最不便萬一為賊所虜為之奈何

彼固不足恤然失一帥其勢豈不張大前輩謂祖宗用帥取以二路一是曾歷邊郡一是帥臣子弟曾諳兵事者此最有理或謂戎幕宜用文臣三四員此意亦好蓋經歷知得此等利害向後皆可為帥然必須精選而任不可泛濫也

趙昌父相見因論兵事先生曰兵以用而見其強弱將以用而見其能否且如本朝諸公游陝西者多知邊事此亦是用兵之故今日諸將坐於屋下何以知其能縱有韓白復生亦何由辨之

今人初起時初未立將臨發兵召集庭下問之有能言其策之善者即授以將使往攻成功而歸又集庭下問衆人而賞之金幾多衆人言未得又加之賞罰如此分明安得不成事

邵弘取泗州胡昉取海州唐鄧汝三州皆官軍取之王師駸駸到南京矣而諸將虜掠婦女之類不可言吳玠更要人錢敢騎來走歸矣

方臘起向鄉村時為小官言今無策只有起劉元城陳了翁作相則必不戰而自平

李揖寇廣西出榜約不收民稅十年故從畔者如雲稱之為李王反謂官兵為賊以此知今日取民太重深

伊川嘗說今人都柔了蓋自祖宗以來多向寬仁不曾用大刑之屬由此人皆柔軟四方無盜賊後來靖康時多盜蓋金難方急朝廷無暇治之耳且如紹聖之

後山東河北連年大饑而盜作也是隨即作滅但見長上云若更遲四五年金人不來盜亦難禁止蓋是饑荒極了

先生喟然嘆曰某要見復中原令老矣不及見矣或者說葛王在位專行仁政中原之人呼他為小堯舜曰他能尊行堯舜之道要做大堯舜也由他（以上語類十八條）

某生長閩中又嘗試吏泉漳之間其地窓通江西頃歲山寇出沒之處紹興十八九年間朝廷屢遣重兵卒不得志甚者至於敗衂狼狽不還及後專委陳太尉敏招募土兵而後克之所謂左翼軍者是也蓋此輩初無行陳部伍憑恃險阻跳踉山谷之間正得用其長技而官軍乃以堂堂之陳當之地形兵勢凡彼之所長者皆我之所短是以每戰而每不勝也近年荼寇形勢正亦如此所以江西官兵屢為所敗而卒以摧鋒敢死之兵困之此往事之明驗也竊計今日湖廣之寇正亦類此某願太尉養威持重擇形勝之地堅壁以待之而廣募土人鄉兵厚其金帛結以恩意使之出入山林上下溪谷以與此輩從事則彼之長技正與我同又倚太尉之威聲以順討逆彼假息遊魂之衆亦將何所逃其命哉竊恐太尉不勝忠義奮發之心直欲以輕兵銳進深窮巢穴草薙而禽獮之則非計之得也（與皇甫帥）

聞汀寇甚熾近例帥須親到地頭督戰此甚非策然既有此指揮恐不得不一出但未可遽深入且到延平徐議進退可也此賊已敗官兵殺將吏決不可招只有盡力撲討然其所以致此必是官司前後非理侵擾有以致之却須詢究其由將元來官吏奏劾重作施行以謝其人仍計盜起縣分合起發支遣錢物並令一切倚閣以慰人心不令別致響應即支遣不可闕者令漕司撥錢應副此兩項是第一義若能行之即一面多出印牓簡約其詞令人於地頭散貼曉諭其次即須非時接見賓客條吏務通下情以資計策

其次須有將有兵乃可責效若只用見今兵官統見
今兵卒此則決然敗事無疑聞辛幼安只是得所募
敢死之力見馮湛說亦招得賊中徒黨作鄉導方能
入山破賊巢穴本路左翼軍向來便是此等人所以
陳敏用之有功今已無復舊人只與諸州禁軍土軍
無異却恐歸正官及牢城中有可募者但得有心膽
事藝者勿問其所從來可也向見帥喚得商榮者在
彼後來看得如何沙世堅者本亦只是此流欽夫拔
之徒隸之中使捕小賊輒有功至李接之亂遂收其
用耳起發諸州禁軍決是無用然今卒未有人其勢
不可以不起但亦止可遥為聲勢切不可使入山與
賊交鋒適所以長賊威而沮官軍之勢亦防賊人乘
虚衝突旁近州郡或本處有嘯亂應賊之人須稍分
留令足彈壓必不得已寧可申朝廷撥廣東摧鋒軍
與左翼相掎角亦是一事今日向前進討勝負之外
更有衝突響應二事甚可慮西南慮衝突東北慮響應○與林擇之

近聞有旨招填諸州禁軍寄募沿江戍卒兩事並行似
難辦集且今日州郡禁軍緩急何足恃賴正當別作
措置以漸消除而悉收江上諸軍子弟刺填本軍以
時練習却令分下諸州就糧以省餽運防緩急歲時
更代却還本軍則其事勢自然不敢退墮而州兵之
未消者亦得以激厲增進乃為長久之計今不慮此
反令州郡汎行招刺若守將不得其人則適足以資
其貪鄙之姦而空耗衣糧重傷民力又未論也至於
寄招之令則棄子弟素習之技而取浮浪無能之人
尤為非計似聞軍中向來以不堪用嘗奏罷之數年
之間州郡得以少息勞費不知今日有何急切而忽
取此已棄之繆策而復行也往在南康日見隆興所
發之人全船遁去并與部轄掌事者皆不復還移文
鄰郡搜捕甚急此等之人設使到得軍中亦豈復堪
倚仗也竊謂此二事者在帥司亦合申請更以書曉
諸公必不得已且罷寄招而稍遏增禁軍本等及大

等第斗力必使及格方許收刺仍於逐年奏帳本名之下各注斗力不測點名抽喚令赴帥司按拍則猶庶幾其或可用也此間子弟投募者衆因限以必及次高強斗力乃收而來者亦不少此亦已試之驗也

與趙帥○以上文集三條

論刑

天下事最大而不可輕者無過於兵刑臨陳時是胡亂錯殺了幾人所以老子云夫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獄訟面前分曉事易看其情偽難通或旁無佐証各執兩說繫人性命處須喫緊思量猶恐有誤也

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為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盜殺人者人多為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為無辜是知為盜賊計而不為良民地也若如酒稅偽會子及饑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

令之法家惑於罪福報應之說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得僥免是乃所以為惡爾何福報之有書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所謂欽恤者欲其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惑於欽恤之說以為當寬人之罪而出其死故凡罪之當殺者必多為可出之途以俟奏裁則率多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笞是乃賣弄條貫舞法而受賕者耳何欽恤之有罪之疑者從輕功之疑者從重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輕而功從重惟此一條為然耳非謂凡罪皆可以從輕而凡功皆可以從重也今之律令亦有此條謂法所不能決者則俟奏裁今乃明知其罪之當死亦莫不為可生之途以上之惟壽皇不然其情理重者皆殺之

以上語類三條

昔者帝舜以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而使契為司徒之官敎以人倫又慮其敎之或不從也則命皐陶作士明

刑以弼五教而期於無刑焉故聖人之治為之敎以明之為之刑以弼之雖其所施或先或後或緩或急而其丁寧深切之意未嘗不在乎此也乃若三代王者之制則亦有之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蓋必如此然後輕重之序可得而論淺深之量可得而測而所以惡其聰明致其忠愛者亦始得其所施而不悖此先王之義刑義殺所以雖或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瞿然不敢肆意於為惡則是乃所以全其軀命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矣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為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戊申延和奏劄一

臣聞獄者民命之所係而君子之所盡心也今天下之獄死刑當決者皆自縣而達之州自州而達之使者其有疑者又自州而上之朝廷而下之棘寺棘寺讞議而後致辟焉其維持防閑可謂周且審矣然而憲臺之所詳覆棘寺之所讞議者不過受成於州縣之具獄使其文案粗備情節猶圖則雖顛倒是非出入生死蓋不得而察也是故欲清庶獄之源者莫若選擇縣治獄之官蓋昏繆疾病之人苟且微祿惟知自營其於獄事茶然不加省而督吏爭蒙成吏手漫不加省而督吏之人督然不敢肆意於為惡則是乃所以全其軀命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矣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為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戊申延和奏劄二

臣聞獄死刑當決者皆自縣而達之州自州而達之使者其有疑者又自州而上之朝廷而下之棘寺棘寺讞議而後致辟焉其維持防閑可謂周且審矣然而憲臺之所詳覆棘寺之所讞議者不過受成於州縣之具獄使其文案粗備情節猶圖則雖顛倒是非出入生死蓋不得而察也是故欲清庶獄之源者莫若選擇縣治獄之官蓋昏繆疾病之人苟且微祿惟知自營其於獄事茶然不加省而督吏爭蒙成吏手漫不加省而督吏之人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戊申延和奏劄三

聞之易曰君子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此聖人觀象立教萬世不易之法也今州縣之獄勘結圖備情法相當者並皆即隨時決遣惟其刑名疑慮情理可閔者法當具案聞奏下之刑寺審閱輕重取自聖裁而州縣不敢以意決也此深得古人明慎用刑之意矣竊奏

案一上動涉年歲且如本軍昨於淳熙四年十一月內申樞密院乞奏劾賊倪敏忠罪案其罪狀明白初無可疑而凡經二年有半至今年三月內方準敕斷行下其他似此亦且非一竊計他州繁劇去處此類尤多若使皆是行劾殺人之賊偶有疑慮使之久幽囹圄亦何足恤其間蓋有法重情輕之人本為有足憫憐莫得蒙被恩貸而反淹延禁繫不得早遂解釋則恐非聖人所謂不留獄之意也臣愚欲望聖慈特詔大臣一員專督理官嚴立程限令將諸州奏案依先後資次排日結絕其合貸命從輕之人須當日便與行下其情理深重不該減降者即更寬與一限責令審覆然後行下庶幾輕者早得決遣釋放重者不至倉卒枉濫是亦導和弭災之一術惟聖明留意

廣御筆指揮二事狀
○以上文集三條

諫諍　禎異

程正思言當今守令取民之弊渠能言其弊畢竟無策

字

先生閱報狀見臺中有論列章疏歎曰射人須射馬擒賊須擒王如何却倒了　以上類三條語

近年一種議論專務宛轉回互欲以潛回主意陰轉事機此在古人固有以此而濟事者然皆居亂世事昏主不得已而然者竊謂今日主相樂聞忠言非不切至特敝於陰邪不能決然信用而或者乃欲以彼術施之計慮益巧誠意益衰以上聰明亦豈不悟其為此此所以屢進而卒不效也不審高明以為何如　答呂

伯恭

今日之事第一且是勸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常以天下事為念然後可以講磨治道漸次更張如其不然便欲破去因循苟且之弊而奮然有為決無此理既無此理則莫若且靜以俟之時進陳善閉邪之說以冀其一悟此外庶事則唯其甚害於君心政體而立致患害者不得不因事捄正若其他閒慢非安危存亡所繫者皆可置而不論然又在反之於身以其所欲陳於上者先責於我使我之身心安靜精神專一然後博延天下之賢人智士日夕相與切磋琢磨使於天下之事皆有以洞見其是非得失之正而深得其所以區處更革之宜又有以識其先後緩急之序皆無豪髮之弊然後并心一力潛伺默聽俟其間隙有可為者然後徐起而圖之乃庶乎其有益耳

與趙尚書

奏對得以伸吐所學甚慰士友之望正學以言而不失

淺深緩急之宜在賢者必已講之熟矣黃子又說願欲多所論白此恐徒取草野倨侮之譏而叨叨晷刻之間勢必不容詳細反覆則是無故徧觸衆事之機紛冗錯雜而終無感寤之理不若略舉大體切於上心者專指而極言之幸而開納固為莫大之幸萬一未即聽從亦足以為之兆異日猶可尋繹其端緒而終其說也他則非閒人遠書可以一二指陳者在明者熟慮而徐應之毋為叨叨以致後日之悔也（谷子劉澄）

臣竊惟皇帝陛下臨御以來夙興夜寐畏天恤民誠敬寬仁格於上下宜其天心克享民物阜安而二十年之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通者垂衆差感識者寒心饑饉連年民多流殍陛下側席興歎進賢退姦分命朝臣振廩出粟凡所以奉承天意慰悅人心者無所不至又宜若可以少回災沴召致和平矣而間者冬氣太溫雷電震激嗣歲之計尚有可憂臣誠愚昧有不識其所以然者嘗竊推迹前事以深求之意者德

之崇者有未至於天與業之廣者有未及於地與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其小者無所繫與刑之遠者或不當而其近者或幸免與君子或有未用而小人或有未去與大臣或失其職而賤者或竊其柄與直諒之言罕聞而諂諛者衆與德義之風未著而汚賤者騁與貸賂或上流而思澤不下究與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與夫必有是數者然後足以召災而致異伏願陛下聽斷之餘虛心靜慮試以前數條者反之於身驗之於事而深自省焉則淵默之中無微不照而凡此得失之端孰有孰無孰存孰改皆無所遁其情矣若猶以為未也則願濬發德音布告中外反躬引咎以圖自新內自臣工外及旷庶有能開悟聖心指陳闕政者無間疎賤使咸得以自通然後差擇近臣之通明正直者一二人使各引其所知有識敢言之士三數人寫直殿門凡四方之言有來上者悉令省閱舉其盡忠不隱者日以聞於聰聽則夫天人之

際謹告所由將有粲然畢陳於前者然後兼總條貫稱制臨決盡為科品以次施行使一日之間雲消霧散堯天舜日廓然清明則上帝鬼神收還威怒羣黎百姓無不蒙休矣論禎異○辛丑延和奏劄一○以上文集四條

論文　論詩　字學　科舉之學　論醫學附

有治世之文有衰世之文有亂世之文六經治世之文也如國語委靡繁絮真衰世之文耳是時語言議論如此宜乎周之不能振起也至於亂世之文則戰國文字真是奇偉豈易及也以下論文

是也然有英偉氣非衰世國語之文之比也楚漢間文較古但却易學學便似他不似韓文規模闊

古人文章大率只是平說而意自長後人文章務意多而酸澀如離騷初無奇字只恁說將去自是好後來如魯直恁地著力做却自是不好

古賦惟熟看屈宋韓柳所作乃有進步處入本朝來騷學殆絕秦黃晁張之徒不足學也

司馬遷文雄健意思不帖帖有戰國文氣象賈誼文亦然老蘇文亦雄健似此皆有不帖帖意仲舒文實劉向文又較實亦好無些虛氣象比之仲舒仲舒較滋

潤發揮大抵武帝以前文雄健武帝以後更實到杜欽谷永書又太弱無歸宿了匡衡書多有好處漢明經中皆不似此

先生方脩韓文考異而學者至因曰韓退之議論正規模闊大然不如柳子厚較精密如辨鶡冠子及說列子在莊子前及非國語之類辨得皆是黃達才言柳文較古曰柳文是較古但却易學學便似他不似韓

退之要說道理又要則劇有平易處極平易有險奇處極險奇且教他在潮州時好止住得一年柳子厚却得永州力也

柳學人處便絕似平淮西雅之類甚似詩詩學陶者便似陶韓亦不必如此自有好處如平淮西碑好

陳仲蔚問韓文祠議說懿獻二廟之事當否曰說得好其中所謂興聖廟者乃是涼武昭王之廟乃唐之始祖然唐又封皐陶為帝又尊老子為祖更無理會又

問韓柳二家文體孰正曰柳文亦自高古但不甚醇正又問子厚論封建是否曰子厚說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亦是但說到後面有偏處後人辨之者亦失之太過如廖氏所論封建排子厚太過且封建自古便有聖人但因自然之理勢而封之乃見聖人之公心且如周封康叔之類亦是古有此制因其有功有德有親當封而封之却不是聖人有不得已處若如子厚所說乃是聖人欲吞之而不可得乃無可奈何而為此不知所謂勢者乃自然之理勢非不得已之勢也

才卿問韓文李漢序頭一句甚好曰公道好某看來有病陳曰文者貫道之器且如六經是文其中所道皆是這道理如何有病曰不然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却是把本為末以末為本可乎其後作文者皆是如此

柳子厚文有所模倣者極精如自解諸書是倣司馬遷與任安書劉原父作文便有所倣

韓文高歐陽文可學曾文一字挨一字謹嚴然太迫又云今人學文者何曾作得一篇枉費了許多氣力大意主乎學問以明理則自然發為好文章詩亦然

國初文章皆嚴重老成嘗觀嘉祐以前誥詞等言語有甚拙者而其人才皆是當世有名之士蓋其文雖拙而其辭謹重有欲工而不能之意所以風俗渾厚至歐公文字好的便十分好然猶有甚拙底未散得他和氣到東坡文字便已馳騁忒巧了及宣政間則窮極華麗都散了和氣所以聖人取先進於禮樂意思自是如此

劉子澄言本朝只有四篇文字好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

李泰伯文實得之經中雖淺然皆自大處起議論首卷潛書民言好如古潛夫論之類周禮論好如宰相掌

人主飲食男女事某意如此今其論皆然文字氣象大段好甚使人愛之亦可見其時節方興如此好老蘇父子自史中戰國策得之故皆自小處起議論歐公喜之李不軟貼不為所喜范文正公好處歐不及先生讀宋景文張巡贊曰其文自成一家景文亦服人嘗見其寫六一瀧岡阡表二句云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

因改謝表曰作文自有穩字古之能文者纔用便用著這樣字如今不免去搜索脩改又言歐公為蔣頴叔輩所誣既得辨明謝表中自叙一段只是自胷中流出更無些窒礙此文章之妙也又曰歐公文亦多是脩改到妙處頃有人買得他醉翁亭記藁初說滁州四面有山凡數十字末後改定只曰環滁皆山也五字而已

因言文士之失曰今曉得義理底人少問被物慾激搏猶自一強一弱一勝一負如文章之士下梢頭都靠不得且如歐陽公初間做本論其說已自大段拙了然猶是一片好文章有頭尾他不過欲封建井田與冠婚喪祭蒐田燕饗之禮使民朝夕從事於此少閑無工夫被佛氏引去自然可變其計可謂拙矣然猶是正當議論也到得晚年自做六一居士傳宜其所得如何却只說有書一千卷集古録一千卷琴一張酒一壺碁一局與一老人為六更不成說話分明是自納敗闕如東坡一生讀盡天下書說無限道理到得晚年過海做昌化峻靈王廟碑引唐肅宗時一尼

恍惚升天見上帝以寶玉十三枚賜之云中國有大災以此鎮之今此山如此意其必有寶云云更不成議論似喪心人說話其他人無知如此說尚不妨你平日自視為如何說盡道理却說出這般話是可怪否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分明是如此了便看他們這般文字不入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

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放裏面此是他大病處只是他每常文字熟了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本領處緣他看不是見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卻漸漸說上道理會得似此議論甚合人情固然古史中多有好處如論莊子三四篇譏議太子處以為決非莊子之書乃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濫入此其考據甚精密由今觀之莊子此數篇亦甚鄙俚

出於二此等議論極好蓋猶知得只是一本如東坡之說則是二本非一本矣

或問蘇子由之文比東坡稍近理否曰亦有甚道理但其說利害處東坡文字較明白子由文字不甚分曉要之學術只一般

道夫問看老蘇文似勝坡公黃門之文又不及東坡曰黃門之文衰遠不及也只有黃樓賦一篇頗道夫因言歐陽公文平淡曰雖平淡其中卻自美麗有好處

有不可及處卻不是闌茸無意思又曰歐文如賓主相見平心定氣說好話相似坡公文如說不辦後對人鬧

相似都無恁地安詳蜀卿問范太史文曰他只是據見定說將去也無甚做作如唐鑑雖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評論總意不盡只是文字本體好然亦精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放裏面此是他大病處只是他每常文字熟了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本領處緣他看不是見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卻漸漸說上道理會得似此議論甚合人情固然古史中多有好處如論莊子三四篇譏議太子處以為決非莊子之書乃是後人截斷莊子本文濫入此其考據甚精密由今觀之莊子此數篇亦甚鄙俚

或問蘇子由之文比東坡稍近理否曰亦有甚道理但其說利害處東坡文字較明白子由文字不甚分曉要之學術只一般

歐公文字敷腴溫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雖議論有不淺近處然卻平正好到得東坡便傷於巧議論有不正當處後來到中原見歐公諸公了文字方稍平老蘇尤甚大抵已前文字都平正人亦不會大段巧說

自三蘇文出學者始日趨於巧如李泰伯文尚平正明白然亦已自有些巧了廣問荆公之文如何曰他却似南豐文但比南豐文亦巧荆公曾作許氏世譜寫與歐公看歐公一日因曝書見了將看不記是誰作意中以為荆公作又曰介甫不解做得恁地恐是曾子固所作廣又問後山文如何曰後山煞有好文字如黃樓銘館職策皆好又舉數句説人不怨暗君怨明君處以為説得好廣又問後山是宗南豐文否曰他自説曾見南豐於襄漢間後見一文字説南豐語適欲作一文字事多因託後山為之且授以意後山文思亦澀窮日之力方成僅數百言明日以呈南豐南豐云大畧也好只是冗字多不知可為畧刪動百後山因請改竄但見南豐就坐取筆抹數處每抹處連一兩行便以授後山凡削去一二百字後山讀之則其意尤完因歎服遂以為法所以後山文字簡潔如此

南豐作宜黃筠州二學記好説得古人教學意出南豐列女傳序説二南處好兩次舉南豐集中范貫之奏議序末文之備盡曲折處江西歐陽永叔王介甫曾子固文章如此好至黃魯直一向求巧反累正氣

劉原父才思極多湧將出來每作文多法古絶相似有幾件文字學禮記春秋説學公穀文勝貢父

論胡文定公文字字皆實但奏議每件引春秋亦有無其事而遷就之者大抵朝廷文字且要論事情利害是非令分曉今人多先引故事如論青苗只是東坡兄弟説得有精神他人皆説從別處去

因説伯恭所批文曰文章流轉變化無窮豈可限以如此其因説陸教授謂伯恭有簡文字脞子才作文字時便將來入簡脞子做文字氣脈不長先生曰他便是眼高見得破

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文詞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者必也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為言以宣其心志當自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務悦人者外而已可恥也矣

一日說作文曰不必著意學如此文章但須明理理精後文字自典實伊川晚年文字如易傳直是盛得水住蘇子瞻雖氣豪善作文終不免疎漏處

蘇子由有一段論人做文章自有合用底字只是下不著又如鄭齊叔云做文字自有穩底字只是人思量不著橫渠云發明道理惟命字難要之做文字下字實是難不知聖人說出來底也只是這幾字如何鋪排得恁地安穩

令人作文皆不足為文大抵專務節字更易新好生面辭語至說義理處又不肯分曉觀前輩歐蘇諸公作文何嘗如此聖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後世由此求之使聖人立言要教人難曉聖人之經定不作矣若其義理精奥處人所未曉自是其所見未到耳學者須翫味深思久之自可見何嘗如今人欲說又不敢分曉說不知是甚所見畢竟是自家所見不明所以不敢深言且鶻突說在裏

前輩文字有氣骨故其文壯浪歐公東坡亦皆於經術本領上用功今人只是於枝葉上粉澤爾如舞迓鼓然其間男子婦人僧道雜色無所不有但都是假底

舊見徐端立言石林嘗云今世安得文章只有箇減字換字法爾如言湖州必須去州字只稱湖此減字法也不然則稱霅上此換字法也

因論令人作文好用字子如讀漢書之類便去收拾三兩行文字筆勢之類好者讀看因論南豐尚解使一二字歐蘇全不使凡人做文字不可太長照管不到寧可說不盡歐蘇文

皆説不曾盡東坡雖是宏闊瀾翻成大片滾將去他
裏面自有法令人不見得他裏面藏得法但只管學
他一滾做將去
因論今日舉業不佳曰今日要做好文者但讀史漢韓
柳而不能便請斫取老僧頭去
前輩作文者古人有名文字皆摸擬作一篇故後有所
作時左右逢原
因論詩曰嘗見傅安道説為文字之法有所謂筆力有
所謂筆路筆力到二十歲許便定了便後來長進也
只就上面添得些子筆路則常拈弄時轉開拓不拈
弄便荒廢此説本出於李漢老看來作詩亦然
人到五十歲不是理會文章時節前面事多日子少了
若後生時每日便偷一兩時閒做這般工夫若晚年
如何有工夫及此或曰人之晚年知識却會長進曰
晚年只恁地闊艸底或引程先生曰人不學便老而
衰曰只這一句説盡了
作文何必苦留意又不可太頽墮只畧教整齊足矣以上
文字之設要以達吾之意而已政使極其高妙而於理
無得焉則亦何所益於吾身而何所用於斯世鄉來
前輩蓋其天資超異偶自能之未必專以是為務也
故公家舍人公謂王荊公曰文字不必造語及摹擬
前人孟韓文雖高不必似之也況又聖賢道統正傳
見於經傳者初無一言之及此乎答曾景建
辱示書及所為文三篇若以是質於某者某必不喜辭
長復嫺廢亡以副足下意然嘗聞之學之道非汲汲
乎辭也必其心有以自得之則其見乎辭者非得已
也是以古之立言者其辭粹然不期以異於世俗而
後之讀之者知其卓然非世俗之士也今足下之辭

富矣其主意立說高矣然類多採摭先儒數家之說以就之耳足下之所以自得者何如哉夫子所謂德之棄者蓋傷此也足下改之甚善示諭推所聞以講學閭里間亦甚善記曰教然後知困知困則知所以自強矣 答林擇之

某少時猶頗及見前輩而聞其餘論觀其立心處已則以剛介質直為賢當官立事則以強毅果斷為貴至其為文則又務為明白磊落指切事情而無含胡鬱

卷睚眦側媚之態使讀之者不過一再即曉然知其為論某事出某策而彼此無疑也近年以來風俗一變上自朝廷縉紳下及閭巷韋布相與傳習一種議論制行立言專以醞藉龔藏圓熟軟美為尚使與之居者窮年而莫測其中之所懷聽其言者終日而不知其意之所鄉回視四五十年之前風聲氣俗蓋不啻霄寒暑晝夜之相反是孰使之然哉 跋余嚴起集○以上文集三條

古詩須看西晉以前如樂府諸作旨佳杜甫夔州以前

詩佳夔州以後自出規模不可學蘇黃只是今人詩蘇才豪然一滾說盡無餘意黃費安排 以下論詩

選中劉琨詩高東晉詩已不逮前人齊梁益浮薄鮑明遠才健其詩乃選之變體李太白專學之如腰鎌刈葵矍倚杖牧雞豚分明說出箇倔強不肯甘心之意如疾風衝塞起砂礫自飄揚馬尾縮如蝟角弓不可張分明說出邊塞之狀語又俊健

淵明詩平淡出於自然後人學他平淡便相去遠矣某後生見人做得詩好銳意要學遂將淵明詩平側用字一一依他做到一月後便解自做不要他本子方得作詩之法

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底如首篇大雅久不作多少和緩陶淵明詩人皆說是平淡據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其露出本相者是詠荊軻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說得這樣言語出來

杜詩初年甚精細晚年橫逆不可當只意到處便押一

簡韻如自秦州入蜀諸詩分明如畫乃其少作也李太白詩非無法度乃從容於法度之中蓋聖於詩者也古風兩卷多效陳子昂亦有全用其句處太白去子昂不遠其尊慕之如此然多為人所亂有一篇分為三篇者有三篇合為一篇者

李太白終始學選詩所以好杜子美詩好者亦多是效選詩漸放手變州諸詩則不然也

杜子美晚年詩都不可曉呂居仁嘗言詩字字要響其晚年詩都啞了不知是如何以為好否

杜子美暗飛螢自照語只是巧韋蘇州云寒雨暗深更流螢度高閣此景色可想但則是自在說了因言國史補稱韋為人高潔鮮食寡欲所至之處掃地焚香閉閣而坐其詩無一字做作直是自在其氣象近道

意常愛之問比陶如何曰陶却是有力但語健而意閒隱者多是帶氣負性之人為之陶欲有為而不能者也又好名韋則自在

韋蘇州詩高於王維孟浩然諸人以其無聲色臭味也

因舉石曼卿詩極有好處如仁者雖無敵王師固有征無私乃時雨不殺是天聲長篇其舊於其人處見曼卿親書此詩大字氣象方嚴道勁極可寶愛真所謂顏筋柳骨令人喜蘇子美字以曼卿字比之子美遠不及矣其嘗勸其人刻之不知今安在曼卿詩極雄豪而縝密方嚴極好如筆詩筆驛詩意中流水遠愁外蒼山青又樂意相關舍對語生香不斷樹交花之句極佳可惜不見其全集多於小說詩話中畧見一二爾曼卿胸次極高非諸公所及其為人豪放而詩詞乃方嚴縝密此便是他好處可惜不曾得用

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無已平時出行覺有詩思便急歸擁被臥而思之呻吟如病者或累日而後成真是閉門覓句如秦少游詩甚巧亦謂之對客揮豪者想他合下得句便巧張文潛詩只一筆寫去重意重字皆不問然好處亦是絕好

有人過昭陵題絕句云桑麻不擾歲豐登邊將無功更不能四十二年那忍說西風吹淚過昭陵後來人說是劉信叔詩也

本朝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李有詩大畧云兩漢本繼紹新室如贅疣云云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中散非湯武得國引之以比王莽如此等語豈女子所能

古樂府只是詩中間却添許多汎聲後來人怕失了那汎聲逐一聲添箇實字遂成長短句今曲子便是作詩間以數句適懷亦不妨但不用多作蓋便是陷溺爾當其不應事時平淡自攝豈不勝如思量詩句至如真味發溢又却與尋常好吟者不同

近世諸公作詩費工夫要何用元祐時有無限事合理會諸公却盡日唱和而已今言詩不必作且道恐分了為學工夫然到極處當自知作詩果無益

今人所以事事做得不好者緣不識之故只如箇詩舉世之人盡命去奔做只是無一箇人做得成詩他是不識好底將做不好底不好底將做好底這箇只是心裏鬧不虛靜之故不虛靜故不明不明故不識若虛靜而明便識好物事雖百工技藝做得精者也是他心虛理明所以做得來精心裏鬧如何見得以

語類十七條

當閒考詩之原委因知古今之詩凡有三變蓋自書傳所記虞夏以來下及魏晉自為一等自晉宋間顏謝以後下及唐初自為一等自沈宋以後定著律詩下及今日又為一等然自唐初以前其為詩者固有高下而法猶未變至律詩出而後詩之與法始皆大變以至今日益巧益密而無復古人之風矣故當妄欲抄取經史諸書所載韻語下及文選漢魏古詞以盡乎郭景純陶淵明之所作自為一編而附於三百篇楚辭之後以為詩之根本準則又於其下二等之中擇其近於古者各為一編以為之羽翼與衛其不合

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胷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為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答葉仲至

某聞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何如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答楊宋卿

月高夜鳴箏聲從綺窻來隨風更迢遞縈雲暫徘徊餘音若可玩繁弦互相催不見理箏人遥知心所懷寧悲舊寵棄豈念心期乖含情鬱不發寄曲宣餘哀一彈飛霜零再撫流光頹每恨聽者希銀甲生浮埃幽孤鳳吟衆鳥聲難諧盛年嗟不偶況乃容華衰道同符片諾志異勞事媒棲棲妻牆東客亦抱凌雲才○此病翁先生少時所作聞箏詩也規模意態全是學文選樂府諸篇不雜近世俗體故其氣韻高古而音節華暢一時輩流少能及之逮其晚歲筆力老健出入衆作自成一家而已稍變此體矣然余嘗以為天下萬事皆有一定之法學之者須循序而漸進如學詩則且當以此等為法庶幾不失古人本分體製向後若能成就變化固未易量然變亦大是難事果然變而不失其正則縱橫妙用何所不可不幸一失其正却似反不若守古本舊法以終其身之為穩也李杜韓柳初亦皆學選詩者然杜韓變多而柳李變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故自其變者而學之不若自其不變者而學之乃魯男子學柳下惠之意也嗚呼學諸詩亦佳但此等亦是枉費工夫不切自己底事若論者則悉去之不使其接於吾之耳目而入於吾之胷次要使方寸之中無一字世俗言語意思則其為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矣答葉仲至

某聞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何如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間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答楊宋卿

月高夜鳴箏聲從綺窻來隨風更迢遞縈雲暫徘徊餘音若可玩繁弦互相催不見理箏人遥知心所懷寧悲舊寵棄豈念心期乖含情鬱不發寄曲宣餘哀一彈飛霜零再撫流光頹每恨聽者希銀甲生浮埃幽孤鳳吟衆鳥聲難諧盛年嗟不偶況乃容華衰道

諸詩亦佳但此等亦是枉費工夫不切自己底事若論者其毋惑於不煩繩削之說而輕為放肆以自欺也哉跋病翁先生詩

為學治已治人有多少事至如天文地理禮樂制度軍旅刑法皆是著實有用之事業無非自己本分內事古人六藝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於此其與玩意於空言以較工拙於篇牘之間者其損益相萬萬矣若但以詩言之則淵明所以為高正在其超然自得不費安排處東坡乃欲篇篇句句依韻而和之雖其高才合揍得著似不費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況今又出其後正使能因難而見奇亦豈所以言詩也哉東坡亦自曉此觀其所作黃子思詩序論李杜

鄒德父楷書大學令人寫得如此亦是難得只是黃魯直書自謂人所莫及自今觀之亦是有好處但自家筆力到則字皆好如胸中別樣即動容周旋中禮

玉篇偏旁多誤收者如者考老是是也

無

凡字如楊柳字木是丈易卯是字如江河字水是丈工可是字字者滋也謂滋添者是也

因說叶韻先生曰此謂有文有字文是形字是聲文如從水從金從木從日從月之類字是皮可工奚之類故鄭漁仲云文眼學也字耳學也蓋以形聲別也

說文亦有誤解者亦有解不行者音是徐鉉作許氏本

或問倉頡作字亦非細人曰此亦非自撰出自是理如此如心性等字未有時如何撰得只是有此理自流出以下字學

大凡字只聲形二者而已如楊字木是形易是聲其餘多有只從聲者

但是不把持愛放縱本朝如蔡忠惠以前皆有典則
及至米元章黃魯直諸人出來便不肯恁地要之這
便是世態衰下其為人亦然 以上語類八條
打字今浙西呼如謫耽切之聲亦有用去聲處大抵方
言多有自來亦有暗合古語者如浙人謂不為弗又
或轉而為否 呼若甫云閩人有謂口為苦走為徂者皆合
古韻此類尚多不能盡舉也 偶讀謾記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荊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
公安得有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
此卷因省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畧幼亦皆
端嚴謹重略與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
安靜詳密雍容和豫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
與荊公之躁擾急迫正相反也書札細事而於人之
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其於是竊有警焉因識其語
於左方 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

歐陽公作字如其為文外若優游中實剛勁惟觀其深
有得之 跋歐陽文忠公帖
東坡筆力雄健不能居人後故其臨帖物色北狂不復
可以形似校量而其英風逸韻高視古人未知其孰
為後先也成都講堂畫象一帖蓋屢見之故是右軍
得意之筆豈公亦適有會於心與 跋東坡帖
米老書如天馬脫銜追風逐電雖不可範以馳驅之節
要自不妨痛快朱君所藏此卷尤為雄軼而所寫劉
無言詩亦多奇語信可寶也 跋米元章帖
書學莫盛於唐然人各以其所長自見而漢魏之楷法
遂廢入本朝來名勝相傳亦不過以唐人為法至於
黃米而歌傾側媚狂怪怒張之勢極矣近歲朱鴻臚
喻工部者出乃能超然遠覽追迹元常於千載之上
斯已奇矣故嘗集其墨刻以為此卷而尤以樂毅書
相鶴經為絕倫不知鑒賞之士以為如何也 跋朱喻二公法帖 以上文集六條
士人先要分別科舉與讀書兩件孰輕孰重若讀書上

有七分志科舉上有三分猶自可若科舉七分讀書三分將來必被他勝却況此志全是科舉所以到老全使不着蓋不關為已也聖人教人只是為已（以下科舉之學）

問科舉之業妨功曰程先生有言不恐妨功惟恐奪志若一月之間著十日事舉業亦有二十日脩學若被他移了志則更無暫處矣

以科舉為為親而不為為已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為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

南安黃謙父命之入郡學習舉業而徑來見先生先生曰既是父要公習舉業何不入郡學日則習舉業夜則看此書自不相妨如此則兩全硬要咈父之命如此則兩敗父子相吏矣何以學為讀書是讀甚底舉業亦有何相妨一旬便做五日脩舉業亦有五日得暇及此若說踐履涵養舉業儘無相妨只是精神昏了不得講究思索義理然也怎奈之何

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為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自有天資不累於物不須多用力以治之者某於科舉自小便見得輕初亦非有所見而輕之也正如人天資有不好啖酒者見酒自惡非知酒之為害如何也又人有天資不好色者亦非是有見如何自是他天資上看見那物事無緊要若此者省得工夫去治此一項今或未能如此須用力勝治方可

告或人曰看今人心下自成兩樣如何却專向功名利祿底心去却全背了這箇心不向道理邊來公今赴科舉是幾年公文字想不為不精以公之專一理會做時文宜若一舉便中高科登顯仕都了到今又却不得亦可自見得失不可必如此若只管沒溺在裏面都出頭不得下梢只管衰塌若將這箇自在一邊

須要去理會道理是要緊待去取功名却未必不得
語或人曰公且道不去讀書專去讀此時文下稍是要
做甚麼人赴試屢試不得到老只恁地衰颯了沈浮
鄉曲間若因時文做得一箇官只是恁地鹵莽都不
說著要為國為民興利除害盡心奉職心心念念只
要做得向上去便逐人背後鑽刺求舉覓薦無所不
至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六十五 二十九

不赴科舉也是匹似閒事如今人纔說不赴舉便把做
掀天底大事某看來才著心去理會道理少間於那
邊便自沒緊要不知是如何看許多富貴榮達都自
輕了如郭子儀二十四考中書做許大功名也只是
如此

譚兄問作時文曰略用體式而隱采括以至理以上語類九條

大抵今之學者之病最是先學作文干禄使心不寧靜
不暇深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義利之間不復能察
其界限分別之際而無以知其輕重取舍之所宜所
以誦數雖博文詞雖工而祇以重為此心之害要須
反此然後可以議為學之方耳向者蓋亦屢嘗相為
道此然覺賢者意中未甚明了終未免以文字言語
為工夫聲名利禄為歸趣今以所述事狀觀之亦可
驗其不誣矣若諸賢者果以愚言為不謬則願且以
定省應接之餘功收拾思慮完養精神暫置其所已
學者勿令泡湧鼓發狂鬧却於此處深察前所謂古
今之學義利之間粒剖銖分勿令交互則其輕重取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六十五 三十

舍之極自當判然於胷中不待矯拂而趨操自分聖
學之門庭始可以漸而推尋矣此是學者立心第一
義此志先定然後脩已治人之方乃可決擇而脩持

科舉事業初無高論賢者俯就蓋有餘力既知有命之
耳苔宋澤之
說則日用之間內外本末不須作兩截看必先了此
然後及彼也苔宋深之
示諭以門戶之故不免兩用其心於道全未有得此今

日士子之通患但窮達有命非可力求若其有之當
不待求而自至如其無之求亦奚益惟道義在我人
皆有之而求無不得今乃以彼而易此其於利害之
算可謂舛矣願以此而反思之庶乎其有決也 答龔伯著

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無誠
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為新奇最是永
嘉浮偽纖巧不美尤甚而後生輩多宗師之此是今
日莫大之弊向來知舉輩蓋知惡之而不能識其病
之所在顧反抉摘一字一句以為瑕疵使人嗤笑今
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
詶以為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 答陳膚仲

夫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其法備
而意深矣今之為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
復澄汰至於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
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為無用
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禄則又何暇復思吾之

所以取彼者其意為如何哉二君子蓋嘗有所受學
而得其所貴於己者矣盍亦推明其說以告夫鄉之
後進使之因是感發以求古人之所以教者而盡心
乎誠盡其心而有得乎此然後知今日教人之法雖
不由此而吾之於此自當有不能已者今日取士之
意雖或不皆出此而吾之所以副其意者自當無日
而不在乎此也是則不惟無愧於今人而亦且無愧
於古不惟無愧於一官而視彼文字聲名之盛者猶
將有所不屑況乎不義而富且貴者其又何足道哉

建昌軍進士題名記

某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而頑鈍疎拙學不
加進每懷愧惕恐卒負其初心方將求鐵砭鐫磨於
四方師友冀獲開發以免罪戾此來得從郡侯秘書
至白鹿書堂羣賢畢集瞻覩盛觀竊自慶幸秘書先
生教授先生不察其愚令登講席以吐所聞顧惟庸
虛何敢當此辭避再三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陳

平日之所感以應嘉命亦幸有以教之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已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之學胷中之蘊而不說於聖人由是而仕必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汩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

恒焉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胷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

○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某率寮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書堂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某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不迷於入德之方矣 跋金谿陸主簿白鹿洞書堂講義後

古人之於脈其察之固非一道然今世通行唯寸關尺

之法為最要且其說具於難經之首篇則亦非下俚俗說也故郭公此書備載其語而并取丁德用密排三指之法以釋之夫難經則至矣至於德用之法則予竊意診者之指有肥瘠病者之臂有長短以是相求或未得為定論也蓋嘗細考經之所以分寸尺者皆自關而前卻以距乎魚際尺澤是則所謂關者必有一定之處亦若魚際尺澤之可以外見而先識也然今諸書皆無的然之論唯千金以為寸口之處其骨自高而關尺皆由是而卻取焉則其言之先後位之進退若與經文不合獨俗間所傳脈訣五七言韻語者詞最鄙淺非叔和本書明甚乃能直指高骨為關而分其前後以為寸尺陰陽之位似得難經本旨然世之高醫以其鷹也逐委棄而羞言之予非精於道者不能有以正也姑附見其說於此以下論醫學○跋郭長陽醫書

有以知其決不然也蓋夏君之醫處方用藥奇怪絕出有若不近人情者而其卒多驗又問其所以然者則皆據經考古而未嘗無所自也予於是竊有感焉因書遺之以信其術於當世又以風吾黨之不師古而自用者云送夏醫序○以上文集八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謄録貢生臣于飛熊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　卷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卷六十六

御纂朱子全書　子部

賦

白鹿洞賦

白鹿洞賦者洞主晦翁之所作也翁既復作書院洞中又賦其事以示學者其詞曰

承后皇之嘉惠宅廬阜之南疆閱原田之告病惕農扈之非良粤冬孟之既望夙余駕乎山之塘徑北原以東

鶩陟李氏之崇岡地名李家山揆厥號之所繇得頹址於榛荒曰昔山人之隱處至今永久而流芳陳舜俞廬山記云唐李渤字濟之與兄涉階隱白鹿洞後為江州刺史乃即洞創臺榭環以流水雜植花木為一時之勝自昇元之有土始變塾而為庠儼衣冠與弦誦紛濟濟而洋洋廬山記又云南唐昇元中因洞建學館置田以給諸生學者大集乃以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為洞主掌其教授江南野史亦云當時謂之白鹿國庠在叔季而且然矧休明之景運皇穆穆以當天一軌文而來混念敦篤於化原乃搜剔乎遺逖胎黃卷以置郵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拔雋髦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而登進謹按國朝會要太平興國二年知江州周述乞以九經賜白鹿洞詔從其請仍驛送之六年以洞主明起為棻州褒信主簿旌儒學榮鄉校也迨繼照於咸平又增修而圖倦廬山記又云咸平五年勑重修又塑宣聖十哲之象旋錫寃以華其歸琛亦肯堂而詒孫郭祥正書院記云祥符初直史館孫寃以疾辭於朝願得白鹿洞以歸老詔從之寃未及歸而卒皇祐五年其子比部郎中琛即學之故址為屋榜曰書堂俾子弟居而學焉四方之士來者亦給其食悵茂草於熙寧尚茲今其奚論廬山記熙寧中作已云鞠為茂草矣夫既啟余以堂壇友又訂余以冊書尋訪之初得樵者指告其處客楊方子直遂贊興作之謀既而劉清之子澄亦裒集故實來寄謂此前修之逸迹復關我聖之宏撫亦既震於余衷乃謀度而咨諏尹悉心以綱紀吏竭蹶而奔趨士釋經而敦事工殫巧而獻圖曾日月之幾何屺屨屋之渠渠事具呂祖謙伯恭所作書院記山葱瓏而遶舍水汩瀁而循除諒昔人之樂此羌異世而同符偉章甫之裁抱遺經而來集豈緬眺聽之為娛實覬宮牆之可入愧余修之不敏何子望之能給矧道體之無窮又豈一言而可緝請姑誦其昔聞庶有開於時習曰明誠其兩進抑敬義其偕立允莘摯之所懷謹卷頗之攸執攸青紫之勢榮亦何心乎俛拾亂曰澗水觸石鏘鳴璆兮山木茶蓼枝相樛兮彼藏以修息且游兮德隆葉茂聖澤流兮往者弗及余心憂兮來者有繼我將焉求兮

感春賦

觸世塗之幽險兮攬余轡其安之慨埋輪而繫馬兮指故山以為期仰皇鑒之昭明兮眷余衷其猶未替抑重異於既申兮徇耕野之初志自余之既還歸兮畢藏蓺而發春潛林廬以靜處兮閱蓬戶其無人披塵編以三復兮悟往哲之明訓嗒掩卷以忘言兮納遐情於方寸遥兮乃獨有會於余心忽嚶鳴其悅豫兮仰庭柯之葱蒨悼芳月之既徂兮思美人而不見彼美人之修嫮兮超獨處乎明光結丹霞以為綬兮佩明月而為璫悵佳辰之不可再兮懷德音之不可忘樂吾之樂兮誠不可以終極憂子之憂兮孰知吾心之永傷

詞

虞帝廟迎送神樂歌詞

桂林郡虞帝廟迎送神樂歌者新安朱某之所作也某既為太守張侯栻紀其新宮之績又作此歌以遺桂人使聲於廟庭侑牲壁焉其詞曰

皇胡為兮山之幽翳長薄兮仰清流瀏冀州兮何有眷茲土兮淹留皇之仁兮如在子我民兮不窮以愛沛皇澤兮橫流暢威靈兮無外潔尊兮肥俎九歌兮招舞嗟莫報兮皇之祜皇欲下兮儼相羊烈風雷兮暮雨

右迎神三章二章四句一章五句

虞之陽兮灘之浒皇降集兮巫屢舞桂酒湛兮瑤觴皇之歸兮何許龍駕兮天門羽旄兮繽紛俯故宮兮一嘅既兮不宰猶彷彿兮山阿越宇宙兮無鄉無鄉兮奈何七政協兮羣生嘉信玄功

右送神三章章四句

琴操

招隱操

淮南小山作招隱極道山中窮苦之狀以風切遁世之士使無遐心其旨深矣其後左太沖陸士衡相繼有作雖極清麗顧乃自為隱遁之辭遂與本題不合故王康琚作詩以反之雖正左陸之誤而所述乃老氏之言又非小山本意也十月十六夜許進之挾琴過余書堂夜久月明風露淒冷揮絃度曲聲甚悲壯既乃更為招隱之操而曰穀城老人嘗欲為予依永作辭而未就也予感其言因為推本小山遺意戲作一闋又為一闋以反之口授進之併請穀城老人及諸名勝相與共賦之以備山中異時故事云

南山之幽桂樹之稠枝相樛高拂千崖素秋下臨深谷之寒流王孫何處攀援久淹留　聞說山中虎豹晝嘷聞說山中熊羆夜咆叢薄深林鹿呦呦猴猿與君居山

鬼伴君遊君獨胡為自聊歲云暮矣將焉求思君不見我心徒離憂

右招隱

南山之中桂樹秋風雲溟濛下有寒棲老翁木食澗飲迷春冬此閉此樂優游渺何窮　我愛陽林春節畫紅我愛陰崖寒泉夜淙竹栢含烟悄青葱徐行發清商安坐撫枯桐不問簞瓢屢空但抱明月甘長終人閒雖樂此心與誰同

右反招隱

古詩

遠遊篇

舉坐且停酒聽我歌遠遊遠遊何所至咫尺視九州九州何茫茫環海以為量上有孤鳳翔下有神駒驤孰能不憚遠為我遊其方為子奉尊酒擊鋏歌慨慷送子臨大路寒日為無光悲風來遠壑執手空徊徨問子何所之行矣戒關梁世路百險艱出門始憂傷東征憂暘谷西遊畏羊腸南轅犯瘴毒北駕風裂裳願子馳堅車蹴險摧其剛哉既不支瑣瑣誰能當朝登南極道暮宿臨太行睥睨即萬里超忽淩八荒無為蹩躠者終日守空堂

友人黃子衡欲之上庠以詩留行

若士有奇操久厭山林卑奮衣千里道已與親友辭子行何悠悠世路方如茲歸來亦何日車馬光陸離幽蘭生前林擢置白玉墀不以芳意遠結根終不移願子崇明德潛躍貴因時悲風靜夜聽喬木歲寒姿何以迴軒駕千載相與期

古意

菟絲附樸樕佳木生高岡弱蔓失所依佳木徒蒼蒼兩美不同根高下永相望相望無窮期相思諒徒為同車在夢想忽覺淚沾衣不恨歲月遒但惜芳華姿嚴霜萎百草坐恐及茲時盛年無再至已矣不復疑

送劉甸甫之池陽省覲六十四丈遂如行在所

上計

雨雪成歲暮之子遠徂征酌酒起相送慨我別離情池陽實大藩佐車屈時英子行一請覲上計趨吳京良玉懷貞操芳蘭含遠馨臨岐一珍重即此萬里程

晨起對雨

晨起候前障白烟眇林端蒼茫欲無際涼氣襲輕裾炎氛起秋思對此景淒淒還增沖澹意

齋居聞磬

幽林滴露稀華月流空爽獨士守寒棲高齋絶塵想此時鄰磬發聲合前山響起對玉書文誰知道機長

即事偶賦

白烟竟日起雨晦蒼山深老菊不復妍丹楓滿高林抱病寢齋房窻戶結愁陰起望一舒情遐眺豁煩襟人生亦已勞世路方嵚嶔且詠招隱作無為名跡侵

同安官舍夜作二首

官署夜方寂幽林生月初閑居秋意遠花香寒露濡故國異時節欲歸懷簡書聊從西軒卧塵思一蕭踈

窻户納涼氣吏休散朱墨無事一翛然形神罷拘役暫愒豈非閑無論心與跡

述懷

夙尚本林壑灌園無寸資始懷經濟策復愧軒裳姿效

官刀筆閒朱墨手所持謂言殫蹇劣詎敢論居卑任小
才亦短抱念一無施幸蒙大夫賢加惠寬箴笞撫已實
已優於道豈所期終當反初服高揖與世辭

臨流石

偃蹇西澗濱枵然似枯木下有幽泉鳴上有蒼苔緑來
往定何人山空此遺躅

懸崖水

秋天林薄踈翠壁呈清曉迫遮瀉寒泉下有深潭悄時
飄桂葉來尋源路殊杳

穿林徑

屈曲上雲端似向崖陰斷行聞山鳥鳴下與泉聲亂去
去不知疲幽林自成玩

十月朔旦懷先隴作

十月氣候變獨懷霜露悽僧廬寄楸檟饋奠失茲時竹
柏翳陰岡華林敞神扉汎掃託羣隸瞻護煩名緇封塋
諒久安千里一歔欷持身慕前烈銜訓尚在斯

冬至陰雨

愆陽值歲晏忽復層陰結一雨散霏微千林共騷屑端
居遺簿領遠意懷幽潔曠慮守微痾殊方感新節豈伊
田廬念丘壠心摧折還登東嶺岡瞻佇何由歇

安溪道中泉石奇甚絶類建劒間山水佳處也

驅車陟連岡振轡出林莽霧露曉方除日照川如掌行
行遵曲岸水石窮幽賞地偏寒篠多澗激淙流響祇役
未忘倦心神暫蕭爽感茲懷故山何日稅征鞅

敎思堂作示諸同志

吏局了無事橫舍終日閉庭樹秋風至涼氣滿窻閱高
閣富文史諸生時往還縱談忽忘倦時觀非云慳詠歸
同與點坐忘庶希顏塵累日以銷何必棲空山

再得古木

青山一何深上下盡雲木中有千歲姿偃蹇卧寒谷明
堂不徵材大匠肯回目樵斧莫謾尋從渠媚幽獨

示諸同志

夏木已云暗時禽變新聲林園草被徑端居有餘清端居亦何為日夕掩柴荆靜有絃誦樂而無塵慮并良朋肯顧予尚有風心傾深慚未聞道折衷非所寧眷焉秋來長掩關流光中夜歎以驚高山徒仰止遠道何由征

示四弟

十日一洗沐諸生各歸休虛齋息羣響兀坐心悠悠雨久苔徑荒林深鳥啼幽階前樹萱草與子俱忘憂

六月十五日詰水公菴雨作

雲起欲為雨中川分晦明繞驚橫嶺斷已覺疎林鳴空際旱塵滅虛堂涼思生頹簷滴瀝餘忽作流泉傾況此高人居地偏園景清芳馨雜悄蒨俯仰同鮮榮我來偶茲適中懷澹無營歸路綠泱漭因之想巖耕

秋蘭已悴以其根歸學古

秋至百草晦寂寞寒露滋蘭舉一以悴無穢不能治端居念離索無以遺所思願言托孤根歲晏以為期

秋夕二首

西齋坐竟日曠然誰與儔感茲風露夕始知天宇秋庭樹且扶踈時物詎淹留心空累云遠歲月真悠悠

公門了無事吏散終日閒涼葉何蕭蕭悲吟庭樹間琴書寫塵慮敘水怡親顏憶在中林日秋來長掩關

與諸人用東坡韻共賦梅花適得元履書有懷其人因復賦此以寄意焉

羅浮山下黃茅村蘇仙仙去餘詩魂梅花自入三疊曲至今不受蠻烟昏佳名一旦異凡木絶艷千古高名園却憐冰質不自暖雖有步障難為温羞同桃李媚春色敢與葵藿爭朝暾歸來只有修竹伴寂歷自掩疎籬門亦知真意還有在未覺浩氣終難言一杯勸汝吾不淺要汝共保山林尊

頃以多言害道絶不作詩兩日讀大學誠意章有感至日之朝起書此以自箴蓋不得已而有言云

神心洞玄鑒好惡審薰蕕云何反自誑閔默還包羞今

辰仲冬節寤歎得隱憂心知一寸光昱彼重泉幽朋來自茲始羣陰邈難留行迷亦已遠及此旋吾軺

壽母生朝

秋風蕭爽天氣涼此日何日升斯堂堂中老人壽而康紅顏緑鬢雙瞳方家貧兒癡但深藏五年不出門庭荒竈陘十日九不煬豈辦甘脆陳壺觴低頭包羞汗如漿老人此心久已忘一笑謂汝庸何傷人間榮耀豈可常惟有道義思無疆勉勵汝節彌堅剛某前再拜謝阿娘自古作善天降祥但願年年似今日老萊母子俱徜徉

次張彥輔韻

風霜歲云徂塵事眯雙目故人書鼎來照眼一連玉把玩不知疲日宴坐空腹卷藏什襲秘寒光夜穿櫝嗟予骯髒姿十駕不能速丘壑聊自娛簞瓢亦云足君侯湖海士逸氣謝追逐胡為不予鄙乃肯顧林谷高軒緩前期清夢遶雙竹起將杜陵句寫寄玉川屋我窮詩未工最覺貽難續感君慇懃意吟些屢更燭羣公饒藻思裂

戔動盈束歷險正摧輞爭先俄擊轂依回欲引避悵望曷歸宿出吻竟無奇殭顏終自恧北風催歲年兩鬢失新緑樊生念學稼曹子悲食粟死灰寧復然寡過良所欲耿耿自知明何勞詹尹卜

次張彥輔賞梅韻

朔風萬里開雲屏清霜夜墜朝景晴南枝浩蕩正春色凍蕊的皪含空明花邊偶對青銅鏡搞項不堪冰雪映擁爐獨坐只悲吟振策出遊舒遠興暗香何處時一飄

行行復值最長條仰頭欲折渺誰贈滿意相思那得邀極知異縣淹行李心賞未甘輕付畀石雄賦罷不相聞秀野書來因舉似兩翁句法爭新奇畫出疎影沈寒漪幽探自出塵境外勝槩未許兒曹知祇今嚼蘂攀條處他日重來記前度風臺月觀悄無言玉笛冰灘索同賦嗟予衰懶倦將迎過眼紛紛無復情尚喜疎英窺水白更憐落片點苔青興來亂揷飛蓬首擬向君家醉君酒酣耳熱莫狂歌布鼓雷門須縮手

永野以喜無多屋宇幸不礙雲山為韻賦詩某
伏請佳作率爾攀和韻劇思慳無復律呂笑覽
之餘賜以斤斧幸甚

高人山水心結習自無始五畝江上園清陰遍桃李一
堂聊自娛三徑亦可喜試問避俗翁何如尊賢里溫公獨樂園在尊賢里

門前車馬客無非朝大夫問公獨何事中歲遽此圖長
安二三公鬢白形枯臞隱憂念名節亦有此樂無隱憂念名

節張大參孤中語

君侯嗜圖史揷架何其多徙居三十乘流汗幾橐駝千
載誰晤語端居自絃歌至哉天下樂歲月如子何

西山一何高雲氣出寒梢麓中有無事人鳴泉遶茅屋宴
坐今幾何無以媚幽獨興至偶成篇呼兒為子讀

我居深山中茅舍破不補上見風攪林下有雲承宇閒
公落新宮戶牖不可數懶惰心力哀念公亦良苦

夜吟招隱詩月落寒泉井自非千載人誰與共清景散

髮心朗冥凝神味淵永功名恐相期富貴非所幸

仙人空山居道意妙羣物度世君則然修身吾豈不飛
行仰雲路跌坐探理窟獨夜扣星壇清齋具簪笏

青山背夕陽茲景公所愛虛堂日落時遷坐一解帶嵐
分疑有處鳥度知無礙須臾暮色來默默無與會

端居屏塵慮萬事付一尊客來語世故舉白當浮君超
揉謝衆甫嘆咨從諸孫何以自怡悅窻中見秋雲

清溪何迢迢上有千仞山山中學仙侶白日為門關丹
經苦吟哦至道窮躋攀豈知人間世風塵縈九寰

次季通韻贈范康侯

朝霜逼凋梅夕露忽團菊百年風雨過宜笑不宜哭口
川失自防心兵幾回觸年來身老大甘此跨下辱永謝
五鼎烹聊寄一瓢足雖慙龍蟠泥肯羨鶯出谷適意超
混茫放情遺結束俯仰天壤間靜勝惟我獨蒼蒼有心

齋居感興二十首

余讀陳子昂感遇詩愛其詞旨幽邃音節豪
宕非當世詞人所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
雖近乎世用而實物外難得自然之奇寶欲
效其體作十數篇顧以思致平凡筆力萎弱
竟不能就然亦恨其不精於理而自託於僊
佛之間以為高也齋居無事偶書所見得二
十篇雖不能探索微渺追跡前言然皆切於
日用之實故言亦近而易知既以自警且以貽
諸同志云

昆侖大無外旁薄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
犧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渾然
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為我重指掌
吾觀陰陽化升降八紘中前瞻既無始後際那有終至
理諒斯存萬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幻語驚盲聾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冰亦焦火淵淪復天飛至
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暉神光

燭九垓玄思徹萬微塵編今寥落歎息將安歸
靜觀靈臺妙萬化此從出云胡自蕪穢反受衆形役厚
味紛朶頤妍姿坐傾國崩奔不自悟馳騖靡終畢君看
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祈招詩徐方御宸極
涇舟膠楚澤周綱已陵夷況復王風降故宮黍離離玄
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以踣反袂空連洏漂淪
又百年僭侯荷爵珪王章久已喪何復嗟歎為馬公述
孔業託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乃迷先幾
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姦穢五族沈忠良青
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當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桓桓
左將軍仗鉞西南疆伏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祀漢配
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王圖不偏昌晉史自帝
魏後賢盍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
晉陽啟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塵
聚潰天倫牝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遂崇淫毒
穢宸極虐焰燔蒼穹向非狄張徒誰辨取日功云何歐

陽子秉筆述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此容侃侃范太
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羣蒙
朱光徧炎宇徽陰眇重淵寒戚閉九野陽德昭窮泉文
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綿綿掩身
事齋戒及此防未然閑閨息商旅絕彼柔道韋
徽月墮西嶺爛然衆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感
此南北極樞軸遥相當太一有常居仰瞻獨煌煌中天
照四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寂感無邊方
放勳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立人紀猗
歟歎日躋穆穆歌敬止戒孳光武烈待旦起周禮恭惟
千載心秋月照寒水魯叟何常師刪述存聖軌
吾聞包犧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仰
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隤然千古存悟彼
立象意契此入德門勤行當不息敬守思彌敦
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訛禮樂矧文喪春秋魚魯多瑤
琴空寶匣絃絶將如何興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程子
晦居

龍門之南

顏生躬四勿曾子日三省中庸首謹獨衣錦思尚絅偉
哉鄒孟氏雄辯極馳騁操存一言要為爾挈裘領丹青
著明法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
元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世
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豈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
飄颻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啟元命秘竊當生死鬬金
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
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
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羣愚流傳世代久梯接淩空虛顧
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
不踐實蹲彼榛棘途誰哉繼三聖為我焚其書
聖人司教化黌序育羣材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天
叙既昭陳人文亦褒開云何百代下學絶教養乖胖居
競飽濼爭先冠倫甿淳風反淪喪擾擾胡為哉
童蒙貴養正孫弟乃其方雞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奉

水勤播灑擁篲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莊劬書
劇嗜炙見惡逾採湯庸言戒粗誕時行必安詳聖途雖
云遠發軔且勿忙十五志於學及時起高翔
哀哉牛山木斤斧日相尋豈無蘖在牛羊復來侵恭
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欲互攻奪孤根孰能任反躬
艮其背肅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穹林
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清溫彼
哉夸眇子咕囁徒啾喧但逞言辭好豈知神鑒昏曰余
眛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永刊落奇功收一原

卜居

卜居屏山下俯仰三十秋終然村墟近未愜心期幽近
聞西山西深谷開平疇茅茨十數家清川可行舟風俗
頗淳朴曠土非難求誓捐三徑資往遂一壑謀伐木南
山巔結廬北山頭耕田東溪岸濯足西溪流纲來即共
懽客去成孤遊靜有山水樂而無身世憂著書俟來哲
補過希前修茲焉馬畢暮景何必營菟裘

韻

景仁數日屢誦此句

讀機仲景仁別後詩語因及詩傳綱目復用前
道有默識無言傳向來誤矣空談天只今斷簡窺蠹蝕
似向追蠶看蠹旋始知古人有妙處未遂秦谷隨飛烟

終然世累苦妨奪下帷發憤那容專一心正爾思鵠至
兩手欲救驚頭然書空且復罷咄咄屢舞豈暇陪仙仙
兩年罷詩止酒故云功名況乃身外事我馬磔兀甘回鞭解頤果
值得水井謂詩傳鑒古亦會朝宗川謂綱目兩公知我不罪
我便可築室分林泉十年燈下一夜語閑日共賦春容
篇

自上封登祝融峰絕頂次故夫韻

衡嶽千仞起祝融一峰高羣山畏突兀磨走如曹逃我
來雪月中歷覽快所遭捫天滑青壁俯壑崩銀濤所恨
無十犖一掣了六鼇端歸青蓮宮坐對白玉豪重閣一
徙倚霜風利如刀平生山水心真作貨食饕明朝更清
澈再往豈憚勞中宵撫世故劇如千蝟毛嬉遊亦何益
歲月今滔滔起望東北雲茫然首空搔

遊密菴分韻賦詩得還字

我行得佳友勝日尋名山春山既妍秀清溪亦潺湲行
行造禪扉小憩腰脚頑窮探意未已理策重躋攀入谷
翳蒙密俯澗隨泓灣誰將百尺綃掛此長林閒雄聲殷
地厚洪源瀉天慳偉哉奇特觀償此一日閑所恨境過
清悄愴暮當還顧步三歎息人生何苦艱

彥集圭父擇之同飲白雲精舍以醉酒飽德為
韻某分得飽字醉中走筆奉呈

奔趨名利場禍福急相絞夜窻一反側膚垢紛兩爪豈
知親朋集晚食聊一飽心期共悠悠文字各稍稍華燭
既屢更詩腸亦頻攪寒更儘渠深孤諷寧至卯

奉和公濟兄留周賓之句丙申九日

端居感時序駕言誰適從聊攜二三子杖屨此日同悠
哉素心人宴坐空巖中真成三秋別夢想情何窮行行
陟崇岡引脰希高風忽然兩相值俯仰迷西東蘧堂偶
休閑雞黍聊從容不辭腰脚勞共上西南峰佩萸笑長
房把菊追陶公遲觀衆山迴一酌千慮融興罷復來歸
杳靄秋堂空窺樽詑餘瀝倚閣聞疎鐘主人意未闌驪
駒勿忽忽

游百丈山以徙倚弄雲泉分韻賦詩得雲字

執熱倦煩跼駕言起宵分隨川踏曉月度嶺披朝雲攀緣白石梯拂拭蒼蘚紋噴薄驚快覿琮琤喜先聞奇哉此精廬眇然隔塵氛諸公肯同來定非俗子羣永日坐清樾短章策奇勳慨然念疇昔聯裾已荒墳中路忘磬折寸心謾絲棼惟應泉石願三生有餘薰茲遊獲重尋十載心氛氳他年訪舊躅山靈莫移文

游廬峰分韻得盡字

廬山一何高上上不可盡我行獨忘疲泉石有招引須臾出衆表矯首眺無眇已謂極崢嶸仰視猶隱嶙新齋小休憩餘力更勉黽東峰切霄漢首夏正淒緊杖策同攀躋極目散幽窘萬里俯連環千重瞰孤隼因知平生懷未與塵慮泯歸塗采薇蕨晚餉雜蔬筍笑謂同來人此願天所允獨往會淹留寒棲甘菌蠢山阿子慕予無憂勤罔軫

同丘子服游廬峰以嶺上多白雲分韻賦詩得白字

登巖出羣塵入谷媚泉石悠然愜幽趣不覺幾朝夕高尋倦家頂舊賞歎陳迹仰慙仙人杖俯愧謝公屐昨日吾弟來勇往意無斁今晨薦食罷縈雲兩川白須臾互吞吐變化已今昔曠若塵慮空悲哉人境窄平生有孤念究竟眼界已開闢浮野衆麓青縈雲兩川白須臾互吞吐變化已今昔曠若塵慮空悲哉人境窄平生有孤念萬里思矯翮感此復沖然胡為尚形役

將游雲谷約同行者

濟險擇幽棲搴蘿結茅屋疏泉下石濆種樹滿烟谷時登北原上一騁千里目雲物下遘迤岡巒遠重複暫辭忽曠歲再往恨牽俗因悲昨游侶或已在鬼録

暄風悟新陽一雨欣衆緑明發君莫遲幽期我當卜

九月六日早發潭溪夜登雲谷翌日賦此

懷山不能寐中宵命行軒亭午息畏景薄暮登危巒峻極踰百磴縈紆欲千盤行行遂瞰黑月落天風寒羽人候中塗良朋集林端問我何所迫而嘗茲險艱艱疲勞既

云極饑渴不能言投裝卧中丘幸此一室寬怒號竟永夕客枕無時安旦起闢幽戶竹樹青檀欒驚喜非昔覩披尋得新觀淹留十日期俯仰有餘歡寄語後來子勿辭行路難

雲谷次吳公濟韻

昔營此幽棲邈與世相絶拙期苦未遂歲月一何闊終然匹夫志肯遽甘沒沒茲晨復登瞰目盡雲一抹激烈永嘯餘朗寥高韻發夫君內德備不學王貽厥觀心見參倚出世自英傑揭來肯顧我同去弄雲月徵言得深扣大句亦孤拔多謝警疎慵未敢歎瞻忽更問豪釐閱是同端是別

分韻得眠意二字賦醉石簡寂各一篇呈同遊諸兄

驅車何所適往至秋雲邊企彼澗中石舉觴酹飛泉懷哉千載人矯首辭世喧淒涼義熙後日醉向此眠仰視但青冥俯聽驚瀑湲起坐三太息涕泗如奔川神馳北闕下蒙秘閣張文龍顧下邑并以長篇為貺降歎

之餘牽勉繼韻仰求斤削僭率皇恐

向來滅迹東山東閉門不問烏雌雄門前有路向塵土
兩足未舉心先慵當時亦有車馬客此意欲說嗟誰同
窮居聊徙追仲尉駕論何必須劉龔平生故人子張子
相思安得長相從每勞書疏問生死坐想星宿羅心胷
幾年持節漢水上木牛流馬旌旗紅君王輟饋思頗牧
外庸且訖來朝宗因能過我紫霄下後乘載得珠簾櫳
蒼顏白髮應笑我曷不飽卧陶窩風開樽鵝池水清激
下馬醮石烟空濛須臾路轉山更好摩天巨刃排雙峰
少看銀河忽倒掛直欲跳下清泠中南臨匯澤共指點
縹緲貝闕浮珠宮公言平日愛登覽到此一洗羣山空
坐閱為我出奇句不用遠寄南飛鴻上言雲泉足奇賞
流光過眼驚昨夢舊約回首羞塵容明朝却上烟艇去
下歡契闊歡相逢紛吾失脚墮世網乃有此會寧天窮
滅沒萬頃追鳧翁

奉同尤延之提舉廬山雜詠十四篇

白鹿洞書院 在郡城東北十五里事見記文

昔人讀書地町疃白鹿場世道有升降茲焉更表章矧
今中興年治具一以張絃歌獨不嗣山水無輝光荒榛
適翦除聖謨已汪洋亦有皇華使肯來登此堂問俗良
懇惻懷賢增慨慷雅歌有餘韻絶學何能忘

折桂院 黃雲觀 在書院東北五里院後作亭取李白黃雲萬里動風色之句名

之

城中東北望五老何蒼蒼下有前朝寺一原頗深藏門
前林澗幽屋後雲木荒閒窻亦明潔著此瑞錦張僧房
香花更能理枯筠步上林北岡仰視天宇闊俯瞰江流長
即黃雲觀受書彼何人姓字不足詳竹皂有遺臭桂樹徒芬芳 李逢吉嘗讀書此院去而登第以故得名

楞伽院 李氏山房 在折桂西十里李公擇讀書處有東坡記文詩刻枯樹墨跋

躡石循急磵穿林度重岡俛入幽谷窪仰見奇峰蒼李
公英妙年讀書此雲房一去上臺閣致身何慨慷蘇公

記藏書文字有耿光餘事亦騷雅戲墨仍風霜兩公不
歸來歲月忽已荒何用建遺烈寒泉薦孤芳

棲賢院三峽橋 在楞伽西五里

兩岸蒼壁對直下成斗絶一水從中來湧湍知幾折石
梁據其會迎望遠明滅倏至走長蛟捉來翻素雪聲雄
萬霹靂勢倒千嶂嵽足掉不自持魂驚詎堪說老仙有
妙句千古擅奇崛尚想化鶴來乘流弄明月

西澗清淨退菴 在棲賢西三里劉凝之舊隱作亭承黃太史詩語名之

凌兢度三峽窈窕復一原絶壁擁蒼翠奔流逝潺湲聞
昔避世人寄此茅三間壯節未云遠高風杳難攀深尋
得遺墟縈屋臨清灣坐睨寒木杪飛泉閃雲關茲遊非
昔遊累解身復閑保此清淨退當歌不能諼 解印後與友生遊集徘徊久之

卧龍菴武侯祠 在西澗西三里

空山龍卧處蒼峭神所鑿下有寒潭幽上有明河落我
來愛佳名小築寄幽壑永念千載人丹心豈今昨英姿
儼繪事凜若九原作寒藻薦芳馨飛泉奉明酌公來識
此意顧步慘不樂抱膝一長吟神交付冥漠

萬杉寺 在卧龍西十里

休沐聊命駕駕言何所之行尋慶雲寺想像昭陵時門
前杉徑深屋後杉色奇空山歲年晚鬱鬱淩寒姿當年
雨露恩千載有餘滋匠石不敢睨孤標儼相持 寺前後杉皆天聖中植有旨築蘭代者

更啟石室藏仰瞻天象垂願以清淨化
永為太平基 寺藏仁祖御飛白書有清淨字

開先漱玉亭 在萬杉西二里舊在橋上今廢

奇哉康山陽雙劍此對起上有橫飛雲下有瀑布水崩
騰復璀璨佳麗更雄偉勢從三泖外影落明湖裏平生
杖屨得此弄清泚更誦玉虹篇塵襟諒昭洗

簡寂觀 在開先西五里陸修靜所居

兩仙句詠歎深仰止三年落星灣悵望眼空眯今朝隨
高士昔遺世築室蒼崖陰朝真石壇峻煉藥古井深結
交五柳翁屢賞無絃琴相攜白蓮渚一笑傾風心晚歲

更市朝故山鎖雲岑柴車竟不返鸞鶴空遺音 脩靜晚為宋明帝召至建康卒於崇虛館

我來千載餘舊事不可尋四顧但絕壁苦竹寒蕭椮 相傳竹是修靜手植其萌即所謂甜苦筍

歸宗寺 在簡寂西十里

金輪紫霄上寶界鷲溪邊往昔王內史願香有餘烟 相傳寺是王右軍故宅

千年今一歸景物還依然澗水既蕩滌山花亦清妍不辭原隰勞樂此賓從賢訪古共紆鬱勞農獨勤拳憐我乘勝踐列戍寄真詮逃禪公勿遠且畢區中緣是日某以事不得陪杖屨

陶公醉石歸去來館 在歸宗西五里

子生千載後尚友千載前每尋高士傳獨歎淵明賢及此逢醉石謂言公所眠況茲巖壑古縹緲藏風烟仰看喬木陰俯聽橫飛泉景物自清絕優游可忘年結廬倚蒼峭舉觴酹潺湲臨風一長嘯亂以歸來篇

溫湯 在醉石南二里

連山西南來中斷還崛起千霄幾千仞據地三百里飛

峰上靈秀衆壑下清美逮此勢力窮猶能出奇偉誰燃丹黃錢饗此玉池水容來客不爭解帶萬劫付一洗當年謝康樂絃絕今已矣水碧復流溫相思五湖裏 康樂湖中詩云水碧輒流溫豈未見此水也耶

康王谷水簾 谷口景德觀在溫湯西十五里入谷又十五里至簾下

循山西北鶩崎嶇幾經丘前行荒蹊斷豁見清溪流一涉臺殿古再涉川原幽縈紆復屢渡乃得寒巖陬飛泉天上來一落散不收披崖日璀璨噴壑風颼颼追新變絕品淪茗澆窮愁故酹古陸子何年復來遊 陸鴻漸茶經第此水為天下第一

落星寺 在郡城南湖中

浩浩長江水東逝無停波及此一回薄湖平烟浪多孤嶼屹中川層臺起周阿晨望愛明滅夕游驚蕩磨極目青冥外回瞻碧嶮峨不復車馬迹唯聞榜人歌我願辭世紛茲焉老漁蓑會有滄浪子鳴絃夜相過

山北紀行十二章章八句

祇役廬山陽矯首廬山陰雲峰不可覿碧澗何由尋昨
朝解印章結友同窺臨盡彼巖壑勝滿茲仁知心于以
二十七日罷郡是夕出城宿羅漢二十八日宿白鹿二
十九日登黃雲觀度三峽窺玉澗憩西澗飲西原宿卧
龍四月一日過開先宿歸宗二日浴湯泉宿康王谷觀
水簾宿景德觀三日與清江劉清之子澄永嘉張揚卿
清叟潯陽王阮南卿周隨龜父長樂林用中擇之洛陽
趙希漢南紀會稽陳祖永慶長武當祁真卿師忠溫陵
吳兼善仲達廬陵許子春景陽新安胡莘尹仲建安王
朝春卿長樂余隅占之陳士直彥忠黃榦季直臨淮張
彥先致遠會稽僧志南明老俱行窺臨事若何請從圓通說逶迤山門
路悄蒨修篁列溪仍佚家名屋是孱王設何救黍離歌
喟焉傷覆轍圓通寺地名佚溪本侯氏所居李後主取以為寺無他奇但門徑竹木深茂可觀耳石門
行逢石門雨解驂寒澗東朝霽錦繡谷俯仰春冥濛懸
泉忽淙琤雜樹紛青紅屢憩小亭古幽探思無窮石門澗正在天池山下有小巷三四是夕宿所謂廣福菴者來日
登山道錦繡谷再過小橋橋皆有亭下又有亭基二小
亭一竦身長林端策足層崖表仰瞻空界闊俯歎塵寰小
天池西欽崟佛手東窈窕杖屨往復來憑軒瞰歸鳥盡
繡谷登山稍高無復林木坡陀而上至天池院在小峰絕頂乃有石池泉水不竭東過佛手巖石室畝空中有
井泉僧緣崖結架以居下臨錦繡谷又有石欄名遠公講經臺斯須暮雲合白日無餘
暉金波從地湧寶鍱穿林飛僧言自雄誇俗駭無因依
安知本地靈發見隨天機天池院西數步有小佛閣下臨絕壑是遊人請燈處僧云燈非禱不見是日不禱而光景明滅頃刻異狀諸生或
疑其妄予謂僧言則妄而此光不可誣豈地氣之盛而然耶深尋兩林間清波貫華屋蓮社有遺蹤草堂非舊築
修廊餘故刻好醜雜珉玉亦復記經行深慙後人讀五日
下山至東西林兩寺相去不百步一溪清馳橫貫其閒皆自方丈前廊廡下過他處所無有也白蓮池在東林法堂前白公草堂基在寺東久廢近歲復創數楹制殊狹陋然亦非其正處矣是日題名屬寺僧刻於咸通莊田記石行軒復東騖祠城當晚遊胡然冠蓋集不盡心期幽
夜厭百谷喧旦失千峰稠出門有遺恨回首空綢繆晚至
太平興國宮唐九天使者祠也江州教授翁名卿載酒有與鄉人游應和歐景文及其諸生二十餘人皆至
山水誠乃奇云誰究終始曇遠亦何人神君豈其鬼東
西妄采獲誣諂共恢詭百世踵謬說曩倫日頹圮東林慧遠
雜取孔老之言以附佛學嘗著沙門不敬王者論唐明皇自言親見使者降於殿庭因立此宮而羣臣遣為妖
妄以迎合者甚衆本朝仍賜宮額神號置提舉官云以茲遊賢
哉可告語舉俗昏且狂乾坤有真心日月垂休光茫茫
宇宙內此柄孰主張北度石塘橋西訪濂溪宅喬木無

遺株虛堂惟四壁竦瞻德容睟跪薦寒流碧幸矣有斯
人渾淪再開闢平生勞仰止今日登此堂願以圖象意
質之巾几傍先生寂無言賤子涕泗滂神聽儻不遺惠
我思無疆六日拜濂溪先生畫堂遺像子澄請為諸生說太極圖義先生之曾孫正卿彦卿左孫濤為說食於先風露月之亭明晨江磯寺尊酒聊對設孰是十日游遽成千里別英僚樹嘉政素友厲孤節努力莫相忘清宵共明月七日薛洪持志王仲傑之才攜酒自南康來飲罷與張陳趙南還渾子澄許張歸廬陵南卿趨父還家擇之之湖南子與王余陳黃東度湖口而歸

臘月九日晚發懷安公父教授壽翁知丞載酒為別而元禮景嵩子木擇之廷老考叔舜民諸賢相與同舟乘便風頃刻數十里江空月明飲酒樂甚因以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分韻某得星字醉中別去乃得數語略紀一時之勝云

掛帆望烟渚整棹別津亭風水已云便我行安得停離樽枉羣賢濁醪愧先傾二公厨船未至先飲舟中餘尊談笑不知遠但覺江流清江水上流接建劍溪潮所不及水益清駛

溪凡九曲多急流亂石此第五曲水特深闊平緩綠漪可愛

觀嶄巖露垠塿突兀倚霄漢此峰夷上削下拔地峭立如方屋帽梅舊圖名大隱屏淺麓下縈迴深林久叢灌胡然悶千載逮此開一旦

峰下小山重複中有平地數十丈喬木長藤茂林修竹交相蔽隱舊無人迹乾道己丑予舟過而樂之及今始能卜築以酹襄志

我乘新村船輟棹青蒲畔窮考按居然一環堵妙處豈輪奐左右矗奇峰躊躇極佳翫方經始時予以病不能來至是送別山西始自新村買舟以來視所縛屋三間制度殊草草然背負大隱屏面直溪南大山左有魏王上昇峰右有鍾模三教等石極為雄勝

是時芳節闌紅綠紛有爛好鳥時一鳴王孫遠相喚山多猨猴暫遊意已愜獨往身猶絆珍重舍琴人重來足幽伴已約初夏與同志皆往遊集

武夷精舍雜詠 并序

武夷之溪東流凡九曲而第五曲為最深蓋其山自北而南者至此而盡聳全石為一峰拔地千尺上小平處微戴土生林木極蒼翠可翫而四隤稍下則反削而入如方屋帽者舊經所謂大隱屏也屏下兩麓坡陀旁引還復相抱抱中地平廣數畝抱外溪水隨山勢從西北來四屈折始過其南乃復遶山東北流亦四屈折而出溪流兩旁丹崖翠壁林立環擁神剜鬼刻不可名狀舟行上下者方左右顧瞻錯愕之不暇而忽得平岡長阜蒼藤茂木梭衍迤靡蒙翳使人心目曠然以舒窈然以深若不可極者即精舍之所在也直屏下兩麓相抱之中西南向為屋三間者仁智堂也堂左右兩室左曰隱求以待棲息右曰止宿以延賓友左麓之外復前引而抱中又自為一塢因累石以門之而命曰石門之塢別為屋其中以俟學者之羣居而取學記相觀而善之義命之曰觀善之齋石門之西少南又為屋以居道流取道書真誥中語命之曰寒棲之館直觀善前山之顛為亭回望大隱屏最正且盡取杜子美詩語名以晚對其東出山背臨溪水因故基為亭取胡公語名以鐵笛說具本詩注中寒棲之外乃植槿列樊以斷兩麓之口掩以柴扉而以武夷精舍之扁揭焉經始於淳熙癸卯之春其夏四月既望堂成而始來居之四方士友來者亦甚衆莫不歎其佳勝而恨他屋之未具不可以久留也於是釣磯茶竈皆在大隱屏西磯石上平在溪北岸竈在溪中流巨石屹然可環坐八九人四面皆深水當中科臼自然如竈可爨以淪茗凡溪水九曲左右皆石壁無

側足之徑唯南山之南有蹊焉而精舍乃在
溪北以故凡出入乎此者非魚艇不濟總之
為賦小詩十有二篇以紀其實若夫晦明昏
旦之異候風烟草木之殊態以至於人物之
相羊猿鳥之吟嘯則有一日之閒恍惚萬變
而不可窮者同好之士其尚有以發於予所
欲言而不及者乎哉

精舍

琴書四十年幾作山中客一日茅棟成居然我泉石

仁智堂

我慙仁智心偶自愛山水蒼崖無古今碧澗日千里

隱求齋

晨窻林影閣夜枕山泉響隱去復何求無言道心長

止宿寮

故人肯相尋共寄一茅宇山水為留行無勞具鷄黍

石門塢

朝開雲氣擁暮掩薜蘿深自笑晨門者那知孔氏心

觀善齋

負笈何方來今朝此同席日用無餘功相看俱努力

寒栖館

竹閉彼何人抱甕靡遺力遥夜更不眠焚香坐看壁

晚對亭

倚笻南山巔郤立有晚對蒼峭矗寒空落日明影翠

鐵笛亭　山前舊有奪秀亭故侍郎胡公明仲嘗與山之隱者劉君兼道游涉而賦詩焉劉少豪勇游俠使氣晚更晦迹自放山水之間善吹鐵笛有穿雲裂石之聲胡公詩有更頓横鐵笛吹與衆仙聽之句亭今廢久一日與客及道士數人尋其故址適有笛聲發於林外悲壯回翥歲石皆震追感舊事因復作亭以識其處仍改今名

何人轟鐵笛噴薄兩崖開千載留餘響猶疑笙鶴來

釣磯

削成蒼石棱倒景寒潭碧永日靜垂竿茲心竟誰識

茶竈

仙翁遺石竈宛在水中央飲罷方舟去茶烟裊細香

漁艇

出載長烟重歸裝片月輕千巖猿鶴友愁絶棹歌聲

鉛山立春六言二首

雪擁山腰洞口春回楚尾吳頭欲問閩天何處明朝嶺水南流

行盡風林雪徑依然水館山村却是春風有脚今朝先到柴門

讀十二辰詩卷擬其餘作此聊奉一笑

夜聞空簞齧饑鼠曉駕羸牛耕廢圃時才虎圈聽豪奪舊業兎園嗟莽鹵君看蠆龍臥三冬頭角不與蛇爭雄

毀車殺馬罷馳逐烹羊沽酒聊從容手種猴桃垂架緑養得鵾雞鳴角角客來犬吠催煮茶不用東家買猪肉

律詩

贈仰上人

澗谷秋雲曉飄颻無定姿氛氳升遠樹淩亂起寒颸雨罷成孤鶴天高逐散絲上人歸別嶺心迹但如斯

喜晴

衝颸動高柳渌水澹微波日照秋空淨雨餘寒草多放懷遺簿領發興託烟蘿忽念故園日東阡時一過

夢山中故人

風雨瀟瀟已送愁不堪懷抱更離憂故人只在千巖裡桂樹無端一夜秋把袖追歡勞夢寐舉杯相屬暫綢繆覺來却是天涯客簷響潺潺瀉未休

次韻傅丈題呂少衛教授藏書閣

西樓誰與共閑居茂樹婆娑清晝餘大隱秖今同一壑行吟非昔似三閭揣摩心事惟黃卷料理家傳亦素書更鑿寒泉供漱石世紛不擬問焉馬如

去歲蒙學古分惠蘭花清賞既歇復以根叢歸之故畹而學古預有今歲之約近聞頗已著花風生遠思晨露灑中林頗憶孤根在幽期得重尋

梵天觀雨

持身乏古節寸禄久棲遲整寄靈山寺空吟招隱詩讀書清磬外看雨暮鐘時漸喜涼秋近滄洲去有期

登閣

横空敞新閣高處絶炎氛野迴長風入天秋涼氣分憑欄生逸想投迹遠人羣終憶茅簷外空山多白雲

和劉抱一

幾年牢落舊村墟此日翛然水竹居病起試尋春逕草客來聊煮雪眸疏開樽細説平生事信手同緘集古書適意何勞一千卷新詩閑出笑談餘

再和

久已投裝返舊墟不將心事賦閑居荷鋤帶月朝治穢植杖臨風夕挽蔬三徑猶尋陶令宅萬籤聊借鄴侯書木瓜更得瓊琚報吟咏從今樂有餘

送芮國器二首

拄節千山外勤勞飽所經一心無適莫萬口自丹青拂拭先賢傳光輝處士星活人功更遠試與問林坰

紫陌同年舊青雲得路新論心端有契下榻豈辭頻話別驚如許相逢渺未因期公念經濟從此上星辰

梅花開盡不及吟賞感歎成詩聊貽同好二首

憶昔身無事尋梅只怕遲況吟窺老樹取次折横枝絶艷驚衰鬢餘芳入小詩今年何草草政爾負幽期

裘几氷壺在梅梢雪慁空不堪三弄咽誰與一樽同鼻觀殘香裏心期昨夢中那知北枝北猶有未開叢

仁術

在昔賢君子存心每欲仁求端從有術及物豈無因惻隱來何自虚明覺處真擴充從此念福澤遍斯民入井倉皇際牽牛觳觫辰向來看楚越今日備吾身

聞善決江河

大舜深山日靈襟保太和一言分善利萬里決江河可欲非由外惟聰不在他勇如爭赴壑進豈待盈科學海功難並防川患益多何人親祖述耳順肯同波

感事書懷十六韻

戎馬何年盛神州遂陸沉翠華棲浙右紫塞僅淮陰志士憂虜切朝家豫備深一朝頒細札三捷便聞音授鉞無遺算沈機識聖心東西兵合勢南北怨重尋小却苛還勝窮凶禍所臨旃裘方舞雪血刃已披襟殘類隨煨燼遺黎脫斧碪戴商仍夙昔思漢劇謳吟共惜山河固同嗟歲月侵泉著久憔悴陵柏幸蕭槮正爾資羣策倘妨試盍簪折衝須舊哀出牧仗南金衆志非難徇天休詎可諶故人司獻納早晚奉良箴

伏讀二劉公瑞巖留題感事興懷至於隕涕追次元韻偶成二篇

誰將健筆寫崖陰想見當年抱膝吟緩帶輕裘成昨夢遺風餘烈到如今西山爽氣看猶在北闕精誠直自深故壘近聞新破竹起公無路祇傷心

其帥即公舊部曲也　右懷寶學公作近聞西兵進取關陝

投紱歸來臥赤城家山無處不經行寒巖解榻夢應好絕壁題詩語太清陳迹一朝成寂寞靈臺千古自虛明傳來舊業荒蕪盡慙愧秋原宿草生

有赤城之句　右懷病翁先生作翁領崇道祠官故

壽母生朝三首

昨夜秋風涼氣歸今朝喜色動簾幃細斟瀲灩新春酒戲舞斑斕舊綵衣願上龜蓮千歲壽永令鳧藻一家肥也知厚德天應報更說陰功世所稀

暑退秋容欲凜然北堂佳氣倍澄鮮舊痾已向新涼失壽骨應隨爽籟堅塵外光陰那有盡尊前風月浩無邊癡兒六六今如許慚愧西河不老仙

仙人昔住紫琳房一旦翩然下大荒久悟客塵無自性故應福祿未渠央從居邇迓成嘉遯捧檄因循愧漫郎願借寒潭千丈碧年年此日奉華觴

秀野

為憐蘅芷滿芳洲特地臨江賦遠遊十畝何妨自春色萬緣從此付東流靜看朝市真兒戲須信田園是老謀

出處知公有餘裕未應辛苦謝靈丘

曲池軒

去年種竹長新篁今歲穿渠過野塘自喜軒窻無俗韻亦知草木有真香林間忽雨生愁思水面微風度晚涼却厭端居皆無事凭闌閑理釣絲長

前村　題下恐當有梅字

玉立寒烟寂寞濱仙姿蕭灑淨無塵千林搖落今如許一樹横斜獨可人真與雪霜娛晚景任從桃柳殿殘春緑陰青子明年事衆口驚嗟鼎味新

次秀野韻五首

史君簾閣對修筠起看名園雨後春便賦新詩留野客更傾芳酒醉花神未酬管樂平生志且作羲皇向上人秖恐功名相迫逐不容老子卧漳濱

滿園紅紫已爭新百囀幽禽亦喚人蠟屐未妨泥步穩珍叢終恨雨來頻卧看曉色忻初霽起約良游醉好春却笑當年金谷燕相隨僕僕望車塵

惆悵春餘幾日光從今風雨莫顛狂忽呼我輩穿花去未覺詩情與道妨蘿帶不須吟杜若角弓聊復賦甘棠淋浪坐客休辭醉飲罷晞身向九陽

知君久矣厭喧卑造物尊前喚小兒一醉未應我倒弁十分聊爾快翻巵治中寂寞凝塵日令尹憂勞退食時正好相尋發孤笑莫教牢落負心期

當年共翦北山茅修竹成陰手自栽書卷莫教春色老柴荊肯為俗人開公能顧我傳新句我欲留公撚舊醅悵望南園芳樹底明年應放小車來

留秀野劉丈二首

好雨當春過一犁我公遠憶故園西孤蓬穩轉清灘急十里行穿緑樹齊路熟已欣經霧濕徙倚還驚物色新樓外千林遮去路階前一水戀行塵諸孫剩欲留公住細和新詩句指迷勸君更作留連計同社追遊苦未頻一去屏山今幾春歸來三徑但荒榛翦除便覺風烟好

又和秀野二首

愁陰一夜轉和風曉看花枝露彩濃覓句休教長閉户出門聊得試扶笻物華始信如詩好春色方知似酒醲多謝隣翁笑相迓為言晴暖更過從

江皐晴日麗芳華翠竹踈踈映白沙路轉忽逢沽酒客眼明惟見滿園花望中景助詩人趣物外春歸釋子家向晚却尋芳草逕夕陽流水遶村斜

次秀野詠雪韻

開門驚怪雪交加亂落橫飛詎有涯客舍竹不妨呈勁節早梅何處覓殘花山陰容子須乘興洛下先生想卧家病廢孟觴寒至骨哦詩無復更豪誇

次秀野暑中二首

劇暑悲難度清秋喜却回病隨庚伏盡尊向晚涼開臨水看雲去鉤簾待月來勝游驚昨夢曾上鬱蕭臺　某新自雲谷還家

絶境人難到唯堪樂此身泉吟青玉峽風度白綸巾獨往寧無意長閑未有因雲山天賜履吾道豈全貧　雲谷絶頂四望雲山環數百里

栗熟

樹雜椅桐繼國風莫教林下長蒿蓬　種樹法栗下不得有草木共期秋實充腸飽不羨春華轉眼空病起數升傳藥録　本草云人有脚弱往栗樹下啖及數升遂能起行晨興三嗽學仙翁　蘇黄門詩云老去自添腰脚病仙翁服栗舊傳方客來為說晨興晚三咽徐收白玉漿

櫻桃

堪發面紅　銀絲見杜詩本草云櫻桃服之令人美顏色銀絲得餌浪得銀絲薦一笑纔

山藥

怪來朽壤耀瓊英小斸頃筐可代耕蓼芋人儘無分蹲鴟從此不須生雪饒但使身長健石鼎何妨手自烹

欲賦王延無好語羞論蜂蜜與羊羹　陳關齋王延賦有蜂蜜羊羹美之句

假山焚香作烟雲掬水為瀑布二首

平地俄驚紫翠堆便應題作小飛來爐熏細度巖姿出

綫溜遥分壁色開獨往但憑南郭几遠遊休翦北山萊

人言造化無私力珍重仙翁挽得回

一簣功夫莫坐談便教庭除湧千巖眼中水石今成趣
物外烟霞舊所耽泉細寒聲生夜壑香銷暝靄繞晴嵐
兒童也識幽棲地共指南山更近南

檳榔

憶昔南遊日初嘗面發紅藥囊知有用茗盌詎能同蠲
疾汲殊效修真録異功三彭如不避糜爛七非中本草云檳榔殺三蟲柳子罵尸蟲云擊汝鄧都糜爛縱橫七非見真誥鄧都者六天之一也

仲縝尊兄對策南宮相顧田舍輒賦小詩攀餞

行李

三徑荒涼獨掩門故人車馬過相存長安此去無千里
濁酒何妨盡一尊共説淵源非曩日好披肝膽奉明恩
不辭妄竊仁人號執手臨岐敢贈言

送謝周輔入廣

夫君壯節與奇謀屈首徵官世所羞攬轡未妨聊嬰鑠
賦詩直為寫離憂蒼茫嶺海三年別珍重親朋幾日留
滿意分攜一杯酒登山臨水不能休

鵝湖寺和陸子壽

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
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
却愁説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

登定王臺

寂寞番君後先華帝子來千年餘故國萬事只空臺日
月東西見湖山表裏開從知爽鳩樂莫作雍門哀

登祝融峰用擇之韻

今年緣底事浪走太無端直以心期遠非貪眼界寬雲
山於此盡風袂不勝寒孤鳥知人意茫茫去不還

贈上封諸老

夜宿上封寺翛然塵慮清月明殘雪裏泉溜隔窻聲楮
衲今如許綈袍那復情爐紅虛室暖聊得話平生

胡丈廣仲與范伯崇自嶽市來同登絶頂舉酒

極談得聞比日講論之樂
我已中峰住君從何處來莫留巖底寺徑上月邊臺濁

酒園欒坐高談次第開前賢澖安在清醑寄餘哀

十六日下山各賦一篇仍迭和韻

絶頂來還晚寒窻睡達明連床澖歸思三宿悵餘情雲合山無路風回雪有聲嶽祇珍重意只此自將迎

十一月二十六日宿萍鄉西三十餘里黃花渡口客舍稍明潔有宋亨伯題詩亦頗不俗因録而和之

鼎足爐邊坐陶然共一樽道心元自勝世味不須論安穩三更睡清明一氣存雖無康樂句聊爾慰營魂

道閑厭苦泥淖思巫還家安坐講習用擇之韻

呈二賢友

客路泥塗正所憂可堪雲物更油油向來結友輕千里此去還家且一丘妙處自應從我得躬行肯使歎吾猶兩賢定許相提挈厚意何時勝雜珮酬

安仁曉行

風駕安仁道行行得自娛荒山圍野闊遠樹出林孤景

晦長烟合天寒碧草枯歸心懷往路極目向平蕪

十七日早霜晴觀日出霧中喜而成詩

斜月夜窻白肅霜朝氣清長塗披素錦寒霧湧金鉦已作三冬雨何妨十日晴天公且相念莫遣暮雲生

再用前韻

久陰冬竟暖欲霽氣先清田舍占烟火軍家候鼓鉦風霜千里肅天地一朝晴明日知何日陽春又發生

次韻擇之章巖

驅馬倦長道投鞭憩此巖來應六鼇戴跡是五丁劉泉脈流青澗林梢擁碧巉老禪深閉戶客子且征衫

次韻別林擇之

暫時相別不須悲楚調淒涼政爾為幾曲清溪足相送一天明月豈曾離上堂嘉慶多為問緣道風光少賦詩更謝同袍二三子夜來幽夢滿春池

九日登天湖以菊花須插滿頭歸分韻賦詩得

歸字

去歲瀟湘重九時滿城寒雨客思歸故山此日還佳節
黃菊清樽更晚暉短髮無多休落帽長風不斷且吹衣
相看下視人寰小秖合從今老翠微

春雪用韓昌黎韻同彭應之作

既有陽春曲那無白雪謠連天飛不斷著地暖還銷未
掩高人戶難齊衲子腰稍開銀世界漸長玉枝條興盡
愁烟艇行迷認野橋酒腸渾欲凍吟筆為誰搖殘臘成
此日尤憀慄時世粧臘雪未消歡奉檄春風初轉喜還鄉
瑚鮫人敢獻綃東皇應好事避舍亦相饒

飲清湍亭石上小醉再登畫寒

水邊今日共傳杯多謝殷勤數子來三伏炎蒸那有此
百年懷抱頓能開雲山合匝還生霧澗水崩騰怒吼雷
却恨蒼屏遮遠目淩風直欲跨蓬萊

雲谷合記事目效俳體戲作三詩寄季通

雲關須早築基趾要堅牢栽竹行教密穿池岸欲高乘
春移菡萏帶雪覓蕭梭謂杉徑也更向關門外疏泉斬亂高

堂成今六載上雨復旁風逐急添茅蓋連忙畢土功謂杜下貼碑
桂林何日秀蘭逕幾時通并築雙臺子東山接水
筒

莊舍宜先立山楹却漸營泉疏藥圃潤堰起石池清早
印荒田契仍標別戶名想應頻檢校秖恐欠方丌

彥集奉檄歸省示及佳篇次韻奉酬呈諸丌友

游子思親久聚糧不堪官裏簿書忙平生況少鷹鸇意
此日尤憀慄時世粧臘雪未消歡奉檄春風初轉喜還鄉
上堂嘉慶從容問一醉何妨累十觴

彥集丌再適臨汀惠顧蓬蓽賦詩留別眷予良
勤次韻祖行言不盡意

賸喜君才老更成伊優叢裏見孤撐官身未免心徒壯
枉車投翰殷勤甚安得仁言與贈行

親膝頻違淚欲橫簿領不嫌春筍束廉聲要比玉壺清

圭父為彥集置酒白蓮沼上彥集有詩因次其
韻呈坐上諸友

大阮歸來客滿堂更移芳席近回塘共憐的皪水花淨
并倚離披風蓋凉銀筆看題青玉案佳人悵望碧雲鄉
此情此景真愁絶病著無因為舉觴

次韻題平父兄重建一枝堂

畫戟朱門枕碧山貂蟬元自出儒冠更餘此日林間樂
遠繼當年膝下歡命駕肩朋千里近放懷琴酒百憂寬
遺編却好傳孫子莫遣因循學宴安

日用自警示平父

圓融無際大無餘即此身心是太虛不向用時勤猛省
却於何處味真腴尋常應對尤須謹造次施為更莫疎
一日洞然無別體方知不枉費工夫

寄雲谷瑞泉菴主

憶昔誅茅日山房我自名風挨埃猶俗累烟雨負巖耕多
謝空門侶能同物外情肯來分半壑聊爾度平生少待
清秋日閑尋遠嶽盟不知誰是客一笑絶塵纓

白鹿講會次卜丈韻

宮牆蕪沒幾經年秖有寒烟鎖澗泉結屋幸容追舊觀
題名未許續遺編請為洞主不報青雲白石聊同趣謂西澗劉公霽
月光風更別傳謂濂溪夫子珍重箇中無限樂諸郎莫苦羨
騰騫

送四十叔父

吾家從昔號清門叔父於今道更尊客路艱難空自惜
遺經終始向誰論獨尋雲嶠逢孤姪共愛春江接故園
細說刘葵休放手此來真不為盤飧

和張彦輔初到南康之句

十年不共賦陽春正有胸中萬斛塵失喜清詩還入手
細看佳句轉驚人知公近覺青山好顧我頻嗟白髮新
肯過寒齋共尊酒向來心事請深陳

次張彦輔西原之作

無處堪投跡空山寄一椽懸門窺絶壁繚徑上層巔檻
闊吞江浪窗虛響谷泉丹經閑自讀不為學神仙

次張彦輔卧龍之作

瀑水源何處高疑雲漢通瀉時垂練直落處古潭空客寄詩能好龍蟠意自雄知君來峴首為我說隆中

和張彥輔雪後棲賢之作

夜來春雪遍林丘却喜風威曉便收好上籃輿閑縱目莫將衲被苦蒙頭微官正愧逍遥社勝日猶堪汗漫遊欲出林關戀瑤草不妨尊酒更淹留

贈于盛二生

昔日豐城劍寒光射斗牛江山餘秀傑人物尚風流二妙今安在孤帆各倦遊還家問師友折節慕前修

和戴主簿韻

平生本自好樓居況接高人永晝餘共喜江山入尊俎從教幕府省文書感君肯出新詩句恨我終思舊草廬擬借韋編訂龍馬免推納甲話蟾蜍載嘗有麻衣易說自以為得之異人

云

游密菴分韻賦詩得清字

誤落塵中歲序驚歸來猶幸此身輕便將舊友尋山去更喜新詩取意成暖翠乍看渾欲滴寒流重聽不勝清箇中有趣無人會琴罷尊空月四更

遊密菴得空字

欲覓仙洲路須乘萬里風飲泉雲出岫卧嶺月流空永夜渾無寐悲歌莫與同起來殘樹影清絶小樓東

次韻寄題萬頃寒光奉呈休齋先生

閱將歲月老烟汀更遣詩情到杳冥遊子故應悲舊國壯懷那肯泣新亭一官避世今頭白萬卷收功久汗青但見潮生與潮落不知沈醉又還醒

伏承侍郎使君垂示所與少傅國公唱酬西湖佳句謹次高韻聊發一笑二首

百年地闢有奇功創見猶驚鶴髮翁共喜宴車迎國老更傳佳句走郵童閑來且看潮頭入樂事寧憂酒盞空會見台星與卿月交光齊照廣寒宮

越王城下水融融此樂從今與衆同滿眼芰荷方永日轉頭禾黍便西風湖光盡處天容闊潮信來時海氣通

酬唱不誇風物好一心憂國願年豐

伏讀致政少傅相公送趙成都佳句兩篇不勝
慰幸已次高韻并餞其行而再賦此章以見區
區瞻仰之意繕録拜呈伏乞采覽二首

歸來寂寞臥漳濱夢想威容阻再親緑野遥聞花欲語
赤書還喜雁來賓閒中有句人爭誦妙處無心物自春
行馬不因吾輩設胸奇猶得話陳陳

一旦高辭將相權身名從此慶雙全人誇迹已風塵外
誰道心遊日月邊未許前賢專晩節更將餘事發春妍
君王若要詢黄髮便好臨雍促肆筵

三月晦日與諸兄為真率之約徘徊石馬晚集
保福偶成短句奉呈聊發一笑

春服明朝換晴川漲緑陰追隨皆勝侶邂逅即初心社
蹟莓苔古禪扉竹樹深移尊真惜日畢景共披襟儻德
尊賢範哇詞愧雅音清和應更好逸想寄雲岑是日約後會為

夢公趣台杜臨止飲留宿翼日登車手取几間活人書一帙以行意者公當再施醫國之手以活斯人予李

義山武夷詩有流霞酒一杯之句

送建陽陳丞伯厚還鄉

括蒼雲壑入秋夢閩嶺風霜侵鬢絲歲晩未收稽古力
徑荒曾擬賦歸辭一官坎壈嗟丞負百歲歡榮慶母慈
去步逶迤無慍色此心惟有古人知

擬縣補以蟲鳴秋詩

天籟誰為主乘時各自鳴如分百蟲響來助九秋清未
歇吟風調先催泣露聲乾坤閟氛氣草木斂華英易斷

愁人夢難安懶婦驚唯應廣成子萬感不關情古語云絡緯鳴懶婦驚見詩疏

聚星落成致政陳丈舉酒屬客出示新詩而仲卿朝瑞及劉范二兄相與繼作其幸以卜鄰得陪勝集率爾次韻聊發一笑

適親德範仰循循處喜名章肆筆成賸說臺高今勝昔極知星聚暗還明當家翰藻爭春麗上客詞源徹底清更共鄰翁閑指點千峰環合水無聲

懷潭溪舊居

憶住潭溪四十年好峰無數列窻前雖非水抱山環地却是冬溫夏冷天遶舍扶疎千箇竹傍崖寒冽一泓泉誰教失計東遷謬儻臥西窻日滿川

孝宗皇帝挽歌詞

阜陵發引詔許近臣進挽歌詞某恭惟盛德大業不易形容方將擩竭鄙思以效萬一冥搜連日纔得四語而忽被閔勞之詔罷遣東歸遂不敢成章以進杜門累年每竊私恨戊午之春大病瀕死默念平生仰孤恩遇無路補報感激涕泗不能自已謹因舊篇續成十有六韻略叙本末以見孤臣亡狀死不忘君之意云

精一傳心妙文明撫運昌乾坤歸獨御日月要重光不值亡秦歲何由復漢疆遽移丹極仗便上白雲鄉九有哀同切孤臣淚特滂詎因逢舜日曾得厠周行但憶形墀引惏趨蒲坐旁哀華叨假寵編素識通喪似有鹽梅契還嗟貝錦傷戴盆驚委照增秩待行香手疏擩丹悃衡程發阜囊神心應斗轉巽令孚巫風揚未荅隆儒厚俄聞脫蹤忙此生知永已沒世恨空長內難開新主遄歸立右廂因山方慘澹去國又惝惶疾病今如許形骸可自量報恩寧復日忍死續殘章

引年得請伏蒙致政學士契丈特垂慶問寵以佳篇捧玩之餘感愧亡量輒借高韻少見謝誠

伏幸笑檻

一氣無私物自樂放臣偏荷主恩寬方慙妄竊老夫號
詎敢重簪博士冠身退未妨閉養病年豐何幸且偷安
新篇似許參同社願刺仙舟上釣灘 賈生鵬賦大鈞播物史記作大鈞樂物索隱云專讀作鈞樂猶轉也義與播同

蒙恩許遂休致陳昭遠丈以詩見賀已和答之

復賦一首

闌干首宿久空槃未覺清廳帶眼寬老去光華茲黨籍
向來羞辱侍臣冠極知此道無終吝且喜閉身得晉安
漢祚中天那可料明年太歲又涒 湯昆反灘建隆庚申距今已未二百四十年矣嘗記年十歲時先君慨然顧語某曰太祖受命至今百八十年矣數自息久之銘佩先訓於今甲子又復一周而衰病零落終無以少塞臣子之責因和此詩并記其語以示兒輩為之黯然感涕云

已未九月子服老弟及仲宣諸友載酒見過坐令節秋還晚捺得高情老更狂載酒極知乘勝踐沽衣却免嘆斜陽是日本約會於周園屬予有故不果出因集予舍餘年只恐逢辰少吟罷君詩引興長

和劉叔通懷游子蒙之韻

扣角聽君悲復悲壯心未已欲何之交游半落丘山外
離別偏傷老大時尚喜淵潛容貫誼不須日夜教袁絲
病餘戔更無慘賴勉為同懷一賦詩 余素不能作唐律和韻尤非所長年來追逐殊覺牽彊子服乃令更為手寫此三詩者不知欲以何用晨起書罷欲記歲月方覺是庚申閏基節日此亦難逢之會感嘆久之

絕句

夜雨二首

擁衾獨宿聽寒雨聲在荒庭竹樹閒萬里故園今夜永
遥知風雪滿前山
故山風雪深寒夜只有梅花獨自香此日無人問消息
不應憔悴損年芳

小盈道中

籬菊斑斑半吐黃汴中又報紫蓁香 輞川有茱萸汴字與泮同裝成

今朝行役是登臨極目郊原快賞心却笑從前嫌俗事
一春牢落閉門深

兼山閣雨中

兩山相接雨冥冥四牖東西萬木清面似凍梨頭似雪
後生誰與屬遺經

送籍溪胡丈赴館供職二首

祖餞衣冠滿道周此行誰與話端由心知不作功名計
秖為蒼生未敢休

觀書有感二首

執我仇仇詎我知謾將行止驗天機猿悲鶴怨因何事
只恐先生袖手歸

寄籍溪胡丈及劉共父二首

先生去上芸香閣閣老新裁岑角冠留取幽人臥空谷
一川風月要人看

甕牖前頭翠作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
萬古青山只麼青

仰思二首

公德明光萬世師從容酬酢更何疑當年不合知何事
清夜端居獨仰思

聖賢事業理難同僭作新題欲自攻王事兼施吾豈敢
儻容思勉議成功

示四弟

務學修身要及時競辰須念隙駒馳清宵白日供遊蕩
愁殺堂前老古錐

半畝方塘一鑑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
為有源頭活水來

昨夜江邊春水生蒙衝巨艦一毛輕向來枉費推移力
此日中流自在行

七日發嶽麓道中尋梅不獲至十日遇雪作此

自此後係南嶽唱酬

三日山行風繞林天寒歲暮客愁深心期已悞梅花笑
急雪無端更滿襟

枯木次擇之韻

百年蟠木老聱牙偃蹇春風不肯花人道心情頑似汝
不須持向我儂誇

夜宿方廣聞長老守榮化去敬夫感而賦詩因次其韻

拈椎豎拂事非真用力端須日日新只麼虛空打筋斗
思君辜負百年身

晚霞

日落西南第幾峰斷霞千里抹殘紅上方傑閣凭欄處
欲盡餘暉怯晚風

讀林擇之二詩有感自此後係東歸亂藁

笥輿隨望入寒烟每誦君詩輒黯然今夜定知連榻夢
一時飛墮錫山前

竹輿傲兀聽嘔啞合眼歸心已到家遊子上堂慈母笑
他年無事要重來

宿梅溪胡氏客館觀壁閒題詩自警二絕

貪生垄豆不知羞靦面重來躡俊遊莫向清流浣衣袂
恐君衣袂涴清流

十年湖海一身輕歸對黎渦却有情世路無如人欲險
幾人到此誤平生

擇之所和生字韻語極警切次韻謝之兼呈伯

不是譏訶語太輕題詩只要警流情煩君屬和增危惕
虎尾春氷寄此生

二十七日過毛山舖壁間題詩者皆言有毛女

洞在山絶頂問之驛吏云狐魅所為耳因作此

詩

人言毛女住青冥散髮吹簫夜夜聲却是郵童解端的
向儂說是野狐精

馬上贈林擇之

臨江買舟

征驂聊駐近江樓南市津頭問買舟共說明朝乘雪水
長歌一日到洪州

過樟木鎮晚晴二首

朝晴遣我看鄉林頃刻浮雲萬里陰拂袖淩風三十里
依然寒日照長吟

飛雲極目疑梅嶺落日回頭夢橘洲從此不愁東路永
秖應西望轉悠悠

竹節灘

船下清江竹節灘長烟漠漠水漫漫人家斷岸斜陽好
客子中流薄暮寒

觀上藍賢老所藏張魏公手帖次王嘉叟韻

火風吹散旱天雲膚寸空餘翰墨新拭淚相看渺今古
堂堂那復有斯人

次韻伯崇登滕王閣感舊蓋聞往時延閣公拜疏於此云

金闕銀臺夢想中樓前拜舞早囊空十年殄瘁無窮恨
歎息今人少古風

次韻擇之金步喜見大江有作

江頭四望遠峰稠江水中閒自在流並岸東行三百里
水源窮處即吾州

次韻擇之鉛山道中二首

幾月高堂闕問安歸塗不管上天難誦君兩疊思親句
也信從來取友端

行盡江湘萬疊山家山猶在有無閒明朝漸喜登閩嶺
澗水分流響珮環

公濟和詩見閔耽書勉以教外之樂以詩請問

二首

至理無言絕淺深塵塵剎剎不相侵如云教外傳真的
却是瞿曇有兩心

未必瞿曇有兩心莫將此意攪儒林欲知陋巷憂時樂
只向韋編絕處尋

和喜雨二絶

雨師誰遣送餘春珍重天公惠我民且看歡顏垂白叟
莫愁預頰踏青人

黃昏一雨到天明夢裏豐年有頌聲起望平疇烟草綠
只今投筆事農耕

壬子三月二十七日聞迅雷有感

誰將神斧破頑陰地裂山開鬼失林我願君王法天造
早施雄斷答羣心

讀李寘老玉澗詩偶成

獨抱瑤琴過玉溪琅然清夜月明時秖今已是無心久
却怕山前荷簣知

淳熙甲辰中春精舍閑居戲作武夷櫂歌十首

呈諸同遊相與一笑

武夷山上有仙靈山下寒流曲曲清欲識箇中奇絶處
櫂歌閑聽兩三聲

一曲溪邊上釣船幔亭峰影蘸晴川虹橋一斷無消息
萬壑千巖鎖翠烟

二曲亭亭玉女峰插花臨水為誰容道人不復荒臺夢
興入前山翠幾重

三曲君看架壑船不知停櫂幾何年桑田海水今如許
泡沫風燈敢自憐

四曲東西兩石巖巖花垂露碧毯鋪金雞叫罷無人見
只有石堂空翠寒

八曲風烟勢欲開鼓樓巖下水潆洄莫言此處無佳景
自是遊人不上來

九曲將窮眼豁然桑麻雨露見平川漁郎更覓桃源路

除是人間別有天

劉子澄遠寄羊裘且有懷仁輔義之語戲成兩絶為謝以發千里一笑

短棹長蓑九曲灘晚來閑弄釣魚竿幾回欲過前灣去却怕斜風特地寒

誰把羊裘與醉扳故人心事不相違狂奴今夜知何處月冷風淒未肯歸

南城吳氏社倉書樓為余寫真如此因題其上

蒼顏已是十年前把鏡回看一悵然屢薄臨深諒無幾且將餘日付殘編

樂府

水調歌頭

富貴有餘樂貧賤不堪憂誰知天路幽險倚伏互相酬請看東門黃犬更聽華亭清唳千古恨難求何似鴟夷子散髮弄扁舟　鴟夷子成霸業有餘謀收身千乘卿相歸把釣魚鉤春晝五湖烟浪秋夜一天雲月此外儘悠悠永棄人間事吾道付滄洲

又次袁機仲韻

長記與君別丹鳳九重城歸來故里愁思悵望渺難平短棹長蓑九曲灘晚來閑弄釣魚竿幾回欲過前灣去絶為謝以發千里一笑俯空明有酒徑須今夕不知何夕得共寒潭烟艇一枝橫與君吟弄風醉無事莫關情　尋梅去疎竹外一枝橫與君吟弄風月端不負平生何處車塵不到有箇江天如許爭肯換浮名只恐買山隱却要煉丹成

滿江紅劉知郡生朝

秀野詩翁念故山十年乘隔聊命駕朱門舊隱綠槐新陌好雨初晴仍畢暖金缸玉罍開瑶席更流傳麗藻借江天留春色　過里社將兒姪談往事悲陳迹喜尊前見在鏡中如昔兩鬢全欺烟樹綠方瞳好映寒潭碧但一年一度一歸來歡何極

菩薩蠻回文

晚紅飛盡春寒淺淺寒春盡飛紅晚尊酒綠陰繁繁陰綠酒尊　老仙詩句好好句詩仙老長恨送年芳芳年

送恨長

又次圭父回文韻

暮江寒碧縈長路路長縈碧寒江暮花塢夕陽斜斜陽夕塢花　客愁無勝集勝無愁客醒似醉多情情多醉似醒

念奴嬌用傅安道和朱希真梅詞韻

臨風一笑問羣芳誰是真香純白獨立無朋算只有姑射山頭仙客絶艷誰憐真心自保邈與塵緣隔天然殊勝不關風露氷雪　應笑俗李麤桃無言翻引得狂蜂輕蝶爭似黄昏閑弄影清淺一溪霜月畫角吹殘瑶臺夢斷直下成休歇緑陰青子莫教容易被折

和西江月

睡處林風瑟瑟覺來山月團團身心無累久輕安況有清涼池館　句穩翻嫌白俗情高却笑郊寒蘭膏元自少陵殘好處金章不換

又

堂下水浮新緑門前樹長交枝晚涼快寫一篇詩不説人間憂喜　身老心閑益壯形癯道勝還肥軟輪加璧未應遲莫道前非今是

鷓鴣天江檻詞

暮雨朝雲不自憐放教春漲緑浮天秖今畫閣臨無地宿昔新詩滿繫船　青鳥外白鷗前幾生香火舊因緣酒闌山月移雕檻歌罷江風拂玉筵

又

已分江湖寄此生長裁短笠任陰晴鳴榔細雨滄洲遠繫舸斜陽畫閣明　奇絶處未忘情幾時還得去尋盟江妃定許捐雙佩漁父何勞笑獨醒

浣溪沙次秀野酴醾韻

壓架年來雪作堆珍叢也是近移栽肯令容易放春回　却恐陰晴無定度從教紅白一時開多情蜂蝶早飛來

好事近

春色欲來時先散滿天風雪坐使七閩松竹變珠幢玉節　中原佳氣鬱葱葱河山壯宮闕丞相功成千載映黃流清徹

欑括杜牧之齊山詩作水調歌頭

江水浸雲影鴻鴈欲南飛攜壺結客何處空翠眇烟霏塵世難進一笑況有紫萸黃菊堪插滿頭歸風景今朝是身世昔人非　酬佳節須酩酊莫相違人生如寄何事辛苦怨斜暉無盡今來古往多少春花秋月那更有危機與問牛山客何必獨沾衣

南歌子次張安國韻

落日照樓船穩過澄江一片天珍重使君留客意依然風月從今別一川　離緒悄危絃永夜清霜透幕氊明日回頭江樹遠懷賢目斷晴空鴈字連

贊

六先生畫像贊

濂溪先生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明道先生

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

伊川先生

規圓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康節先生

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閒中今古醉裏乾坤

橫渠先生

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撤皐比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涑水先生

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深衣大帶張

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薄夫

張敬夫畫像贊

擴仁義之端至於可以彌六合謹善利之判至於可以
析秋豪拳拳乎其致主之切汲汲乎其幹父之勞仡仡
乎其任道之勇卓卓乎其立心之高知之者識其春風
沂水之樂不知者以為湖海一世之豪彼其揚休山立
之姿既與其不可傳者死矣觀於此者尚有以卜其見
伊呂而失蕭曹也耶

呂伯恭畫像贊

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秘推其有
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範俗而垂世然而狀貌
不逾於中人衣冠不說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來隨之
而莫睹其躅矧是丹青孰形心曲惟嘗見之者於此而
復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也

書畫象自儆

從容乎禮法之場沈潛乎仁義之府是乎蓋將有意焉
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承前烈之餘矩惟闇然
而自修或庶幾乎斯語

聚星亭畫屏贊

梭世說陳太丘詣荀朗陵貧儉無僕役乃使
元方將車季方持杖從後長文尚小載著車
中 後漢書曰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嘗為閒
亭今遷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後以
黨人連及逮捕人多逃避求免寔曰我不就
獄衆無所恃乃請囚焉馬遷赦得出官者張讓
權傾天下父死歸葬潁川名士無往弔者而
寔獨弔焉後復誅寔人讓以寔故多所全宥

寔在鄉閭平心率物或有爭訟輒求判正曉
譬曲直退無怨者黨禁解累徵不起年八十
四卒謚曰文範先生又曰荀淑字季和潁川
頴陰人也少有高行博學而不好章句州里
稱其知人李固李膺皆師宗之舉賢良方正
對策譏刺貴倖梁冀忌之出補朗陵侯相莅
事明理稱為神君棄官而歸閭居養志又曰
陳紀字元方寔長子也至德絕俗與寔高名
並著而弟謌字季方又配之每宰府辟召焉
爲成羣世號三君百城皆圖畫紀子羣字長
文為魏司空

既至荀使叔慈應門慈明行酒餘六

龍下食文若亦小坐著膝前 荀淑有八子儉
緄靖燾汪爽肅敷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有才子八
人遂署其里為高陽里時人號曰八龍靖字

叔慈有至行不仕早卒號曰玄行先生爽字慈明年十二通春秋論語類川為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舉至孝拜郎中對策陳便宜數千言即棄官去後生黨錮隱遁十餘年董卓用事徵拜司空爽以卓忍暴終危社稷多舉才略之士與王允等密謀討之未及而以病終後允乃竟誅卓緄子文若少時父以畏禍為取官者唐衛女後從曹操操以為謀主比之子房及操將受九錫或諫止之遂為所害或亦作郁　於時太史奏真人東行續晉陽秋曰陳仲弓從諸子姪造荀父子於時德星聚太史奏五百里賢人聚考亭陳氏故有離榭名以聚星蓋取續陽秋語中更廢壞近始作新適適通徹廬因得相其役事既又為之本原事迹畫著屏上并為之贊以視來者云

猗與陳子神嶽鍾英文淵範懿道廣心平危孫汙隆卷舒自我是曰庶幾無可不可獻身安衆弔賢全邦炯然方寸秋月寒江願言愔人追我同志故朗陵君荀季和氏連峰對起麗澤潛滋儉而不見有黮其思薄言造之顧無僕役獨呼二兒駕予以出青芻黃犢布幰柴車策紀前衛杖謀後趨所造伊何高陽之里維時荀君聞至而喜顧謂汝靖往應於門七龍矯矯布席開尊靖肅而前翁拜其辱何悟斯晨得見清穆命爽行觴旅饋次陳獻酬交錯禮度情親載笑載言罔非德義益邁乃猷以輔斯世鬢髮雨稚亦實膝前原深本固莫出匪賢維此慈明特謝儔匹晚際國屯敢憚湮迹贊旒之命恃以少延邦朋之最孰與為先郁乃附曹羣亦忘漢嗣守之難古今共歎崇臺回極於以占天猶曰玆野德星華焉我寓有亭舊蒙斯號今剌前聞象儀以告高山景行好德所同課忠責孝獨槩余衷百爾窺臨鏡考毋怠死國承家永奉明戒

箴

敬齋箴

讀張敬夫主一箴擬其遺意作敬齋箴書齋壁以自儆云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

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罔敢或
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
弗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
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水
而寒豪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戲小
子念哉敬哉墨卿司戒敢告靈臺

銘

四齋銘

志道

曰趨而挹者孰履而持曰饑而寒者誰食而衣故道也
者不可須臾離子不志於道獨罔罔其何之

據德

語道術則無往而不通談性命則疑獨而難窮惟其厚
於外而薄於內故無地以崇之

依仁

舉之莫能勝行之莫能至雖欲依之安得而依之為仁
由己而由人乎哉雖欲違之安得而違之

游藝

禮云禮云御射數書俯仰自得心安體舒是之謂游以
以居鳴呼游乎非有得於內孰能如此其從容而有餘乎

又四齋銘

崇德

尊我德性希聖學兮玩心神明蜕污濁兮

廣業

樂節禮樂道中庸兮克勤小物奏膚公兮

居仁

勝己之私復天理兮宅此廣居純不已兮

由義

羞惡爾汝勉擴充兮遵彼大路行無窮兮

學古齋銘

浦城周侯嗣恭葺其先大父徽猷公所作學古齋以教齊宗族子弟新安朱某為題其榜

周侯又來請銘則推其意乃作銘曰

相古先民學以為已今也不然為人而已為已之學先誠其身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聚辨居行無怠無忽至足之餘澤及萬物為人之學爛然春華誦數是力纂組是誇結駟愒金煌煌煒煒世俗之榮君子之鄙維是二者其端則微眇綿弗察胡越其歸卓哉周侯克承先志日新此齋以迪來裔此齋何有有圖有書厥裔斯何衣冠進趨夜思晝行咨詢謀度絶今不為惟古是學先難後獲匪亟匪徐我其銘之以警厥初

尊德性齋銘

內弟程允夫以道問學名齋予謂當以尊德性易之允夫請銘因為作此

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與仁維義與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汙卑淫視傾聽惰其四肢褻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監此祇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臨執玉奉盈須臾顛沛任重道遠其敢或怠

求放心齋銘

番陽程正思作求放心齋汪子卿祝汝玉既為之銘新安朱某掇其遺意復為作此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於身其主伊何神明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毫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詘伸在臂反覆惟手防微謹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之

書字銘

明道先生曰某書字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握管濡豪伸紙行墨一在其中點點畫畫放意則荒取妍則惑必有事焉神明厥德

謹案第五十二頁前三行春色方知似酒釀刊本
釀訛濃據集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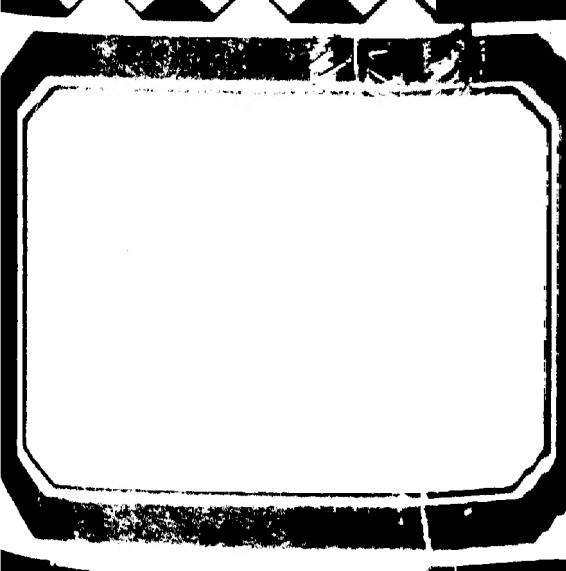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　壎
謄錄監生臣于飛鳳

乾隆御覽

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



57

吉林人民出版社